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四冊目次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目錄二卷（三）（宋）歐陽修 宋祁等撰 元刻明修本 〇〇一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目錄二卷（三）

（宋）歐陽修　宋祁等撰

元刻明修本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
左丞[illegible]臣宋祁奉　敕撰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爭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鮮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輩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欲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

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所求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臣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

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視俊臣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

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
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
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
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
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
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
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
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
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

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
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
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
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
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
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
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
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
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
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

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
之備實矣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陛下姑敕邊兵
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
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
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
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
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
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
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
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

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
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
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
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
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
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
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
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
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

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
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
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
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
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忍不能無
感故卒復唐嗣俄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
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
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
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
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

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
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
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
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
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
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
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而部曲無赦故
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
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
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

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
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
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畢從獨賜
仁傑第一區恩禮[illegible]李楷固駱
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
契丹[illegible]楷固等數挫王師後
降[illegible]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
[illegible]至是凱旋后[illegible]
[illegible]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
務整右武威衛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錢助之仁傑諫
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
百姓將何以求[illegible]不
[illegible]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illegible]
且[illegible]理不得成既費[illegible]人力一方有
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
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
彥範敬暉[illegible]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
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
公子光嗣景暉光嗣聖曆初為司府丞武后詔宰

頌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毋喪奪哀為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服除遷揚州長史以累貶歙州別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虐民苦之因并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擢為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

徙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有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嫌還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戎賞七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為諸道觖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為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為傅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賻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府屬棄官去久之乃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

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浿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軍亢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糒不顧密畀料精銳擊之虜卻眾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帝業欲遂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為秘劑取靈藥奇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為懷化大將軍

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帝幸東都皇太子監
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
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備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為
寬荊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
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
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
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
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
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
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幾故能赴難
向若狃常則必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怠亦不
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仁也式遏寇虐無
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
曰善轉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
劉允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
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
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
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不敘此為
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illegible]
率供奉時直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

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劾奏左
使李仁實欲刪繁為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
觀酺翔鸞閣時太樂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
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
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
少意趣未定乃分朋黨使相誇後俳兒優子言辭
無度爭負勝相誚辱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
遽止之歎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
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
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
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
謫見于天下降災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
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
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
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
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
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諡曰貞
忠舉哀光順門不以坐午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
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襲

炎爲白帝后衛後乃死諸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益
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
而已既後資約素士未形數然臨事敢言自東攻
在帝前議論謂詩以傳經義及所規獻得大臣体
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鄉人許圉師
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
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
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斬棄其尸毀處俊父
棺焚冢自是訖后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

唐書列傳四十　十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
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
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與左史江融左僕
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將中
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
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
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臣
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
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畢
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

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
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illegible]淫虐滋甚
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
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皋間糧饋窮乏智勇困未嘗敢
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
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
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
使高帝斥二子之言而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上
功拔劍擊柱猶之不保何啻二帝二百年乎故

唐書列傳四十　十四

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
芻狗捐淳精散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
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
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除是以神
器既安告端啟羅出閨闈而天下晏然易動主矣臣
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矯弼不規行療
餓不畏食則向時之業今芻狗也願覽秦漢之
失考時事之宜毀罷羅織之徑捐穿鑿之門今流暢
滌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省苛細之嚴去羅織之
安遂樂開悖之險返淳和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

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選史官曰
以求名耶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家史歎曰董狐何
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
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
賦斂繁重民多傷折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
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素以忠正所坐
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
以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
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

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榮其為人
出為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
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
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
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財產無異及執政
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嘗表鄭杲以裴懷古
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附
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思敬為右史皆稱職初
張權寵熾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
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本崔寔

仲長統王朗曹冏論封建指其紊為失敬則以為秦
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
儒者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
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已褒復尚
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
往為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
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為戒之及韋氏干紀臣
遂見危赴難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
秘書監謚曰元敬則兄仁軌字徒容隱居養親嘗
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

畝有赤烏白鵲後乃居相授爰使趙承恩表其閭
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為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
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
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
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
高宗殞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奪夫陰
反陽奪人術然仇尚以違蓋所謂謀形於主邪
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狄郝朱列傳第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尚書吏部侍郎丞充史館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楊徙雍咸陽父弘直為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荊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它遷就卒其業武后時遷累廣州都督南海歲有昆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皆黑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昔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為疑有詔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磴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蹈畏途哉后為罷行方慶嘗以令著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吉宴比君臣不遵用損禮教詔不可長有詔中書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閥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監修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兼左庶子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從

時令前後舛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是歲自拜左
庶子進封公秩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
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昔山濤啓事
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王為太
子之賢為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
協禮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
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
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
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秘府
圖畫皆異本方慶歿後諸子不能業悉散亡孫
俌六世孫璵別傳璵名以孫搏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
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
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會唐悟
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
言不斥太子名以動君臣宗中興之漸所謂人難
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為不誣矣

俌字藏用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
珪府時契丹強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俌至
虜中脅說禍福虜男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
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俌六世
封石泉公俌孫遂
遂好興利擢下以嚴最遷邵州刺史太府卿西北
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為
柳州刺史親吏韋元素郁李常坐典課料兩池吏
見遂斥即抵以死始詔書由左丞呂元膺劾遂稱
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遂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
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諭之乃下會兵宿
淮西盜財賦耗遂幹強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
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
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
三百萬稱而賊誅遂奪羨貲百萬以獻帝賞其能
于時沂海兗三鎮即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貪褊
刻杖刑皆踰制盛夏治者令擐甲程督峻將吏
素悍不逞遂輒詈曰反賊人人嗟怨裨校王弁與
役人浴沂水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亦且乃謀亂
明日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遂竄廁下執而
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
知留事俄以沂海新定畏青鄆亢悍乃拜弁開州
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制大杖

出宗於朝爲祗云
摶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
蘇州刺史久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使未行
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
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
支昭宗建嫡后摶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
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翦抑
之自石門還政一大宰相摯官不平措藩鎮內脅
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

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禍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
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
變崔胤與摶並位素忌摶明達有謀即劾摶爲中
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摶擠己乃結朱全忠薦
已復輔政即誣摶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
將危社稷全忠因飛疏其尤光化三年貶爲工部
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賜死藍
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
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

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
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
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
搖山嶽震懾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
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
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卹身乎
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
錄保妻子邪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
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敗
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

數刻罷疑獄衆事多與參裁武候將軍田仁會誣
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爲辯
其枉因言仁會營閹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
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
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
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
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帝崩
思謙扶疾入臨涕泗沐頰俯伏號絕詔給扶侍轉
司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
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柰何

尚姑息耶垂拱初封博昌縣男以同鳳閣鸞臺三品
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
大夫致仕卒贈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篤孝擢進士第補
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為太子遷司議
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與土功承
慶見是作玩好浮靡倡優畋獵吹讙謳召奴小人皆
得親左右承顏色恐因是作威福且加縱恣乃上
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
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識揣當

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為烏程令累遷鳳閣舍
人掌天官選承慶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槀
失大臣意出為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
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冤逆不
道夫構大廈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取蠹而敗
則見庇朽木乘膠船也臣竊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
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舜
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
畀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復為鳳閣舍人學士病免改
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

修國史兄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貴之長安中拜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
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
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衆歎其壯然以累猶流
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
兼修國史封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
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
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謚
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

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椎母感寤為均
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為二川最
承慶爲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
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
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
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散胄子衰缺國學
之官輕章句之選貴閥後生以徼倖仕冀捷乎
流以替業垂拱開仕入彌多公行私謁選補逾
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
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

寰海內知鑄錢簿書非其所能以之臨人
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
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
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皆自誣服王公士人至
連頸就戮道路籍籍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
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
彼皆報讎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弘天
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
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翕然知
向所羅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
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
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
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與擇要非臣所堪
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
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
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兼魏洺二州政無它
異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歷相州刺史入為黃門
侍郎轉大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

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
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
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嫉平民有所損免
爲封戶者亟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
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
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
待資糧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
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
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
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
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
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
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
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二十家今
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
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皁凌突侵漁百姓
怨嘆或貿易斷奪詆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竄之
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
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
而務安之也則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

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
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
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以有係踵故文者治
官則回邪贓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
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踰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
此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
路塞賢人遂遠佞倖之門開則賢者隱矣
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
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
典州吏部年高不善乃筆者乃擬縣輕用人何

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
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
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
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
臨幸命從官賦詩製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
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杯藤
盤數十物睿宗立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
王為救免出為許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
戶徙汝州入為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等
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為陳州刺史

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績欲復用會卒年六
十六贈兵部尚書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
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
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恒開
元初為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
供張恒獨樸素辦具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
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
史累遷給事中為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
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據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
之人代其怒出為陳留太守卒濟開元初調鄄城

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眾謁有詔問所以
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四十五人悉免
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為
刺史濟四遷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
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
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
與今衷亦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
為翰林學士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
書詔不如旨罷學士遷累度支郎中張仲方與李

吉甫諷得罪憲宗意弘景坐貶出為綿州刺史李
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
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
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
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俛輔政弘景
議論常倚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
憚其嚴不敢固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
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員不當選者於是鄭絪
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震竦吏部
員外郎楊虞卿以罪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許季同鞫虞

卿私造門弘景劾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
多所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憚悉去還禮部尚書東
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
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
曾孫伯父柬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
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
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
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亦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
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為來俊臣所陷后貰不罪
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
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
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
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
崔玄暐有宰相才后知無它復拜鸞臺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后每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
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問后旨不下除太子右
庶子進文昌左丞至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
羣臣后必先訪問外莫知臨終取奏稾焚之曰
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嘗夢領選久

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論著及後家人發之
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
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為揚州參軍事時吉
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為洛陽尉元
方不肯當頊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
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
崔湜為宰相湜白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
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

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
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
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
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
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
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
忠岑羲等坐為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
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群臣稍集帝
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

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
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
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
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羲等黨與象先密
為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為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
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
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
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
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

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慚而退嘗
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
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為太子詹事歷戶部
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為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
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
賢者乃賜名焉弟景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
構覆州縣嚴最欲必得實有史言狀曰茶彊清甚
詐請推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貌寬中而厲孝友博學工草札以

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
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
象先被答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為損威人多其
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
州刺史鄭愚表為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為右拾
遺時險宦秉權盜數歘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
敝上言當嚴譴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
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為給事中
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

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元方從父餘慶

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告曰濟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內附還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嘗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蔣冽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謚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蹈利者禍之人與相乾沒雖暨貴顯用而戮不及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子璪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故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吏部郎中出爲彍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權勢家多不敢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辭化等相得陰康嵩擢璪曰吾人交過且不可言况無有邪以是惟其近也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舊邑多虎前守設檻阱璪至撤之而虎不爲暴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傑共發其亂乃撫納遺甿而保全之觀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扶張而與相忿殘剽所過失望竊[illegible]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蹕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

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它人非搜辟
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横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病免召爲衛尉卿進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爲
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
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
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
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臥治爲弭敵也因延問朝
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御寇末也惟政
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
釋不許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

天下疾之不剔絕元惡且搖亂胎禍發未既也后
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出
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
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
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檢
校閣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
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
謚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
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寬平無文致嘗免一
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
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
日知議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
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
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又祭使路敬潛欲表
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
樂公主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
獨以規諷睿宗它日謂曰當時雖朕亦不敢諫非

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
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
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
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既
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
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
少子伊衡以妾爲妻費田宅至兄弟訟閱家法遂
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
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

業從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眞偽莫辨即欲擠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濅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鞫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又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柰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擢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為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眞宰相會李昭德

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溱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河北數州為所脅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為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為秋官尚書坐漏禁內語降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籍以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遷司禮少卿出為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宅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佗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為文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祿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

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
有建言置都督非是詔羣臣質議京與太子
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
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榦弱枝經邦軌物
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
姦宄便驗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子彭年有才
剖析明悟歷選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
常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
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為濟陰太守徙
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偽官憂憤死贈禮部
尚書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　唐書一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
弘文生休澣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
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
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寖
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
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
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平章政
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令舊宰
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
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
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
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
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
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及劉禕之
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
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
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以定策

功封永清縣男后已行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

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詧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程務挺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也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勸且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之蓄

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譖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媢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者中州義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嶲州炎從子伷先

伷先未冠擢蔭為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伷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為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

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為吏蹟捕流北庭無復名教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為妻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詗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為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彊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尉安流人實命殺之伷先前知以橐它載金幣

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鬬爲所執
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請
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尉
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
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伷先得不死中宗復
位求炎後授伷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
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
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
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
翼城縣公卒官下

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學小心在隋
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
伯藥曰子翼藏言人都不慍貞觀初召之辭以母
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
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
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
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
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
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
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以給事中

同兩省先是妹爲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
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嶲州后爲丐還除中書
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
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羌狄猶禽獸雖被馮
陵不足校願戢威紓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遷相
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
賴卿以師矩異蓬在麻不扶而挺也后既立王爲
帝以其參奉大議寵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二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
敏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
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

大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
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
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
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己忠臣也納言王德
眞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
服后曰善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
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禕之
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
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鞫

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
后以為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
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
太后威福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
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為表子號
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援筆得數紙詞懇哀切人皆
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
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
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者嘗為御史巡察隴右
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

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按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
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仕宦簡
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
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為輕車
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
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既廢不自謹籍乃馳逐為生
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
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

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浸薄者下吏不
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
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夫以大聖享國永年異人
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
集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清素夏商以前制度多闕
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
不專一職擇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
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
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
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

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
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
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
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
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
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眾可委
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閒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
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
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
且臣聞在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

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
輦腳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
自高夫所謂冑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
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選夫少仕則不務學輕
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
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
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弊之則
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選衆擢俊而使之
今選者衆多宜以簡練為急稱見制書三品至九
品並得薦士此誠以帝務求賢意也但舉擬不明故
上不憂黜責下不懼擢湯之責所舉士而苟以應命
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皋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
濫進庸及知人不易受舉者賢而責所舉之濫不
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
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以為宜少追周漢之規以
分吏部選即所用者衆所失亦多不納進拜文昌左
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
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
先是狄仁傑督令原遷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
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

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為沮己銜之至是誣玄
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
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冀
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
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礼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為御
史主簿開元中至潁王傅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
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
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
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
解遂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
遣使就弔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
初擢御史大夫為褚遂良所惡出為邢魏二州刺
史乾祐雖強直而昵小人嘗為書與所善吏刺取
朝廷事迷隱其辭為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
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為司刑太常伯李雍州司
功參軍徐擢為尚書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后
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昭德
強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
貶振州陵水尉還為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淙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為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衛，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

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耶？」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沮。然

昭德頗怙權，為衆所疾。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燕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廢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厭怠細政，權委昭德。參綜機衡，而才小任重，負氣彊愎，專有下民，無徇同列，奏讞貴多所獨專，威命自天下杜口。臣伏見宪奏按日發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

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興駮異，是揚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風指，陰相傅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汪著又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逄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璹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固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

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寃耶德而快俊臣
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redacted]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
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賕當死頊往
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櫛者承嗣喜
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荅曰父犯法且死
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
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因引近臣爲
[redacted]生平所牾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
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寃之擢右肅政臺中丞

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
游苑中因間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
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曰于安
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
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
爲尚食奉御突厥陷趙定掇檢校相州刺史且募
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指卿坐鎮
耳初太原溫彦戎死高宗時封一箭書誘妻曰吾
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
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頊至募士無

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爲元帥俾募士數千頊還言
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之頊諭語于
朝諸武惡之始頊善張易之殷中少監田歸道鳳
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
皆爲控鶴內供奉頊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
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刺史
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
短俯僂頊聲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
諸武它日安可保倚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
全問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

下勢必[redacted]有不朽業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
不絕昨[redacted]沭流涕請頊曰天下思唐久矣[redacted]陵斥
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
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之弟爲賢之資也易
之昌宗乘閒如頊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頊與其召
見問狀頊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
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頊坐弟冒偽官貶
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redacted]有所
言然[redacted]須臾間后命坐頊曰水土皆一爲盆有
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

道有爭子曰有之頊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將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頊尋從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頊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眾德頊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於炎禕之玄同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歟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

張韋韓宋辛王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唐書百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蔽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窘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丐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而甚於抑奪并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

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厯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撤壞伐木殘害生靈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為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沴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和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

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廄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惸嫠薄傜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戎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晙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桑積饋飢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斤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

不宜勞遠人致異物傾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
天下之幸坐漏禁內語出為汾州刺史頻徙蘇宋
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
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
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地雄奧股
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
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
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
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
可在官有威化入為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

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貞穆廷珪偉姿儀善
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躓於仕還表薦之人尚
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
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
時號三列宿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參軍事從資州
司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
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
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入為相王府屬時姚
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六

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為貝州刺史睿宗立擢
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太子重
俊有詔加諡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言
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
所不加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臣識其君子議其
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
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
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
督衆不止洎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
逃去明日帝見羣臣泣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

見其為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
誅昔漢成帝為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免冑過
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中
為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
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為逆又奚可褒此
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毋也子無廢毋之
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毋且君或不君臣
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諡
曰恭漢太子據諡曰戾今太子乃諡節閔臣所未
諭願與議諡者質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

誅中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掌永釋不復異議
如曰未然柰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爲辭宜易
謚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瞿然引
內閣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柰何對曰太子實
逆不可以褒諡貿行以謚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
祚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爲方農月
興功雖貲出公主然高估傭則農人捨耕取顧
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以萬
物生育草木昆蚑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
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湊曰食

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爲減費萬
計出爲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
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旱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
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傳云必
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
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
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
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
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
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辭

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贓
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
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馬久之
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脩舉詔賜時服勞
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
謚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
襲父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
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
郎平判皆誦於口銓叙平允宦有丐求輒下意聽

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玄宗苦雨潦閱六旬謂宰相
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
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
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
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
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
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
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
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牙
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

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
趨下流涕具陳祿山反明甚詔後位因以祿山表
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
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爲帝言之帝
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
忠也兵傷其首幾斃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帝
令壽王瑁傳藥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國公肅
宗立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璽及冊宣揚制命
帝曰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
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頃御

唐書傳四十三　八

等違去蕃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
及中書舍人賈至爲冊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
郡肅宗聞諤名且藉甚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
禮遇獨減其載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
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死矣帝
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
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
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
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
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

金李同末異還以相勉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
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三月至鳳翔拜
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
三銓簿領殤散選部文符僞濫帝欲廣懷士心至
者一切補官不加檢覆見素奏宜明條綱以爲持
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
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爲僕射從見素太子
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
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朔望朝寶應元年卒
年七十六贈司徒謚忠貞子諤

唐書傳四十三　九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擠吉溫以激其
亂陰儲蜀爲將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
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
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
相之卒爲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
爲前知果非也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衆不解陳玄
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
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
器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

妣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乘輿將
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
朔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
言諤曰今兵少不[illegible]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
扶風徐圖去就帝[illegible]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
西幸後終給事中
顗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母恭順及長身不
衣帛通陰陽象[illegible]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
調補千牛備身自鄠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
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諫諍數移大事裴均韋

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爲宰相朝廷典
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
初爲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
爲戶部侍郎拔宰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蘊解
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
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傳會之衆議遂衰然節
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
郎高宗時擢州參軍入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
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
維綱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桑
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累
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
郎中再歲副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
妙終太子右庶子綱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
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
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鄜三州刺史天寶
初入爲秘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
編刊是闕簡以善職稱終陳王傅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

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
心據正不橈景龍中扇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
心惟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
三大都督府長史荆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
其貲入之官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
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南皮郡子卒贈揚州
大都督謚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入
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時柳子廷及虛心兄弟居郎
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

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詰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為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為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鏟鑿元苦思復為責他郡費省役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捕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用上宜伏誅思復曰往韋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即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即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

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荅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為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北巡為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還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為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陶汲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

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衆兵臨除是謂無益
帝稱善將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
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
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
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
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視朝宗移書
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
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為京兆尹分渭水入
金光門匯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為高平太守始
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
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
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
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朝宗
孫佽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
[redacted]府入為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
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
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佽下車悉來謁一吏持
籍請補缺員佽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
無望然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
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為縣令使者請佽佽許

之既去召鄉豪至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
豪右畏戢時詔罷五管監長盡免境賦不足充其費
佽激以儉約羨盈定制衆以為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
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
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
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
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
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竊觀天人相與之際有
感必應其所來者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
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
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
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永
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潰虹蜺紛錯暑
雨滯霪陰勝之診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
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
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
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
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望下清

光願勤恩法官易凝敷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醫雖復儵倪尚何救哉夫寒燠愆度天實繇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數年以來公私之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孤弱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因斯竭人窮斯詐起姦發盜從而刑之良可嘆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僭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緣稽之人少而救之人衆願以然更化以身先之禍殃之後緩其力役久瘁之極訓以敦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懼非能生變之漸以寶之也如武三思等職不宜任以機要自遺家利以爲衞可以假助

人從晉臨爵宜思國序深潤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瀆亂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王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illegible]黷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illegible]分命侯之家重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宗戚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遷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學[illegible]汾州參軍事本欲盡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下人失業未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深宮鑠木若營構不急勞費口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

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
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
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
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
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
躍而索寒焉書奏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
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
棄故宅別築第後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費
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

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
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
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
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
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愧於無用
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有胎臣公
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
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篽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
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以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
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為數子之愛

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
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曾王賞
同諸[redacted]訓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
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并一宅造一宅
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
聞君以人為本[redacted]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
子長相保也願又誅宰臣為安計不使姦臣藏
子有以何之今驪場危毀舍虛卒輸大夫士
賞王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
梁[redacted]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

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
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庫竭帑損人也廣殿長廊
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
清淨豈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
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
之由漢而後[redacted]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
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redacted]以為減彫琢
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
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
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

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眞實而冒虛
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
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
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
致人毀道非獲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塡池塹捐苑
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
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
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
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府庫百僚

其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
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穰饑饉矣帝不省睿
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又營金仙玉眞
觀替否又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
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自
見臣請以古之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
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淸吏擧
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
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
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殄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

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
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
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
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費財數百億度
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
倉不停卒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
良所愛者賞賞必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
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
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禍稔蕭牆國
不永享飛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

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
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隴麥爛
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莠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
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
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百姓
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
萬搆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
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棄
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觀萬國耶陛下在韋
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劾

國於陛下皆在況賜數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初
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當之官行不急之務者
乎往者和帝之[illegible]附浮逆也宗昔卿勸為第宅起第
溫勸為國淳[illegible]好[illegible]以袁泣戮死辱不得游宅不
得息信邪僻之說戕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
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冀與骨肉不可不
察也惟陛下停一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
窮運財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
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人劉少徽恃權貪
[illegible]替否按之少徽妻以金為請替否曰我為憲司

懼務以縱罪謂王法何必徽示死遷累爲王府長
史卒[illegible]八十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
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
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
妻怒是無婦也樂[illegible]拾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
撫古賢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
陵子仲漢梁鴻八人圖象贊其行因以自儆久
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
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

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曰昔屠羊說有言
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肆然不可使吾君妄施
彼賤貴也猶能忘己愛君居雖欲從榮以濟所欲
得無愧屠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
南敦喻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始見
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
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
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
[illegible]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
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

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
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
無[illegible]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遺公不疾起與天下
千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為之[illegible]自藏深山牢
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遺公冠帶就車
惠然肯來[illegible]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
名垂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議必
起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
若不至更加高秩如[illegible]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

義實之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illegible]不
爲是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
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察察而諦思之務
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諫心善其言始出家吏部
海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刻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
平賊三術一曰威二曰守三曰[illegible]威不成不失爲
守守不成不失爲[illegible]又上與我新錄乃以爲著作郎
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
諮議參[illegible]分司東都十二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
思致治平說今不獨者人情而不知變天以變通

之隆遺陛下陛下順而導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
[illegible]以德羈服恒愈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姒禹以
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
此臣恐宰相羣臣經略胸術啓沃有所未盡使陛
下翹然思文武爲治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
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敦族舉賢諫路黜[illegible]復俊
造定四民者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
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與學館與羣臣
參[illegible]經籍古憲時與俗宜若使切定周復作制度
合宜以爲定之言遂上五十事 樂天[illegible]食[illegible]刪

政四識都五鍰舘渤踞處今然志存朝廷表疏[illegible]
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
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巡郡士奏在道上言渭南
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閔鄉戶三千而今千宅
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
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振石于井非極泉不止
誠縣聚斂之臣剝下媚上願下部一切禁止詔不
三年人必歸于[illegible]而太平可議
矣又言道路[illegible]奏御
詔出飛龍馬數百給[illegible]渤直湍畏臣意

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
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陛
下即位倚以責成安危治亂大也方陛下敬大臣
未有過此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
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illegible]教諸侯復百司
之本政之興衰在宰相[illegible]美聞過一言使天
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天下有所一士之邪正
俛然無章陛下比幸[illegible]宰相一士自股肱心腹
宜皆知之不失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illegible]士種元
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illegible]

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
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
不實翬以賄免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
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
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
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遷宿領考
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中校京官四
品以下縣除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內
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褒貶從朝廷制請
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

副元帥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
方鎮求尉薦不宜在朝出爲虔州刺史渤奏還信
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
人觀察使上狀不關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
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二年流戶
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
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
責民三十年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
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一有詔一責渤又治湖水
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

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閤帝久不出羣臣立庭
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
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
上疏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
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既積災
釁必生小則爲旱爲沴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
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
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
如罷之使充理匭使凡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
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

一等以絶官越詔可時政紊近倖紀律蕩然渤劾
正不佩魚通音對無闕白天子貶勿昏亦感寤謹
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鬭傷縣人鄠令崔發
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
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雞竿下俄而中人數
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既而
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辱中人中
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
後不霑于澤臣恐四夷聞之慢侮之心生矣渤又
論前神策軍在幔城盜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

致官人益横帝以問左右皆曰然之帝謂渤有黨
出爲桂管觀察使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
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
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挺之帝惻然曰比諫
官但言發狂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慰
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貶其官至文
宗乃用發爲懷州長史桂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
秦命史祿伐粤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
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戸濟一
艘渤䟽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

洛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
書渤孤操自將不苟于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
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裴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任元和初
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爲館驛
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恃恩倨甚使者過至
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
使潾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職內以京兆尹道有
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爲之使以察過闕
猶有不職則宜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

宦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亡
萌微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宜本正末宜
塞僥倖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遷起
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
御劑中躁病渴潾諫曰天除天下之害者帝受天
下之利共天下之保者帝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
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
眷壽垂祚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人黎憼暴
剗叛以復太平實神祇覆佑之所致而神功聖德
前古所不及陛下能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

億萬之壽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
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
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技哉今所
至者非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訹
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
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
實志水火鹹醢以享帝宜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
爲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
若乃藥劑者所以攻疾非常進之餌哉況金石

性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著前史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自然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潾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曹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先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潾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父蔭免公成取賕縱仇官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為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為河南尹復還禮官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敬潾以道自任慤心事上疾黨附不為權近所持嘗裒古今辭章繇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太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潾善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卒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潾知言

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皋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以遺後悔也今人人竊議且長許有方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訪皋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表為江西府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恐下詔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驟衍迭旱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譯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孝婦大旱三年

為御史文蔓盡排內謀封儒殺良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逆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軍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東都州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殆與巨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殁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竅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利然卜式請亨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謝忠臣之冤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歸頴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上書

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耳緒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便若非寃窮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是後棄官去開成末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爲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閤劾奏注內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卜射賄謁帝不省後注用事款被斥去注敗以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宣王傅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暢年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暢年父戍卿從田氏府虞集反殺田氏戍卿死年之兄蜀三往索父喪虞死不果至年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兇壘委髮羸瘠有

可憐狀虜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閒凍膚[illegible]衒哀而血行路稱之為年泣歸青其子以年勉之年為兄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宣而異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醫值刲體愈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繇上有大礼則差閒以粟帛今河北獨數萬師不能擾而年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瘡忍瘡者孰多年絕礼部能詩洛陽兒曹壯於年者皆出其下聞年之賢發潞帥饋其費其葬也滑帥聘之財斯執事之率他人既榮之矣即有稱年於士者孰與能無根其後

乎其激卬自任類此牢後擢進士第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諫容序亂事然或依言辭言高而難從以激主賈直者違之似修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與失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售者也至渤爭晏則潾諫方士再斥鄭注不可作然終排難救危不得不稱賢哉

張高辛宋李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　唐書一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爲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黨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白請抑母黨上言曰頃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自闕以不妄至上見下厭信如是擬乎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成屬外家恩洽澤濡目一宗階二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古史梁鄧閻恩宗者議稍任厚者贊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竊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國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秩遂超無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莽驕奢悔禍上書賣氏卑縱子鴻近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提從遂無際須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持權

以全親親帝感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
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擯貴離間帝患之欲令
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
易遂居心腹者候深而難治政刑乖舛四支疾也
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
親族以輔睦爲義也自頃權貴倚仗外和內離怨
結姻婭之宗近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脣之伍
苟輸謀吕自有邸第之中嘆嗢媼冒之恐拔過從
絕猜嫌構親愛崇黨與朋黨親戚冰渦不可既願

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勸斥
姦人塞讒路揣其端末已則捨近圖遠抑惡示儀惟
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平不用初崔日用言明
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
曰君父奇因耐久老言經則數績矣時蘇頲張說
素鄭平一語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
魯三桓鄭七穆奈何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
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孫爵季孫肥凡八世鄭穆
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
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

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
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一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
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
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
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
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
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
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
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声形于物因
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

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声律本備四
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
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
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
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
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屛
流僻崇肅雅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
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群臣不容
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
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

壇令平一見龍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
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誚既誚而名不衰開元末
卒孫元衡儒衡別傳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
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
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
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聞擢監察御史劾奏
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乂條其姦中宗不納遷
中書舍人脩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
以贖生乂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
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愛
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
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
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遷吏部侍
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
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御敕
不便輒駁正寅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
李乂不可過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
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絕開
元初姚崇為紫微令薦為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
糾駁權也乂明切比不敢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
八贈黃門監謚曰貞遺令薄葬還鄉里乂沈正
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自蘇頲輩講爲讓
嘗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乂事兄尚
一尚貞孝謹友愛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
李氏花萼集又所著書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
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秀事母以孝聞補
萬年主簿護役蒲州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
詳詔無罪之擢監察御史方東遼未平奉使軍前
還奏上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
否對曰李勣先朝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鬬將
而持軍嚴薛仁貴勇冠三軍高侃忠果而謀契苾
何力沈毅能斷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
憂國莫及李勣者帝然所言後以為知言累轉
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
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
州司戶參軍卒曾少有名景雲中為吏部員外郎
玄宗為太子遴選宮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
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

神器實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曾宗
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彊秦遂以女樂敗孔子
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淫哇蠱心喪志聖賢疾之
最甚殿下漏賢之美未彰好技之聲先聞非所以
追啓誦媲堯舜之烈也燕閑宴私優樂古亦
有之猶當從宜不以示人況開設之所司明示羣臣
哉願下令毋倡優女子詣仗者採召一切罷止太
子手令褒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
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
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

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
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
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顯時號蘇賈曾坐
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刺史還禮部侍郎卒
子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
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皇太子當撰冊既進帝曰
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
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
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

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
自效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
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故將軍去
榮以朔方偏裨將數千士不閑軍行列挾私忿殺
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
不可守且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
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
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
弧矢絕倫劍術無前者皆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
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

十去榮之材者[illegible]亂之人[illegible]於此而
原於彼乎亂首也而自始於陝郡縣令能不悖於
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
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
郎中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
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
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
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乃非至德罪人乃
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
可[illegible]州刺史以河東瀕賊[illegible]也[illegible]

徙城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尉安官屬完備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至是綰言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欲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賢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

唐列四十四 八

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

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恤凋瘵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

唐列四十四 九

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鍔爭裒剝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出不可復追是時孫璹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以徐州平李錡亦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宜罷璹進奉國以厲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不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

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
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為制
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
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
忍受此名哉且劉濟洎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
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
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
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
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
似皆相為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
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生人膏血助河北諸
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
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
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
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
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
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少
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禍生何
故不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可逆防不
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彊

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
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
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
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
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
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
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
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
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
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
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
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
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主客
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
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
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
生民寧一朝不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
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不可不誡
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荒
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

納獻替從容規諷[illegible]
馬于[illegible]
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
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恥未雪人
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illegible]若悉
有所饋則[illegible]河朔
後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
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眾則不一
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
資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有
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壘開弓
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
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賊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開
今詔以勸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
將有威名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
時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
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丐外遷為杭州刺史始
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
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
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

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
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
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
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
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
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
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
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
為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
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
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
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
先生為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
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
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九
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
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
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偽者相輒能
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
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

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為相請謚有司曰文後履道第卒為佛寺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

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覈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

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曆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為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為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

惡德裕者亦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歷中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負外凡五年十一還綯輔政欲專任惡敏中宰右會党項數寇邊奏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万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閥閱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自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君用顥言庸相仕耶詔左右取書一函發視皆顥所上敏中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頒御書

諭尉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裴度
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
衆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保回繞千
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爲耕戰具論年檢校司
徒從劍南西川增戍兵完劍閣始治塢五年有勞
加兼太子太師徙荊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
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
使者旁問俾對別殿毋拜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
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
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衰貴之譏書聞帝怒
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諫者侍中
珪之遠齋未嘗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
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詔擾邊召敏中入
議許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奏
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
詔書未至卒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
且逐諫臣怙威肆行謚曰醜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

五王列傳第四十五　唐書一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楊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
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郎子初
厚爲禮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爲司刑
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吉計不軌宋璟請窮治
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謗
擅恩寵禍心隱測天命呈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
厥情盍房事發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侯時爲
逆此必詭之臣嘗蓄惡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
祈禳厭則畏禍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
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又任子稱貳爲逆
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傾云請付
三司考治未納時內史李嶠等申奏往爲酷吏破
家者請皆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
得罪除揚豫博三州不免亡可悉赦疏十上乃見
聽常言大理人命所繫不可使辭詭合以自免張
東之將誅易之等引彥範與謀於是以彥範敬暉爲
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

得謁陳設神龍元年正月彥範與暉率羽林兵與左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而入士皆[illegible]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illegible]因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万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複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賜

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二妃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之三古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

浮屠妄說咸后妃出入禁中與論朝政陛下宜禁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illegible]臣請[illegible]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須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尋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嘗數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

繼踐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令希帝意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為帝寵長且三思與烝亂由是朋說奇中未遂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金寶錦綵副以鐵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其年出為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疏韋后陰穢榜於道請廢

之帝怒三思猶曰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
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
恕己玄暐某訕榜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
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
等未訊即誅恐為仇家誣衊請遣御史按實卿裴
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許以不死遂流瀼州
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從嶺外擢承嘉金
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右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
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
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
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
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
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戶還其子孫
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暐柬之恕己勳勞
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廷建中二年復贈彥範為司
徒暉太尉玄暐太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己太子太
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
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
力爭愈切誅二張也柬之勸彥範暉遂門將遂及諸
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

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
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
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數曰死我
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英王故留武氏
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
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
者與彥範謀及彥範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
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
謝元禮曰子有親吾其愧恨元禮曰以窮歸我
我得已乎議者傷之時監察御史[illegible]與
桓敬善為附祖緬所掀不死武崇訓曰南使至桓敬
已死矣崇訓怒祖雍怨曰彥範等自因君乃流瀼
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
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
秀恐公不得高枕而臥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
公遂得不坐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祭非掾
秦王器之從引與謀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丐
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為武城令坐彥範黨
官至常州刺史臣載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

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豪猾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為髢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旌表善良武后傳季昶豪妄為保虛矜傲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為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為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為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即服椒汁以合俯繫死先帝詔昭州督宗立詔贈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為實後雖有知理不能得也而數愛賢樂禮有名士其長可予無所缺云

楊元琰字溫虢州閿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偉美鬚髯宗黨推敬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調梓州參軍平蘇令課第一徙長史府長史啟留官擢崑崙州推承副使仵用事者無戴初中為安南副都護三徙為荊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為荊州共乘舟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在卒宴柬之執政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尚志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右威衛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五百戶賜鐵券恕十死與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鬚類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及禍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贈其親帝哀憐贈叔州都督長史李孝禕死太守元琰坐厚善數貶奪至恩赦之先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許因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從太子賓客詔致仕東宮太子為拜從之在鄉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生平無納一錢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時收孤子及諭諸學子仲昌皆以通經為儒文生仲昌博聞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為號二令為降定撾太守被忠奏之以徙下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貧長子吏常分父邑租振宗

御史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殘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州以精安遷夏官侍郎出為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以副留守以治稱賜璽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三年擢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為侍中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公暉表請削諸武王者皆奉降爵於是皆為公三思憤懟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後暉之已誅時季昶請收諸武暉不從苦諫不從三思潛謂曰暉每推坐長流瓊州流血毒死又故瓊州為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愍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名曄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孝友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為高陵主簿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此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若意故玄暐所在以清白名上疏降許令後以疾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自卿改職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構數百家玄暐開陳其枉咸得昭雪張易之兄弟不軌事玄暐助謀及有司正易之罪而玄暐弟昪為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疾甚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謝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博陵郡公后還上陽宮顧玄暐曰諸臣進皆因人獨卿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特進博陵郡王罷政事冊其妻為妃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張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獻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自稱郡望羣從皆自遠會合無它異議

昇才行優長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進秉權而子
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學醫既以非
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二年
詔玄暐柬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盡臣忠爲讜效
荒海流落變異感激忠義宜追之玄暐子璩柬之孫
毖並爲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子渙
渙博綜經術尤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瘠加人陸元
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選調於是入判者千
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拔特標議發氣節清
廟器故以累和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

附己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
奏以爲明治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
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爲江淮宣
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實
謗吾不忍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
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
郎集賢院待制簡閱咨自處時望允重遷御史大夫
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相結渙劾之因進見
慨然論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與

聞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以
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爲宰相宜
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亂道潛南
恩爲怨附下罔上乃幽困畢主術臣所未喻帝默
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
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
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載所要由是
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元子縱縱字
偉郎三遷監察御史會部將令長孫監田令德化
大行縣人立碑頌德遷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

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
久食乏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縱鎮
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然重財帛所須懷光兵
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河諸者
即賜與趨利爭西遂及奉天懷光上言縱光
反罷懷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還不及左右短
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樹黨所
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
付成條屬而已自任與內外官益時譏併省縱
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留在宮則眾置有功而議賞

不可廢也比選集乃張榜留人然姦濫紛紛其弊
諮錄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者停減吏員非但承優
者無官可叙亦恐孝廉者無路勝選矣詔可貞元
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蒞事用屈縱韓裁文物
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為河南尹時兵難定民
鄙耗縱治簡易綱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陪
役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兵以
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人甚宜
之入為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
尚書謚曰忠初縱為元載所抑縱亦載出不求聞

列傳 十二

達還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妻剛酷雖縱顯官而數
笞詬於卒妻子候頭面衣食不嫌時以為難孫為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
建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遷商州刺史王
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
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貨不得歸妻善
卜者楊乾夫答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說妻色且
利其富既占湯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
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亡它年徐州
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訴

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
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
其情即敕吏捕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其姦一
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濯獄決而震都民相語
歌舞于道徙陝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
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
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
對策者千餘東之為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
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

列傳四十五 十二

之東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為合蜀
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
[illegible]死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
外山阻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
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
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
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
度瀘收其金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
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
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illegible]貢不入朝

戰之用不實於戎行，賓貢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盖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之利，而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

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必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禦寇之心，又無亮直，且貪且饕之伎，窮詭譎狡弄，恣情割剝，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為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盈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群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揔繼往，

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又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揔管五十七州，閒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殆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蠻夷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巂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巂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

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群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頼之又表辭王爵不許俄及暉之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傳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付其家立功

簡授鄉人鄉人紀之初之年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霽澄紛識以為天人之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仕為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己恐其復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陛下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士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未幾拜中書令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貶又流環州為周利貞所逼恕己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謚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顏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執以白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

讜威福由反易天常使宗祐失守天下瘡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簡等示惋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含食其肉且不厭衆法三光不明雨暘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使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大奸巨蠹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聞外廷共救中人聽於民若德兆異臣之言宜審

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群臣懼
詔並日遣使慰髙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
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
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茀
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諭量地給牛不滿五
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
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
十中外愴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讜特贈禮部
尚書文宗開成二年又詔玄暐曾孫郢爲監察御
史暉曾孫元雍同州參軍柬之四世孫愷壽安尉敬
己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詔御史中丞狄兼謨以
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扶以官唯彥範
後無聞云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
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主不盡誅諸武使
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衆奪一昬爲豔后豎兒
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
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
平勃遠矣

五王列傳第四十五

劉鍾程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唐書一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敕撰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
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
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
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爲三
思搆死與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
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擢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
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世二代祖贈刺
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
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
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
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厭代淑慝專
亂將傾社稷朕與王公比日幾于難幽求慮危思奮
翊贊聖儲協和義士克殄元兇國家之復[illegible]幽
求是賴勞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賜以土宇而賦入
未廣昔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獲增大邑
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特免十
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有功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使暐諗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以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暐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疏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暐於峯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有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崇讓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郴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九鼎銘皆其筆也景龍中為苑總監會討韋氏雖[redacted]戶奴丁夫從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為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削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溫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京嗜書喜畫古今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使者楚客數其能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補選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關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學士帝崩

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曄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召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爲婺州長史遷揚汴兗三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爲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以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備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可減封復食二百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謚曰昭搢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爲魏元忠判官以健友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既馬多請分牧隴右省[illegible][illegible]詔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贓爲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數攻爲御史大夫帝不許以爲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曰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謚曰襄

王琚■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爲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泄亡命

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
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資使
還長安玄宗爲太子出遊獵韋杜間怠休樹下琚
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居乃蕭然窮巷
旣坐又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
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暐爲銅鞮令
性豪縱喜賓客弋獵[illegible]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
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後
生子瑛者也太子巳平内難召暐拜宮門郎與姜
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
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
勢重天下琚是[illegible]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
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
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
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
弒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
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用天子
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
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
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

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
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
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
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redacted]
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
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秘謀不踰月遷太子
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内禪擢中書侍郎公主
謀益甚幽求請誅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
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
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
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諠譟召郭元振升
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
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
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
於内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
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
卿晉國公各食實封五百戶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
封三百琚皎令問辭[redacted]以舊官增戶二百於是
帝召燕内殿賜金銀雜皿皆一牀帛[redacted]千第一區
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内宰相每見閤

中視日晡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所至后
亦使尚宮勞琚母[illegible]接其君臣不能無望或說
帝曰王琚麻嗣宗[illegible]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
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
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illegible]天兵以北諸軍
按撫徙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九
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勳至天寶
時為舊臣性豪侈其遊方面大故歡新愛饋遺至
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閽門三百口既失志
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會飲謔

[illegible]寶盛[illegible]為樂每從官車馬數里不能從行多受
[illegible]與琚善[illegible]遺
[illegible]相李林甫恨琚恃功
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琚[illegible]貶[illegible]
外司馬又使羅希奭[illegible]按琚[illegible]未及死
希奭縊之時人哀其[illegible]琚為中書侍郎母居
洛陽來京師誥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
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
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
保太平之誅張暐召還為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

戶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為
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
再為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
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暐宜還鄉上冢
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馹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
者賜齎敕州縣供擬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
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
監俱列棨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故長事
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

帝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為明悟景龍中王還長
安二人常負芳服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
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悟旨亦布誠結納王
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為羽林將軍押萬騎
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
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
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
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
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
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

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伷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權嫺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莫萊蕪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娛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二萬牛羊皆數倍蒔茼麥苜蓿千九百頃以御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嶲嚴道蕤僮千口為牧圉檢勤芻豆無漏隱歲羸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與葛福順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稍卻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忤意即侮詬以氣淩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衘之毛仲有兩妻其

一上所賜皆有國邑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爭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比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也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為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家因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為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游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游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關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禮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辨皆
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雖遇之才
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
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
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卷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唐書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盩厔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皆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特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

故近不知尚賢之賢矣遠想廉頗李牧馬唐且以
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將手所知不得盡其
才也晉羊祜謀與吳會兗苗出道之祜歎曰天下
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
立功之地而不獲成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
而擧朝奏多召見易得哉臣願厲勸文武五品以
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或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
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
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安爲王者大事存亡繫
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国齊良孝卒有言持大兵
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
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
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令之用人
類將多乎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
免於傾敗者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
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
並出微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
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將今以四海
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
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
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畏其心罰重則小
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国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
本非强敵而辟仁貴郭待封至棄申喪師脫身以
免国家寬政恕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
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二人乎夫賞不
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
事自敬聞陛下君臣生薄至哉正以刑賞一虧百
年不復故国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既不行
賞復難信故義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
其實蓋志大體之臣恐不顧勳庸府庫惜意雖刀
以爲益国所謂惜其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
不可以欺安有屢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
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
月淪滑眞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
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
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
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
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
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
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

進擊賊衝之旗下臣以爲傷動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衄於君又使早誅之則諸將皆復有資哉慈父多敗于嶽家無將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顧大過在於慈父斷日月一蝕也又今撫安貪暴所務足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鬭當以智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

若一切使人乘之則亦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今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人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體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逗遛之乃部分進戰敬業將下阿溪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業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若有掎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

敵之彊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遷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貴州復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為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權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赫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

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陷其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從之詰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冤后悟其譖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illegible]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為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為幸白馬寺迎勞之●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

為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王孫之
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
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將殺之後莫敢言王
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誅元忠其所依違無
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
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
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
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
元古道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
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

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之大本樹無本則枝
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
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蕃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
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
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間言
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
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位正相濫哉春秋書大
夫之職今公主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
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
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

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
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
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
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
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
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
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
之名無得賢之實豈無有司選上非賄即勢上失天
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謁汲者言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怯如黽
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
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跪賢哲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
衆所畏憚所謂稚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
用事尤甚晚節孕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
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緋青塞
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
并必務樸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
寶須重府所給皆官供其疏鑿臺沼崇飾觀廡山

無本石木無近雇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
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
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
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
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其之君有樂人憂之可謂
同樂矣知此則上下無閒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
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下
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貪外置官非助桀敵夫人
情自以負外更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
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
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
備惟其人此言正貞猶難其備況貪之外乎此朝
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
帝官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
可處外而今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
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
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
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
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自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

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益也傳曰國
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
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懇以三
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
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
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
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
心惟皇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
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
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
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
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貶渠州司馬楊再思
李嶠皆希順楚客傅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申
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
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
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
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
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
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
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

一百五十户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眞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尉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眞宰者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爲周大司空鄖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歸降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爲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徙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幷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嘗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敕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眞宰相后幸興泰宮[illegible]治道安石曰此道拔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凡誠垂堂況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爲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以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鄖國公賜封二百户加特進爲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舟輕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爲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晙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搆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罷政事留守東都會其妻薛怒婢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不挫容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

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奏子輿以更赦不
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
皆貶安石爲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
所盜沒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祗須我死乃已發憤
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
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二子陟斌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
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
東閤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
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

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爲
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
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孫逖梁涉
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簡裁尤長
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
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
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姦毋敢不伏者
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然任威嚴或至罵詬
議者言其峻又自以門地可坐階三公倨傲簡貴
視僚黨蔑如也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

林甫忌其名高[illegible]適巴山宜爲襄陽太守徙河南採
訪使以判官員錫韋誡奢復支使韋元甫主書奏辟
號負材華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事貶守
鍾離義陽復爲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
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
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乎
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餉遺事國忠又使嵎
州韋元吉左驗陟懼條賂吉溫求援由是俱得罪
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從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
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

憂死州豪桀接說曰昔張說被箠賴陳氏以免今
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東南舟道去事寧乃出
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苟有所其敢逃刑因謝遣堅
卧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爲吳郡太守使者趣迫
未至會永王兵起帝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
節度使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
淮騷離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
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瑱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
西節度使瑱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銜國
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毋有異志有

渝此盟𣏌命二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
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隕泣永王璘敗帝趣陟赴
鳳翔初李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為
丹陽太守以安之至是恐懼有係變乃馳往諭
詔因釋其疑而後赴行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
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
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
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會平人將軍
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約法
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

新羈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顏
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
相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呂諲入輔薦為禮
部尚書東京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
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
保求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
早有名而為林甫國忠讒毀及肅宗擇相自謂必
得以後至不用任事皆時新進故屈禪之多言其
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
卒歎曰吾道窮矣以平陸後嫁吉凶服為侍兒闕

童列左右常數十侍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
腴地菽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
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常以
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
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
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脩整教子允就學夜
分視之見其勤且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
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永泰
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顏
真卿以為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為謚主

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駮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
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為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
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
妻之遷秘書丞天寶中為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
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
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
陟守河東而從兄向為右金吾衛將軍縉為太子
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
為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秘書

臨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咲言嘗大雪在
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鞾亦不失
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
大夫召薦況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
歲輒棄官去從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
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
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營利
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
能繼漢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

鄉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
譔定其制擢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
沿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所裁討每立一議
衆皆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
博士有所循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
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
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
兗州都督脩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縚

縚開元時歷集賢脩撰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
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
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
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甑俎皆一小祀無甑
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
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縚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
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
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
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
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
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
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而以

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矣
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
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
去芰祭之芰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
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
祭若踰舊制其何極爲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
曰以今之珍生所嗜冀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
盤盂柸案當御矣韶護可抵而箜篌筝笛應奏矣
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
盡孝子之心至宗廟卽法古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

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
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
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
未麴糱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
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
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黷也薦貴新味不尚褻
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罇罍周
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
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食
不可闕於祀凡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
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
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
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
制有司著于令未必加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稱
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鐙鐙古器也和羹時
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
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
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
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詆臣聞墨家者流
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

昌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衞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
舊禮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
盛猶貴豐絜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
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縚又請室加籩豆各六每
四時以新果珍羞實之制可又詔獻爵視樂升所
容以合古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
學士詳議縚上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
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
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
加也舅緦麻三月皆情親而禮疏也外祖正尊服
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
為服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illegible]意有所未暢且外
祖小功此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
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
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
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
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緦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
服不過緦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
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緦以匹言之外祖則祖
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

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尊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為人後降其父母妾女子嫁殺其家之尊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無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

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不於公者未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湯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

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加袒免古有同爨緦若此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獨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傷於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

等議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為之數姨舅屬所以親言之亦從伯之匹可曰所引疏邪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俱熟計議卿等奏言舅母緦堂姨舅袒免請准制旨自我為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留意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縮月奏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緗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肅宗上元二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家五年

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璨
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
月丁卯大事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
年當祫明年當禘群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
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
年祫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
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
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
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
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
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illegible]
喪畢祫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illegible]是
歲縚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祫祀禮煩數請以夏禘
爲大祭之源自是禘祫各五年冊殷祭終太子少師
抗若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
中景雲初爲永昌令賞罰嚴吏抗不事威刑而
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
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
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反
詔抗持節慰撫抗於武略非所長擁兵逗留不及賊

而返俄代王晙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拯方
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坐爲御史非其
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
尚書分掌吏部選事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
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靈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
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皆
爲僚屬後皆知名昇卿以學工書於八分尤工
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爲時絕筆倕累遷河
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邊它所辟舉如王維王
縉崔顥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
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
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
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
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
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
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
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
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
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

因與俱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
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
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
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
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
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
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
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
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
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

唐書列傳四十七　二十六

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
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并兵東
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
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還吐
蕃自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
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實而分裂
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術后從之又言吐蕃傜
戍久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
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
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閒之漸也后

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卒誅欽陵而其
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
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
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為
涼州都督已遣之初州竟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
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
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
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
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
十斛支蓄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

唐書列傳四十七　二十七

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
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
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
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
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
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
振不聽堅臥營中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
葛兵[illegible]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
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
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

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部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羇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爲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不當任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若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不能招來而元慶没賊四鎮淪陷忠節亦甞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數危又吐蕃亦立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自白兵禍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所歸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更冊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兵斂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不忿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旁無助者猶虛掠脅引俀子爲敵況今北有娑葛而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

安可忽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并力擊娑葛娑葛使娑臘知其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縛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illegible]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鬭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懼乃得罪流白州下詔赦娑葛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而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貲□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而自朝還輒過飲戲退就室儼如也與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稱元振云

贊曰元忠時感慨奮厲欲矣及在昏上側臣臨機會不一引手拔殆之謀誠可鄙哉至姦臣蹈上以殺諸振宗社亦不肯從此古所謂具臣者歟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惜其蚤殁云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唐書一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
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
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
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
擢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
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
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
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
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
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久之召為
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
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
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則所羅廣而不苟
竊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
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
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不才與
能而才能之間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
亦艱哉此非惰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
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
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
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
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
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
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
里督察姦訛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
入天禁勵已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摘
姦贓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
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為二
十道擇堪使者為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
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還鸞臺侍郎會
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為成均祭酒檢校文昌
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為平章事知
納言遷內史嶠固辭復為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
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
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
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
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

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
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
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嶠在
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
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
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備出有清警戒道
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
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閭巷逼市行路
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柰宗廟蒼
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

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躐階朝陞
夕改正關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
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惜班榮息匪服
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憐之老
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
以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
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
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
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

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
令邊場少竦恐逋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
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
糠不厭而投艱阸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
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
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
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羇若為
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
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
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為下户當道城鎮至無捉驛

者投遠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
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
持大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
其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丐罷官無所嫁
[illegible]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脩文館大學
[illegible]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illegible]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密請相
[illegible]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
[illegible]誅之張說曰嶠誠不識逆順然為當時謀吠非其
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

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
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
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
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没
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為秘書少監至忠少與
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
以失信乎友至乃去衆歎服仕為伊闕洛陽尉遷
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
員外郎至忠長擊斷所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為御

列傳四十八　五

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
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
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
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
嘉慚至是承嘉為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
玠與承嘉等贓百萬皆貶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
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諷侍御
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
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
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嘗為天子

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
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
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乎用賢賢者求其才則官曠官
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
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為是
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
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
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腹月削卒
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陛下降不貲之澤
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

列傳四十八

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
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
並干才藝而更相誇詫詩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
政不平而授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
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廣近
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
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遠宗
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
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為侍中中書

冷時楚客懷貞等權寵而宰臣源乾曜李嶠務自
安無所輔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
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為其弟洵
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
無詖兩家合禮帝后主蒞時謂天子嫁女皇
后娶婦睿宗立元年以后黨貶坐而太平公主為言
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然姿遣大臣來朝見至忠
風采凌邈恩俯躬人曰是宜輔天子何乃居外乎
太平復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已還主以至忠子
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己請于帝拜
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酇國公乃參主逆謀先
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外方
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為
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王美政更因武三思得
中丞附安樂公主為宰相及韋氏敗復發跡諂[illegible]
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
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
不能自返也妹婿蔣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
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
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拖及籍沒珍
寶不可訾然玄宗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
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illegible]似
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
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
廣微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璥魏州長史號才
吏藏用[illegible]屬文舉進士不[illegible]調與兄徵明偕隱終
南少室[illegible]山學練氣為[illegible]登衡廬彷洋岷峨與
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
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
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
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
下巡幸詭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illegible]不因此時
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
臣以諛意為忠犯忤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
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
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
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
苦己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洲

元崇持節靈武道奏[illegible]縣令[illegible]
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illegible]
部侍郎[illegible]修文館學士[illegible]吏部侍郎[illegible]
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
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
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
州長史判都督事卒於始興藏用善蓍龜九宮術
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遠士貴其多能
嘗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illegible]通有[illegible]
宜[illegible]人苟也吉[illegible]不盡則人
[illegible]
壽[illegible]則人[illegible]天命[illegible]
程[illegible]有[illegible]貴[illegible]士[illegible]不從則[illegible]
丕[illegible]有[illegible]
能不[illegible]明[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
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
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
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
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illegible]

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
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
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
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illegible]
龍[illegible]國[illegible]巨源有吏[illegible]
夏官侍郎[illegible]
向[illegible]
所[illegible]
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illegible]
[illegible]
執政以次所[illegible]
其一[illegible]宰相[illegible]
誠負天下臣請[illegible]時[illegible]
得進士大夫莫不[illegible]為中書令[illegible]
政事[illegible]中[illegible]國公[illegible]與[illegible]
三思封戶在[illegible]大水[illegible]
源以為[illegible]
年韋后自[illegible]五色雲[illegible]巨源[illegible]
宣布天下[illegible]因是大赦[illegible]乃
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后行[illegible]

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
巨源請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
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
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
博士李處直請謚為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
附武三思為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為非處直執不
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
及武后時宰相侍價巨源皆近親其從至大官者
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

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敎獵吾安望哉不
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曾長安丞為右
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
秀爽及進士第調為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
忠善自新豐丞為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
以紀處訥為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
恐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大宰而為
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為請安
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為宋州

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為政嚴下皆股
慄入為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還遷御史大夫姚崇惡
其詐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
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
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
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
郭食劾奏其惡會姚崇執政惡其為人貶江州別
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
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誚曰昔桀不道伊尹

負鼎于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
不能荅流莊州十餘年乃客進士高第累[illegible]監察
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
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
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
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
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夫壻女婿
而送鞍且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
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
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為單

于邪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繼風慕義毀先
晃取重諾蕃黙啜信之為斂兵柴衣南面再拜稱
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
平公主斥御州司馬終栝州刺史逢堯諂詭當大
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居要奉使者稱逢堯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
非賢而寄賢以攽利失之則激利以喪賢姻戚之
挾寵王取宰相讎閭主宰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
帝以乾曜似之遂使當國是帝牽不知至忠之不
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擬帝不以罪掩

才益可怪嘆嗚呼力士識孺夫庸人不能發毎天
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然繆於末
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知是帝且悮惟失而精
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狩安禄山皆基于不明身
播嵲餌信自取之欤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四十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唐書一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歐陽修奉　敕撰

守尚書工部侍郎兼提舉編修臣宋祁奉　敕撰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為
巂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
節長乃好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
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
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
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
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
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
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
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
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
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毒如張虔勖李
安靜等皆是也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殄夷
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
下以告牒置并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
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
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
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拜夏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
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
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
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
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
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
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
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
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為亳
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
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
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
廄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
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
閒王室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
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
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
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

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
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憬藏謂臣當位
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
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
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
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
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
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
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
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
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
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
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
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
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
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
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
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

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
舊賜食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
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
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
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
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
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
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
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

唐書列傳四十九　四

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
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
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
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
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
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
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
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
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
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偽主德不勝祆

今祆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
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
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
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
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
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
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
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
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
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

宋蜀大字本　十

原缺

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
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
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是時帝
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
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舍僻因近舍客廬會
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
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
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
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尚醫尚食道崇
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

毀貴速朽於厚葬以存家俗以奢靡為孝令死者魄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

七

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兒曹慎不得為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

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從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

八

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弈皆至刺史

弈少脩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遷治劇為稱

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為尚書右丞子閎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閎彊使薦弈及盧奐為宰相仙客妻以聞閎坐死弈貶永陽太守曾孫合勗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勗字斷之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為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illegible]湖刺史以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狐綯所譖

逐擯[illegible]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眞堂中剟土為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榮多矣若不測吾且叩閤救如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璟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illegible]事

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illegible]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徑步前璟舉笏卻揖唯謹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

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
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
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
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
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恃寵數有請乎璟璟厲答
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
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
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
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
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
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
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
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
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
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干權要逆用二歲闕猶不
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汙璟與侍郎李乂盧從
愿澄革之銓綜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乘輦

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
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
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
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
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
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
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
棟宇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
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擁車騎帝命黜
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
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懼此相勉後有
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
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
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
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
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
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
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
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
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

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
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引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
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
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
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乃
著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
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衰殺權稱各有度
數雖有特者斷其私懷發皆務者獨能以儉所謂
至德要道者守官君謂孝諶踰制初與非者一切
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
可加長公主太宗從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賚
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酇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
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
比來人間競務厚葬令以后父重戚不憂之用高
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寶
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
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舍所宜帝曰朕常
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
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齎綵絹四百匹會日
食帝素服俟變徹樂囚多所貸宥振卹及患此不急

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亂人陷不肖輕重惟流死
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
蝕脩德或言分野之災祥有所合臣以謂君子道
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
不擾兵甲不黷吏不苛治律不輕進此所謂脩刑
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薄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
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
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
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
乃命璟爲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
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
然非所防倘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
罪之云乎繇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
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之歷時宜有嘉謀以
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
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齎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
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
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
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
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陽帝東幸璟謁道左

詔榮王府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
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量始自
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
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
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
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恃勝輕出爲其狙擊斬
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
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
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
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

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
尚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
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
租使東畿辟稷嬰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
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怒以都官郎中爲
劍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
恕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
史華衡亦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
物議薄之留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娭而衡敢
險悖償乎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
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
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
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
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
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
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
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
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蘇張列傳第五十　唐書一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
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
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
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金請
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
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違外徙
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
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取鉅萬瓌挺身
僕被自將從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
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
闕番又宜卸進獻罷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
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
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
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柁姦匿歲一括實
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
歲瓌以爲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并寺
著僧常數缺則補後著令神龍初入爲尚書
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
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
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
岐隴間相煽詠爲亂瓌捕普思窮訊普思妻以
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
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爲
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
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
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儋州餘黨論死累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
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公
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
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
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
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
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
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召宰相韋安石韋
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
休璟趙彥昭洎瓌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

壬有不過聞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及公
帝意安得輒改韋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
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
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
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
車一乘瓌治州考課當最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
多韋溫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憚
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戶長子
頲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瓌劉幽求配
享睿宗廟廷文宗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世孫翛

瓌諸子頲詵顯

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
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
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
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
冤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脩文館學
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
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
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
曰丏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

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
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
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
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
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
陸象先殁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
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
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
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
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馬內侵帝怒

欲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
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
縻御之譬若獵獸翦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
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較量語負勝
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
先聲後實陛下始班親征之詔而敕虓將謀夫投
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
謂此虜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侵
役內與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飄往
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天軍一臨遂怖震鳥

散彼出多方我受其弊一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憂之甚何以自安二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若責或闕天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或獲辭而止弭兵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閑居無復兵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御撫依纘承宗祧坐桐何至獸夫居祉金華為一日之敵今吐蕃贊普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獲贊普多砧猶未可以參四夷安足勞聖躬親擐之入唯營羊馬髮褐衣未嘗穀略邊人其樂易擾也臣恐麾旌狼顧秦隴其秋閒六師之行入參井犯輿鬼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臣謂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且夫擇良將募重賞約嚴達律以誅殺激以賞豪壯士益以購酋長寶無日矣頲相還延以須西晉帥會尋詔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為之頲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若稽古謂之不法若嘗當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數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中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府蜀彫敝人流亡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簡貲意或謂頲公在遠亘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巂州蠻酋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諜者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頲朝覲壇世答其文還遷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

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義之故礼部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椎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燕衎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遊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頲且葬我忍自樂哉半道而還頲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詵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秘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頲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詵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詵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頲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禄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閑廄使棄家出奔會肅宗班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充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泰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礼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撿吏督姦勸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辯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瑯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

著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
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
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
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
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
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
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
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
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久視中
后避暑三陽宮汔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

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嶇崿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
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
兵馬日費資餼大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
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
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
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
告成褊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并鍾無所排斥居
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
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
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

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
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
人亦勞止汔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
外無高垣扃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所
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峭卒有
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
爲萬姓所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覬邊南有夷
獠騷擾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
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
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

爲君主生人之幸甚臣受殊識十不從一何若沮
盤游之娛開林沚之玩規遼闊者近適要便利棄
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挾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
懼言者不職耳后不省張昌宗易之誣
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后
怒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
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葬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
終制從陳哀切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
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修文館學
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

死衆鄙支黨數百人繫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
罷入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詿誤悉原帝嘉其不
枉直不濫惡宜賞之玄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
讀見親禮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
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
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
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胠破災禍
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
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己授
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陰逆

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玄宗納之至忠等
已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
末年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至是因四夷
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
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
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
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
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
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
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

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
瑰善時瑰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瑰
也候瑰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
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
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
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敕齎稿即軍中
論譔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
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
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
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

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
也由是九姓遂安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
相聞經略時党項先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
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
夜鬬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
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
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
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
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為可汗掠
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盤山禽之俘獲三

千乃議從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
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贏
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
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所以制
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
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為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
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
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
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
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燿威武

以申永思盍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
闕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
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
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
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乃
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
知院事東封還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
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章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
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特
引所昵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勳而不賜衆怨之

專守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
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
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
抑之於是銓綜失敘融恨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
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閽
引僧道岸窺詗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
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
其言醜驗帝怒詔乾曜隱甫與刑部尚書韋抗即尚
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
堂刑耳列訴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

槀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為自罰憂懼者力士
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憫然乃停說中
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
賢院專脩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
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
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為相時帝欲事
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邊鄙帝曰朕待王君㚟
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勇好兵以求利彼入吾
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
因上巂州鬭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

曰闕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宜
爲帝識其意納之賜絲千匹後瓜州守君奐死
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帳
設樂內出醞饌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
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師謚曰文貞羣
臣駮異未決帝爲製碑謚如太常議說敦氣
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
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
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
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

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
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
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脩史於家始帝欲
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
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
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尚不以官閥
爲先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
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脩珠英當時學士亦不
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禮中書舍

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
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
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
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
益者大陸生之言豈未達邪帝知薄堅說嘗自
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
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
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垍埱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
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

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
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
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蘄二州刺史久之
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已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
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
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甥彭建安大守還授大
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
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
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
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時尚寧親公主時說在中秉政均為舍人諸父兄
舍弟三以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垍厚即禁中
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
以所賜示均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垍遷兵部為希烈與上相悅帝悅之因幸內宅謂垍
曰希烈累辭位孰可代者垍錯愕未對帝曰無
易吾愛婿垍降階拜舞國忠聞以為恨國忠惡之
及希烈罷韋見素代之垍怏怏天寶十三載
祿山入朝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
有軍功而不知書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詔
高力士餞之
歸過期力士歸曰祿山以不得宰相若知
然張垍泄之不然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言者必張
垍兄弟遂貶垍盧溪郡
司馬均建安郡中為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垍為太
常卿帝西將不可使陳玄禮國忠誅方並從
帝請力士曰朝臣當從至者力士曰張垍兄
弟世以恩澤宜來暮相望而陛下
又不用又為祿山所點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
後垍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垍安在垍曰臣
之西可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
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
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
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遂與希烈皆
相祿山垍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宗用事納忠惓惓又
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
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
哉至子山利遽敗其家若瓌題再世稱賢宰相盛
矣

張列傳第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未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屋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顒顒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益甚府藏

虛人力勞敝役作不興倖吏貪濅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二千人太府之帛為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觀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繇茲向冬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為患自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飢弊講亂除會竊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為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會懷貞等謀逆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手勑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寵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以

和二年求其曾孫奐詔授湘陰尉與魏郡參軍
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悊仕為靈昌令遂
為縣人懷慎在童丱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
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
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
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
於櫟陽以起布衣登皇極子之尊極於父
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
上陽二里所騶不得方駕列騎不得成列既蹕
出愚人萬有一犯蹕之禍罪之何以臣愚謂
宜遵內朝以奉溫凊無煩出入不報遷右御史臺
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
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
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
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
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
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
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

流倉庫益以虛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
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
養資望雖明王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
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盭乃
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綜
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
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
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
或加賜車裘祿秩使臨問慰勉須公卿闕
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
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
用乂此言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
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
不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
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
邊隅未靜儻炎旱成沴租稅減入疆埸有警賑救
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
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中其
用斯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臣請計

堪牧守上佐並以遷授使宜力四方責以治狀有
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
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也竊
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劓剠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還爲牧守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
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
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州陬邑
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
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
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

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
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
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
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
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
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
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
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
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
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

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
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隨散輒盡赴東都
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疾亟宋璟盧從愿候
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
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桮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
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
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
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
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
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卑陋
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
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
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
帝自書子奐

奐早脩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
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
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
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
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
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

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與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弈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

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謚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懼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畤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瑒白

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匹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群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群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

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譔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脩史元紘白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殺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譔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

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
為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元紘再世
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
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遙之
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
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為監察御史懷
州刺史李文暕為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
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為方義令遷天官員
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暹自高祖至暹五

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補婺州參
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
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
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
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
言執政繇是擢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
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
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
突騎施帳究察左驗虜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
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

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
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
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思之乃奪服拜黃門侍
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
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捕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
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綠
士能自勤勵為夷夏所歸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中使往迎詔兒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
區與李元紘輒重不得罷為荊州都督長史歷魏
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扈蹕還

復東幸以暹為京留守暹遂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
浚池籞役不少擾帝聞嘉之數賜書慰勞進禮部
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
護喪禁中出絹二百匹賜之太常謚曰貞肅右司
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
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監勤勞于國不得盡
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乃謚貞孝暹友愛
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
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躬為之自弱
冠暨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及歿尚書省及故吏

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從子鴻
漸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
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
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
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
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
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
度支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
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持也今

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
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
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
器械儲廥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
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
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
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為賊
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
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既至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

望六請見許鴻漸明習朝章採摭舊儀設壇靈城南
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
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為肅宗授鴻漸兵
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為武部侍郎遷河西節
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荊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
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僭稱南楚霸王
因陷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
衆禮即復鄧等州聞鴻漸出甘賨伏山谷俄而商
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為尚書右丞
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所正以

勞封衛國公又建言屬官以兼秩得承大亂民
人衆殘其兼官階得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
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
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
牙將李昌巎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
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
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
旰挽節涪陽道兵殺數及逾劍門襲艾張獻誠敗
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譴

責反委以政旨與從事杜亞楊炎從酒高會因薦
旰為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
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任
因為留後獻罽寶裝牙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後
輔攻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東
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
還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
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謚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
千僧以為有報縉等效之而疾甚令僧剔頂髮遺命
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
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
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
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
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
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
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
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
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
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

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
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
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
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
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
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
其應在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
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
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
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

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
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
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
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
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氓庶國家之本務
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
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
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
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
容附會不勤而成是一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

知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知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爲僥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本者吏部縣吾興壽驗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

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

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制出四方失望今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

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

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

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
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
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
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
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
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
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
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
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
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
[illegible]
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
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
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
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
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
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
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
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
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
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

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
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
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
節終伊闕令會祿山盜洛陽陷焉而終不受
偽官賊平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皋亦有名
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歧秀父友高郢見之曰是兒必為國器
使吾得位將振起之擢進士宏辭為集賢
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為御史進累
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
[illegible]
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
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為度支郎中吉甫卒太
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進謚請謚敬憲仲方挾前怨未
已因上議曰古之謚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
言而足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
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
以伐罪則激必成功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
毒寇之臣師徒暴野夫不得在畮婦不得在桑絲
賦罹當此僵血流腸感此毒痛之痛訴天無辜
階禍之發實始吉甫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

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
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
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
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
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
具葆衞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鄭注權發以
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省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
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縣吏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
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
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
臣或誅或斃明日羣臣詣宣政牙閤不啓羣臣錯
立朝堂無吏卒譁譟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
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喚仗子時族夷將相
髗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骴骸
不相亂已而仇士良橫多撓政仲方勢窘不能有所
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
召入授秘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
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牧守無
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
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駁吉甫諡世不直其

言卒不至顯既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
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刓
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鏤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
敏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
告變詔大敏鞫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
之無列其寃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
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
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
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
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
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
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
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
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
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
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
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
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
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

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
而貪室宅輿馬僭侈臣請先伯獻後美王帝不
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臣猾乃置不問陛下不
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
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
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
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
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
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

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
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
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
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
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汯滉渾洄皆
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舅王鉷家貲有隱入爲尹
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汯皆
以累貶洪後爲草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
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汯滉渾出奔將走
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所殺之洪嘗與人

交有節義稍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
殉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
汯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滉字太沖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
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
諮議參軍初汯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
及當國滉兄弟皆斥定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
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
最詳緻吾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
當辭隸北軍魚朝恩私其人奏原死滉執奏伏

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
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撿剔吏下
及四方輸將犯者痛繩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
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剔人亦
咎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
言狀滉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
實損田三萬一千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
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
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
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戶

員外參軍方是時[illegible]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
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
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滉掊刻徙太
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
西觀察使[illegible]檢校禮部尚書為鎮海軍節度使綏
輯百姓均[illegible]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
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
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
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
王栖曜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
而賊已攻寧陵[illegible]栖曜等[illegible]之糧路無梗完靖東
南滉功多時[illegible]有異[illegible]殺無貸人怪之滉曰袁
晁本一鞭[illegible]賊有[illegible]其類以反此輩皆鄉
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又
以賊非牢酒不能結乃禁屠[illegible]絕其謀其州鄉
縣有犯令者[illegible]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
察境內罪[illegible]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illegible]
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
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illegible]走東

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涔
督役日數千人涔虐用其衆朝令夕辦滉壯其能
皆發戎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
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
增營壘教習長兵毀鎔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
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
以金繒相餉酬然滉控強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
糧帛以濟朝廷者繼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
北滉遺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
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
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晉國公以繕
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帝亦惑之會李泌
間關將數為帝言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滉既
恃先達頗簡倨傲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
之獻羨錢五百餘萬[illegible]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
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
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發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
事請自江至揚子[illegible]滉主之揚子以北自王之滉由
是銜琇會琇以京[illegible]錢重貨輕發江東監院錢

四十萬緡入關滉紿奏運錢至京師率貫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劾琇琇鎖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怨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罪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救滉指為黨與復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為

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為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浸弱而西迫大食北扞回紇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為守御臣請以本道財賦餉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詔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

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以討玄佐憲延賞勸削資儲於大戎未贍不可輕進因請罷兵帝遣中人勞問且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任清絜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

與宗人韓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嘗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數馬後晟終立大功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嗜儉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子羣皐羣終國子司業

皐字仲聞資貌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譔滉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

以進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
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
京兆尹奏鄭鋒爲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皐
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皐悅
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租賦皐
府帑已空內憂恐不敢聞會中人出入百姓遮
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
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皐嫉之謂人曰吾不
能事新貴從弟曄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
沔觀察使叔文敗即拜[illegible]鎮海入爲戶部尚
書出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
至官績召拜吏部尚書進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
充大明宮留守穆宗[illegible]加檢校尚書右僕
射俄爲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兩年復爲東都留守
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貞皐貌類父
既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嘗曰是年後不願聽樂
以門內事多違知上聞鼓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
康之爲是曲其當魏晉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
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
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
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毋
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
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彼等
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
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憯
痛迫脅之言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
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洄字幼深以蔭補弘文生工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
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恤谷安祿山
亂家七人遇害洄逃[illegible]蔬食不聽樂乾元中
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illegible]員外郎知揚子留後
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illegible]翰數上章言得失權知
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即位起
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
歸尚書省而省司發文無紀莫總其任乃擢洄
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
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費二千是本倍於
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
銅即冶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
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

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
使從之復罷省邑史冗食二千人省穀米長安萬年
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人不恨
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皁上疏理炎
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為兵部
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戶部尚
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
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
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
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
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
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
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
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所致而然若知古者皆學相
避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敗哉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唐書一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
東郡丞遂家蒲州為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
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
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
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
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
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
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
偘偘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
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
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明日拜監察御史擢
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
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
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
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
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鄯州別駕
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

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眾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臣年[illegible]至

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及為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忘之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傅奏敏於裁遣然強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贓敗帝詔杖之朝堂嘉貞畏鈞染促有

司速殺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宜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

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嫉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諷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遂出為豳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悵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為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勸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為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生簡疏與

嶷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飭
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
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
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為中
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
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
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
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
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
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

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
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憫然召拜左司禦率
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達吏治苗晉卿元器許
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
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為副入遷刑部郎
中始元載被用以昏姻力故厚遇延賞擢為給事
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
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傜賦疏河渠
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

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
兵屬焉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除
罪載斥其狂卒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
滿所私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
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
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脩室廬已逋
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遙隸江南
延賞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
累拜荊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
張朏襲成都為亂延賞奔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

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自楊國
忠討南蠻三蜀疲弊及乘輿臨狩斂用百出後更
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繭然延賞事
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
道及次梁倚劍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
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
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
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欲用之以
晟故為韓滉盛稱延賞命滉道晟意及晟入朝滉從

容邀晟卒憾且夜爲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
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賜之以示和解晟
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
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
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
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
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
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
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
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沒如晟策故事臨

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
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謹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
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
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米收粟料糧謀輸京
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
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
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亦縣
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
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眞抱眞怨延賞奪晟兵不
肯行由是怨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減者

千餘道路怨讟流言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
考先滿或授替遇代旅寄官見多者聽在所擇省
員有詔嘗省者皆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
貞崔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
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
成謝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而猜復
怨不稱所望亦早卒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
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
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

佐其府亞以牙將令狐運劫餉絹弘靖直其枉亞
怒斥出府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
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工部侍
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
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
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
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將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
劾妙有狀弘靖疑榜文傳致安衆言之帝不聽遂
誅晏等并討承宗弘靖請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迨恐

以淮西已平乃治兵以河朔議延入朝歸政以檢校吏
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鎮會討成德承
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恩自効大閱兵請身討賊
詔弘靖出軍無須往既王師無功帝遣裴度下詔還
美弘靖不遣使間道諭承宗承宗懼附乃拜吏部
尚書從節宣武承韓弘正改代以宣撫民使
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為代進檢
校司空仍同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
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
障蓋安輿弘靖素貴有輿而行人駭異其俗謂祿山

思明為二聖弘靖懼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
眾滋不悅句一從事寶慶劉史宰閏其妄成於
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勝刻軍賜專以法
根治之害獨斷狀酣醉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
其語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
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義自任銜之總之朝詔
以錢百萬緡賞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有
經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答辱不伏弘靖
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囚門薊城殺其家其姬妾執
雍等殺之判官張徹始就館得不殺與弘靖同被

因會詔使至徹叱衆曰弘靖曰公無負此士人令天子
使至可因見叙訴 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
謀欲還別館徹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
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
鴟鵶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
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
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為留後詔貶弘靖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
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
弘靖少有令聞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踐級

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闇默自處無所規拂幽
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
侔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冠當時號五世
無所增損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基度秉
政引文規為右補闕度出亦坐陽與溫令度奏署幕
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溫劾文規父昔被囚
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
觀察使子在達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
宗閔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
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崔正是非故開成持

事爲最詔以彌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延
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雅尚國引爲考功員
外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
以進士第天祐中累遷司勳郎中知制誥坐郭曦
事貶濮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衞
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
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
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
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祓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

唐書一百二十七　二十

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
高宗時爲司刑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
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開
元初後以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
於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取
一揖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
古先哲王莫不遵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憚
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討者財所虧者禮故孔

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
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
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
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
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
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
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
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
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實罪若其獲戾尹專之遂入
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

唐傳五十二　十一

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
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
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
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
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
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
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
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
幸自峻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
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

實戶三百。嵩封自此始。東封還，遷為尚書左丞相，兼
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
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
大都督，謚曰恭。嵩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踐官皆以
清慎恪敦得名。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
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
署務為寬平惇大，故鮮咎悔。嘉貞所排躓
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
號清愿，歷諸第，交義為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
同刪定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為
刺史，光裕任鄭州，為世良吏。卒官。子涓，以雍睦保
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為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
犯河洛，為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
書，謚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
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
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
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
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絕僦欺
之弊。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狹而

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
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
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
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它獻，
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
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
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
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
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
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
撫巡勸厲，役急，堤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
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數涉
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
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
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
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
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
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
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者貞觀、永徽時，祿廩者

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寖廣運數倍且不
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為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
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
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營
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令租米悉輸東都從
都至陝河益湍汩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羸
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
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
顯載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倉自東至者
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
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
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
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
省運傭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
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可乎救吏爲利而貴邊
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時有詔以罪川
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
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
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

吏屈撓寖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
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
奏請而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重人命
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以後
決杖會盛夏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賚是時特
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
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燕未肯行耀卿
言於帝曰嘉運誠精勁勇烈有餘然臣見其言語矜
驕色竊爲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
逼而嘉運軍中士卒相見容不素講一時在
非制勝萬全之術且兵未交而士不能無法去夫懷
東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意又萬
人之命倚於將帥不得已而遣之
朝夕肆自安求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
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趨西
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李林
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俟耀卿
官唱揖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賀耀卿
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
比若眩不堪重衣又卻博士所白非禮所宜林

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詔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實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執本曹經構已乎會佶至以爲不可罷雖怙恩而彊猶擻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素厚善既殁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夫至於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偏嘉貞窮於儉延賞窮於伐弘靖窮於權惜哉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齊列傳第五十三

唐書一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提舉集禧觀事臣宋　祁奉　敕撰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衰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窮牒按訊珦推之無狀或言珦與韓魯首后詰之挺議無所橈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以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役材於虢州誣還程人多死珦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諫用從計珦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右川將珦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許之因意改右常侍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所逮珦密爲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含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謚曰

曰文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
叔秘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
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
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稾定[illegible]曰天子嘉允
出為泗州刺史以珦老請解職侍養珦卒歷戶部
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晉與齊澣更
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illegible]時與之
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應批退者但以朱點頭
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廷以為
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
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
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為宋
之遜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illegible]
畏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
事屬邑豪[illegible]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
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爭刻石頌之遷明堂令以
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illegible]
榮亂[illegible]思貞撫境內獨無所擾武后璽書
褒尉入為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為定州

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
語曰不畏侯卿杖但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
其家故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
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
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
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
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詣承嘉曰
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諂附姦臣圖不
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懟怒劾思貞出為青
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吾非能
言者而或有之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
言何從而至治州有[illegible]蠶至一歲四熟黜陟使路敬
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
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
玉真觀責譴大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
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
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正士今不可事公矣拂衣
去閣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
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
七十七贈黃門監謚曰簡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

郡其政皆以清嚴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為文及冠擢進
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瘠甚已除
猶羸瘵在圍武后召為左拾遺神龍初選中書舍
人敬暉等表請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抗聲折句
左右皆聽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
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為左御
史大夫會平諸[illegible]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
皆得其情將李傑為河南尹與構皆一選出謂畢
李封駁男復為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擧撫私

號為清嚴睿宗嘉構脩潔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
又為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冊遷吏部尚書並遷
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
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蹟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
為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卒年六十贈黃門監謚
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始稚構身鞠養至成人妹
為構服三年弟栩以太府少卿歸司農都關疾馳歸
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
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
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弟坰炕四歲與弟增以

細弱得不殺君賞曰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
後舉明經為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
聞坰篤行表署幕府謝病辭令狐彰王至尉以謹
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又致與其以治喪
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
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
累天官員外郎為吏詳敏有治幹以採訪使行山
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
條區處撿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為河東

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以陸
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
來食飲有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
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
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
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
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
交舊有梁公堰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
男復作之不費而利人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
奉御長孫昕素恚傑遇于道內侍玄宗皇后妹婿與所

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毀髮膚痛在身辱衣
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
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
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
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傑將繩之未及發反
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
御史大夫開元六年卒帝悼之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
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衆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
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后曰善擢

左司禦胄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
以待制召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
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
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吾爲政者因其俗且吳人
所謂家雞勝君羣渠此民風也禁之將無擾乎遂
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收捕詿誤皆流已決諸
韋黨謀陷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
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
卒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
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

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
臺侍御史以剛鯁爲治所居人吏畏讋呼爲皁鵰
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
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
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諷帝
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萃之時
已獨居正異操而衆傾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故九
五應之乃獲正迎吉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
於上應之不枉道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

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
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張釋之爲廷尉帝私赦
辜有所降殺也不從曰陛下自能殺之豈可令
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
者非殺戮而罰在人不易犯而防斷越也故捨銜
策於奔踶則王良不能御驊騮釋弩於虎膝則俞
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成帝赦昭平君殺人以公主
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
親故詐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
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言

王陛下妾子詔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加以意于
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律乎
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異其
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帝詔用漢故事設
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遂表薦甫授之
遂拜太常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
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
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
史所至破群盜數徭令行禁信咒內肅然開元九年
爲齊東都留守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

唐列傳五三　八

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
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
山等自歸志愔慚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
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
擢夏陽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獻賦李
迥秀見其文異歎曰是宜付大史擢左拾遺以論
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
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
擢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拜拔
不避近彊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
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
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
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
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己引咎以答天譴公
在元弼備可默乎乾曜悟還白玄宗遣陸象先持
節振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
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
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
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

唐列傳五三　九

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
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
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
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
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舉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
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從岐
王府司馬居後母喪毀服闋不出開元初爲
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隸府司馬知州
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益

上聞王毋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
奴羅迴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諍曰今
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
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慚為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
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
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
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
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
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
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
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
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
行玄宗遣中人捕鵁鶄鸂鶒南方若水上言農方
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為園籞之玩自江
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
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
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
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
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

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
不得為騶僕未幾入為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
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
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
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
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
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
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汙被淄逭去俄舉賢良方
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
御史出為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毋病訴諸
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
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總清明為中書
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
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
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
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
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
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
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

為婁雄所慽性謹畏與子弟書不作草字或
曰此細事耳何留意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
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
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
謚曰文帝嘗登勤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
最工詔曰詩人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
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房陵澣上書請抑諸
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安同明
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御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

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睿宗初及進士第以拔
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
落則本枯李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
原景雲初姚崇取為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
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
告汾奏孝直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媟
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浮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
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妻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
民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
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納

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援據古誼
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
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
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擬房杜比爾月諸公云何
澣曰不知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為困
今不百戶是以知之璟喜表薦紹次四庫書表澣
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嚴聞
吏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万王公
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駝亦數万所頓舍數十里澣

列長棚布幕聯亘上食凡千舉絢帛錦白進帝
以為知禮賞其意為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
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
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為左丞澣為右李元紘杜暹當
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
選第一參事帝指政事座曰徐卿當居者是時開
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
求兵部尚書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婚
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
心謹長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

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〻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
言帝嘉納且勞曰卿出我徐討其宜會大理丞麻
察坐事出為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諒語察素狡
險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向疑朕不密而
反告察謂何且察輕險無行常游太平門者卿不
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
尉其黨暴敗鄭寘皆流放久之澣從察廬丞郴州
長史遷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
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
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万又立伊婁
埭官收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
復徙汴州淮汴中失勢益張收考採獲其吏倚力士
助得為兩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冀貨財遺
謝貴幸納劉戒女為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
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事連澣以詔斥澣老放
歸田里天寶初召為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蕭炅
之亦為林甫所惡與澣家君秩俊經過不缺曰林
甫畏之乃用澣為平陽太守雖其誠更以黃老清
靜為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褒
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性褊陝希宋璟遵尚卿

異述之才後皆大顯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
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
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
后直元忠舊臣欲絕其姻對援遠河內令子洽州
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
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公而終
以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
史張鎰辟署幕府抗史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領江
西及以宰相鎮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希烈亂奔
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宣
慰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詘鹽鐵使元琇薦
抗材改倉部郎中領鹽利慨為水陸運副使督漕
江淮給京師遷諫議大夫坐小累為虔州刺史徙
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為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大
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與竇參
大略雖用心至精未乃滋彰苛刻以病之身罷為
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
部歲考書言以定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覈
以為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令史覆覈非體

人物疑之遂趨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
謂之別頭貞觀中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
司倉佐史書者減中書吏員此稍近治者云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第五十三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唐書一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工
部侍郎兼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
父眘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
等亂劫吏多死唯眘以仁愛故賊約其黨無敢害
護喪還鄉守真早孤毋喪毀瘠盡舉進士六科
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
初關中旱悉以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
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
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
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
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
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
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
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
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盛
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詭既孰非厥
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
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綴

故事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覆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遷累汾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畏懷之徙寧州迭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擢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爲閔孝中明經補鄠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陸象先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出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免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並爲賤乎履溫得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遂詘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諶諡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諡無可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閨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有法母亡泣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衞尉少卿自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最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上胡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溪洞豪也隸于軍宅經略使多假借縣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期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長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從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言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羲歎曰君今郤詵也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雅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璘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敕詔改虞部郎中仍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

司東都選賓客稱職路沔將按劾崇懷貞方執政
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擇之也久之
爲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柩室
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並以存亡變禮
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illegible]侍遷中書侍郎玄宗以
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illegible]
國也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既善論得失或
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
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
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
雨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
散騎常侍爲集賢侍撰曆證書監太子賓客是時
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縚請
坐增籩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
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薦獻未
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故有玄酒之奠
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
齊九獻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而
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時饌其
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

廟謂家祭禮所薦皆古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
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
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
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
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
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
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之令因宜而薦不
必加籩豆以爲常也大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
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
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然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
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曾丹
桓宮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譏韋家出於清
廟是以貴其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請臣所未
安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
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
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
家正家而天下定家不可以二故父以尊崇母以
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
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
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書禮唯齊爲周忌故弘道以

來國命，毋移於外姓。本禮驗之，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豫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議，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籩若舅小功，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餘仍舊制。由朝廷有所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豫於儉約自持，祿稟周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illegible]晉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為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累遷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紊耗，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擿授無所遺，銓擬六作，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為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為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崔琳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諭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大理丞。武三思搆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還，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奏千四百員，怨誹讙譁，朝隱怡然無所憚。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叱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

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
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為執政
所嫌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
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
令有下第降濮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
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疾姦人不容息太子
舅趙常奴怙勢撓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
執而榜之帝賜書尉勉入為大理卿武強令裴
景仙乞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
其先叔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誅夷略盡

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乞贓無死比
籍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
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
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士乞贓即斬後有枉法亦
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
仙獨違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朝隱遷授岐州
刺史母喪解召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
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為難明年
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為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
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輒

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
少衰進太常卿出為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
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靈柩北還謚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晈從子也父同晊終太子左庶子
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
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脩絜
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
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
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
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

丘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
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
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冷然皆
一時茂秀久之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
朝臣為刺史制詔皇甫稱在知人在安民官念存
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
何深思循良以革根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
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
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
丞以父喪解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漼

廷卒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盛推韓休
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
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illegible]封以疾徙禮部尚書
致仕丘更獲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
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
節下制給全祿以旌廉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
都督謚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
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為州
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

忘勌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
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
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䟽諫以為酺者因人
所利合醵為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
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愼使有司跛倚下
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産
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
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
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貶萬
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

中與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為相不相中
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遙用為中書舍人遙校吏
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譙挺之
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
人為誰曰宋遙也繇是出為登州刺史改太原少
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
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付寵
幸久恐有變密啟於帝俄徙濮汴二州刺史所治
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帝以挺之之言
忠召為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

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
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
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
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
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
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為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
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謁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
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洺州刺史徙絳州天寶
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有材可用林甫退
召其弟損之與道舊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

上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為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為褊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棄殺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規結載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眾

拔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

綬父丹嘗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為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眾情至是帝頗憐綬所獻故擢為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拜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蕃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

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為尚書右僕射綬既名置
於史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
旌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為御史劾
奏綬惶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為荊南節度
使封鄭國公溆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
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齎檄開曉峯
蠻悉降吳元濟反命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
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出金
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未有以制賊閉
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
召還檢校司徒判太常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
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
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閿鄉尉李達達不
禮方飲乜客不召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
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
曰吾昔謁於閿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
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臥
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
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
為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可劾

軍中莫之同鵠入牙趨衆進賢發兵討之吏寡不糧
不得以次鳴致變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不能衆
懼因縱兵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
邊州乃投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綏銀節度使張
煦代之誅亂者數百人乃定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
部侍郎兼提舉[illegible]撰臣宋　祁奉　敕撰

裴漼絳州聞喜人世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
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
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
吏白積訟數百崇義促使斷琰之曰何至逼人
乃命吏連紙進筆斯須剖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
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
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
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漼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
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
愔典吏部坐贓為李尚隱所劾詔漼按訊而安
樂公主上官昭容為阿右漼劾正其罪天下稱之
累遷中書舍人睿宗為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
不止漼上言春令告始大發起大役不可興工功
務農事若役使無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
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然莫知所
出而土木方興時暘不節職為此發令東作云始
丁非就功勞多益少亂其有斷者春秋莊公三十一
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
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事失時戶口流
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
以銓綜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與
拔士為多拜御史大夫漼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
數薦之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其才擢吏部尚書
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鈇
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從祖弟寬
寬疏通敏工騎射彈棋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為
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
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
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
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
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
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
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
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擢拔萃為河南
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為侍御史括天下田奏寬為江
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

用樂寬自以法立議已廟管忌畢則作樂廟卑忌
停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善之請如寬議遷刑
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
以貴倖將營救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
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中裴耀卿領江淮運
列倉河陰奏寬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
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
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
寵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
軍使烏承恩恃廣節屯與中人通數貪財寬以法繩

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夷夏
感附三歲用安祿山守范陽乃徙寬爲戶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狀寬劾白其
妄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敦復且言寬偏恩之
帝嗟賞眷倚加厚李林甫忌其逼相又惡寬善李
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任氣而躁以林甫
爲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
甫趣之敦復未及聞爲奉溫泉官而其下裨將程
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寺捕按之劾復謂寬求
致其罪遂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

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
陸別駕林甫使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
將并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乞
爲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
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
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
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當務清閒所
薦人愛之世皆羨其得宰相天寶間推德以寬
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
子諝

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敏舉止不
煩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虢王巨表署爲營田判
官丁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
寬將德寬推恩且聞諝名逼捕購得之喜甚呼
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
活者數十百人又密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焉
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召見
奏事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
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
沮郡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

召至便殿問榷酤利病出內幾何諝不對帝復
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對曰臣自河東來涉三
百里而農人愁歎穀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
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
已何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為虔州刺史歷
饒廬壽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
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葬陵事禁甚嚴殺尚父
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公諍之或
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
尚父方恃恩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
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
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
擊登聞鼓諝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
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鬬細故若然者安
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而惡法吏舞文
或挾宿怨為重輕因讞獄官殘以風坐所善誅貶
閬州司馬俄召為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李河
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為河南諝祀太常卿
當王處以寬厚和易為治不嚴人以賦卒年七十
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冑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
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
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
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冑器之白栖筠取冑
為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為御史大
夫欲以相栖筠引冑殿中侍御史為載所惡會
栖筠卒冑護喪歸洛陽人為危之冑恬然不沮懾
少游復表為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
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為載復讎窮擿所惡會
冑部人私冑雜奉為贓炎遣官覆按劾冑試貶汀
州司馬尋還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
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罷江西南昌卒千餘人收資
粟為月進冑白罷之授潭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
宗雅記冑才遂拜荊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
希恩澤羨餘異殘名貢奉中有使者即悉公帑市
歡冑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寶務止三節是時
武臣多粗暴循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
中傷之冑亦劾斥甚衆記世恨冑之疏于俗卒年
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
之四世孫擢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
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己爭取為御
史揚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擊事謂彥
範曰嶠自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
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又乃遷
國子司業嶠[illegible]好學[illegible]後生[illegible]會人
以為美談睿宗立遷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
最重故嶠為涇州都督府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
史本道按察使[illegible]魏州人詣闕下請
嶠為刺史故再除[illegible]入為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
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為學官皆名儒[illegible]云生
徒[illegible]惰者亟督以鞭撻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夜毆嶠道中[illegible]
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illegible]子均常語人曰吾
備位方伯而心亦惜冊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謚曰
敬

宋慶禮洺州永年人擢明經補衞尉武后詔侍御
史桓彥範行河北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
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略器之遷大理評事充嶺
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
者輒苦瘴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義
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
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
能馳數百里性剛於勞苦然好興作濬堤樹植
以邀虜從議者嗤其不切事務遷貝州刺史復
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控制
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
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
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
姜師度左驍衞將軍邵宏等為使築裁三旬畢俄
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
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廥充居
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為政嚴少私吏畏威
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
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
年往營州之廢數千里無甲兵遑濟指期而往不
失所度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
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illegible]為隋中書令
人名儒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illegible]代

領都督隋滅陳蹈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尉
為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舉郡以來
授撿校總管以疾不能赴朝廷以絳州襄源拜刺
史累封宣春郡公琮字孝璋為上津令會天下亂
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為王府參軍兼庫直
隱太子平詔親王等各一人入宴太宗獨坐大
宗賜懷昔賦申以貞意歷瑒為一州刺史始徙焉
子以餅妻偽受而棄之頃外人爭其事報為麟
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撿括內營
為逆人貨者某發以佐營瑒執不與懷貞怒曰

縣令而拒大夫命邪瑒曰所論者百姓利病也
下乎何取懷貞不能屈為上切其居後民二十一
寮丁限及數有司覆得其課瑒執不可冒奪民當
國擢大夫敢瑒人皆不敢後瑒已見之人
重斂其組非所以保下之宜遂上不許由是名顯
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冒不法瑒與
大夫李傑糾劾舉之反為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糾
繩之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
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貶日知瑒進歷御史中
丞戶部侍郎帝嘗顧宰相指大臣議天下戶版

殿瑒言利病亡詳帝咨質於是宇文融建檢括
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唯唯獨瑒抗議
故出為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
亦在行瑒謂起直經使和鑄律非人情所堪帝許
乃免入為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質尹子路白履
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迥質諫議大夫皇太子
侍讀履忠也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
文館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
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
十二恐諸家廢無以訓帖乎文以存學家其能通

者稍加優宦選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
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大學門又
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
大學漸漬德禮使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
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與二監舉者千
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
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
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
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
十倍胥吏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

業者擢長策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崇衍儒術將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婚喪乃據舊典為之節文損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碇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

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景精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儦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鶵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詔與胡鶵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孫佺敗績于奚召隱甫并州言邊議遂會兒逸前疾甚未及行詔止遂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為河南尹居二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撤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以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退

輪其稟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詔曰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稱職張說嘗因隱甫素與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詔賜罷然帝嫌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為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嚴介自守明吏治在職

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
不逐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
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戶論之信尚與直不相
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
調下邽主簿州刺史姚珽詫其能器之神龍中左
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
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
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軛不進俄而
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
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
繫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
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冤枉不爲申明
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愔復當路乃出尚隱
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
繇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
部員外郎懷讓蔣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
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
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
無假借遂抵罪遷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淳
于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
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奏妖妄詔流懷照播
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illegible]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
事分明御下不苛察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
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
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
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
及還人或褢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
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

引屬吏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
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
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
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鷙失名所發
當也耆議歸重任官未嘗以過謫惟劾詆宰臣及
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
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爲之尚
隱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
崔寧盧杞復乃爲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
成都丞奏事稱旨躐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
琬習邊事追起西撫羌夷琬回乞終喪后嘉許之
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
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為政引大
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
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為長
利老而益壯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分遣
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

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
將軍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
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準品給
全祿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
詔與虜定經界因詣解十姓降戶琬還吐蕃不
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務其冬
吐蕃果入寇為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
太子賓客八十餘開元五年卒同州刺史

裴張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三

宗室宰相列傳第五十六　唐書一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部侍郎充史館修撰臣宋　祁奉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
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
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
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力詔適
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
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額進御
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
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葬
昭陵闕中詔可褒冊與物焜照都邑行道為欷歔
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
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
累封清和縣公實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
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
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
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
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
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

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搆得罪適之懼不自安
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政然自以爲免
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
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
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三長吏治天寶時累遷
京兆尹玄宗歲幸温湯甸內坊供億以媚上峴獨
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蹇昂何盈擿安祿山
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
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
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
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
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
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
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
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
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讒行
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
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詔監察御史
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
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
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
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
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
倚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
陽尉逐李曄嶺南流孫鎣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
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
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爲蜀州刺史時
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
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
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擅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
宗立改荊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
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
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
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
貧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
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
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

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孫一日皆血鈇質尚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鬭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皆擬斷文吏據當時議不及大體尚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峘嶧峘從上皇幸蜀翊戴肅宗以勳力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分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擿姦抉隱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讙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仰天歎者勉問之曰被脅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路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宣宥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李國貞行軍司馬遷梁州都督故吏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殺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以聞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東有[illegible]羌[illegible]剽梁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illegible]天子嘉其正擢太常少卿[illegible]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illegible]也部人父病爲蠱求厭勝以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之或以告勉曰是爲其父孝也[illegible]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赫奕前尹黎幹爲之須其入數具饌百人具以待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假太學縣官當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illegible]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陷十餘州勉遣

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翃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絜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抆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誖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曜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

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臣敗不勝從壘與靈曜合忠臣將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譟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曜奔韋城為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明年忠臣為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勉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今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偕襲

未至數十里有詔詔還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裁守累月援莫至勉以眾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擢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眾謂盧杞姦邪朕獨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

疏[illegible]以太子太師罷薨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廉恭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貧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假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精部詐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徒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illegible]及潼關果得其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為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驁侈始為江南觀察使冒沒于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墨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之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賣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嶲州刺史王顒積姦贓屬蠻怨畔去夷簡逐顒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皐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曰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無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始終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

上元和三年出為隋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
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
韓弘為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
察使還為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帝沖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
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
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
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曆三年檢校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
左僕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為
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
以下官皆拜大和四年詔不答拜王涯竇易直行
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
謂不答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大和詔書譏
者不善也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悅無儀檢雖在
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
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帝立為東都留守卒年七
十七贈太保謚曰繆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
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
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
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為吏精明聽
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
兵北度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
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為副使
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
等以黨相排背公營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
孤立者欲徼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
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
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
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抵大臣石徐
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
恧縮不得對勢益奪搢紳賴以為彊帝日紫宸殿
宰相進及階帝嘗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
喻敢問所欲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
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變今茲宰相皆自取之夫
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
石曰陛下罪己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
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
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
如聖祖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
考審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
向所以疾安而驚危者大抵陛下之志乎誠務循
所來之政祖太宗致昇平之明猶不爲晚帝曰行
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安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
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
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若寒外情不安帝曰人
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
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
尉安之帝曰善又問李石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
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賛曰恤之之得術尚何太平
之難陛下節用度夫冗食簿敢不得措其姦則百
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
時以視今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
因致下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
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
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
王琦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
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
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及士力右建言宰相左右天
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
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
鬼得以誅焉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
觀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誣論我猶漢何等主覃
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
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
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當觀得失
於前日引月長以帝堯舜李何比文宣而又自以
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
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
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
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
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避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
忽也石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恃無擾望南闕
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
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
靜君賞有謀幾亂問成敕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
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
節物茗果它貢悉禁人罷宰相索管造帝曰朕務其

原缺

保其禄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
宅宰相所用彊敵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
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斬之坊門
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遣使撫問賜良藥始
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自是百官
造朝纔十一二石謂別家國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
平章事爲荊南節度使[illegible]
異倫[illegible]相[illegible]近侍張權
綱欲[illegible]
其[illegible]而士[illegible]士人根實
石[illegible]
年檢校司空[illegible]以太原兵勁王
逢軍檢校石[illegible]五百人[illegible]楊弁領
之[illegible]八[illegible]以[illegible]士
然[illegible]除[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太子[illegible]東都留守
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福字能之大和中
第進士[illegible]
毀大學士[illegible]
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史遷

諫議大夫中時党項羌寇擾議者以將臣貪暴失
虜和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
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
判度支出爲宣武節度使入還戶部尚書會蠻侵
蜀詔福以[illegible]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僖
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
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
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過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
於福乃自將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
陵郭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
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
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遷起居
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彊幹所治無不辦擢職方
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三鎮
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
元逵以澤潞邇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

壞[illegible]傳子孫者百頃又予與功將許諾[illegible]上以邪[illegible]
[illegible]三州與河北諸[illegible]前[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三州[illegible]
仲武以[illegible]四[illegible]兩[illegible]
大義[illegible]合大原[illegible]
[illegible]右[illegible]
右[illegible]賊[illegible]
死之[illegible]一日賊平以[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
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宗[illegible]
從[illegible]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出[illegible]
[illegible]
使以[illegible]
[illegible]
遷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
中九年[illegible]復湖南[illegible]
贊曰周[illegible]土周召毛[illegible]
宗室[illegible]九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位[illegible]
侮[illegible]三世[illegible]人不[illegible]
道[illegible]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工
部侍郎[illegible]臣宋　祁奉　敕撰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言謂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

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襃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訐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太玄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踆劉歆所器及聞作太玄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illegible]白[illegible]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illegible]得封必以居巢紹司[illegible]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illegible]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騶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

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
故貴賤通乘馬此決駕經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
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
韈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
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
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
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
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
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
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
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
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
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
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
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
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
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
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殁後帝
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
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
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
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觀當以竹書紀年序諸侯
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
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
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二子滋
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遷令楊綰薦
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丐養親累都河南君
李巽奏補尚書郎辭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
曹勳職本法進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
知東都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詰京師按命
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
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施廉恪長慎
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遷尚書會御史
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還復疏舛吏因得為
姦詔與侍郎杜黃裳皆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謚曰
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
棕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
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杜亞表[illegible]

其行詔標閭子閟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擢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荊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任爲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廚驛豐給楊炎薦爲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優濟野媼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從常州滉輔政以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饒即厚斂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幸莱萎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敬迥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迥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曆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嘗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以武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内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宰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書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連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臣以股肱獨任賢聰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孫海內

靡沸驗之覆車安可尋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
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衰殘
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
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
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
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並收
還撰國錄銳於史事書臣長休慮惠帝果而不及精
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
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
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見被拔擢其忤旨

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
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
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
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籍籍相視怪愕夫
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
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
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
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
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
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

楚客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
諫者頗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
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橈直就曲斲方為刓偷
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
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
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
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
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
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
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

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
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
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
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一言不
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己即除
名蕭瑀諫伐遼出為河池郡守董純諫無幸江
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
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剿絕為天下
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
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

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
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誚訶商略則疵
謬旋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
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照形美
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壁
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
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
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
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
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

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
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
俄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脩
史睿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宮以父
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為太子左
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
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獸使有垂堂之危
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
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

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敵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
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
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
臣擅權懷奸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
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
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
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
散法出多門賕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實陛
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群小不為慢
遊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

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
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
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
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
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
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
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
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
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為恆王傅雖年老衰
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

十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疏牾時人病太簡
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
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
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
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
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
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
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
徧從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

唐列五十七　十

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
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
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
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從考功員外郎宋之
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
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
第開元初為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
即秘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
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綴錄故於百氏
源派為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

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
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脩六典徐堅構
意歲餘歎曰吾更脩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
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
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
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
為例一篇事以類從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
郎李銳助述綴緝述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
周陳壽之流以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累遷工部
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史四十年任史官

二十年議采然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蕭穎士無
貴賤與詩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
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
山亂百官奔竄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偽
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
甥蕭直為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因理述存
卒時追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朝以功補
過宜蒙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
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通音樂則萬石達禮則叔
夏史才博識以述為最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迪

迪學業亞述與述對爲學士逌與迪竝禮官縉紳
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
弟人之杞梓云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
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爲河中使府安祿山
反以計佐其帥全井陘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
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
子司業集賢殿學士乂性警敏七歲時見庾信哀
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在史官乂幼從外家
學得其書博覽强記及冠該綜群籍有史才司徒
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殽亂白宰
相請引乂入院助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
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書二萬卷再遷
王屋尉充太常禮院脩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
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
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
功即日召爲左衞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墨
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縗絰與嘉禮不入
齊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重
疏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
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
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
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王者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
宗如禮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
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主人謂之嘉所以承
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
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
夫義婦聽父慈子孝苟沒侯改服冒喪冕衰纓絰金
革事則有權變若釋縗服冕衣墨室行親迎
以凶瀆吉爲朝廷羞法疏入帝寤其言促行前詔
然心嘉乂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
郎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
行纔一二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對
曰[redacted]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
帝歎曰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
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
惑云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redacted]珣瑜
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
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
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

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之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為開元格後敕李錡反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屬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小功可乎曰若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帝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乂以學著未嘗改官會吉甫監脩兼史館脩撰與獨孤郁韋處厚脩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用惡其以監脩故授乂太常少卿乂之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乂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宜其論允切該詳初

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至學老而不厭雖甚寒者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曾王承宗兵方熾乂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旨獻其云乂論譔百餘篇五子係伸皆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乂之學太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共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諫官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擢駕部員外郎兵二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漢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為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襄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

垂陽郡公從東都留守卒年七十[illegible]字擢之咸通末為
進士第署[illegible]川營團練判官歷工二部員外郎改
起居郎黃巢之難昭闕門帶黨類以是絕意仕進
隱居沈痾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脩
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
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
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
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倫容
帝愕然曰倫則亂矣伸曰若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

列傳五十七　十八

由是生帝咨嗟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卿矣
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
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脩
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都東七年用為
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事
卒贈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脩撰轉補闕主客郎中
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偕與
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

續之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渢
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擅儒唯伸及係子兆
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多三世踵脩
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
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
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
敘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
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脩撰然芳篤
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

列傳五十七　十九

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
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
類倣編年法為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
貶義例為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
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群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為
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
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
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

諸書大抵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領
傳攝餘司不及左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
外郎文宗開成初為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
正諜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二十篇
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摭撫永泰後事綴
成之復為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
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為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
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冊王貢部坐
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
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
軍還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
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礼朞
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既親郊重慎祠事動稽典礼
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
岱倉部郎中陸質脩郊祀儀注帝疑郊廟每升輒去
劍履及象劍尺寸祝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
畢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為婺
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
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

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詩[illegible]喟君臣之義
頌聲之作王道本於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
未朝蕩然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因不覲
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
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
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
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
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
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棐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
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
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
之寄擴不朝之臣思一人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
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遂先
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亦歿者衆
臣自揣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
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
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閩中本南朝畜
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
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
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

還終禮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廁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沒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勸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在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就養晦明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得給俸至集賢院給府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制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

奈何損益而置猶可也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称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称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鄠尉直史館轉左拾遺補闕史館脩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称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譬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脩憲宗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亦宜就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愼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議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鄉吏尹倫遷曾不及事官屬若吾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誡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簡靖聞入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為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為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擢結牙將為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為節度斬奴以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挐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裒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

可爲永愧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
簡則及漏寗當時儒者有所訾而不得騁耶或因
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
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己歟自韓愈爲
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
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劉吳韋蔣柳沈　傳第五十七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唐書一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
部侍郎兼提舉編修官臣宋　祁奉　敕撰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驍衛
將軍兼北庭都護金山道副大摠管明年突厥默
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庭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
馳城下勇士伏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乞降
請悉軍中所齎贖同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
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
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殘遂以功有詔募士給公
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
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且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
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皆棄服萬人所過騷然
熟豺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
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
則損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功還遷涼州刺
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
八人有戰功求爲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
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瓘爲副虔
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文

訴於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齎詔書諭解曰
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
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
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
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
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
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釋憾以終承朕命令賜帛二
千段及佗珍器俾諭朕意虔瓘奉詔及之卒軍中
以張孝嵩為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
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
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以
格鬭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
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坌達延乞
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晙等相掎
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
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
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
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囊
佚去坐貶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擊柳谷

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
丙夜至九曲獲鎧仗名馬犛牛甚衆獻俘詔分
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詔鴻
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與王晙討平
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
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虜畏憚
與王君㚟皆以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舍人張說
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追謚曰
威子英傑英乂英傑字孟武為左衛將軍幽州副
總管開元二十二年與長史張守珪遣英傑與裨將
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
榆關契丹酋長可突干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
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其
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遂
殲
英乂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
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
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
乂僞勞之且具饗既而伏兵發擒嵩盡俘其衆至德二
年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軍大將軍世衛將

以憂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詔起復英乂統淮
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
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以檢校戶
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
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制才與麾下與朔方
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
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
為修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
都乃拜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子故驕忘無所憚
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為道士祠以金作帝像繪

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乂愛其地勝
選輒壞繪像自居之眾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
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
未嘗問民間事為政苛暴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
同也出兵襲寧不克軍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
擣成都英乂拒戰眾皆反戈內攻乃奔簡州以靈
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并屠其家
王君㚟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為別奏
累功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
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

酋悉諾邏兵大斗拔谷君㚟附其怠率秦州都督
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追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
昌縣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君㚟遣故玄
宗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以戰
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
獻及君㚟父壽殘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謂君㚟
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柰何君㚟登陴
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
部世為酋長君㚟微時數往來為所輕及節度河
西回紇等頗鞅鞅恥為下君㚟怒數摘過之既怨

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㚟陰奏四部有叛謀
帝使中人即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
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
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
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等共宗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
使間道走突厥君㚟率騎到肅州掩取之還至甘
州護輸伏兵發奪君㚟節即殺左右親吏剖其心曰
是始謀者君㚟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
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
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

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嬰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援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必可入不早降以全妻子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覘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將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社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㚟死河西洶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

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勝之乃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官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即拜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常潴雪水溉田是時渠堨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使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

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酋屈剌及可突于恐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剌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將殺悔以叛契丹別酋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悔因開說之夜斬屈剌可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出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剌可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籍田畢即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illegible]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衆于捺祿山殘破之會裨

將趙珙白眞陀羅詐稱使平盧軍使侯知義度遼
水邀叛奚且躡其後知義辭不往眞陀羅矯詔脅
之知義與虜鬭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
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賂仙童歸罪白
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贓敗事覺守珪
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偽署後事史思明將兵
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籍
所統兵以州降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
雍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

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劇賊高玉禽之
俄兼劍南東川節度使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兵
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
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
始獻誠喜功名為政寬豁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
廉不逮於父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
為節度使大曆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
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
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redacted]爭獻恭見帝曰高所
奏宜聽帝不荅獻恭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

上遂不徙杞世賢其不撓子煦以蔭閱亦至夏州節
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
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
賜錢二萬緡河東王鍔遣兵五千為援煦以
擒亂首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甫幼孤事母以孝聞以軍功試光祿卿兼御史中丞從河中
[illegible]宗出幸又從渾瑊
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
懷光叛吐蕃[illegible]
從安貞元年代韓遊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

素驕憚獻甫嚴因遊瓌去叛邀范希朝為帥
都將楊朝晟殺首亂者百餘人乃得入於是斷山陵
斬[illegible]要地築烽堡[illegible]州及安[illegible]路[illegible]邑
兵詔[illegible]遣兵馬使魏茂逐吐蕃[illegible]二城
[illegible]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
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
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
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為先鋒戰
武階道北至壕口殺其衆戰長城堡諸將嫉其

功授兵馬使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
獲馬七萬牛羊十四萬玄宗憐其死贈左金吾大
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
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
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
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蠭起帝異之曰後
爾爲良將出守代州別駕大猾閉戶不敢干
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以奏帝曰忠嗣敢鬬恐亡之
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在河西更引爲
麾下帝以其年少復詔不得將帥遣入朝忠
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騎數百襲
虜會吐蕃贊普大閱武郁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
片刀突陣殺數千人獲羊馬萬計上其功帝大
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州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
甫惟明輕重不得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河
西節度使杜希望謀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
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既拔其城忠嗣錄多授
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而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
忠嗣率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
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躪藉軍乘之虜大敗

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兼
爲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
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
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
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詐特文降耳乃
營木剌山諜詐因上平戎十八策繼反閒於
拔悉蜜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
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
之並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
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
重安邊不生事嘗曰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
疲中國力以要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輒補有漆
弓百五十斤嘗貯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日夜
思戰多諜閒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
無不克故士樂爲用軍每出召裨將長付以兵使
撥士五十易矢亦謹籍其名軍還覆遺亡一鏃皆
按名責以其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
雲中袤數千里要害處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
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功益著遷河西隴右節度
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

里近世未有也又殺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援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籌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扞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而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忠嗣以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其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咤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㚟署爲判官君㚟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朝故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當時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即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

客為尚書宰相張九齡諫不可乃封隴西郡公食實封戶二百李林甫陰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為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諾[illegible]恭愿前後錫與縑度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可輒曰如令式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與嘗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怒曰朕且用康䛒蓋一時恚言也有為讖書者以為金甚久之封豳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部侍郎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弢之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許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直累除桂州卒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為京兆賢其人厚為禮時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偽勳亡丁甚眾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毋擾張說每言取務以其擾而流宕頗厭不

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大議公卿當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戶所在[illegible]建宇舍給[illegible]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illegible]州縣常務一切罷[illegible]使趨[illegible]撫流亡新歸[illegible]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後業已定州縣季一申[illegible]不須按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爲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illegible]冬請分吏部爲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掌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沮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及受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

且復用告訐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即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又建請[illegible]九河故地爲稻田[illegible]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以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居是[illegible]月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卞急少[illegible]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illegible]天子不能[illegible]信安王禕[illegible]權諷御史李寅劾奏之禕[illegible]寅通奏帝怒[illegible]爲汝州刺史凡宰相[illegible]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謂宰相曰公等言融惡朕既黜之矣國用不足[illegible]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illegible]狼籍乃貶融平樂尉[illegible]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illegible]流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illegible]上道卒初融[illegible]上心百姓[illegible]有司[illegible]失

職融融始竄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
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
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
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
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貞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
以高庳度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楊國忠
顓攻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敕行刑審議若嫉
其酷乃以審為嶺南監決處置使活者甚衆後
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為惠宣太子妃妹為

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進歷秘書丞奉先
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
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用歲終增
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
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泛渭常治之
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滻而東注永豐
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
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
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
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屩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

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鏡銅器官端綾繡會稽
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力
士甆飲器茗鐺釜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蚺膽
翠羽吳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
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唱得体紇
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
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為得
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之至是衣缺胯衫錦
半臂絳帕首立舶前倡人數百皆巾帨鮮冶齊聲
應和鼓吹合作舶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

帝以給貢屬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
進東宮妃亦出貢物佐其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
侍官屬者蠲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
名潭曰廣運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
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
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忌之堅亦自以得天
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林甫擢堅刑
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
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有戰功帝甚稱堅
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堅

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
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鞫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
王鉷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
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大怒太子懼
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
蘭爲將作少匠冰鄠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
府戶曹皆謫去既而帝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
殺惟明於黔中堅妻得所從坐千餘人倉部員
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奉鄭欽說監察御史豆盧
友楊惠嗣薛王琄皆免官被貶坐於堅謫徙嶺表

家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
江淮鉤索堅罪捕舟夫漕吏所在獄皆滿郡縣剝
斂償輸責負逮鄰伍多裸死牢中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
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
史善校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少卿封弘
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以隆禮性苛出
納錙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州郡者不精麗
歲常受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
尚書致仕卒慎矜沉毅任氣雖有才初爲汝陽令

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
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
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
評事窮治先是諸州出納役被春衣淫惡慎矜建待御使
知雜事者宣風教蕃議輸物有漬傷責州縣徵所
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
權判御史中丞兼諸使太府出納知故於時
李林甫用事憚其進恐其忌因讓不敢拜乃授諫
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慎矜輕重不
平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怨已即擢御史

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
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然林甫亦不悅鉷與
慎矜父兄弟也故鉷與矜及爲侍御史慎矜所
引後遷中丞同列惟慎矜猶以字呼之鉷負林甫
勢滋不平會慎矜奪鉷職田鉷兼中丞林甫疾
其得君且逼己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
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
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置
汝間田爲後計嘗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
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鉷

妃妹家因得見帝帝留婢宮中寵侍左右
帝嘗問所從來婢奏慎矜家所獻曰彼以錢
邪對曰固將死猶不敢忘以免帝素知敬忠術
問所從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言星變
夜分乃去又白厭勝事帝怒而鉷漏言於林甫忌
國忠鉷方驕陰相語如慎矜奪鉷職田辱其母
又嘗私語讖書鉷銜之未有以發也[illegible]乃
喜自欲專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慢鉷慎矜待鉷倨
然曰爾親邪毋相生束鉷知帝惡其後見慎矜諷
慢侮不爲禮慎矜怨鉷乃與林甫作飛語告慎矜

唐列傳五十九

本隋後蓄讖緯妖言與凶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
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
炅及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
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溫繫敬忠汝州慎名於洛陽獄
考治御史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偽令款承瑄與慎矜
共解圖讖瑄持不服鉉遣御史拉瑄累索鉉書於帷
矜下妻臥內得之詬曰逆賊所寶圖讖今得矣以
示慎矜慎矜曰宅因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
又誘敬忠首服諸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收敬忠賜
慎矜慎餘死籍其孥子女流嶺南[illegible]舍人

辛景湊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廄使殿中監韋衢
等坐黨貶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往京師
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
哭既讀詔訖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
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辭已兒
弟俱命姊老孤兒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
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矜皆秀偉慎餘慎名最為
不及者稱於時慎名嘗視鏡歎曰兄弟皆六尺餘
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少其小者邪
世哀其言鉷權初慎矜王琚韋堅皆以從官罰

唐列傳五十九

王鉷中書舍人瑨從子也初爲鄠尉遷監察御
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
和市和糴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
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
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推劾鉷與
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斂以媚天子意人雖被獨
代貢鉷更奏取腳直輕貨百姓間輸送乃倍所
賦又取諸郡高戶為和市卿大夫抵皆破督
責連年人不勝其弊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
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

近意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
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
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廄使苑內營田五
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
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帝詔鉷
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奉上帝號明年鉷為御
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栽接使兼領二十
餘使中外畏其權鉷於第左建大院文案若山吏
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
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鉷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

然鉷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倚寵見林甫白事稍
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鉷至
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儀語又祿山益恭故林
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子準為衛尉少卿以
鬬雞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
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為樂
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鄠令韋黃裳長安
尉賈季鄰等候準縱過輒具倡樂素辦無敢違
忤鉷事嫡母孝而與弟銲友愛銲疾鉷官達怨
慢不弟鉷終不異情得遷戶部郎中鉷與銲召術

士語不軌術士懼引去鉷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
絕口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
白鉷鉷遣季鄰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母還家會婚
屬權近而怖白不敢言鉷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為
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
不悅銲與邢縡善縡邢璹子也以功名相
期鉷因銲亦交縡十一載四月縡與銲謀引右龍
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
鉷付告牒鉷意銲與縡遊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
捕賊賈季鄰率吏捕縡於路縡謂曰我與銲有舊今反

恐奏相引君勿受既至縡與其黨持弓刀突出格
鬬銲與國忠繼至縡黨相語曰勿傷大夫或白國
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
騎四百至斬縡盡禽其黨國忠奏鉷與其事帝不信
林甫亦為鉷言故帝原銲不問然欲鉷請銲罪使
國忠諷之鉷良久曰弟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
誅存帝問頗悉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鉷未知
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鉷委有司不肯通奏鉷
見林甫林甫曰事急矣俄而銲至國忠問曰大夫
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先銲曰上以大夫故官

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銲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銲杖死鉷賜死三衞廐男謫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霤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鉷兄銲兄諸弟皆益不肯仕鉷寵之爲太子僕至是敗流[illegible]死於道時人偽焉初鉷附楊愼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愼矜奪其家不五年而鉷亦敗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鉷爲判官鉷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誣張瑄及按愼矜則證瑄死至鉷得罪方爲閑廄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顧假須史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盈祀所費愈不貲

則於是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下益上[illegible]爲天下[illegible]以濟欲賄而天下[illegible]侈尊顯焰赫然天下[illegible]不復事而堅等所[illegible]皆[illegible]爲天下[illegible]可[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云

宇文[illegible]

[illegible]

哥舒翰高封列傳第六十　唐書一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
部侍郎兼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
爲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
補效轂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蒱酒長
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爲長安尉所禮慨
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
略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
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故士歸心爲大斗軍副
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
翰怒立殺之麾下爲股栗遷左衞郎將吐蕃盜邊
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下
翰持半段槍迎擊所鄉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
武衞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
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
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教馬被甲將
就田翰自城中馳至虜衆鬭敗奔北伏起悉殺
之隻馬無還者翰嘗逐虜馬陷于河吐蕃三將
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

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
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
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
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
襆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
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
使翰已謝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
從帝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明年其
義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
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
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
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
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
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
軍實加特進賜賚[illegible]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
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
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瀹腸爲熱洛何以賜之
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
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古人言狐

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
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
翰翰託醉去天寶十二載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
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
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
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以其拜有差時楊國
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
翰嗜酒及色因風痺體不仁既疾廢還京師
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
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為軍

司馬蕭昕為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
蕩蘇法鼎管崇嗣為偏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蕚
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剌等十二
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
旄干折墮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
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懼恐數以
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
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
一衆攜弛無鬭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

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為帝言帝不坐翰既惡祿山
又怨思順及是知事柄在己有所論請天子重違
因偽為祿山書遺思順者使關邏以獻翰因疏七
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
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
若留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滻水誅君側此漢挫
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或洩其謀國忠大
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今士兵在潼關而無後
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敢死三千人日夜
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

心杜乾運為帥翰料國忠圖己表請乾運兵隸部下因
詭召乾運計事至即斬之并其軍國
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
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
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
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白賊無備可
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謂祿山習用兵今始
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
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
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

人怨之漸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謀於翰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眾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怠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隘其

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阨無行列賊乘高顛石下擊殺士甚眾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五萬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却或進而陷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譏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陽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趣闘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鈒爪目將駭賊持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燄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闘殺

刃血狼藉久乃悟及弃甲奔山谷及踣河死者十二有轉相縛以餘軍爭濟舟艦輒沉全者千有奇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壍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迫少選壍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麾下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翰委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日覆沒將何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檄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

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臣為陛下以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即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負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及翰度河及收乃殺之翰為人嚴少恩當行未嘗卹士飢寒有以民樹者翰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箜篌琵琶為樂而士米糲不厭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窮弊帝

即斥御服餘者與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
敗封鎖如故先是有客程作初遊翰翰請堅壁勿
戰以為賊所害翰奏為左武衛胄曹參軍留幕府
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逃去翰失守
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
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縶云貞
後贈太尉諡曰武愍子曜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
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咎憤
號慟故吏哀之免杜門謝客見人歎息後李光弼討河
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為光弼副降安太清收宋州

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為東都留守兵馬使德宗立
召為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為偽
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
涇原奉天好畤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
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封
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
朝廷無西顧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
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為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
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擊賊收汝州禽周晃以
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兵

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
曜進次潁橋遇霖雨士馬溺曜懼還屯襄城希
烈遣眾萬人縱火攻柵焰入于塹以導曜苦戰
役入右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
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
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掎角勉以希烈在外許
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
許未至有詔切責使班師德信等還道無斥
候至扈澗為賊設伏邀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
亡勉治兵在汝州勉懼東都危使將李堅率兵四

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
詔普王以荊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
度使姚令言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走奉天襄城
陷曜走洛陽[illegible]為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
南尹曜摇於統御而銳殺戮吏畏而不懷貞元
年部將叛亂攻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
薛珏代之召入為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
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峘最有才[illegible]
峘崿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

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遊擊
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美姿容善騎射父猶以
其懦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不甚
知名後事夫蒙靈詧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爲安西
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
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自仁琬
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
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
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
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
仙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崇玼自北谷道撥換
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蜜俱
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兵九
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
祭川命士人齎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須
不濡旗韉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謂令誠曰鄉吾方
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與我也
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夜奔城斬五千級生禽
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深入
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二千使守遂引師行
三日過坦駒嶺峻絶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
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
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總虞矣既至士不肯下
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
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
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
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圖若
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
仙芝密令元慶曰君至首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
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
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
國云遣元慶斷娑夷橋甘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
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
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保與令誠俱班師於是
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慴降附仙芝遣判
官王庭芝奏捷東師軍至河西靈詧怒不迎勞詬
見罵曰高麗奴子開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自謝
曰中丞力也又曰若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
馬使皆何從得之答曰亦中丞力也靈詧曰審若
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新立功

故貸爾仙芝不知所為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
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為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
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察為四鎮節度使而詔
靈察還靈察大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察益慚副
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及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
等皆構仙芝於靈察者仙芝呼千里嫚詈曰
公面雖男兒而心以婦女何邪謂思琛曰爾奪吾城
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恃
吾畏汝毀豈憐汝而與邪又召滔欲榜之良久皆
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軍中安俄加左金吾衛大
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
降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
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冤仙芝
為人貪破石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
寶玉甚眾家貲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
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為河西節
度使奉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
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彍
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
東討帝御勤政樓引見榮王及仙芝以下詔又

幸望春亭勞遣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
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
卒焚其餘引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
彌數百里既至關繕完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
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
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
仙芝棄陝地數百里盜減士糧賜帝大怒使令誠即
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蘧篨仙芝自外
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
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為盜顛資糧誣
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
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
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
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
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
歟遂就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識究然
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察為四鎮節度使
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每出軍奏傔從三十餘
人衣幘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預常清素寡又腳

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傔已足
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
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
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補名
傔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
靈察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盡
斃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凡井泉次舍克
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所欲出
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察迎勞仙芝已去奴襪帶
刀而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

下安得此人仙芝曰吾傔封常清也眺等驚延常
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為判
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察為安西節度使常清以
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為節度判官仙
芝征討常知從務常清才而果無疑事仙芝妻
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
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
突常清而過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
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
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

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
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
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
中莫不股栗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為判官久之擢
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未幾以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
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廄裁一馬賞罰分明天寶末
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召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
帝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之不知戰然事有逆
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

箠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
以常清為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走東京常清募
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傭保乃部分斷河陽
橋以守賊移檄至滎陽太守崔無詖以兵七千防
河自御馳使司兵參軍崔巨至常清取乎表
發視即偽帳作書遺常清賊御書府自獻殺山穢
數十函與之具幽將以分據殺山度河陷緣
陽人與兒子谷先驅至葵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柘
掲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
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

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乃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廂及邊令誠以詔書至宣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旄戮賊手今死乃其分始常清敗得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趣還潼關常清行至京表以聞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裒百鬬驍虜乘天下忘戰王德善勤故提戈內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昏為左右蒙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私以亂翰以降賊嗚呼彼天戮其惡使亂四海與舉黔首而戕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唐書一百三十六

[illegible]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臣宋祁奉敕撰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謚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衞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為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聞其賢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遷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眞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為戰區暴骸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特戒將吏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

陽光弼得忠義不殺問其計荅曰今軍行疲勞遂
敗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銳弗
能持重圍之勢全光弼曰善據城持明日思明兵二
萬傅城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
徙陣稍北光弼出兵南夾滹沱而陣思明雖數困
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
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
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陽道賊兵挑光弼命將
軍趨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得會郭子
儀收雲中詔悉眾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

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
鹿收藁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
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懸鼓城以傳陵殺官吏
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
附光弼光弼忽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
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
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
賊巢窟當先取之覆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
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
史崔眾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
詔眾以兵付光弼眾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
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眾御史中丞光弼
曰眾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
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眾以徇威震三軍
至德二載思明希德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
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眾議
治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
人乃徹民屋為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

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
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
上嫚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
牙帳遠去軍中但視地行又詐請降賊將許其
軍乃潛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將出若將降
者賊明大悅而賊營數千沒于地城上鼓噪驍騎
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
光弼出敢死士擊賊首七萬級希德遁走
初賊至光弼設以塹城備以上聞經略府門不頒圍
解閱三日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將李宗

時破大横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還京
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
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
相州大戰鄴西兩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勁兵魏
州欲以兵不如北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
輕出則慶緒可拔觀軍容使魚朝恩以謂不可既
而思明果援光弼拒賊戰力殺略大當會諸將
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倚
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諸道節
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
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
軍且請城方闕洛當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
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
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右兵馬使代使追都將
僕固懷恩權代之明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
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鄉光弼整陣徐行趨東
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誘之以計
然洛無見糧宿衛罕公意安出陟曰益陝兵公
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
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
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使賊不得西
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之
事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
公當守之光弼曰以汜水崿嶺龍門皆當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
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鉄守
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身以五百騎殿
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
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行部曲堅重賊
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糧纔十日按閱守辛立均
小衆其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屯白馬寺治
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敗賊中潬西破逆黨斬千
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
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
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
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怒欺攻之抱
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兵光弼自
將治中潬擒賊走擊捨南城攻中潬光弼度勢
非元禮戰半馬賊大潰擊收兵復振與定太清合
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欲軍入登陴望曰賊軍雖衆
衆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

光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若亂也今以亂擊亂何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
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以將步卒請騎五百與
之三百授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論惟貞曰蕃將
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號令曰
十分給廷玉等光弼號令大旗曰望吾旗若麾之緩任
觀便宜若三麾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
既而懸璞望廷玉柱不能前攜左右取其首來廷
玉曰馬中矢非敢退也乃命易馬以代馬揮將復争刺
賊洞馬腹中數人以有迎賊不戰而退者光弼召

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
爭奮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
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其將徐璜玉李秦授徐璜玉之
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
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鞾曰
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
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聞懷
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
來救光弼逆擊於沁水思明引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
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

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謂留此賊
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左右竊怪語非倫是日思
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
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
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
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降希顥與
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
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每
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曾將來襲必
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

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
乎諸連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
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
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
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恩信然屢上
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
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
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
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
陣於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矣

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懼退不從賊據高
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潰懷恩軍
爭剽掠賊兵發伏官軍大潰懷恩光弼渡河保
聞喜抱玉以兵突圍奔還河陽光弼詣闕請罪帝以懷恩違
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
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
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
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為賊所乘以
餘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
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

安危寄我賊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
驅入徐州時朝義兵寇宋州使田神功擊走
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
鄆聞來瑱擁衆襄陽及光弼至皆朝走神功還河
南瑱衡仲卿懼遽入朝為諸將所服類此寶應元
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首千級縛偽
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
城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為正月殘剽州
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
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

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揭州北邙之敗朝恩害其
策僇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
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
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
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
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
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
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表上前後所賜
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
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

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
聞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官送
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
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
介自將從貴耽為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以
徐州將雖為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為刺史後遷
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私錢贖將士質子

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事房琯裨將，從北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為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讒，出為渭北鄜坊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為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擢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潬，聞賊攻，徙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上堞望。摯恃眾直逼城，以車士載木鵝、撞車，蒙衝填塹入，諸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塹，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邪？」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為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擊，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勝，還陣，不弱息士衆。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違法。答曰：「方不及此，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鼓譟下，曰：「公來召陷，欲斬我，鬪死有名。」無用為也，乃下馬，方嗔曰：「有前無卻。」士皆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賊敗去，斬首數千。以功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收軍還翼城，為麾下所害。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為光弼愛將，守河陽有功，除歷官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罰當功，過無校，旅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吏戰盡死心破賊。自臨淮沒，無復振旗鼓，此安足賞哉。」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扛鼎，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從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以邠州刺史，吐蕃寇

渾瑊於黃菲原將驍所論國臣謂人曰虜多乘勝必掠京師我趨秦原彼慮我後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兵對曰願出五十騎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善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絕河半涉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處閑知必克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搖手示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與吐蕃戰孝德合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會孝德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為江陵節度使儉約推誠遇人軍中嘉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伯儀與張獻甫以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敗失所持節賊追及伯儀出刃以衛之兩刃相衝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野人船以逆濟州潰兵江陵民以死伯儀養其孥出其家財以給之乃定伯儀收葬將士暴骸之人歸之卒贈揚州大都督贈謚曰上李吉甫以中興三十年而安史賊者將帥多殺身為國也若以一敗為戮則勳于忠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無貶謚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靈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朔方軍補節度先鋒從安祿山反與胡大兵東討元光以所部從郭義歸從光弼出井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為兩都游奕使長安平率兵從宮進擊僕固懷恩身被數創斬首數千吐蕃犯靈州御史大夫朔方先鋒使河北及光弼召為騎軍其後從吐蕃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為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援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為勝己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為月餘收內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燒賊營斬其酋賊引去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以兵附城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者不下城保以完又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塞北而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投燧當門大詬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詳綴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為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會尚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從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為都將訓兵自守歲餘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為副以封上谷郡王為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為防城使脩縣堞晝夜執戈儆備從幸興元殿中監兼防禦使帝還都徙[illegible]大夫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郭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從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擊平袁晁方清其後[illegible]參分擊小傷衆單文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illegible]二李希烈圍寧陵[illegible]良器以兵五千[illegible]伏弩擊賊東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illegible]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出良器為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共[illegible]部閒奚子自歸是歲突厥入寇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褘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玼請含章曰二虜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按兵以折其謀含章不

信戰白城衆大敗承玭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奔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玭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爲自固計慶緒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徵兵且圖之承玭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易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滌前汙此

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詔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趣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玭謀投畀教之不克死承玭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嶺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自有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馬之緒沈毅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北禦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邪方擐袂衛國天下風靡一爲讒遲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愼耶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同修史
部侍郎參知政事兼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
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
八載木剌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
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
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
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
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
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
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
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南攻
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偽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
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驍騎五百更出挑之
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
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
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
死鬭遂破之斬首四千級捕五百人獲馬如之於
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
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
獲人馬萬計思明跣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
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
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
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缺然及是國
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
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趨彭原宰相房琯
自請討賊次陳濤斜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
為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
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
首領葛邏支擊之斬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
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
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
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
陴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半入
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
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陣進收倉於是
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
率師趨長安次潏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
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

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
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
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
彌亙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
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
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
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
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
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
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

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
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
却嗣業率回紇從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
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
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
州縣悉平以功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
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
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
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
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帝詔大舉九節

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
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
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
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
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
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胄數十萬執安慶和
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
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
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
炅前軍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炅中流矢子儀督

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
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
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
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
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
素疾其功因是媒謗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
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
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明年思明再陷河洛西
戎逼擾京師天子旰食乃拜邠寧鄜坊兩節度使
仍留京師議者以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

置哉此六所宜帝大悟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搗范陽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叛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絳布萬端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平賊東討為魚朝恩元振交沮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

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遂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彊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數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浸振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營商州軍聲震虜中乃遣知節與烏崇福羽林將軍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張旗幟夜然火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入渡滻為游弈直度滻民紿虜曰郭令公來自商州大軍且至虜大恐射生將王甫結俠少年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虜皆宵遁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群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兵强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
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
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與朔方誅慶
緒陛下帝西土戮力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
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
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
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
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
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
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
所嘷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
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
狹阸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鬭場陛下意者不
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
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
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
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恤隱撫鰥
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
功日月可冀惟時遷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
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

也朕西決矣東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
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
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
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
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走
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
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
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
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
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誘思歸之人
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
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
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
當自攜貳因令曰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虜果遁
子儀李至涇陽虜遁詔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
詔趣詣省視事射生五百騎執戟以寵
衛子儀懇辭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
皇太子為雍王定關東乃得拜豈宜私於老臣
瀆大典且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兼數官冒進
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

帝不獲已許之且詔以讓宦官因出美人六人從者八人閤車服帷帟成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

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邪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冑

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眾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

華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為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自河中移屯邠州徙璘為涇原節度使回紇恃功歲入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

疆埸既至流涕遂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
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
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
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痍傷彫耗十三分
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
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逾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
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
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
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寡不足仰簡練不至
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

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以必竊惟河南河北
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彌年稟給未始蒐擇臣
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
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
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
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
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
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
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
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

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
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
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
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
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破
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
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
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
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
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

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
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
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
財賦一皆留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
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
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
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
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

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子曜晞旰晤曖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貌瓌傑累從父征伐府辟署破虜有功為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從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征伐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儉自處子儀薨起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皆制拜

官子儀薨以遺命籍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葷羸終不從只從盛祀乘致忌勤孫子儀婿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寀皆以次得罪萬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唯大殿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乂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殁妄論奪之自初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孝初曦既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曙映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晞子鍔各百戶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數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罷乃止右散騎常侍朱泚亂南走山谷

賊兵致之欲汙以官晞佯瘖不答以兵劫之不動乃以疾中青賂吏夜亡奔奉天天子嘉之拜太子賓客子鋼從朔方杜希全辟奏豐州刺史鋼倚其勢不任事巧能使宗[illegible]疑得罪懼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官後復太子賓客襲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

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大和六年為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極論

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
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左右帝
曰朕擇之久欲優其秩乃復留給事中時江
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
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
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驕氣
不類勳家每進對因援據傳經方大任用會卒家無
餘貲親友為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俱
十餘歲詔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
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
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偽官曖以居喪被疾既而
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金紫光祿
大夫賜實封五十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
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曖女為廣陵
郡王妃王即位是為憲宗妃生穆宗穆宗尊妃
為皇太后追贈曖太傅四子鑄釗鏦銛鑄符寶郎封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為奉禮郎累
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為邠寧節
度使入為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以安議欲立者
使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為太子當旦夕視膳何
外虞乎時稱得大臣體穆宗即位拜檢校戶部尚書
兼司農卿俄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兼晉
絳慈隰節度使文宗立召拜兵部尚書會劍南東
川大和中南蠻寇蜀攻成都外郛詔釗不能禦詔
釗兼領西川節度事行至蠻路州不可
用詔貽書讓蠻以侵叛意蠻報曰不
守數侵吾故以是報乃與盟約無相犯天子
嘉之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疾召代卒贈司
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
給事中盧弘宣奏仲文妻沈公主女代宗外孫
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負嫡不應襲使仲文
承嫡則仲詞當黜且仲詞亦不得而主乃詔仲詞檢
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
故置不問仲恭歷金吾將軍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鏦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以延齡主第築長興
里宅順宗在位進封漢陽公主鏦檢校國子祭酒
駙馬都尉自以外戚多為檢校官不論事宰
相蕭俛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
原郡公終涉禮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慎不立黨

赫名有諫於上退又毀藁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增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充閑廄宮苑使卒贈尚書右僕射

銛性和易累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鏦卒代為太子詹事宮苑閑廄使長慶二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從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騎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泥苦公等宜就朕從宋此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曰異日西行路險且虞竊發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衣擁帝馬前進之帝還遷曙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為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

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愿無過才撫千戚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為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命官遙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庭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奉率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詣不還師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悉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以至誠信忍退其謀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相晉文比之為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唐書一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臣宋祁　奉　敕撰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向摧北馬靈詧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則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王平之擢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為神通大將初仙芝紿石以計襲取石其子出奔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鬬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菹醢即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兵還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梃鏖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圮曩祭輒壞嗣業視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為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水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於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蹴之[illegible]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為解醒具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矣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掎角為先鋒以[illegible]奮鬭賊值輒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從廣平王收長安嗣業兼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將李歸仁[illegible]精騎薄戰[illegible]王師[illegible]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擒追騎還躡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

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單兵營左覘賊勢乏分回紇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炅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安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士卒先中流矢臥帳中方愈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鹵簿護還左州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潮臣祖立祭給絹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終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朱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沈懾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陣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鬬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衆潰奔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詔別見尉勞撫賴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兼南道和蕃使假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兼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

遂殺之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獲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俄以鄭穎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斬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謚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然以中興名將得以涇軍之財帑[illegible]李抱

天護以戢璘內得衰積日前後賜予無算家富不
貲治第京師侈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
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
故吏入赴哭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
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堂及宦人劉
忠翼第璘家懼乃獻其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
多在璘山池而子弟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
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忠謹李光
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

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
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
族以李爲氏進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權陳鄭潁
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
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
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
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繁城縣公代宗立兼
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
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
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以陝鄭近洛偏南山五谷間

東距虢西抵岐椎剽不勝詔太子賓客薛景仙
爲南山五谷防禦使討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
玉討賊抱玉素得賊林栖險處分兵守諸谷使牙
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趨虢川襲之賊帥高玉
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
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
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
書大曆二年來朝又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
度使凡發遣屬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

乃上言隴坻逮扶文緜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殊
阻重岡關輔顧擾擇能臣帥兩道當一面臣得專
事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
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
保謚曰昭武從父弟抱眞

抱眞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獨以軍事授汾州別
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
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答曰郭子
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
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使其下詐兵可不戰解也既

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
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
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為
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
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
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農隙得曹偶習射
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
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乃曰
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
為諸軍冠久之遷殿中監為昭義行軍司馬會昭義節
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
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
邢及臨洺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
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
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
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
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縣[illegible]奉天聞
問諸將皆哭各引軍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
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
橫絕潰叛中雖外拒賊所憚惟抱真興元初檢校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義陽郡
王朱滔悉衆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泚此[illegible]希
烈既僭名號[illegible]天子下罪己
詔并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
合從武俊許諾而內疑抱真未決時抱真將與武
俊會事於司馬[illegible]以事此行[illegible]使
不還[illegible]天子命唯子[illegible]東向雪君之恥
亦唯子耶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
號滔負州此其士卒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
能與競長乃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習善棄
已[illegible]之公也方上暴露[illegible]公能[illegible]因持
武俊泣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遂同帳中
甘寢又至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曰此
身已許公死矣食乾約為兄弟而別且日合戰大
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
師既還所鎮抱真甚士幽冊世賢者以好與之游雖
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
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亭沼以自娛好方士
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僊
去[illegible]我

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illegible]
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服以就[illegible]因[illegible]降官十
讓司空還為左僕射[illegible]州二節度不從[illegible]醫
以豬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垂至仙何自棄
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
匿喪與其從父[illegible]將[illegible]仲經[illegible]謀[illegible]
[illegible]曰吾疾不任事今緘[illegible]使李說
及諸校俯首唯唯[illegible]緘[illegible]發府
庫勞軍會[illegible]以
節付緘天子已聞[illegible]遣[illegible]以事

屬大將王延貴緘請若抱真疾[illegible]詔朝見凡三日
緘乃出見使者陳兵甲[illegible]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
詔以兵屬延貴若速歸發喪緘惶[illegible]詔
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還以印[illegible]上監軍始發喪使
者趣延貴[illegible]緘[illegible]仲經[illegible]捕殺之
命[illegible]得不坐始緘遣將[illegible]抵武俊假其材
武俊怒曰吾與乃公[illegible]王命[illegible]也今聞
已亡乃欲[illegible]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因讓緘[illegible]詔
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以世蔭為

鄭尉歷[illegible]令連徙神烏姑臧
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
名轉渭南令[illegible]用兵使人
係道嗣恭儲其有素而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朔方
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
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永泰二年檢校
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為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
稱有曹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
元載納其賂使效力江西嗣恭行部民數萬[illegible]石
條擊載諭市吏韓山乃得兵魏少游與載常[illegible]客
之及[illegible]其代少遊[illegible]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
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以嶺南叛詔嗣恭兼嶺南節
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
瑤敬冕為才擢任之使瑤將大軍當其衝冕率輕
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人築京
觀俚洞[illegible]宿惡者皆族夷之還為檢校兵部尚
書後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
晃事林藪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
故賞不酬功德宗立[illegible]錄前勞[illegible]使
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illegible]懷鄭汝陝河陽三城

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
恕
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
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
相嘗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
言臣嘗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
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驚其脛臣懼恐不自安應
閉不言既起見父臣常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口
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以遷云或記
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
州以敵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
卒謚曰靖
恕字體仁從嗣恭宦嶺南授檢校工部員外郎
將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
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用扞禦
博爲時唄[?]累遷鄜坊[illegible]觀察留後事貶吉州
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參知政事臣歐陽修宋　祁奉　敕撰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
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
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
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
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
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後爲縣
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
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爲
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算詔總經
度驪山疏巖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
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
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
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
一子官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琯見肅宗且言
上皇所以付仲意因道當時利病辭吐
華暢帝爲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一機務一
二與琯參琯亦自負以天下爲己任時行在

奏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產怨天
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
國忠生矣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
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
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銜之因
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
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
才而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
然艱肯為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

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為聖皇建遣
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
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盛王乃統四節度此於
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謂子一得天下身
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
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琯以進明為御史大
夫河南節度使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
乃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
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
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

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
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分三軍遣楊希
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
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身中軍為先鋒十月庚子次
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
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泰[illegible]癸卯
率南軍接戰又敗希文[illegible]琯用春秋
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
譟牛皆驚駭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
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

袒請罪帝宥之使收散卒復圖進取琯雅自負以
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
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語曰彼曳落河雖多能
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圓自
蜀來最後其帝臣請帝不見省陽之圓必金吾李
輔國不白被寵遇然琯數稱疾不入會御史
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琯素善
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
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琯勢數
招賕謝有司劾治琯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

琯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京進封清河郡
公琯之廢朝臣多言琯有文武可復用琯亦
自謂當柄任爲太子立功書琯者衆共言于朝琯
方日引劉秩嚴武與賓客語移病自如帝以琯虛言
浮誕內鞅鞅挾望不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琯
爲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
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不發乾即治府爲
營吏據民居相偪讙琯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
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徙晉漢二州
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琯
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
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而琯以史事繩下
而琯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
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贊曰琯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
亦少貶矣一與長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
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
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
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
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

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
少游奏署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
重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儒貶自嶺
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姍爲言乃
具禮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
娶崔昭女崔得婢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
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
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琯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附
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
荆南節度啓至荆湖宿留不行進會叔文與韋執
誼內忿事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請
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郎以賂請有司飛驛送
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
餉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
貶太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
人貶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
以口饋遺博易罷嶺口等使
琯族孫式擢進士第由不疑忠州刺史吞身爲雲

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皋卒，劉闢反，式詔不得行。
賊平，高崇文表伏之，言貽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
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知之，拜式給
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
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
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
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鄭畿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
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以謚式
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詣闢曰以愛公爲上相依徙
其屬，辛無相忘。闢喜，以爲梓後。闢發兵，畏牒告曰
闢，闢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博士
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被死，其顛可盡被
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
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
得免，而以大節已虧，近於謚，言謚乃安。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
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
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
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
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
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
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
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
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
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
帝然之。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等道諸軍。賊
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
趣救。曉傲愎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
鎬怒，杖殺曉。兩京平，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
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挾范陽降，鎬揣其譎，
密奏曰：思明兇豎[illegible]可以詐取，難以
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
狡猾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不省。時宦官絡繹
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
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
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
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劉
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
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
淮大震，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發兵討叛賊

陽招隱之流千數者新安大姦適結推劾州縣不
能禁鎬遣兒將書疏其狀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
鎬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
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
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
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
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
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
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

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
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
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
圓若用智動若逞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
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
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
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
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

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
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
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
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
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
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眾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
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
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
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

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
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
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
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
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
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
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
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
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

頲以泌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賊期對曰賊掠金
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
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
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
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
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
不敢離長安是以二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
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
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勞弊不
踰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
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
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
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
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
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
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
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
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

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
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
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
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憂及再奏至喜
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崔圓李輔國以
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
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
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
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
福里第彊詔食肉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昏日
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己因江西觀察使魏少
游請佐幕職泌才以試祕書少監為判官載誅
帝召還會為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不行帝
亦留之會澧州缺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
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
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
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
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
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
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吐蕃戰武功破泚大敗吐蕃以

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以聞泌招之既入境泌遮險悉斬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嗷然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務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乃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

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二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主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

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
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
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
且郜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
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
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
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泌還封於是李晟
馬燧渾瑊及食實封悉讓還泌以不納時方鎮私
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
用度之闕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

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
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
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
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
使希烈其害賢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
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
卿言或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
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
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天命者已然之
言王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
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
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
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
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
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
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
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
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
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

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
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
大臣當有憂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illegible]國
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
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
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意
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illegible]宗[illegible]陰陽
巫祝擢王璵為相[illegible]俗說
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illegible]為
舜禹服[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嗣位

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
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
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
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
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營之又桑道茂城奉天
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
綢物壯猷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
蠡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
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草以繁可信夜使
繁書已封蓋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
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御摘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
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
室士議讙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爲太常博士權德
輿爲御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隨州刺
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
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
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
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略財貲爲患它刺史不能禽
繁設方略悉知賊巢穴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盡
著有機不先咨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輿按
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
賜死京兆人皆冤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
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
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欺肅宗
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
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
錄李二主不以宰相處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
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
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
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
有爲而然繁之言多浮侈不可信取其近實者著于
傳至勸帝先事建寧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唐書列傳第六十四

崔圓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唐書一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搜遁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尚衣奉御，遷會昌丞。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爺功名，初聞難，剽民貲，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及聞流言，陳設儲供，易辦。帝省書，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數守，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為冊寶冊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守所過皆殘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乃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又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遷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詬索好官，倨言倍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慍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過歸壺關，望縣門步下，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邪。平郡入守，迎勞使所屬令行酒，至必立飲，白醻侍者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乃為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陳留賈廷芝之奔

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下聽致仕于家帝西狩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既而乞骸骨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肅宗崩代宗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本[illegible]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豫後[illegible]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illegible]間日入政事堂常僂聽入閤不趨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賊輿致於賊之所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諡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為晉卿所器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諡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宦豎所宜任帝遂罷

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罪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識而止然明則持是以衆嘗自為冢碑文有贊頌碑上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五年配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最著發成稷宗時為工部郎中陸贄欲遷其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神與帝王同號等者與外官歲奏者當貴人從於朝而入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意斯謂曲賞罰而不書其實斯謂中傷典刑負授受不明而私幸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率意罷則當公議其罪若知非枉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以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為三世所推安肯為姦臧計謗其任險構不為之況老宗子皆然之而累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任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冤鉷死李林甫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斂葬由

是嵗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
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
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
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
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
事爲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人則大
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
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
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
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離不可復集

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
凡五請至卒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
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
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
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
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
爲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
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
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謫擯海内冤之陛下宜選

冕以功復拜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明元載秉政冕
早所薦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疾且下己遂拜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
代爲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
月卒冕[illegible]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
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illegible]櫪馬直
數百金者常數十每會賓[illegible]
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illegible]
薄且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閒[illegible]
肅宗廟惟冕與卿李冕李後二十餘年有詔正元

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贊
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千餘萬既合月房琯來
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
冕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強學該綜圖傳外
晦内明不干當世年既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
陵丞調大理丞[illegible]
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
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
曹天寶時選者歲萬人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

不苟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篤大臣詔往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嘗有孽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淳正老而彌謹每爲賦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挽即以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稾數而密不言大曆十年

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傃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紓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紓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按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蘇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還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

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稍同與樞善議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既附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因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

户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史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皆得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為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於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據案鉤校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諲走靈武由中人對蕪薦其才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群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與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紲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為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帝賜宰臣數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懼辭錫人議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為衛尉少卿子震為郎官中人馬上言者昵於諲為人求官諲為藍田尉事覺帝怒杖殺上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以荊州置南都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管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刺史陳希昂為司馬習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惡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希昂遂金兵權歸之乃撓以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還過潭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其黨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衆服姦人申泰芝以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為經略蠻金帛以緋紫出入諸中言蠻慕太宗之[illegible]於賞而財畢以其贓數重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按其贓[illegible][illegible]得吏[illegible]以左道惑衆[illegible]奏之帝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illegible]

非罪不辜以諲按泰芝使判官嚴郢具獄具奏泰芝
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贓
敗死承鼎追復其官諲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
果不撓始在江西柔知者作吉及為荊取材
者數十人撫牙兵故衆與兩行理之相與李揆不
平既不乃用揆所擬接帝悔用則妄奏置軍湖
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罪帝怒
逐揆出之題修其罪諲苦熱疾卒年五十一贈吏
部尚書諲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為荊州號令明賦
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

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荊
人宅構家祠及殁吏衰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諲知
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永泰中嚴郢
以故吏請諡太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郢以故事
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諡在美
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事耳一
戰而霸而諡曰文冀缺之恪寧俞之忠隨會不忘
其君而諡同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之諡
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
佐漢致太平一名不害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

宣成之諡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
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
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
褊故曰貞褊蓋有為為之也若勛無異稱則以
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
達曰忠温彥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
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諡不過一名而已故事宰相
以以二名自所未聞宜如前諡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
之崔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藏器有明

識治利不知大體諲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
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責所不能而
後為治也遵慶篤廉中人之賢與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
臣宋　祁奉　敕撰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滑州。祖敬嗣，好樗博。中
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
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
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非是，乃詢得敬嗣，已
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嗜酒，不能事，終於官。光
遠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爲唐安令，與楊國忠善，
累遷京兆少尹。爲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
留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
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府財，至乘驢入宮殿者。
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
遣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爲京兆尹，
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廄馬二
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
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
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
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
門兵吏從迎謁，至皆斬之，頗得百餘人，詣靈

武，詣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京兆尹，遣到渭
北募義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寺，椎牛呼飲。光遠
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而進，且冒命號
士合噪，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俘一
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帝還，改禮部尚書，
鄴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爲汴州刺史，改
華爲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率
麾下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李處崟
拒賊，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呼曰：
「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
驍，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懼[illegible]
皓等守郡，光遠不能守[illegible]
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illegible]
陷荊、襄[illegible]
馬都使，又徙鳳翔尹[illegible]
五堡[illegible]降之[illegible]
陰約党項[illegible]
帝怒光遠[illegible]
東川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illegible]
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

軍按其罪以聞容來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遷監察御史至德
初淮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illegible]之集城
門御班逐守山日無外擾也失所次舍不[illegible]葺之
衆安之上元初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
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請遷潤州長史兼江
淮都統密詔景山勒兵迎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
淮景山逆戰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兵馬使田
神功討展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
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
朝為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病
篤[illegible]管崇嗣代之政弛不
治數月[illegible]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為太原尹
[illegible]至則[illegible]紀綱檢覆實而
景山清約一裨將不過[illegible]
惟[illegible]而已取[illegible]
怨[illegible]自景山景山曰此[illegible]因
[illegible]有裨將抵死[illegible]
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死[illegible]曰吾
屬命才一馬直耶景山[illegible]抱節

因衆怒作亂京師遂寧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
[illegible]數失方不復究治遣使喻撫其軍中請辛雲
京為節度詔可景山以[illegible]
經紀之[illegible]其孫[illegible]謚曰敬
[illegible]人以士行修謹聞累官至濮州刺史不
[illegible]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
特進五階[illegible]遷河南觀察使時[illegible]
吏習寬弛不奉法[illegible]稍以法繩救之下多犯別
[illegible]
有事[illegible]
寶帝悼惜之
魏少遊字少遊邢州鉅鹿人以吏幹聞[illegible]
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至靈武[illegible]奉
迎留少遊治宮室少遊[illegible]
宮闈皆王公[illegible]餘
騎[illegible]此
[illegible]除左司郎中兩京
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累官懷州刺史復為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等以上親及諸者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為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子游回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故部吏撿有足稱者

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以武藝為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慨然願立功乃歸京師擢神策兵馬使鎮陝州行營節度上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入寇伯玉以騎數百彊弩擊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擢為陝西軍副使史思明遣子朝義寇陝伯玉逆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寶應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荊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喪解代將吏留己從洛節度荊南議者醜其貪十一年朝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胄以果異補江淮都統李垣府為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歸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為尚書兵部郎中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屬驗明皆奉表請存撫希烈重澄書詔內寔力俄遷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未即宣乃先勸詞二年春列狀以發兵六百衛之然澄攻寧陵遂澄不至希烈澄衛令來東以刺守以寄將霍宗暉舉精兵定陳州守不能制已又中官書盜發節度王賜實封乃增賊旗節自歸希烈既死後取鉅奔汝南澄引兵將取大梁東後劉洽至乃還東門財洛陽瓊納之澄合洽已降子奏乃舍兩軍日會鄭州渡遷故李濟師元將羅希烈節度大慕攻鄭滑陽殺河悅武去其遂如鄭詔檢校太子賓客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武威郡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署其二封士大夫訾其之要不從閣句曰欲向領事共行事不許

之壘姪加卒與叛將為亂全諒以兵屯境上遣使
諭止遂自戢然道淵者卒以野戰代鎮兗寧
乃羅衣歸秦寧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劉之給盡盜
樞卒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奏史失其先出與卒伍以巧佞事
宦者竇文場擢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宥節度
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稱令無紀律為下斬
押詔未下軍中偏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藝卒
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亂將王
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首惡乃定全

義得赴屯是少誠以兵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
時軍無帥統惟以宦監之遂敗于小溵德宗以
文場方寵全義地因用為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
許節度使上官涗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
略號令輒與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爭帳中
小人好口異互詆是非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
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既
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後乘逼之乃與監軍賈英
秀等保溵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
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溵水全義誘潞滑州數

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宦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
度無能為即遣書謝監軍求洗雪帝下其議宰
相賈耽以為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見耳請納
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遇闕下託疾不入謁司馬
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為帝少誠歸國功大矣
何以殺敵乃為功邪之屯夏州中人即第宴勞甚懃
卒不見天子去時帝疾失音使使人得詔云憲宗
在藩素惡之既嗣位全義大懼自入覲不復用以太
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
以德治天下焉用是為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為盛族後徙和不常父虔
好學中進士第歷御史秘書監從史少好騎射從
澤潞節度使李長榮愛其材擢為將元後留後
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好狎
士心又善附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
副大使既得志浸驕不道至奪部將妻而私給
紛澤其非府屬孔戡等爭之以直言罷斥初唯唯後
益不從比引去元和中丁父喪未官從史即獻計
誅王承宗陰白帝旨欲起復服復領澤潞因詔討
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符號投軍中又

高陽絮不肯以售遮交即上言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從史營相近從史時過其營博承璀多出寶帶奇玩夸之從史貪嗜所玩悅遂通款從史益甚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敕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恚從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數其罪跡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槩自尚從宦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委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於羊灌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為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諸將多喪軍獨霞寓有功詔藏所獲旗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璀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衆定而大將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說鎮撫前衆遂定欲留為霞寓固辭乃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吳元濟也析山南東道為兩節以霞寓為唐隨鄧節度鄧隨唐節度使進屯文城柵兆所書始引兵攻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北逐之為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倖召為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赴拂雲堆引去後徙河中因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營府中疾發口不能言少

右金吾衛大將軍召辛子道階人保霞寓位所言多不遜帝欲殺其姦自發乃卜私第為佛祠請者以懷恩以媚帝疑之文宗悔解懼作慢言訕大臣且反覆自任類此

崔郭魯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郎
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　奉　敕撰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濟歷涪濮洛三州刺史以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謚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宗丞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能擢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因忠怙權疾之改權禮官真與楊國忠惡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為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儒者非禦侮才還為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拜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撓政臣皆畏輔國常以權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之乾元初罷為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謚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為國官出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淡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條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侍郎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illegible]疏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illegible]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以宗臣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自以負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白持為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illegible]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制下士相賀[illegible]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州刺史[illegible]以宗[illegible]族為古司武所以[illegible]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illegible]天下團練守捉使[illegible]之半使言舊制刺史被代者[illegible]得[illegible]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illegible]刺史威[illegible]不可久其刺史不得擅職若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

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擅去州凡使所如其故
闕使司無署補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首還
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其員罷郎官御史分道
巡覆又定府州官月俸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
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
當國備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緍而
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緍及此始復太平
舊制綰素病疾居旬日痼作有詔就中書療治每
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疾稍痊微唯綰是恃未幾
薨帝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

唐列傳卷七十七　四三

速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
詔百官如弟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
常諡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險人也持異議詆祖
常袞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
司馬猶賜諡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
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日而不及榮利
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綰語微趣學家宗論
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
城南別野池觀富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
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數百然損省留十餘騎

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
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
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
法為聞家擢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
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肉起居舍人累遷中
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
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
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
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

唐列傳卷七十七　四四

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
人去害雖微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
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猶法吏有
不觸邪彊吏有不打敵臣愚以為當責有司察貪
吏誡邊候則貓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
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羣臣喪服三
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遺詔
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廢喪而除以月高宗
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乃
者遺詔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古者臣宜如帝

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
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
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
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官吏歟袞曰禮非
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雖身寵祿今與
黔首同信宜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
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又疏言從吏扶
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詬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
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擅國紊朝請貶潮州
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

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令不待徧
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
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故
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
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是
日羣臣苴絰立月華門外即詔授職以袞河南少
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
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填委
故官賞繁冗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
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袞救其弊抑搢未叙

卒袞當國懲其敗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
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
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
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
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
行如不與識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
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
以問祐甫祐甫曰此無足慮即召駕鶴與語留移時
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
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患之未能答祐甫曰

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錢賜
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旨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
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財帝
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謂建中之政可復貞觀開
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決事還
第即遣使者諮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
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
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
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鏁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
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嶼之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在遺表者以聞帝憫然召植使即授以斂服補弘文生尚通經史於易尤邃遷監察御史同時為補闕皆辭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與羣宰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宜佐蠲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韙植議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植常以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者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妄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弊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服儉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粟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四方然侈欲不節末年戶口減半幾至亂亡人不聊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惟行之為難耳時朝廷冀收河朔二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illegible]部析其地乃先籍其家疑不樂者遣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兩河自平不復慮天下安寧而克融等羈旅窮窘詣官自訴日廩食前不得遷及張弘靖幽州克融等乃逐弘靖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懼罷為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徙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卒贈尚書右僕射俊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絜[illegible]戶之請祝皆謝遣若衡以蘇州刺史奏最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俊至

謂舊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閑糴以重困民削其奏自是商賈流通貨以益饒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從度支給糧有司請度支給錢糧穆宗下其議倰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還魏兵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倰之為也時天子失德倰黨與鈕未司不敢名其罪出為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帝為之時無經國才猶為所遂擇不知其潰而發也手撫鏌鋣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後客財資賊又有幸不誅矣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自勉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族人蔬食居皆有名士大夫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遷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曆初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常袞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渾逃其子偽署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衒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捷歟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訪擇京兆尹而政有狀召宰相語曰朕得人矣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乃當求人今長親細事代君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强請貿私第募

兵助討吐蕃渾曰李晟先朝號名臣自祖以來世
孝謹表觀可門佑將臣第作均一族可討賊自宿
國討其叛罪不問子路門構激一時倖撓風教請
薄其罰以示懲渾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己
待之奏事或日晏從相取充位滉奏何中榜吏自
苛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政謂曰從選非刑人地
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
公奈何蹈前非專威福豈上尊主庇民意哉滉悔附
因請說其敗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
小史繳其其才不當超憲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

會渾被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故閭因之敗俄而京
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怒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
嘗斬郡守有罪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王辦
道處不能安戍擬官無限異方客戍敗吐蕃會平
涼盟曰帝詔大臣以和戍息師之便馬燧贊同今
日已盟可百年無虞也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
無盟詛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
季末事行於夷狄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
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吐蕃戎多不情盛如
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

邪晟頓首謝罪與侍臣遊環戒奏吐蕃
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
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
張延賞怙寵擅權渾守正道朝廷憚謂曰明公舊儒宰
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
而舌不可禁由是交惡若敢斷時卒罷政事歸
第渾質直好諧與人交然多知也情儉不為產利常後
戲白首如初嘗與人出遊聽琴後曠然無點免意
田家勿食藥嘗有祿和聞奉朝請數日事等祠
初宜城具拘留之及貞元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
德秀劉迅相上下而涵邃不及然往往詣理超
尚林傳飲當時作者伏其簡拔亦著篇文但沈
恩不逮於識云

某慶原人少好學舉茂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
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校
書郎與賢良方正策者十餘人均引直言詔段試
陽尉累遷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蕭嵩辟為
府王以納諫為邦諫為當今不得運規範恐何
以知天下事帝曰其爰厚路所數上疏言忠切

劉叙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諒密歷考功員外郎
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入
知制誥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怠
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
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帝異助嘗稱帝
稱善並賜金幣擢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
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可富國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
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謬平叔沮縮遂得罷
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爲端州司馬其黨
劉栖楚等欲致紳以死建言宜徙遠地處厚上言
逢吉黨與以紳之所得有餘章入相府貶詩云萋
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罔極
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
當優假洗濯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
之亂與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
償冤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
深念哉紳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二月赦書不言
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
仗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施恩於
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
方天子荒暱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
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
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
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年今皇子方襁褓
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
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致使凶賊縱恣處厚
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臨餐而歎無廉頗
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繇中
急變文宗繇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見言曰
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
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其文號令及它儀矩不暇
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遺事者進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吏賜錦綵數抱羅
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一朝府肅然
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爲別駕者
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
王府官朱紫繽并授受不絕處厚乃置六雄十望
十緊等州各以處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
政然聽信不堅改議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

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輟易自上
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待於讒謗邪即臣何名執政
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竭節著直臣望委重經事
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所謂令言
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不言之御
之忠乃敢自知之安可遠辭以童昏不德御宇爲邁
出帝遣使問所欲言乃對以君子遠小人從所爲
治請禮數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一日
是與撰議者時宰同提以語請宣賜書擢史
室讒構向背裴度待以不疑忠讜不違中白一言書

處厚乃語曰昔公以百口保綱帥於天子宗劉不
然正須所爲以挑法從事耳違議擢不敢貳乎有
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劉鎮以獻處厚請之前
後完活幾百千人大和二年召參事暴疾仆香案
前帝命中人翼扶之還第一昔卒年五十六贈
司空處厚姿狀如其儒也自居家亦猶居官卷是嶷
然不可以干剛于御史百僚請事長陽未當敢及
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憒怪
嘗與宗書惟正至萬卷爲拾遺譔德宗實錄後又
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剖其凡例未

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
亮寡言以孝悌聞建中末爲長安尉德宗出奉天
棄妻子奔行在從深州擊亂軍以出冊中流矢
殷裳濡血以東說渾瑊召署幕府東討李懷光奏
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涼爲虜所執死焉時
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白夜
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母告以貌類父者終身不
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厥明
經擢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

坐肆不爲恥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
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父以還詔可遣
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悼閔贈絳州
刺史官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韓
其稱授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
曰公事而當私覿耶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
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
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
喜訾言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

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館修撰蘇景胤皆上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隋書不疑第五倫以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婿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為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

贊曰維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諫大體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己陰情潛衮必敗伐謀知幾君子哉覃處事精敏文宗主皆鼎類而一納以忠謇不謂以竟事君者耶隨輔政十年歷仁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若保位哉

端明殿學士[illegible]臣宋祁奉敕撰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

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與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
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
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
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
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
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
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
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
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痏未平耕紡
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
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
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朝抵
夕千搒百犢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
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
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
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
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
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
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
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
滌關東清逆亂之志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
帝不納梓州副使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
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為西
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
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
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
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
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搢
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
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illegible]
賀蘭進明使[illegible]
職未虞淮[illegible]永王俾[illegible]
義而知幾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
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
牛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
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
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
歲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
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婣勸之乃為舂陵丞輒

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
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
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
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
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
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
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
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
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
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

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
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狡窟在四方
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
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師及渭西不踰
時摧殄凶渠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
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
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
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
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
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

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
危為安而忽以安為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
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汙憤傷上皇南幸巴
蜀隱悼宗戚見詬辱劬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
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而不諱此以弱制彊
以危取安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
冕大昕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宗
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
不聞廐馬[illegible]安與服禮物休符嘉祥日
月而備[illegible]而不歇因[illegible]

學之元異說臣觀君祐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
宦者[illegible]生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危取安也
危者陛下相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哉[illegible]
可言陛下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illegible]
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陛
死決于戰[illegible]今吾名位重財貨[illegible]
身勤勞[illegible]我何苦
當鋒刃以近死忘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
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
於死若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

賦與役者皆[illegible]流亡死徙[illegible]近路盜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厭敢曰孰若不安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全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威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元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焦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

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頻煩[illegible]今有仁卹之令亦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詣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役沮勸在乎明審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聚之法雖僭卑小詞忍頑令一切將隨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矣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骨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

宜折以謀帝許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荊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義勇而不勸之孝邪[illegible]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牒少居

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笭箵吾又安能慚帶乎著作彼聱叟不羞

蓺斵於陛里吾又安能數侵良於人閒取而斵人
議當以漫叟爲稱吉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
人知無所存有無所略待乃爲語曰能帶笭箵全
獨不係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
非耶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
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
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
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老孺孱羸未有所安
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
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
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
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
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
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
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立石頌
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事兄嫂謹既長以悌聞
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充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
奇陷汴州將執送洛陽承得賊謀密疏聞肅
宗平京收臨汝尉不三日以除德者今承擢監察御
史思明遣將南侵承[illegible]進[illegible]使奏置常豐堰
於楚州以禦海潮收屯田瀉鹵收常十倍大歷德
宗辯討梁崇義承為希烈知之乃表崇義逆鄰請
先討而希烈數欲左右承爲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
能立功然其後不可制也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
烈果叛始以其言驗擢拜河中尹兵部侍郎使承廉
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
時希烈猶據襄州希烈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
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於館迫脅日萬
端承不安然以死守希烈不能移乃大掠而還漢
萬餘承輯綏安之居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將
去留部校守閱往來竊聽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
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與謀殺希烈曾等
首謀也密語發泄希烈殺曾等承[illegible]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
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崔倫字[illegible]京兆人父光[illegible]開元天寶間為劍南節度
使倫以文[illegible]調蓋四尉[illegible]勤[illegible]國忠書為鑄錢
內作使判官國忠多[illegible]州縣[illegible]人今鼓鑄[illegible]所
晉難[illegible]功[illegible]請準[illegible]臣下無聊之
人錄[illegible]役[illegible]多矣玄宗幸蜀[illegible]

介以爲欺倫閲實王貴必與倫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署嶺判官時中人衛李多倚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中官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兼襄鄧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亡去遂據南襲江陵絶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左挫賊賊益急乃擊李會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秦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寇城陷入遼倫大衰數挌虜敗貶巴州長史徙豚川尉代宗立遷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寮事章德宗嗣位選使絶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還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知旨倫數朝數論政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斥擢倫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促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

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以太子少師鄖國公致仕時李夔務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夔務逆節忠誠殘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差以得每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優禮之居家以孝悌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謚曰肅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補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

宰相遣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宅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待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恚其制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之黜陟使李承狀珏之簡廉言其廉靜稱其肅書奏擢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陷汴州走鄭拜鄭州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擧堪刺史縣令者宜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

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為京兆尹司農供三宮芻茹二千萬束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為萬年令珏彼彤於帝責民苦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illegible]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擢明經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朝穆宗詔宰相曰幽州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

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於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學善與人交始為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為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為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秘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虜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紐殺我者而漢衡識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為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皐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皐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

俄即真期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映留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縣擇選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為官擇人為求治之術其尤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旌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還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也治兵家言以蔭補左
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為辰州刺史
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御史中丞遷朗州刺
史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從安祿山亂翃請兵
隸南陽署吏與領兵從潰[illegible]翃[illegible]募兵
曹梁崇義以南郡節度使反令又與西原
賊發使夏求更誘嘯聚陽城邑遂陷容州前後經略
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皆寄治梧州翃至言
於眾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寄治它所必得容乃止
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
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
共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遽攻祗自敗
耳翃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為
助吾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
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戰日數十遂
禽止之輒還不發戰凡乃平破賊禽宗定康[illegible]
州故地復容州刺史州縣凡[illegible]
縱禽首領[illegible]
頭平鬱林等諸州[illegible]
哥舒晃反翃命兵與師[illegible]
賊衆剿伏擊之生禽閉嶺表平代宗遣使勞加
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屯
河中兵東還召翃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裨將
凌正數干法翃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先之陰
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
惕息遷汾州刺史為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
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滻水朱泚
反[illegible]眾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翃挺
身奔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
為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闢田二十餘屯
將吏撫循良善募萬練士卒號令精明盜而畏之少
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肅翃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
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為惡子正雅字
光謙行謹飭為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監
察御史憲宗時以邑多盜賊正雅以治為萬年令滋褒
宗擢[illegible]卿入公論言其能就賜緋魚羅果汝州刺史
蜀臨邛悅擢乃謝病去入為大理卿會宋申錫
獄堅持申錫得不死大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翃
兄翊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時以為練達

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忠
惠坰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學明
經進士皆中登書判拔萃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
權近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
州有冶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凝奏罷則以市
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
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以疾辭乃其人以秘書
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
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寇至王稜勢益張凝遣牙將
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被殺遂寇南陵凝遣樊儔

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輒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
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繳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
為盜區凝以彊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頡解
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
大宴謂涓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
意銳曰趨四合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
卒數千還走城湟饒與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凝
議曰吏捕盜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
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
待將吏意監軍詞屈趣視吏入民舍奪馬凝東問

吏見塵左右輒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蓄繕
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隕術家言
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凝曰吾南國所出而宣
為大府吾規隄捍可矣爾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
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
尚書謚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
曹王皋討李希烈數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
皋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
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閒申按公田之廢者募
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
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作治故
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
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為生祠申固讓觀察
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部戶止七千比六年
倍而半之會初置貢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
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驁
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
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環
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

浮海令甲冑外未嘗服器兩貫錢易器益闢及
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鑿谿谷抵嶺嶠闢不
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謝老至卒
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郗士美字和美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
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
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宰相元載所忌時魚
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載
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
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營伊川田父子

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為太子左庶子集
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以太子賓客致仕備召見
褒歎多之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
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
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
二郗之間矣未冠為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
以才望王虔休李元淳皆留不從久乃進坊州刺史
黔中經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眾八千岨山
聚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
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訪以為鄂岳觀察使隸

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傲縱母死
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
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即為辦裝宥惶遽上道改
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
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
數千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市物自
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
卒備夜與有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乎能之討王
承宗也士美將萬人為前鋒壓賊次橫道擣
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

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皆觀望多玩寇
北伏獨士美兵銳數摧賊先有功憲宗喜曰吾固知士
美能辦吾事承宗大窘懼亡幾會以喪解部將感歎
西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復檢校刑部尚書為忠
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生
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秘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
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為太學
卿奏為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拜祠
義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監取

支川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戰或拘首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戰大戰斬其將進焚賊保境平賜金紫憲宗謂祕材任將帥卽命河東[illegible]承宗召祕為[illegible]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illegible]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illegible]四年[illegible]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以病求代[illegible]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illegible]祕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卒[illegible]卿屬病日盡出其俸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高元李韋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

來田侯崔戴列傳第六十九　　唐書一百四十四

[illegible]宋　祁奉　敕撰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曜起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瑱略知書尚名節嶄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幕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庭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眾者拾遺張鎬薦瑱[illegible]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垍薦之[illegible]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完守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呼瑱不應前後俘殺甚眾賊憚目為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逆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炅會嗣虢王巨表炅方固守乃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恟懼瑱能撫訓士眾勁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節度兩京平封潁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從河西未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虢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年襄州部將

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翽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
金商隋郢復十州節度使會維瑾降上元二年
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退又戰汝州獲馬
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瑱還瑱安襄漢
士力宜其政因諷眾留己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
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
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隨郢六州
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為賊禽初仲昇被圍
而江陵呂諲病瑱顧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沒
行軍司馬裴茙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
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然之遂改瑱淮西申
安蘄黃光沔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
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茙襄鄧等十州防禦
使代瑱瑱懼諷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
眾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渭北兵馬
使密詔茙圖之茙自均州率眾浮漢下會日入假
著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
而茙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茙智勇非公敵而眾心
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繼以夜故誠可疑也若須明
則破之必矣明日茙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

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
伐罪瑱曰詔還我此州乃以留書示之皆曰偽也
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前之瑱走濮下薛南陽
曰請公勿戰乃以二百騎為奇兵旁萬山出
其背茙兵大亂茙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
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嫌拜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會程元振居中用
事怨瑱乃告瑱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
瑱與賊合故仲昇陷帝積前怒下詔削除官爵貶播
川尉翌日次鄠賜死其家籍之既死門下吏散
去[illegible]殷亮獨後至哭[illegible]
舍[illegible]
[illegible]光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瑱死乃
[illegible]走房陵[illegible]
義[illegible]帝以宗義[illegible]
而[illegible]
詔可[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司錄[illegible]
司馬遇之厚及[illegible]興言
狀帝何以圖[illegible]而性[illegible]用無節及

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非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釭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窌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還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敬釭降之胡義聞乃奔卞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徹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一人禮最焉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敭傳命希逸斬之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副將李正己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確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希逸與諸軍討平史朝義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治軍務是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衆怨閉閣不內希逸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詔赦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衞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遷戎州都行軍司馬崔論悅之薦爲裨將歷事崔圓裴冕冕稍親之朝廷疑之遣使者

聞狀寧部兵驍勇計白其兄使者以聞寧亦遣黃崗
留為折衝郎將寶應初蜀亂山賊塞險道不通嚴
武白寧為利州刺史既而賊遁去以是欲召及武
為劍南節度使瀘州以寧鎮瀘州而利州所屬使
寧白為討寧門節度使張獻誠以難輒去殺獻
誠嗜利苦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大矣武然之以寄
錦玉貝寶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召令自擇兵去武
遂奏為漢州刺史吐蕃引難兵寇西山破拓靜等
州村部收復於是武令寧將而西既寇賊城皆
累石不得攻惟東南八首寺許諜知之乃為地

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於是張獻誠相謂曰寧神兵
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輿迎寧入成都以兵千軍永
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
皆請英幹之兄英乂為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丐大
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以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
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召還寧寧託疾拒吐蕃
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襲之即
徙寧家於成都而遷其次英勝寧聞益怒因阻英乂乃
自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
聞英乂又頒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治金

像乃令軍中曰英乂反則居元帝往亡号遁蒲成
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為前軍英幹為左軍嘉
琳為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寧多降寧即署降
將從寧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
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
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為山西劍南邛南
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
駱谷或延計曰公不如駐閬中數騰書陳英乂罪
嘉寧才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可後
與東川張獻誠及諸節令兵接寧不一年寧勢且

窮必東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繒錦
數萬鴻漸畏約甚喜乃置其所遂入成都政事一委
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為邛
州刺史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屬寧於
朝先是寧與張獻誠戰獲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
因授寧成都尹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鴻漸既還朝遂為節度使大曆三年來朝寧本名
旰至是賜名楊子琳乘間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
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經
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宦深結元

軾父子故寬驟擢御史中丞寧兄審亦給事中學
在蜀久兵驕彊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為汙逼
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
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
平章事為御史大夫即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
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
怒寢不行炎方詆劉晏晏之貶寧救解於帝又素事元載
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是歲十月南蠻與
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白壩沒州縣民逃匿山
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欲遣寧還鎮炎業與有
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
寧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今寧雖來以全師
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
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眾脅故威令不
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
奪則西蜀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
下熟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
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趣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
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
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

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
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
度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
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
翃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皆
炎署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
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
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司空
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勞
問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至
此爾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
翃赴難時與寧偕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
翃久翃懼叱從吏呼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杞
徵聞即諷翃以聞會朱泚行反間而除柳渾為宰相
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為盩厔尉翃遣
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向
闞賊所聞寧早書今果使至得所與賊書反
狀明甚若令緩又遣賊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
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
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

淮假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陸贄草制賛寧與泚書將坐其事祀復云書已亡寧死籍其家中外冤之帝乃赦寧妻爲而歸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東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劒南節度爲瀘州刺

八唐書列傳六十七 十

史鴻漸表爲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餘年以食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畢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繪四子蠡黯確顏皆擢進士第蠡字越卿開成中爲戶部侍郎以國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蕘字野夫乾符中爲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陝

上河南盜益熾蕘閉從不曉事但以[illegible]自喜衆攻廨署不恤人蕘走或請軍者蕘指庭樹示之曰樹葉尚爾何患爲[illegible]上下離心俄爲亂兵所執剝其衣[illegible]行求乃得去渴甚民家[illegible]以民獻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illegible]不虔宜宗廟相官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illegible]侍祠然朕日朕正衣冠坐以俟其[illegible]開言不[illegible]朕齋心[illegible]神[illegible]絜意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所[illegible]具條以聞擢負外郎

八唐書列傳六十七 十一

累遷諫議大夫終[illegible]郎中嚴[illegible]字元明[illegible]從祖弟也以[illegible]大守見之偉其材表爲玄武尉[illegible]在山南署[illegible]主[illegible]有功[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以[illegible]道節度使[illegible]諫議大夫給事中[illegible]皆[illegible]不宜[illegible]任[illegible]民不勝其苦[illegible]即[illegible]州司戶參軍[illegible]以尚書左僕射節度東[illegible]民田宅百餘所

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
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
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家悉以所斂
悉蠲除云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
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
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爲
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
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鎰
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引署判官實以名聞
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
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
之卒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
李輔國用事輔國妻元載宗女也因以締昵會京兆
尹缺輔國白用載載辭輔國揣所[illegible]罷之翌
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
勢益盛載結其才進拜中書侍郎[illegible]以
度支事[illegible]乃悉天下[illegible]
劉晏承載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illegible]
除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以金帛
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謂契故帝
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

國乃斥縣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横震天下與載不
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
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志甚益矜肆時
擬奏文武官功狀多妄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
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
勘盜不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表
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万屯中都鎮禦
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侵軼以議入
即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先私第帝聞
惡之罷其議初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

列傳七十　六

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
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知河西
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
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介其間草肥水甘舊壘
存焉此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
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涼
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
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芻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
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
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險突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
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
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可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
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具而
田神功沮短其謀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
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
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
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
要司及方面皆擯遣忠良進貪佞凡仕進干請不
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

列傳七十　七

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膳別
野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帝
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載頡不悛客有贈
都盧緣橦歌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
上書言載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以語不敢復
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持平道義交譖詭絕帝
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
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
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
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袞詰

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
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
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
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
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披東都第助治禁苑王
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
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務妓妾為倡優
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惜者籍其
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
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為尼沒入掖庭德宗

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
親喪責其哀號乎命扶出帝為太子也實用載議
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紀慆
等合貲以葬謚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連董秀卓英
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載厚善坐
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璜裴冀
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客金州
人錄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
伺釁待戮揚牧守莫敢問載誅英璘遂掠庫兵據險
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

道平擒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師府署累遷殿中侍御史罷
遊京師不見調憤載專恣疏言其醜帝留少良客
省少良以其事語其友韋頌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載
珽聞知之乃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
與頌珽皆杖殺之善經字與頌及少良善或載
千牛韋載聞得其甚初載殺時人皆疾默之
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筐
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發以獻
上字一事即不中請死於是舉而來之宗元

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於客省所欲多知其
言團者言監者遠
軍大臣頗先是大率兵與人對州
也載用中書以說人
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
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
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
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宣慰河北使還
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中

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
侍中如故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請軍資錢
四十萬緡以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拜盧
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
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
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
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
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
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陵軋也京兆尹黎幹數詆
縉載與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君子安知朝廷事縉
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
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
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
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
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
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廄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
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
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
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群居賴寵更相陵奪凡京畿
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姦宿亂踵相逮而帝終

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
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
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
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
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
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
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
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
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
導從歲以爲常群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
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
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尼姑招納財賄猥屑相
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
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
死於是以聞帝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
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累擢諫議
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周家郊祭
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
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頎集賢校理歸崇

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為太
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
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為當其韓非之乃上十詰
十難傅經誼抵鄭玄以折頎崇敬等曰頎等引禘
者至日祭天於圜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
帝為始祖配昊天圜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
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
大禘也三詰周頌雝禘大祖也四詰祭法虞夏禘
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
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
年大祭也八詰盧植以禘祭名禘禘也事取明諦
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鄭玄亦云此
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圜丘根證章章故臣
謂禘乃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
頌雝之序曰禘祭大祖也鄭玄謂禘大祭也大祖
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
周兩頌同文異解案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
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禘祭天乎虞夏商
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實不言大安得稱

祭天乎長發所歎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為祭
天備舉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于經者其詳而禘
主廟不主天合符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說謬經
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虞夏出黃帝
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
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
然春秋緯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大微五帝
乎文公一禘為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圜丘
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illegible]在商頌則曰祭天
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本末駁舛
聽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
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未嘗施
經不顧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為棄言四曰今禮
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說還破頎等
所建頎等曰景皇帝為始祖以配天禘王制天子
七廟玄曰周禮也大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
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
不以鯀顓頊昌意為始祖昭穆又與禹不毗自古未
有以人臣為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

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
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
茫茫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好稼
穡堯舉爲農師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
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
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山死皆在祀典及
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其論小德
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
配昊天於義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褒諱臣曰上帝

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祭也則上
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衆義也旅爾雅又爲祭名
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
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擬議之言則景帝親盡
主遷在祧又配天地禮不相侵夫所謂始祖者經
綸草昧功昔體大以比元氣合覆燾者也故曰
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
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牲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
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
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瀆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

而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闕不
舉良亦甚焉[illegible]親有限祖有常
聖人制禮不以情[illegible]百年[illegible]不知
景帝爲[illegible]時通[illegible]以配[illegible]宗太
宗以配上帝人神克敵爲百既久乃今以神堯降
稱合經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經紐上帝在也及
一帝以昊天地祖宗之意又曰昊帝非造我區
夏不得與契之爲商[illegible]周[illegible]
晉實爲[illegible]帝並功而陳[illegible]上與天區
嘗謂昊天不如[illegible]九日[illegible]以[illegible]昊帝

舊唐志卷廿一

爲始祖者夫[illegible]人也擁天下理[illegible]以爲
主制海內之命[illegible]因之以
成帝[illegible]高祖之不亦可乎十日神堯[illegible]之
亂振[illegible]濟人舍其汎掃[illegible]以[illegible]人
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義以[illegible]
以高帝義以神堯爲始祖宜夏侯泰[illegible]本
須崇[illegible]大業[illegible]者[illegible]以
疑又徵[illegible]臣[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代宗不[illegible]其言[illegible]大年
于禮儀選[illegible]以治禮京師[illegible]

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為
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舳艫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
久之渠不就遷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為
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為京兆尹時大旱幹
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
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霔
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
以溉民田廢碾磑八十餘所幹性貪暴既復用不
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
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

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
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聚譟投磔從之俄賜死
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
於代宗當是時勢傾朝廷其口吻指目財賄山積產累
巨萬帝寬宥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為龍
門令劉武周陷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
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
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靖先生炎
美須眉峻風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

使呂崇賁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醉辱炎至是炎令
左右反接搒二百餘氣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
弼表為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
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
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為司勳
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
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
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
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
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

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
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為李楷洛碑
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
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
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
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
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
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
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
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為相言於帝

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
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
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
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
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
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帝從
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
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
抏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不實時
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

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
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
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
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
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百役竝作人戶凋耗版圖空
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
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
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
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
計河南山東荊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

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
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
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官
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
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
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
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
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
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
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

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
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
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
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統焉帝善之使諭中外
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
聽天下果以爲便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
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姦無所取
輕重之權[illegible]
中外[illegible]
奇疾免炎獨當國遂多[illegible]

功傷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民役
作關中騷然渠卒不就炎德元載恩有以報之於
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
緩計方農事不可興功炎怒追秀實為司農卿以
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各統萬人翼
之詔下涇軍恚曰吾軍為國西屏十餘年始自
邠徙農桑地著之安從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既立
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負此乎又懷光持法嚴
衆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
朱泚為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自守

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旱人情騷擾羣臣皆
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
嘗受春服者皆即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
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
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死乃出晏忠州用庾準
為荊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
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
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
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
對解言晏往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為后帝自

惡之非它過也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
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
術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為憾舊
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
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
書過咨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
何相侵邪初炎還朝右遷漢因勸留崇義入朝後
又使李舟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
炎以為媒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

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
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倔彊不奉法設使平賊陛
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
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
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
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亂不至中書杞益怒
欲中之先嘗謂郢為京兆尹不附炎諷御史張
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
休為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
光叛殺回紇酋領乃使休使回紇謝罪度田不

寅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取賂狼籍故
杞引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爲河南
尹時嘗市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
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
庶官比監臨計羨利宜奪官杞怒謫晉衢州司馬
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
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
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
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
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矯飾志節頗

得名既得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技害根中不
能內止睚眦必讎果於用勢然以此及禍自道州
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
吏耳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禍必有非常之
福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之詔復其官諡肅
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
驟至中書舍人時流鄙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
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
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二年卒
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
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
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于家至德初定
洛陽有司得以奉告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江
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游湖
衡間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
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
左道帝遣中人與諲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
丞敬羽白貸泰芝郢乃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

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妄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
不存今縱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
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
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
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
鎮邠州徽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
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
時載擇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
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才力陛下不自取而
留爲姦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

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千人號稱職尹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邊事疏利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州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韓稍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儲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況

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兼敝之憂盈餘何事空保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矣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未從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用符印強光火諸盜今于一徒之法太輕不足禁姦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職傷夫婦離兆義絕卷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名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從即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淹按填委章程苟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為差請下有司更議及再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者歸上數金吾長安中曰數千人遮建福門訴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曾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貶為大理卿炎之罪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遣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鞫

按慘棘鍛成其罪至遂貶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按宰相報仇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費州刺史道逢被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慚恐悲忿餘卒

寶孫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擢明經為人矜嚴悍直無所屈以蔭累為萬年尉同舍嘗及直者闕親疾寶孫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毀五直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

妹父殺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
喪參曰父殺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也皆榜殺
之一縣畏伏遷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
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誚讓少
游慙往謁參參不顧即去婺州刺史鄧珽盜贓八
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
多希意爲解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
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
辭參往按直其侵誣還後佐當王皐以幹直聞者
也入爲御史中丞舉劾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
下事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爲排
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
百官班秩參嘗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
惡詹事李昪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
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
聞參曰此乃豕禍耳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
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贓危易節上含垢不
忍發其惡容得傳襲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
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
與虜通皆論死參悉治出之人始以爲望俄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廷奏
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爲言實專政也然參無
學術不能稽古立事徒樹親黨多所詗察四方畏
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餉參參亦示嚴異實諮落親近
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
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
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
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疏屬無它
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巧初陸贄與
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
與嗣虢王則之與通微等共譖贄帝得其姦
逐申爲道州司馬不決日貶柳州別駕宣武劉士
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
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
參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
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貲産奴婢帝又
欲殺申則之及黨人榮贄固爭法有首從首原則
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
頗踈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部時
宦侍譖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

申免榮死諸竇並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
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
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與神童補祕書正字
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
踵召為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
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譔述非通玄筆未嘗慊
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謗特為帝
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暱
而不禮見贄驟權頗媢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

唐書列傳七十
四十四

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流
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
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
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
通玄怨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
貢舉乃命為真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
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贄與竇參交惡參從
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方為金吾將軍故申介之
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為外婦
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

謗帝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
司馬又徙汴近屬事自惡之不敢吝賜死長城
驛贄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
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
相若其前翦闒茸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
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
合險刻害詐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乘釁戕載勢
興醜齊衡蒙奮縱編復殺載覆餘釋其於君子與妻
子併誅杞先骨殞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大姦人多
才未始不為患故鄧訛以後死而鄧析以辯仕若
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然亡福祚業離篡得君者自
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詎哉

元王黎楊嚴竇列傳第七十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　　唐書一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
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　奉　敕撰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
體貌軒特喜書多所能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
妄交遊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
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
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
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
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
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齊臣陷賊者表栖筠
為詳理判官惟原其入所以脅于賊者輕重以情悉
以助峴故峴愛怨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
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偽冒
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
會峴去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
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為行軍司馬兼糧
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
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
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為是

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
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
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尼然有宰相望元載忌
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
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
累年吏討不能制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
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
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
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為刻石頌德蘇州豪士
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
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
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
劇疲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
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
使士歆愛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
功進兼御史大夫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
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
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
脫傜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
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欲剛鯁大臣自助欲[illegible]綱

擢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罷得罪死帝殊失望故延賞徙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數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册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陳恰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瓌寶數十萬餉載而

濟方爲京兆尹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同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怤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鄭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其率遂以爲法帝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猶豫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栖筠喜奬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天子疑後宮處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斥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妄益嚴介治新闊憲宗立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宥繇朝

直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閒吉甫對曰昔韋皐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代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搤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鬭志矣

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
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
屬隸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
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
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
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
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
甫謀曰邊境荒阻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
能知今吐蕃絲山踐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
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
而實喪要害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
愔既得徐州帝又分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
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殺
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
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
書吏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
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
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即爲文書宰相至有不
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
當國爵一宥怒數曰即罷去吉甫請諫劾其姦帝

使傳渙家得贓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
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斂命
有司舉材堪縣令者重國大事以責事易畢由
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
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爲帝從
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
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初王叔文黨據要任賢吉
甫始獎其黨人得叙進官無留秩又度李錡必反
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賄權貴室
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才而所畜乃亡命羣盜
非有鬭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
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
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掎角
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
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憲宗以柔勉息
藩鎮有幾年不易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
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宦
倖執政會吉甫[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illegible]擅權彊用事者皆怨
帝亦不悅均倚宦言吉甫擅執政使於右拾遺獨孤

郁李正辭等陳宋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群羊
士諤呂溫薦群爲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諤侍御史
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群等銜之
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群捕醫者劾吉甫交
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貶而吉甫亦固
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
通化門祖道賜御製詩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
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
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泄有餘名曰平津堰江
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
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
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
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專任之官不名吉甫疾
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
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
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
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
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
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

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
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
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
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
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
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
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十千職田祿米大
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州刺
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
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
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
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
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
員又表以都縣佛祠田碾磑入以寬貧民德宗時
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
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
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漢章帝欲
起邑至於邦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
人君所愼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
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氏以[illegible]奉墳而已

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毋謂朕不能
行也十年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
繇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
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
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因田季安疾甚吉甫
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
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
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illegible]留屯晉
潤數寇掠近縣吉甫奏[illegible]民賴之八年回
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邊下傳言且入寇吉
甫曰回鶻能為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
憂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
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
既而果遁去吉甫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
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復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
北援天德南捍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
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
奏復宥州以治經略軍以隸鄜坊道取鄜城兵
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
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於治

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不請命自
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聞以兵[illegible]討
王承宗未及用後出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
曰進誠才而南四州又密請援進誠為刺史以
臨洮擢其父疑魏公為重鎮守河陽吉甫以此擇
敵東鄰徙治許當其西南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
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魏內與不宜戍重兵宗
不信請從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illegible]尚書
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
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唇齒援因時
可取不常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
濟尚逆志不悛得指授攻討賊以獻天子不許
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
悼輟朝外別賜絹五百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
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
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
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始吉甫當
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
褒忠臣後以死義列名與武元衡連位未幾衡度劍
南雙吉元衡林官還為相及吉甫輔政天下想望風

采而稍稍怨罷能李藩宰相節裴垍左遷皆其訟也
李正辭嚴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
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惲帝亦不知其專乃進李絳
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寵倚不衰
忮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
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
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
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
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
事堂會食有巨林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

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
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
卒一歲熒惑掩大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
位不許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為膳部員外郎
張仲方入為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為舒湖
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
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
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陷焉因紿懷光以
兄病卧洛且革毋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從

行鄘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詰曰鄘若在軍不得
為母隽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劉
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襃懷
光覺嚴兵召之又問之鄘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
懷光不殺因之河中平馬燧辟致禮表佐其府
以亟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
卒兵亂因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鄘剛敢
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
軍從中脫梏桎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
稱兵馬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

既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為
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
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
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節諸軍脩謁鄘
以為不可詔為去神策行營號俄從河東入為刑
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
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江之鄘以兵二萬分壁鄆境
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
馹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素彊即籍府庫留
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鄘倡

況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
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
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
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
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鄘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
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鄘簡儉以嚴
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
會計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
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
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拭子磎，字景望，大中
末擢進士第，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
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順宗嫌名，坐奪
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
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
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爲
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磎挾尚書八印走河陽。
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磎索印，拒不與，允
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
命，磎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昭
宗嗣位，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磎，諷劉崇魯掠其麻哭
之，言磎倖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欺其弟爲時溥所
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磎乃自言爲
崇魯所汙，書十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御史
死，故磎以醜語及之。議者謂其非大臣體。昭宗
所器遇，決欲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
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
韓建擁兵闕下，列磎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
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
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注解諸書傳甚多。子沇，
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
有忠臣謂之骨鯁。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
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古
用賤天宰，詆其失，而晚節不正，有愧於父云。

列傳第七十

唐書一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侍郎兼詳定修撰臣宋　祁奉　勅撰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鬭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佖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召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失期翰謂監軍李大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耳翰因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思禮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眡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獨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獲椿伯倫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既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京師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霍國公食實戶五百爲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屯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進拜司徒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畜甲完精銳累至百萬斛

魯炅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節直獄當

使隴右謂翰曰君與郎將擁節制亦嘗得人乎炅
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後從破石堡城收
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從以破吐蕃洪濟功除右
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
晝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
尋爲山南節度使以領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
萬屯淯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攻之炅欲戰
炅不可賊右趣東風縱火熾焚營從亡不可止炅
棄走城矣如南陽與中人薛道挺身走麾衆沒賊
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

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在軍挾金資囊橐三
是與賊偕奔與山等敗皆以資賞擊散保南陽
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
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
援炅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炅城中食
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錢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
者曹日昇宣慰加炅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請
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北至謂曰使
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
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以入我

請以兩騎助仲犀乃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
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
須兵食由吾部道運糧餉炅故得與賊相持踰
三月炅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
德二載五月乃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炅殊
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
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
里賴以安無大擾初賊欲剽亂江淮賴炅適
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勳封岐國公實封一百戶
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州刺史充九節度圍

安慶緒於相州炅領淮西襄陽兩鎮兵苦言人騎
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炅中流矢
奔諸將多潰去所過剽奪而炅軍尤甚有詔來
瑱節度淮西代炅鄭陳亳節度使李嗣業卒子
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炅慙鬱鬱死年
五十七

王難得臨洮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
難得健于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
普子郎支都者恃驕敢兼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
甚與惡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躍馬馳支都不暇

闕道斬其首玄宗壯其果烈令殿前衆子與搏手
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
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
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敦城進白水軍使收九
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偉常參之難得上家貲助軍
試衛尉卿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
戰麾下士失馬難得挺救矢著眉拔箭皮鄣目刀截
前斷膚殊死前鬭血被面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
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為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
贈潞州大都督子顏少從父征討累授衛尉卿

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贈
思敬為司徒難得太尉子顏太師唯子用及
封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illegible]二月封太原郡公
察犯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
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為將家雲京有
膽決以力生斬賊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
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戰滏陽追破其衆
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
兵馬使太原軍亂當殺鄧景山繩下無術以雲京
性沈毅故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嚴于
法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賞功亦如之故軍
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勳每入朝所在暴劫至太原
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陽息數年太原大治
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
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五代宗為發哀流涕贈
太尉謚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及雲京
帝必泫然及葬命中使弔祠將相凡祭者至七十
餘幄喪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
雲京為次從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

京杲與弟京安以章子說禧許召加授後從李光弼
出井陘拔藁城生擒戰嘉山先力肅宗異之召見
曰驍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為英武軍使
代宗立封南陽郡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
王歷湖南觀察使復為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
師以老病不能從西竄匿而卒贈太子少保昇亦
從光弼定恒趙後守太原二城使史思明相軍
及滏陽昇遷鄴王走東都陷退守河陽卒子屯雲
京曾孫讜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

將軍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殺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衛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隴有急變德宗在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即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蒼卒無衣甲士衆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勤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諜人誘之河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安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孥與討師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偏盛以奉稍不自給以飢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芃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以廉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殘亂之黨與結芃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表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即詔芃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芃兼亳州防禦使護陳潁饋道使軍興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斗苦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訓練軍實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討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芃大開壁門納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歸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獻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寬之使臣宜先退讓亟辭權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劍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刺

史上津轉運使還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
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
右庶子崔旰據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
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
明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
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建
中初吐蕃襲取扶掠龍州攻文茂三州叔明分
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朱泚義阻
命詔引兵下峽戰荊門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
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營

被加太子太傅封蜀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
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
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官士舁以見拜尚書右僕
射之疾甚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謚曰襄
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
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
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
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惰業
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斁稅
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

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
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
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
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
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惟僧尤甚皆天
下不逞者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
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
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
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
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

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
輸絹四尼及女官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
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
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
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
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
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
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
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
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

巨段地收廢寺觀以爲學舍詔獎上韙之子昇以
少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教以死報故昇有功擢
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尚郜國公主貶羅
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財貲累年田產殷數
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
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習兵法以勇敢聞驍
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
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炅守鄧州
與賊戰有功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

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從將安驍拜羽林將軍
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遷金吾大將軍大曆
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
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
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
豫討涇州劉文喜還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
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
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拜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
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會其
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

改陳許節度使賜封三百戶二川比爲寇掠民苦剽
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
者繈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
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尚學有材武以信義
爲鄉黨所稱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爲裨將澤潞李
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
戰數有功臨洺虔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
王實封五十戶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
軍恩亂虔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帥在

當禀天子何云云有異謀衆服其言得不亂德宗
嘉之以邑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
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
洽初抱真喪軍司馬元誼據洺州叛虔休遣將
李延之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
戍皆奔魏博即決水灌城將壞遣書記盧頊入
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廷以兵爲洺州別駕使守洺
誼出亦奔魏洺路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
尚書始潞城州縣守宰者皆已職不親政故治苟
簡虔休來增俸禀遣就職人以安卒年六十三

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虔休壯恪敏節用度既沒所部將吏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龍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亞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為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皋節度江西奏為判官皋徙荊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為侍御史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子儀有大勳德今所訟皆其家書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累遷兵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順共洛所以為順也專命廢詔雖利何有且忠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為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既置酒與羣賦詩又歌以申之少誠感悅不敢肆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秘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羣代節度羣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大朴郇國公密五世孫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執之遣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委將武金拷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上詔監察御史楊寧按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奏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獄傅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後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新之然運猶以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其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望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

使盧群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
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大夫自兵後難其
人不稱而元素以風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
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內忘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
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福吏輒先拜人人失
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
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兄姊謹傳及沒悲
毀成疾因辭職再娶王氏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
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於王不見省元素久疾
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
財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玫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
外郎李識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
內姻乃請析瀛鄚兩州用士玫爲觀察使詔可俄
而幽州亂朱克融囚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
使士玫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
入故士玫闔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徙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卒贈
工部尚書

三王盧辛馬二李曲二盧列傳第七十二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三

唐書一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
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勅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
濞爲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能歸濞彰
母所既長志膽沈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
山署左衞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已
亦卒從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
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郡自歸募勇敢士夜
度河表籍士馬州縣數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
下書慰勞彰移軍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
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逆破岌兵潰圍
出以麾下數百人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亳魏
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
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
儉約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
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
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儗辭不受時難其能然
猜阻忮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

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詐因殺瓌死者百餘
人奔汴州上書白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
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岵貶夷州殺之與魚朝恩
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毋喪失明卒方疾甚
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
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
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明冊贈太傅建
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立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
四百人從且䤞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
將軍廿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從將弃之迎

與門下各郭士倫通捩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
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以常廢錢
五十萬葬士倫毋子幷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
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勳被貸坐妄自陳貶施州別
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憲宗
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士地兵甲遣諸
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重數代惟彰
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章皆竄死今
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運
從壽州團練使閒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

收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却之後爲賊攻
焚營壘破屯柵通大懼董暫不敢出詔金吾大將
軍李文通代將率兵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
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
植以彰有功不忍弃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
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謐開
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
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右沒諾干
王武俊也孝忠貌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

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
厥以功擢泗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
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從李
寶臣累加右威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謹戰
謹甚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賊憚
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使孝忠以兵四千援之屯
貝丘承嗣見其整嘆曰阿勞在冀州未可圖
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孝忠爲易州
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
王寶臣將死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乃召孝忠

孝忠不從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
無狀連頭受戮孝忠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
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必為戮死孝忠曰僕往則
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
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
幽州兵討之滔以孝忠善戰慮師出為己患使判
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
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
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身出井中
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

可見公誠去逆從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
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
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
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
孝忠重德滔為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
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
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
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
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
鬬緩之則攻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与

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滅耳滔亦止軍束
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
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分成德地詔定
州置義武軍以孝忠為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
使後滔与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孝忠曰吾既為唐
臣而天性樸強業已効忠不復助惡矣吾与武俊
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善謝司徒忘鄙言
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其處介二鎮間乃繕壘
脩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
晟竇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

與晟結婚天子出奔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
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饑死如積孝忠與其下
同粗淡日膳裁豆䜴而已人服其儉推為賢將明
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
入朝執覲迎禮賚甚厚五年為將佐所勸以兵
襲蔚州入之孝留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官六年
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謚曰
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推恩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廄使

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廄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主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特恩奏悉收其地又奏取麟遊岐陽收地三百餘頃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貴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臺以其地還民寶曆初遷兗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為都押衙茂和故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以其家忠且孝為御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特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謜為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為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為節度使嘗升殿薄王武俊為人坐上嫚罵武俊怒襲其二縣無擾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為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安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略江左會帝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恆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饗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為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統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為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無後世不為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僕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還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一冊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

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亢勸以息幼推與其甥董
部員外郎裴寔直効曰亢勸亂有司没引庇它族
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寔育字
褒卿亦婞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
宗立寔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
州司户參軍宣宗初内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
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
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
軍封晉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
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
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
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
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統
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
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
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
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
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
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
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
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濺邢豪不能
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檄示曰使者齎
詔諭中丞朱滔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武俊
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深趙觀
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
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
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以蔭爲千牛騎射隸右神策軍累遷
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
使李同捷反敕兵略千乘志睦擊其銳不得逞遂
下蒲臺益其械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
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遷累右神武軍將軍宣宗
擢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輒北承訓
罷冗費市馬益畜軍乃奮張黨項射雕軍洛
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遁伏不敢犯詔檢
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

安南詔徙嶺南西道據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
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
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屯圍
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攻之
四日或請夜出兵擊蠻承訓意審不聽天平裨將
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
日解而去承訓詭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
檢校尚書右僕射錄子弟婣昵皆賞而宗不及怨
言喧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以白狀宰相承訓懼
移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

邊武寧兵士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
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
即擅還廣劫戰艦推糧料判官龐勛為長勛北上
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
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乃舟
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鎧刀二千艦僅之又徐
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眾必應衛門得錢千萬
可得也眾喜牙健相武等欲亡勛衛前崔彥曾曰
此猖亂者彥曾不能諭勛都押牙尹戡教練使
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吾兵眾不敢

釋甲請為一屯且白眾與等存歸溫庭皓謂彥曾
曰勛擅兵反一可殺擅將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
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
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番為首二將五可
殺彥曾猶豫乃遣高量率兵三千授都虞候
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諜者服與賊比若
勛至捕得諜者知其謀即施偶人植幡而詭路襲
符離密乃聲回屯城奔命與徐將合趨戰睢河
朔大敗擒太守張玄璿至勛入徐州自稱兵馬留
後初路沒汴水絕貪杜濆水未至勛度比兵攻

宿水大至泗帥傳城不克攻勛勛百艘運糧趨泗
州留婦弱持弓矢白晝晨畏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
舟而陣汴上官軍皆走密遁歸伏發夾攻之密
敗眾殲遂入徐州因彥曾及官屬殺之李又偽
下邳東宿遷淮陰斬虹請將皆下淮陰守杜桷
子也乘屯滕沛中蕭以張其軍乃虛置表請節度
使有周重者陰為之間說有謀勛迎入客門賓
所出因殺勛赦因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躡汴宋
東掠青齊招悅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
不納偽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

史帝遣中人康道偉宣慰徐州勛與郊迎旌旗鉦矛戟
亘三十里使騎鳴鼓角譟動山谷宴而遣之謝引道
隮閱其衆紿稱賊來降六十人安我不民上首級
奏勝道偉還固求節度即殺崔彥曾鄉啟山單父
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
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
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武寧軍節度
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南面行
營招討使率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
十萬討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聞兵人馬

流汗勛曰往請命巫言戰有隱龍得之可戰勝
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
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
作機橋維以長絚賊半度絕絚溺死度者不得
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滁
州大恐兵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誘勛
福許勛求節度勛喜因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
梁山勛夜度淮襲都梁城賊將劉行立王弘立
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宋
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壯戰時道兵未

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鍾賊
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
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
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逆者數百
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為淮南節度
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
士多賊何能為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
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為賊困不敢戰乃更以
隴州刺史曹翔為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
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縣賊首孟敬文欲絕勛自

立陰刻鍒為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
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授之勛知其謀
使人紿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次新興逗遛
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驚竄逃
去王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踐之
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斬
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
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
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
乃害崔彥曾并諸其下曰上不討我節度與諸君

眞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勸立勛勛稱天冊將軍勛詭漢高祖朝受命以共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夫上下序舉直乃辭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所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繇博軍知勛自將乃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盛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討

追還兵伏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痍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迥屯北津援泗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道濉衆不軍奕言有神語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稍歸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

徐崔彥曾斬之遣黨屯臨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之王師破臨渙斬首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斬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救勛官軍盡銳于北西鄙虛即將軍直搏宋亳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皋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

旁玄稔馳騎譁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白陳陷賊不早奮久慕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賊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夷之勛聞徐已拔衆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

史慶泌所破將高瑀亳承訓兵稍逸而東賊走
蘄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
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勛乃斬其子於京師吳迥守
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坿之數旅而
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皆傷殘然乃四
出剽敢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
錐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
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
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
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

馬傳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
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
史建中初正己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
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諭使
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
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
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
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與諸將擊退之既
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賊守

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會疽發
背卒閻有惠過市市人叫萬洧癰疽潰卒贈尚書
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深險人也恥居
下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許滕將翟濟濟執以聞
擢濟沂州刺史召深入京師以洧故不罪
劉澭盧龍節度使怦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
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
大分裁抑其凶及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澭侍
湯液未嘗離蘇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攝軍事
故德澭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己及

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澭不能無恨因請以所
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
卒敢道亡者德宗嘉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
中不敢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
宗立方士羅令則詭澭言當廢立以動澭命縶
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因我約大行梓宮發兵
無不濟澭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番
戎畏憚不敢入寇常慨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
言之未見省封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既
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
為從昆弟仕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
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
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盡無叛者朝
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
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為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
曰爾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
與恆鄆為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
邪而志不悛盍殺我毋令我見田氏血汙人刀也
遂稱疾不出悅遣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

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
興季安時為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
季安侈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
歸重季安內忌出為臨清鎮欲因罪誅之弘正陽
痺痼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
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
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
納衆譟于門弘正出衆拜之齊還府弘正頓于地
度不免即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
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唯唯公命因曰吾欲守天

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若天子未命敢有請
吾旄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
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
籍其人以獻不敢專制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
屯資妻子與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
通饋謝廢其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
寢華麗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故署聽事由
恆鄆蔡大懼遣客鉤刺弘正皆拒逆之憲宗
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
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

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惸獨廢疾不
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
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
子恩初開令節度受兼誅布衣皆權豪陳謝且言
天寶以來山東奧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
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宸
算資擒擲太和洗濯偽風然後將帥任圍遊行者
路死不服制部屬者且賜令名靦顏難塗天子討
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憚
其能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二師得致誅焉

王承宗及詔以全師臨境破其衆南宮承宗
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
納二子為質俄以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
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
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河東戰陽穀再遇再
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斬師道首詣弘正
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
三日設用廟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為撒悟聽衛隊
譬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
鄆士疲於戰瘵者未起悟當卹云乃尉士大夫

心奈何既快日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
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
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及戍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
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户
三百擢其兄融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
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
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
四隣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已正遂還常
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之帝皆擢

任之朱紫盈門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
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
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
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
撫喻乃奏請留魏兵為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
倰文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諸卒於魏是
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
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兄[illegible]甚
謹軍中嘗會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挾怒之
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

日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
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性忠孝好
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
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
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識軍書忠謹者等
信敢手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暮年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
白父請以兵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擬親兵
王師討蔡以軍隸嚴綬出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
有罪且撓法弘正亦請以重貺代爲士卒愛布願留

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之布伏騎數百突出溝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為左金吾衛將軍嘗論事帝前同列將度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䢴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以節自將恭戰卒寬賦斂魏人皆安之長慶初鎮州軍亂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強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習其宮可以成功[illegible]布辭饒往擢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妓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脅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畜異志陰欲乘變又魏軍

驕悍格戰會大雪師寒憚之軍中譁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撫我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光顏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而絕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子鐬宣宗時擢銀州刺史坐以私馬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請貸鐬以勸忠烈故貶[illegible]州司馬牟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羣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貸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五母渾械死一年寬原明吏治為神策大將軍開成初詔官稍代因緣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二節為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

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
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沉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
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
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
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
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
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
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閤之
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

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
尚書義成軍節度使比鎮以兩河故事脅說承元
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于事承元令曰諸君不
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罪奈何前李
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邪遣他日乃共
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
將號泣塞承元即出家貲齎勞之斬不從命者十輩
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
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
元去鎮左右衆器幣自隨承元使悉籍而留入朝

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上將者四十人祖母入見
帝命中官禮齎異等徙承元坊丹延節度徙
鳳翔鳳翔右袤涇原地平少[illegible]險吐蕃數入盜承
元壕勝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郭左右
實州畯異時爲虜剽殺至是皆相慶承元版堞繚
之人乃告安又徙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
武俊嘗積流時艱定奇濟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
卹宜加厚俾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
鹽察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齊鄆諸鎮
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

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討爲疆
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
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
度使以擒其軍廷湊發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
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節
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
赦廷湊並從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
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外不解招討使裴
度亦諭書諭還克融解而趨廷湊廷湊退舍詔止加檢校

工部尚書同徐之俄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
棣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
人元翼兄延英以資閒優給留中人揚再昌取其家
并迎田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殯亡在所元翼家
須秋遣歸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
廷湊曰因公非得罪於趙乃尚何惜元翼夫深州
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湊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
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是遣所賜什就廷湊道取其
家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射軍中初隸之博野
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虜

也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昇隸成德故以良弼
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
壁思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
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博野行營亦
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爲沂州
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
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
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
軍將軍寰爲初擢夏綏銀宥節度使更將曹帳合
來者悉償馬乃與良弼皆卒執付其部曲捷歛縲

終鄜坊丹延節度使寰擢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
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詔寰代其兵立功請朝
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掠至屯按軍不進遂
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言寰兵
太重且盜淪賞未陵而掠州平寰內忸不自安願
留京師徙寰保義軍忻州習更授夏之宥節度使
卒寰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湊之亂臨軍十五
萬無成功賊終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若
累歲拔其不動議者以爲難敬宗世寰圖其事上
之

史孝章字得仁資偉其父憲誠以戰力奮魏用
挽強擊刺相矜者孝章獨好學通諸生誦詩書
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籍千軍孝章願以
文署職愬署之檄試都押衙參軍憲誠得魏遷士
曹參軍孝章見父數以命內外之承問諫曰大河
之北號富强然而挾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
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此時補前愆效節上
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泣今父既武不盡聽
文宗賢之擢孝章節度副使累遷鄜坊左散騎常
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以禪其義又勸

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其進檢校工部尚書及
兵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手詔存慰誠亦上書
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嘉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
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死于軍帝念
史氏禍而卹孝章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
鄜坊進檢校戶部尚書久之自邠寧以病丐還卒
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克後改
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為魏牙門將田弘正討蔡
常為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鬬不解由是著
名憲誠表為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
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葺郭徙客館于外戍兵無
所伺會詔中築二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詔憲忠
涇原節度使以飭其役吐蕃隨伺求間備城日嚴
以備殺往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前吾未城
尔犯我地尚得禁吾城尔知殺吾使者宜先取
罪人斬我幣無所不得今與尔約前節度使專一
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渠于隍積緡錢十萬
粟百萬斛戍人仰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
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
亟往知吾為備鬬益健請拾行許之乃移書與羌
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迎道大中初突厥
掠河東劫漕米行賈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肯
使游弈兵覘戎有良馬牛強取之歸直十一戎人
怒因與党項寇憲忠廉儉少所欲皆曰吾居河朔去
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出邊[illegible]無
馬何忍豪帝識故所至戎夷不懷德累封北海縣子
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乞改左
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三

劉第五班王李列傳第七十四　唐書一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
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
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
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
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
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
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
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
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
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守會王敗欲轉略州縣
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
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
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
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挺罷以晏兼
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碎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
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

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
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眞卿改國子
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
俄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
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
農挼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
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
愷梁公堰厮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
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
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
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
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
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賦輸錯入軍食豐衍
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
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
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
煙獸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
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廞淤涉
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

杞即誣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
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
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
擇之帝乃顧謂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
其為朕撫循隴右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
度使鎰知為杞陷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
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為牲鎰恥與盟將
殺其禮乃紿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
鎰發家貲刷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
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

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
謂已亟去不為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
伽等作亂殺鎰映自水竇出齊抗詭傭皆免鎰縋城走
不及遂與二子為候騎所執楚琳殺之遇害官王沼
張元慶柳遇李溆皆見殺詔贈鎰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
等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
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材每
進見數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助田悅滔以蠟
書間道遺泚大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

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
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
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
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曜反河南
節師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
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
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
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
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
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

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
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
四方貨殖低仰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
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
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
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
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
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
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
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媢怨益多饋謝四

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為

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以欲傳其罪知庾準與素憾乃擢為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召兵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

為冤時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潞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寖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為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殁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

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

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
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
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
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
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
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強得之多弱
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
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
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
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

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
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
謂有功於國者邪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
橫斂而軍旅濟為韓滉所短貶雷州司戶參軍坐
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
公衡歷戶部侍郎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
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
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
南晏奏起為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
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徵幽州人晏薦為殿中侍御史宜得罪貶珍州司戶
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為倉部郎琇得罪貶秀州長
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己
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惡參
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為之又乃徙華州邀結權近
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觳陋至徵厚賦斂
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若初者事晏為
吏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東安李亢敏善發姦
擢佶亢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為浙西
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往往州縣禁錢不

出境商賈不通衡初始長納錢以輕重貿易而
持衡擒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
中華州刺史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
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為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
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濛按邊調兵食糧餉為
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築城未集會宣帝立德
裕得罪濛亦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為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為觀
察使所畏建中末召為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
嚴重薦前河南尹于頎代之暹終潮州刺史頎字

休明河南人初以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翽器之奏
領山南東道奏以判官翽死亂兵手盾挺出收葬
之時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為政煩碎無大
體元載暱厚之及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從河南尹以
佞柔故得為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吾仗
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遺孫潼字子固
擢進士第杜悰以判度支表為巡官累遷祠部郎中
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為使難其
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甿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
敢憚行遂命為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

判度支河湟供軍案覆京兆少尹山南有剩賊依
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
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閒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
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
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
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為朔方靈武
節度使坐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為左
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
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塡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
蠻持兩端潼以南詔問候有單龍部落者請討之潼

因出兵擊蠻殺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
彊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為
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
海奏琦為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
未敢進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
進明惶恐不知所出琦勸以厚募勇士出賊不意
卻其兵收所陷郡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
既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

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貲飛餉函洛
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
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
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
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
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
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
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
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餓殣相望議者以為非

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
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
有司御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寶
應初起為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以蕃盜
京師郭子儀表為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
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運常平等
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
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為太子賓
客東都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
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
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
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御胄曹參軍高適鎮劍南
表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
誣引北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
安郭英乂代適表雒令以病解大曆中擢起居舍
人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
遣宏使成德諭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
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書兵部侍
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

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
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
罪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
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
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為刑部侍郎德宗以宏孰
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
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
歸使於公宏喜後參所白安不念前語宏剛愎以
參故已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
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
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用吏

過惡以聞輒詔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
封宏蕭國公俄參以再罷加已銜之每制旨有所
營建必極揆羅親程役婿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
善於宏薦為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
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
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
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
決若分鹽鐵轉運以能制宏參遂薦滂為戶部侍
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又分滂關內河東劍

南山南西道隸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之不補滂奏言臣職不修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見宰相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儳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與官繼姦吏自取咎爾凡為度支吏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荅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劒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劾姦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絜勤力晨入官署久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為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後一年滂亦罷為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為顏眞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為武康尉再佐顏後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以及聞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六軍之春服我且衣裘柰何紹流涕曰信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御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可望耶後五日繼至由是紹擢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備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為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為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後兵驕難治紹寬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財賞士卒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

舉後寀擢劉察進累右司郎中常州刺史乃拜給
事中出為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巽銳於
為治持下以法察無遺吏不敢少紛順宗立擢
兵部侍郎杜佑表為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
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於耗巽治職一年較所
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
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質於交友專于治家亦句檢
案牘書如公府丈有過杖無所假股慄自負常
加與巽對稱其兄叔文殊時號刺之巽之計
較精於巽故巽能善益者卒元和四年巽章

郎官省假巽言不交頗但與丙校程課功利是乏
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巽時巽為人忌刻校怨在
江西日所惜恨輒殺之始贊奏為相出巽常州促
其行及奏之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
士寧致餉數千四於參巽即劾參交通遣韜以為
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
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
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
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
而用度足以倒而擬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其經一歲所出著有川利擬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劉第五班王李劉傳第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禮
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
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
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
拾遺改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
誥從幸蜀擢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
后號曰輔聖帝以問揆揆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
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禮

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張
氏有子數歲欲立為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以
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天子卿
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
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
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枕藉叢媒且不能自措
手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弟務得
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幾再遷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
手姿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

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
至驂獨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
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
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
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
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尤
揩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遠甚以
故宰相鎮荊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
扶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
揩為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

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
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乃
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
食取給牧守稍厭慢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
始拜睦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
山南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
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
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於揆者不
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

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遊由太子正字累為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以宦官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奪含光門魚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為漢

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績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以易芻粟若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為帝寵任有所干請袞皆拒卻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顓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袞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趙惎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為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聘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又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濌伯以其濌濌無賢不肖之辨云袞為相散官緋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即位袞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湖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遊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官云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潔不自衒鬻寶應中方營奉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廬有芝生壞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詔遷

尚書左丞帝曰趙憬堪此選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使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竇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務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移疾時杜黃裳遭奄人譏詆穆贊韋武李宣盧雲等爲裴延齡擠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其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贄爲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

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貞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授少優容衆也宜補缺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無考外刺史課最尤者推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有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

餘進退宜示遷吏之常也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覆滯曰陛下委輔弼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舉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以滯帝皆然之下詔褒荅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憬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卑陋猶然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

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峘崔衍並為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慓失於朝及為相乃擢衍自大理卿為尚書右丞峘方貶衢州別駕引為吉州刺史人以為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為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從建州刺史朱泚亂造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為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析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易米百萬斛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餽滉持不可故帝重違之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為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褊肆然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朝彰從之即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為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為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慓悍欲介賊為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用更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鎰以應賊映雖為軍中素賴故得先奔奉天授御史中

丞從幸梁山險澁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
詔捨轡映固不去曰馬奔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
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爲人白
皙長大言音高朗故帝常令侍左右或前馬臨傳
詔旨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
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否可一顧于造
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驚咸言帝
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恂
恂請陛下與羣臣熟謀治行夫大幸不再柰何不與

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罷後給事中袁
高忤帝旨映以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
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
毀其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既復用即
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爲
桂管江西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諂
欽獻貢以中帝欲初諸道銀瓶大率五尺李兼爲
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贈
禮部尚書謚曰忠
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內人性孝友擧明經入第補

太子正字以校書郎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
薦之擢右補闕二遷吏部員外郎以族爲客江介
出爲滁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
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上考薦
紳高其讓改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
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按
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
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
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生日春秋不以
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非特命執

不從宜逐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
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
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部大臣即問固乞骸
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
功緦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邽令休沐
過邁終日與羣子姪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
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
後所得祿賜皆賑姻舊之乏其從父弟汜喪還洛
陽過都邁表請往哭之至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導
五服皆不過從問邁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達

而免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姦邪以為惜何哉主固蔽於媢前然主聽不一故乘以為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與區區霸天下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第七十五

關董袁趙竇列傳第七十六　唐書一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

兼修國史臣宋祁奉　敕撰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為姻家元載惡之出為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曜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蠭起播儲貲力給軍與人無愁苦楊綰常衮皆善播引為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據為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慰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又遣使黜陟搜訪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比詔下雖求賢又使遣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自與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前殺之帝曰善乃還拜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司脫為姦播易以士人特雖其法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謹柔可制因從容言播可任宰相其實喜可與浮動乃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雖
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遽起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
退謂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邪
播自是不敢與時事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誡
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佞言誕計以功名自許播
謂有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而好論
兵歷詆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
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孱懦不勝任播稱元平
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
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希烈陰使

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悟賊遣將李克誠
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
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
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
淺邪偽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
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偽宰相有告
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
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
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
善且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詔胡不幾

知刪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
廟如十哲侑孔子禮享太公古賢臣令其下稱臣
望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
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
主降回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
師致仕家貧闔門不與外事卒年七十九贈
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
克發乃貶死流珍州會赦還任洄中觀察使皇甫
政救其至以疾帝好姿疏死賀州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

書行在拜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為衛南主
簿所為判入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
節送崇徽公主表以晉判官曰回紇恃有功見
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
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
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
皆天子不忘爾勞故敕無得關爾反用是望我邪
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爾子寧番鼎
我則誰使衆甘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秘書少監
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中丞充學士出為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
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
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為臣罷背其君苟得志
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
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
乎公斂戢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
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
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佯拒亦不助泚帝
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時右
丞元琇為韓滉所擠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

誦言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
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弟申為吏部
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邪晉謝
具道所以然帝即聞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
宰相晉懼亦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禮部尚書以
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
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宣武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抑其軍晉
受命不召兵徒與傔從之即日上道至鄭所

者不至人觀止以幽從宣晉不聽直造汴又郊惟
恭始出迎部既入則悉委以軍政無所改更衆服寄
有體既則其謀始沮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
晉今不敢入又晉貸其情得則慚懼不能平汴士素
驕怙亂軍分勇士伏幕下日夜番休晉一罷之惟
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
送惟恭京師帝錄其勞貸死流汀州帝以
晉儒厚乃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
謙愿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
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

孟叔度為人佻悅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年七
十六贈太傅謚曰恭惠晉為相也五月朔天子會
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
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
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而進退
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期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
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縗絰不復衣
淺色南班亦然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
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
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則臣下綾袍五品

而上金玉帶所以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
老萊子服君父一也若然服飾之緩亦非禮也帝然
其言詔入閤官毋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
令群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後子漢字惟
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
中為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
賜死子蕃善詩為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為太子詹事
有清譽長源贍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府嵩習驕侈
嘗從容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為此歷建信二州刺

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為
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從宣武董晉
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克行而判
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
笑媟嫚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總
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
軍中請出財帛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
度希望又償直以鹽高鹽賈帛估人得鹽二斤
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士軍
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戎卒取旌節

吾不忍為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為備
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
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
長源好詼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
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
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俱文珍竄召宋州刺史劉
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甫夜留後亂殺大將及部
曲五百人乃定帝即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
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陟人
也父客奴以行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

開元中室韋首領段普恪數寇邊節度使薛楚玉
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與李祉拜左驍衛將
軍累遷密雲使性謹愿數戰有功安祿山反詔以平
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為使賊陰遣韓朝陽諭之知誨
即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詧客奴以平盧諸將
共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十五
載以客奴為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
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
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結真卿以子為
質而歸朝廷嘉之因請出師御史大夫平盧節度

還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酖殺之全諒軍劉玄佐為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為玄佐厚禮累表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揚言行部至則以令狐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荊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府進虞事府司古部官以姦金下獄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劾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覆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皋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諭年還使有指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治盜賊或原其情出才

為償所亡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撝於唆代之滋行老幼遮道不得去於陵使紿曰五日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貶闕及詔滋為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為闢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荊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興下同叛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甚屈詔出禁錢犒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蘇兗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徇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循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為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守蔡為脩塋禁樵牧諸袁多署右職寘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

平舉以請解賊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責戰急而滋
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
累封淮陽郡公卒七十贈太子少保滋既病作遺
令處後事說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接者皆
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愠薄居處衣食
能爲春秋學以劉[illegible]悲日後賦衰害其惡[illegible]
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籀有古法子均
右拾遺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
軍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尚清嚴開元中擢進士

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
表置其府又爲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
陳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皇甫侁族妹坐其夫
爲賊官不供職沒爲婢驊以錢贖之以歸厚爲資
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驊以嘗陷賊貶
晉江尉久之乃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
建中初遷秘書少監與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易操
少與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
時爲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驊
位省郎衣食窶乏俸當[illegible]十五徒步人爲咨美

涇原兵反驊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
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
翰林學士時父猶在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
一日並命再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
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泰考中上殿最混淆至
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
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
佋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
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

居恬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
杜門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臣並命尚念之邪宗
儒俯伏流涕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
二遷至檢校吏部荊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
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
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
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
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
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官所領教坊者
乃移占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

有司不應闕白以憸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大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殖貲失名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爲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歷陝虢觀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贓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㝏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淸指以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淸送獄其黨數千譟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戶部侍郞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郞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爲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爲中丞奏駮之及爲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爲時鄙笑子綢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紲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守相幾喪天下皆由訹苟安遂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唐書列傳第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府判官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詆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從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為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閱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有司撙御膳及

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厨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為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邪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淩上教本既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圭伺長之悻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猒且將相功孰大於子儀家士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二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勳念舊以從蕩宥況為奴所愬耶陛下方以武臣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

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及河為藪為三
驛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夜警柝司
元佐每言衣無纊食益叔輸漕所至輒留以饋軍
牀單車使者所僅書所能制為四察權方內搖胡
懼既得書即詔以漕事延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
始至大倉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
曰卿朕鄧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
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荊南
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極劇最敢分明下皆悅伏元

唐書列傳七十　三

載得罪詔晏鞫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敕李
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衮
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為
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
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
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
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
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廩入奉之然未嘗
使親職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
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

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推赤心待泚不如誅之養虎
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
馬諫曰泚嘗帥涇有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
常怏怏不自得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為羣兇得之
帝倉卒不及聽既行議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
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
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可其語乃道茂言
遠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
泚反者請為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
反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

唐書列傳七十七　四

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
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林苑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
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之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
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州
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
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
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
贄曰唐安之葬不欲直營塋壠令裒甓為浮圖費甚
寡約不宜宰相間預而欲指朕過倆賢曰公輔官
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獻

而黜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
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
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服除為右庶子久
不遷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
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未
報佗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不敢泄贄言以參語對帝
怒貶公輔泉州別駕遣使譴責參順宗立拜吉
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
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
將恃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
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
為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
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
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
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
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為憲宗復拜中丞進戶
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判戶部事帝素器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
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延其期
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
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
天下屬耳目若姦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
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
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以檢校吏部尚書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辭蕭
務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
都盡以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為空元衡至
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
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
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
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
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
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然數上章詆訾未
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
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鬭不勝皆駭走
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呼盜殺宰相連十
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
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悼
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罷不食贈司徒謚曰

遂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索賊急，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銳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自古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官五品。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如之；有不如詔者，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

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以金吾騎士彀弦露刃，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寶衛上下，或乃傳焉。無子，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碩，狀秀偉，少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大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奉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為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為人。世遷中書舍人。元稹依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

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擢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將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騰詔諸道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

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
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豫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
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
勇矣官師入金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
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
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
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
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是
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

列傳七十七

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
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
人以不廣且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
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
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治
之君不足為法今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即非治要
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
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
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
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敕均毋時獻還盧從史昭
義已而將從征之從史以軍無覺見詭為解李吉甫
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為開白乃免
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
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
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
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
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
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
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
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

列傳七十七

不知諫之益初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
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
授救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
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謂利千
金陛下何以示之又數論宦官權肆方鎮進獻等
事自知言切且斥去表取內省所上跡或殆之以
俟命帝果怒絳對曰陛下憐臣愚使之腹心之地
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
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出朕以
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凡蒙司勳郎

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為重沇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薛平就禽方收威柄遂以偏將任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請陛下略以官爵使豫擇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烏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宜悉授以官且遣使者部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

度使會迪簡以帑藏虛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令乃其時有如阻命則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平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係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曠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請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

飽食不言無復危亡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行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納從容如此帝怪前出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屈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辦秉推才附容無希旨依違之辭無邪媚側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

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排邪佞則懷嫉者族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矣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安有羨哉若以為獻是從東庫物寘西庫進宮物結私恩帝賢然悟帝每諮訪於事諫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以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
帝以詰絳荅曰方隅旱陛下大臣奏數不實而
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
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稱天子威
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
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
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
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
遠不千里烽候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
願陛下焦心銷志未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

唐書列傳七十七　十三

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酥
醪酒麴時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
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憚者部將以兵圖己
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
為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臭不
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
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
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畜威以俟
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
命中人宣尉因剌其變除議所宜絳獨謂不如徑

撫納則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
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
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
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
即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
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
十萬緡賜其軍右言太遲者絳曰假令擧十五萬
衆來攻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授
忠義首變汚俗破兩河之膽可吝賞費隳機事哉
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

唐書列傳七十七　十四

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
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
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
為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
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下數千年
君為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
而宦官小人疾之標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
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違其
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
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不悅衆因以自明

王播爲鹽鐵使而軍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
不得有它獻而播獻名羨餘不出祿稟家即廢於
付有司帝曰善詔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
州掠人畜絳因言須塞實籍多寡兵少今京西北
神策鎮軍本防盜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
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乘變失在晷刻千
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
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其盛夏對延
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
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

唐書列傳七十七　十五

帝輒詰所以然又言今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
爲措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昔祐甫爲宰
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
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
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
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
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
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
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
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

治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
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
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
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起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
驕繫於明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
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
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
同體猶手足之於心齊交相爲用但務能護失常
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敎方使
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

唐書列傳七十七　十六

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當
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
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
邠王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
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
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
因上言北虜方彊其變有五被夷信重利歲入馬
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
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
謀遂規塞外城非要地也虜一入寇無復艱阻三也

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隴甲悉知之矣若寇掠
驅務援兵非十日不至既去虜復來四也
北狄西戎久為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
並進何以過之五也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
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
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鶻
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大
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
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
議者不直鎛得罷後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
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
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留守寶
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
一時賢不肖太分遂為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播
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
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為太常
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
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
已去什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
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

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
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死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
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
贈司徒謚曰貞時礼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
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淩煙閣絳在焉
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
以為七篇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
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後用宰相攝
事進起居郎懿制設次郊丘大僕盤革載樂召群
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
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之少而孤擢進士第累
辟節度府後頗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為翰
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
薄媮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
以激濁流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
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
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議者
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
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
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大和五年遣軍候豆
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特奏欲掌將遣
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
錫耳宜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亂矣守澄不
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甘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奎之
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
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
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僧孺等見上出其告
牒皆驚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

人買子縣佶及十六宅典史晏成其罪帝乃罷申
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
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讙言相
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官乘入初議抵申
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
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
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
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
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
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默是誅

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上疏請
出書與申錫勠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
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擢豆盧著集
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衣服俟命見其妻
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
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滅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
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賄餉敗風俗故
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
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太息然在宰府無它謀
略七年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

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
久未原雪帝歎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
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宜蔣當不陷此因追
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
慎微為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贊曰謚元衡暴忠王室繇臣德大臣皆為賊若所
乘不殁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挑雖然賢
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懟然於其心哉要初
可頭而名與伍松等矣公輔除開而猶謂所駕中
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段顏列傳第七十八　　唐書一百五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為隴州刺
史留不歸更為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
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
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擿句
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
靈詧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詧罷又事高
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

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
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眾非仁也嗣業慙乃與
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為判官遷隴
州大堆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
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
也請大索悉得其廋伏傍師熸改綏德府折衝都
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
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嗣業曰
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
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為副嗣業

為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為義王友充節
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
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
財乏秀實督餉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
思岡嗣業中流矢卒眾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
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
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試光
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
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
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

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
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治奉天仰給
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
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邪司馬
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
及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
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
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
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取於市有不嗛
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

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
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
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
事公誠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
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
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illegible]譟盡甲孝德
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
躄一人持馬至[illegible]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illegible]甲者愕[illegible]
固負若屬邪副元帥[illegible]以亂敗郭

唐書[illegible]列傳七十八 四

氏晞出秀實曰副[illegible]終今尚書
恣卒為暴使亂天子[illegible]副元帥今
邠[illegible]子弟以貨[illegible]如是幾日
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
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illegible]曰公幸教
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illegible]者死秀
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
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
謝不能邠由是安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
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諶

入今[illegible]曰我知入不知旱也[illegible]無以償往訴
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請令諶諶怒召農
[illegible]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垂死
來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衣瘡手注善藥[illegible]
馬以代償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罵諶曰汝誠
人乎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illegible]擊無罪者
段公仁信大人[illegible]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
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
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
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決不當固爭

唐書[illegible]列傳七十八

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
史中丞大曆三年璘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
[illegible]征伐數有功既疲徙劇[illegible]出怨望別將王童之
謀作亂約曰朔警鼓而縱火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
失節戒曰每更[illegible]報以數刻盡四鼓而曙明
日復有告者曰祆焚馬坊積稾以則亂秀實嚴警
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寓外請
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從者
族軍遂遷涇州于時兵無備邠無居人朝廷患
之詔璘分鄭潁二州以給軍[illegible]秀實[illegible]

之資二州以治璘喜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部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厥將馬頔王童之李漢惠王宗參掌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將位於牙內閾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族離立者皆捕因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

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守外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一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聞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曰

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軍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

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扞笏中額流血濺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卑辭悔恨初秀實自涇川被召戒其家曰且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愼毋納

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受[illegible]
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梁間吏後
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illegible]
不足備休常言德宗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
千乘大夫曰百乘此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
不廷之虜內有換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
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若去
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
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
尉謚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
兩唐書列傳作[illegible]
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
親銘其碑云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
賜度支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
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贈褒寵
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為罷
朝可其請孫嶷文楚[illegible]自鄭滑節度使入
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illegible]
誅[illegible]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
末為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
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文楚臠食之沙陀之亂自
此始珂信亦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
珂募少年拒戰衆爭奮賊遂潰拜州司馬劉
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隸涇原為兵馬將與秀實
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
與其子光國給以奏事入對因言文喜可誅狀
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
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
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
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
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
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
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
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
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
惡之諷中丞蔣冽奏為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
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
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浚隍料才
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
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

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眾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眾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眾

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土門開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暐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為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眾公因而撫有以為

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萼曰朝家使程千里統眾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崞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崞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眾徇洛陽分餽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諸郡兵絕平

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為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

衆曰賊鋭甚不可抗若委命奉國非計也不如徑
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
月棄郡度河歷江淮荆襄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
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眞卿綱紀一持如平
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
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馬
出木馬門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眞卿
劾之帝還其奏曰朕子每出諄諄戒敕故不敢
失崇嗣老而躄聊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
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眞卿謂禮儀

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
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
賊毁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
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
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
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眞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
爲生事非短眞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興兵度
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率百官
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
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

尚書
帝白陝還官綴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
相元載以爲迂眞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
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
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
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
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
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眞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
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
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
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

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
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
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
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
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
以此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
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
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

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
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
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
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
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
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
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
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為
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裒嘯
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

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
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
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
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
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
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
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
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
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
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

及矣於是中人爭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
不飭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
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
帝崩以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為定
袁傪劾挾上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
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
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
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
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
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

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
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
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
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
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
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
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
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
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
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

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誘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

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

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頵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噉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

言如觀火猶刻日可畏而必戰

唐書列傳第七十八

李晟列傳第七十九　　唐書一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臣宋祁奉敕撰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
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
王忠嗣從擊吐蕃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
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呼忠嗣撫其背曰
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為列將擊疊州叛
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宰山破之累遷左羽
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
大曆初李抱玉署為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
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
千人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
鍾虜乃解靈州去署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
大將軍為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與吐蕃戰
臨涇敗之又率游兵援鳳翔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
忌晟威略歸之朝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
寇劍南[illegible]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
之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
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以神策先鋒與河東

馬燧昭義李抱真合軍救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
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
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
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
是邢有害矣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
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遂請以兵
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
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
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

唐書列傳七十九

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
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奔晟引步騎
擊破之滔死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
軍晟內攻景濟而外拒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
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揣不
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
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
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
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子憑約昏幷遺良馬孝忠遣
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諭孝忠乃得入飛狐

次代州詔加神策行營節度使進屯渭北壁東
渭橋以逼朱泚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
渭南與晟軍相倚德信入謁晟責所以敗斬之以
數騎入其軍撫勞其衆無敢動晟已并其軍益振於
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請與晟
合有詔從之乃引趨陳濤斜[illegible]晟每與
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
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哉晟曰昔在
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
遷延有異志晟使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

唐書列傳七十九

露于外公宜速進兵晟雖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
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因掠
[illegible]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
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
寇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
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
諸軍與神策等方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
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軍賜不均軍何以
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節政當專之晟將一軍
唯所命其增損唯公裁之懷光默然計屈頽沮

卑虞晦事壯已乃此懷光與晟陽見八日帝數役
戰以開與晟稱言[illegible]不出兵陰與朱泚交通漸露
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御在坊并欽
唐良臣張咸管并利劍二州刺史食物以區防
崇粉破未戢會宰谷佐泚稽書威陽者戴懷
光大驚疑帝奪其軍圖其益甚晟數建微意
元甘臨咤遇有使者到晟軍晟另令曰有招晚
鄉從晟移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軍兼晟
元死之又是日帝進狩與州路谷追險備從不勝
官之食帝數曰早用晟言三蜀之私可坐有此
傳城已淸懷在咸陽中書孤絕晟既孫勝所城[illegible]
晟奏奏其志[illegible]然不可奪臣[illegible]之以萬[illegible]乃陵
白行在道晟將張少弘白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
若皆爲遷徙誰復使之乃緒中兵治裝以圖收
復是時晟孤軍無援一旅合以亂之則
甲兵致成於懷光者時勢要乃使張
彧假京兆少尹多置吏調發內輸不淹旬而兵告
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危死節
何者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

渭橋問道[illegible]晟言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
可乎士氣近日雖公命於我駱元光以華州之
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晟發
戴休顏以奉天韓游瓌以邠寧從晟懷光始懼
晟乃移軍東渭橋使破賊懷光不聽然其下
多攜貳晟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
兵數千自渭北歸晟以晟表安官帝遣使者加道詔
晟兼河中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
丹延節度招討使帝西幸晟以梁漢察
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
京兆司錄參軍李敬仲白晟中來乃署節度府判
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逵爲行軍司馬張彧自副
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附左右有言晟家數行
下曰陛下安在而敢念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婿
齊謂晟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
叱斬之時軍衣不備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與下
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志終無攜貳之選士卒爲令
言淮者晟命釋縛飯之遣之曰爲我謝
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卻閑
不敢出賑旅日會諸將圖所向諸將皆先請

[illegible]從[illegible]官晟曰以城有里閭之[illegible]若賊伏格
戰居人驚亂非計也賊重兵精聚苑中[illegible]
之是破其心腹將[illegible]不[illegible]乃自東渭
橋移軍光泰門以逼[illegible]將張庭芝
李希倩求戰晟顧曰[illegible]出是吾憂也今乃自死
來天贊之矣勒兵逆擊[illegible]賊攻華師[illegible]
以精騎馳擊中軍譟而從之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
再戰[illegible]相[illegible]白華賊大哭[illegible]不
息[illegible]將[illegible]戰[illegible]曰賊既敗[illegible]
撰[illegible]是[illegible]言[illegible]邦乃[illegible]寧

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illegible]萬頃將步[illegible]晟
先[illegible]苑[illegible]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illegible]以
拒戰晟叱諸將曰爾等縱賊晟今先斬公矣[illegible]懼
先登拔柵以入佖引騎繼之賊衆潰諸將[illegible]
諸大兵分道並進[illegible]令言庭芝希倩猶力戰
鬭晟令唐良臣等步[illegible]戰[illegible]十餘合
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
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illegible]盡
泚率殘卒萬餘人西走田子奇追之[illegible]引
[illegible]舍元[illegible]舍石金吾[illegible]中[illegible]內不

得輒通家問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安万
年令分尉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
一司馬伷取馬二即斬以徇於人之遠者宿昔
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渾瑊屯白華尚可孤屯望
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
及臣賊臣[illegible]不[illegible]擇文武[illegible]者
官以俟來[illegible]子[illegible]者請以不[illegible]露布[illegible]宗
奏泣拜[illegible]上[illegible]言[illegible]不動[illegible]
宗廟不驚[illegible]入不識[illegible]三代用師不廢
加之帝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illegible]晟敢拜[illegible]

徒衆中[illegible]于[illegible]兵三千
到[illegible]不[illegible]衆[illegible]以衰服
見三橋帝駐[illegible]大[illegible]廟
朝安後已[illegible]臣[illegible]不能指日破賊致褒
興州[illegible]乃臣不任職且[illegible]啓敢請死於[illegible]帝為揮
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
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
設帳[illegible]吹迎[illegible]諸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
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
太子錄副以賜[illegible]晟[illegible]乃[illegible]

府中比於昔日發戍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皆咸曰
天子蒙塵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
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
可使之知也夫准五蕃盈縮不常威權授守歲則
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戰
其師晟請治不奉命者因以副射積粟實塞下羈
制西戎者乃奏以劉開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
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晟請與李廷
琳俱行欲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
至鳳翔斬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
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李懷光晟劾元
貞矯使欲洗雪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
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
信少則力不足以禦寇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
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
二也兵力未窮忽容姦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窮
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猖淮蔡
棄強弱以窺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
悉應敘勳行賞追還線奠今府庫空竭勢不
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將皆罷兵

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
盡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
窮且潰願無寬腹心疾為後悔晟請選精兵五千
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
許晟至涇斬田希鑒逆謀者并其黨石奇等悉
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嘗曰
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暴其種落
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士冊繒絮人苦
役纓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犒賞附得
大酋沒息屢表以王號每勞使至必召自奠於坐
衣大錦袍金帶奉冀之虜皆指目歎嗟吐蕃君臣
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畜計乃曰唐多良將李晟
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
緣請和且求盟因明言欲執晟以賣燧於是結贊大
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
我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
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
沙堡援之結贊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
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
師然天子方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死而張延

嘗從晟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晟講解而陰不與也晟
言晟不可久將兵更處劉佐李抱真經略西北
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
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東
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晟嘗嘆
與吐蕃盟平涼備劫之議挺身先詣寵燧河東皆
如紹替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為延賞擯抑
內懷觖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位何高壽
難全盡古國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
年詔晟立五廟追贈高祖之以下樹其主給牲

器樂帝禮官相等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為其勳
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隋季荒亂體元
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
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武功威不若康不以用
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太階乃平圖
容列于凌煙閣懋昭績効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
永惟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
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思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
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
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豈其

時無其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
著匡國之勳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翊贊之
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顏晟等保
寧庇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祐訂之前烈夫豈多
謝闕而未錄或旌褒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
在予其敢忘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于舊臣
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七年
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
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遣使
存保世嗣申告極前冊贈太師謚曰忠武及葬皮

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宜詔享于柩車百官拜哭于
道禮元和中詔其家與蜀籍以晟配饗德宗廟
廷備宗符蜀令部員外郎裴皓采晟功烈為興元
聖功錄編賜諸將表勵之晟性恭遜臨下明每治
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尤恐下為朋黨者為分一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
元澄嘗有德於晟後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
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一丁為成就之在鳳翔嘗曰
魏徵以直言致太宗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搢紳儒者事公勸德何希

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
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在上所擇爾授度愧故晟
每進對實盡大臣節今常謂子外治家以嚴子
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
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以
待賓客卻之不得進其禮教類若此與馬燧
皆在朝毋有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
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以曰今日何不
與樂既葉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
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

聞者愿憲愬聽云
愿少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
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
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
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為并良馬為一
繫署下旦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
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徙鄜武寧軍會伐青
鄆數有功以父疾用憲代之召為刑部尚書俄檢
校尚書左僕射鳳翔節度鳳翔自是涇遣番而政寢衰
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賞頗厚愿至府庫

殫匱賞不及弘靖時而侈靡過之以威刑操下
用姻家竇緩典帳下兵驕蹇不法牙將李臣則等
因眾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
縋而逸奔野人乘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
免兵既亂因大掠推李夼主後務請諸朝時貶愿
不賦以隨州刺史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
中晉絳等節度使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
愈弛至納權近賂為邃遷擢議請人怨且亂會
卒贈司徒
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及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

調太原府參軍事馬燧以晟子頗禮重辟署於府
時吳少誠叛張涯以假帥帥頗威彊時請憲為之助又
辟翺捍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
州絳有幼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
于絳而汾可輸河以歲租與糴綰數十萬石故數
保山為固民之輸旱千牛不勝一車憲濬汾相地
治新倉省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輸河中以錢還
糴絳粟既免負載之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
利入為宗正少卿遷金吾大將軍胡証為送太和
公主使還獻所得以憲副記還太府卿大和初繇江

西觀察使還因[illegible]徙[illegible]所至以
紀綱政績甚著。善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
罪者數百人。卒官。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父蔭補協律郎，累遷衛
尉少卿。晟喪，所生母，晟以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
非嫡，敕諸子服緦，愬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既
練，晟死，與兄愿廬墓，德宗遣使諭之，歸第，一夕復往，帝
知不可奪，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為坊、晉二州刺史，以
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淮[illegible]事[illegible]討吳元濟，
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所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
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
常侍，為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
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
之寬，吾不欲使虜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
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
[illegible]伍傷未嘗嫗燠，士傷夷病疾，親為營護，獎人以
嘗敗辱霞寓、滋等，又以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為備。
愬沉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
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
之曰：「而亦王人也，毋棄親戚。」衆皆為愬死，故山川
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
濟師，詔益河中、鄜坊騎二千。於是繕鎧厲兵，攻馬
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嶧岈山，以取鑪冶城，入白
狗、汶港柵，拔楚城、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
崇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
秀琳以數千衆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
為公取之。」乃禽光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
其衆攻吳房，殘外郛。賊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
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
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返決死戰，射殺
其將，賊乃去。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
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
柵下，與語，親釋其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謀曰：「必破
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
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
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
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
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
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
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

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
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
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
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
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
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
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
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
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
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時元和
十二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
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
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
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
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
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
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
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
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
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

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
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
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
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
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
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
乃訪其家厚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
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
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
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廄者悉用其舊使不疑
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
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
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
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
百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
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殲父兄兩
鎮世以為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効
許之乃署為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
禽將帥五十俘獲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徙昭義節度使愬弟與軍中會田弘正守鎮

勞乃以朔師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方病
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夫化者田公力也上
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
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
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
吾先人嘗以擒大盜吾又以平蔡今鎮人逆天
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不承命而愬
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
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
太尉謚曰武愬行已儉約其兄弟藉家勳貴飾輿

馬扳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
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出
所未有曉譬忽于取士與鄭涯著誠者不以掩其
賢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
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
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
聽執使鞭之晟奇其才長乃辟佐于頔府[illegible]承
繼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東行營兵馬使既戰所城

驍將從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李絳
盧從史還左驍衛將軍出爲朔州刺史州有銅冶
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
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
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
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餘弱鄆人
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
沭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
兩城望風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
使又徙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聽始復屯田以

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
兵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叛擇名臣節度太原者
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
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
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
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
大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亓志沼叛擊其帥史
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
五品官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
德因以道襲之衆申候諸部聽敗士[illegible]

人乃安憲誠所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還
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東城
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
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
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
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爲太子少師聽素以賂
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
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
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
師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

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辭授太子少保踰
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滑擿其過詔以太子太
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
宗嘆曰付之兵不爲退衄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
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
聽治官苛細急聚斂頗極所欲盛飾車馬服玩或
譏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
吾欲奢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墻
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

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
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
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徇河陽三城坐逗撓下
遷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勇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上攻
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麾戰蹀血賊數
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
晟優佖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晟死罷佖亦不見
用召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
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

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密知其謀
乃厚賂之而亟城月城以守自是虜敢入爲
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鎮檢下亡術積怨
多殺人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從皆內出
制故號白麻至佖以貴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
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彌河西李希烈訌鄭汝晟
無積貲輸糧儲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
衰若徒以忠誼感人故家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
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以進其能可謂仁義

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
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
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李晟列傳第七十九

馬燧列傳第八十　唐書一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illegible]臣宋　祁奉　勅撰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為汝州郟城人父季
龍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
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
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
策沈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
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
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
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卿招
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詐事因縊殺之燧走
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
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
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
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
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
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
玉才之因進說曰燧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
懷恩恃寵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

田承嗣等其子瑒嘗男不義將以窮太原公當備
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襲其城辛雲京覺之不
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說嵩
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累進至
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
師旅後歲大旱田茀不及耕燧務勸教化止橫調
將吏有親者以造之厚為禮瘞暴骸止煩苛是秋
稆生于境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
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
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

唐書列傳八十　二

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
陸轉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
校左散騎常侍為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帝務息
人即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
嗣為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
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植滎澤
鄭人震駭忠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
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
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
浚儀朔時河陽兵冠諸軍田悅帥衆二萬助靈耀

破承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
諸軍戰不利燧為奇兵擊之悅單騎遁汴州平燧
知忠臣暴戾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
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
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
不忍既而水不為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
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
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
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
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衛冒器用完銳

唐書列傳八十　三

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
年朝京師還檢校兵部尚書封豳國公還軍初田
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
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
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
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壺
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
次邯鄲悅使至燧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
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
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

逼燧進營摘明山取五不盡焉輜重悅計曰朝光壁
柵且萬人雖燧能攻之不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
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
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
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辰
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
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
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
俘係千餘餽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
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大殫私

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
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
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
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漳
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
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
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
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
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
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

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
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
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
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
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
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藉
三十里淄青兵殲殘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
明追不及悅乃得入抱肩閤曰糧少而深入何
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
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

必破悅且來救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
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懼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
博州悅兄昂以洺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
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御滿貫誠
燧塞其北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閒行告燧
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燧乃連和悅恃燕趙
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俊
聯兵五萬傅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
助燧懷光勇于鬭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

灉軍燧兵亦西退保魏縣 灉河為壘會涇
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
刺史楊鉥鉥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其
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
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芃救之
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弗肯并請
離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留
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
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
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悅降燧請

唐書列傳八十　六

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為刺史兼
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
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
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赴奉天又
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
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
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為東隍省守
陴萬人又釃汾環城樹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
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河東保寧奉誠
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將

要廷珍守晉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遣使諭
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
也康日知不支將奔燧遣說武俊解去遂以
深趙以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
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利帝嘉
許籍所俘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
步騎二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馬萬興任象
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進李
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狀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
令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斬首殺賊將徐伯文

唐書列傳八十　七

斬首萬級獲馬五百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貴翔
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
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歷歲靈無以示天
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
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
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
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
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
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
天下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

賞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
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
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
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歎曰始謂馬公能容由
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
籬堡守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
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殺甫萬六千誅其
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岡等七族脅附悉赦之不閱月
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
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
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
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
燧為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
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
熱甘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勤勤明年燧還太原與
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
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瑊僅得免吐
蕃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
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
悔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

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
自力朝延英詔毋拜升殿已帝留燧曰尚記與
太尉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泣而仆
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陛燧頓首泣謝固乞
骸骨以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子彙
暢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
留京師於是大以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
南山為盜暢客單超俊李惠端等竊議以為事且
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
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敕炫賜
暢杖二十然亦罷能括商人令燧沒後以貲甲天下
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晩為豪幸牟侵又畏妻訟析
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產至順宗
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吝以至困窮
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
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為
戒有司謚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為太子舍
人五遷至殿中少監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
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
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重為遷刑部郎中田神功

師官武署節度判官授遼遷一州刺史以清白聞
燧為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皐蘭都督父釋
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勞累開府儀同三司
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
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
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
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冠軍累授折衝果毅節
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
阿布思餘衆擒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

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
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赴行在至天德與虜遇
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於新鄉摧武
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
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
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
邠州留屯邠寧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
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
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將
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白元光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

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illegible]
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
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
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
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
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盛秋領邠州刺
史吐蕃入方渠懷安瑊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
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知
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
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為太尉德宗析所部

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
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
領朔方故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
叛爲瑊甞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
鎧帶普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爲中軍都
虞候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
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
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因塞門焚以戰賊乃解
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
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援疏本

俱櫛帝與燧相泣泚方披乾陵下瞰城翠羽紅袍
左右宮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侮天子以
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梯
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亦木囊爲郤
指城東北構木廬冪革冒之運薪土其下將塞
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白御史大夫實封五百
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
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
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
侯仲莊揣雲梯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
乘風推梯以進載數千人王師禦賊者皆凍餒甲
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
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拔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梯及
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乘城歡譟是日詔授瑊
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
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戶五百乘輿進
狩山南瑊以諸軍扈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
郤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
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故

鐬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郢州刺史坐贓七百
萬文宗以勳臣子貶袁州司馬遷爲綏王傅至太
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鐬匿賈餗爲百騎所捕苦掠
乃免然家爲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
中宰相以瑊之孫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
其父功當之可也宰相言鐬嘗治郡有績從之拜
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贊曰唐史臣稱燧瑊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
令子弟無不感槩用命鬬必使死未嘗折北名蓋
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使信之
致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李晟燧之罪也雖
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
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
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
可與盟則燧瑊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
乎

馬燧列傳第八十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列傳第八十一　唐書一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勑撰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與行閒以先鋒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及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將韓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及諸軍圍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賓戰甚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爲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賓爲御史中丞軍中以爲榮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寛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紿衆曰于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得二日紿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頗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護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與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戍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卒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有兵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爲浮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昔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爲大將諭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

閒行在德宗嘉之賞賚亞二百與渾瑊杜希全韓
遊瓌等扞禦有勞從進狩梁州留守奉天李懷光
屯咸陽使人誘之休顏斬其使勒兵自守懷光聆
駭自涇陽夜走還授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
使合軍戰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
京師平又與瑊擊吐蕃破咸陽邀北蕃黨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輿至京師賜及第弟
拜左龍武軍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璿歷開
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
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趫勇奮軍平盧從田神功李
忠臣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為京西兵馬使
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罷諸節度屯邊者於是李正
己屯曹州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
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
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
張巨濟與衆約曰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
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歎
不已璽書尉勞詔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
河奪三橋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

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
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
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使相犄角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
渭橋翰林學士陸贄謂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寡
位下為懷光所易勢不兩全晟既慮變請與惠元
東徙則建徽孤立宜因晟行令兩軍皆往以備賊
為辭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俄神策
將李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
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馳騎追及於好畤惠
元被執呼天血流出眥禍戮而死二子晟高匿

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
殿中監高汾州刺史少子旻亡命奏惠元之死拔
入劍南別將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盡殺吏數肆
虐軍潰方就李五千縱使當以子視者毋于旻旻
附城不內衆皆哭曰將失帥今公有之或又廢支
錢百萬在府少陽之亂委太子求旌御史開論禍
福衆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
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從兵深入二百里壞申
州外郭殘其衆以功加御史中丞召州西原蠻
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

容兩府爲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美須髯驍勇善騎射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爲節度鎮國軍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裹劉爲鎧刃寡劣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日摧擊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而東錄功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

康郡王先是詔發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尉李翼聞說營將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渭西元諒先奮擊敗之進屯苑東晟從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以功次晟還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守長春元諒數侵辱爲優胡戲斥侮其祖父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諸將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瑊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自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瑊以違詔不聽元諒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陣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

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逕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瑊且不免帝嘉歎賜良馬金幣良原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圮當吐蕃平林之衝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溝身執苦與士卒均[illegible]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輒奪所獲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

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莊武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爲洛陽人少沈厚寡
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
史吳伷爲防遏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
觀隱盩厔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
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爲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
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召爲右
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衛德宗
奉天詔盡索諸軍整飭譙邏增募五千人聲稍讙
豎士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

州帝還詔揔後軍遷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
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蓄饒衍平涼之盟吐蕃不得
志是年徵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狙擊
不及去以少府監入爲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安祿山
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朔
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
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遷
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以慶州刺
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

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況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
天監軍翟文秀曰吾至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
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
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
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疆卒安得夾
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
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
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
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
吾力也趣北雉遣將郝廷玉以銳士三百傳

薪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
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
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實隱林勛之李懷光叛誘
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
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懷驕恣願後附臣
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
兵恃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寧景璿河中有
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
覦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泚授之罷懷光兵而
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命彼安能以亂帝曰

罷懷光權向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
之賞今貫賦方奉發而歸之其守自固邠有萬[illegible]
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收義而起賊不足慮
帝美其言會[illegible]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報[illegible]以聞
游瓌不知發怒[illegible]叛[illegible]有變即日幸梁州游
瓌使子從[illegible]懷光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
殺之游瓌[illegible]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
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illegible]兵
百姓入邠說昕曰懷光自昭禍殃公今可取富貴
無此不義也我所以奉下為公先[illegible]昕不聽游
[illegible]知發要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
右裏甲入昕小史李[illegible]告游瓌仗甲先起高固
等應之斬昕首以[illegible]懷光子璀在邠游瓌衛出
之曰殺之[illegible]不如捨之璀至涇陽
懷光遂走[illegible]懷光七[illegible]受李晟節度詔拜邠
寧節度使[illegible]會渾瑊於奉天勇戟休顏分兆京
西要險今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
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
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四百帝至自興元游瓌
及戎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

[illegible]守一游瓌[illegible]懷光遁同州城元諒
敗於[illegible]兵并力收賊邠五千守屯遂
會[illegible]城師次焦籬堡守將尉珪降懷光
見執[illegible]盜守平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
瓌追至安化峽[illegible]合水北游瓌奏曰賊行無人地
必可邀取之使將史衡[illegible]兵五百入其營
斬數百級取馬五千[illegible]明年以兵擊走游瓌[illegible]
自衛[illegible]四[illegible]臨州刺史杜
希光[illegible]築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
[illegible]收鹽州以兵戍之[illegible]大集[illegible]食禾苗方春而
納此大事時也有詔李元諒[illegible]率師一萬會
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illegible]侵地馬燧為
之請[illegible]附游瓌奏曰西戎弱則請盟強則入寇今
侵地益深而乞明誅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
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洮常
令曰即有不急[illegible]以免
[illegible]兵出即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
武以選騎八百邀擊曰引兵[illegible]之監軍以為不
可易奏曰賊攻[illegible]今游騎見破則彼大衆不敢
前與吾戰[illegible]敗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

射生將衞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
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惶懼請歸死京師帝不
詰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
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壁城豐義以
遏虜復帝悅遂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
帝送游瓌既還衆揣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
瓌畏其偪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之宿衞游
瓌遺其黨曹嘉縱二校而邠甯卒數百人掠游瓌
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長亂夜單騎出還
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謚曰□李廣弘者宗室

子落為浮屠妄曰我有非常相當作天子可復
冠男子董昌者合廣弘於欽緒召相工唐郛視之
紿郛人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策將魏循
李偉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會
廣弘所喻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起舉
約欽緒夜擊鼓譟禁門焚飛龍廄街首以神策
兵迎廣弘事前期二日循偉上變乃禽廣弘及
支黨鞫於內侍省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
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至

朔方節度使軍令嚴整士畏其威奉天之役希全
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
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谷為賊邀擊乘高縱石
下之彊弩雜發德宗使援之不克還保邠州賊平
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
王將御史獻體要八章皆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
箴一篇尋兼靈綏銀節度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
為塞保鄣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孤
鄜坊單逼為虜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
方邠甯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

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敕涇原劍南山南軍深入
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役凡六千人閱二
旬畢由是虜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恃
功帝數容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
疑逼己遂誣劾之帝為斥景略其家素羌臨賄
劇昏忌忍遂誣殺判官李起吏下累息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
歷果毅折衝郎將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
州田神功為兗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畤防
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陝以邑從功累封河間

郯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悅以君牙為都將
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馘功最德宗出奉天晟
率君牙倍道赴難從屯渭橋軍中便宜唯君牙得
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為鳳
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
邊君牙勸耕講戰以為備戎不能侵又城隴州平
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
而干君牙輒然坐客上會其擿滯書以益汲宴歲
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曰吾在京師聞邢君
牙一時豪俠今乃與設吏鞫錢云何君牙類遽釋
史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為謝其雅已好士
類此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列傳第八十一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唐書一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illegible]
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勅撰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
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
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
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
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
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
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
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曰納市賈觀
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曰覽車服等其儉奢曰省作
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
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
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
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
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
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
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
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

無用罷黜之後變賊以驗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田悅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鹵獲之資東寇則轘道阻北窺則都邑騷驚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兵寡分兵廣而財耗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亦必爭地哥舒曜之將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至計且鼠莫前則守御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

轉天下租稅從郡縣之家築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又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之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誘致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桀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切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芃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諸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

悉總攬贄言皆劾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播遷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函容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

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衆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變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箠撻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使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爵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匹假以給資裝破産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

解體方且鋤族王之廬墓褫皁之縉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識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大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衆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

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慮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北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類聚謀謠

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迪占術曉天命也則
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
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
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
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
敬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
之業在　勵而謹脩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
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
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
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
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
哉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
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拒兼天
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頃上封者
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
不疑至憸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
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
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
豈曰倦哉勢固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
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

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
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
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
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成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
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
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
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
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
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
之倫或質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
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詐則
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
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
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
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
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
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
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
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

德曰改過不吝吉甫之美宣王之闕曰衮職有闕仲
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
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主也吉
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
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者上
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
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過飾德行
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敗由此妨善由此
沮天子意由此惑群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皇極斯
斁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

八

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見知諫
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
事引咎自歸過於上者信然其美然於盛德未
有虧焉縮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
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
細微不侮鰥寡參互無驗不必用質之當理不必
違遜於志不必從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
同於衆不必非權而效于者不必愚言甘而利
重者不必智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
之心矣夫人情敝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
其間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鄙其人則道
可重之事欲其事則任可棄之人苟從所私不考
其實則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
所重不必甚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審同道說加
貶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
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
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
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

九

恣彊愎此六者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
而恥過必甘佞諛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
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厲人以威則
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至矣厲威而恣愎必
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
說不盡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
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
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
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
辨君子小人而惡直言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

矣趨和求媚人之甘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至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宜當小有變革為朕討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

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僭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輕重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也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矯權遭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空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稾付贄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僭帝者一暨其它顧瞻懷貳不

可數四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

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以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

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臣軍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
戰李晟密言其姦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
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
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
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詆曰吾無所藉晟贄即
美其彊雄使不得制還奏晟請下詔書如其言者
且與贄密告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
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犄角實將
離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援也懷
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
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
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駭遂從幸梁道有獻瓜果者
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
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
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
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
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
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
焉職貨不足以答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
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

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
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
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
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物有時耗而不給務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
有時褻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
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
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
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
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
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
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而
突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
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
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
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賜之可也俄以
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
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姑言其挾兩端有所
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見以澀臧
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誠大今議者乃始紛紜不

亦艱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速告暴刻不
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
唯褒斜尔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
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還懷敢為倡
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
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
大業也帝深然之乃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
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宦官且寮恪
居奔定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有之何定之云
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

唐書列傳八十二　十四

止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
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
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益尋事有先後義有
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
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請宜以大
臣歷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
之意恤死義錄有功宗進忠直優閑者豈定反側
貰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若宮
室器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
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猶絕

纓飲盜焉若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
固多美人何必獨此帝不從下詔循還使諭斂資
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遂甚從以卑
言暫謀偶貞合由下位進至宰相而贄孤立一意為
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除失帝意久之
不得宰相從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喪猶在江東帝
遣中人迎還京師饑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賻遺
一不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緘詔
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
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使涕帝為

唐書列傳八十二　十五

興改容慰撫眷遇彌隆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素
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
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逐
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
庶官又類參詰乃得下令贄建改始請臺閣長官
得自為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
所引皆親黨招賄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
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
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

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則亂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
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嚮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
異為不羣趨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爾所謂
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
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之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
能進一二屬吏豈從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
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
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
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
用陛下當鑒往於今有登延之路無練覈

唐書列傳八十二　十六

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
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所薦長吏
薦士則又納橫議罷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
以輕者重其事也書奏帝嘉之然卒停薦士詔如舊制
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
員猥遝則案牒叢擾吏因緣以為姦廢置
無紀至十年不被調者日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
以內外員三分之一為率計闕集人歲按視吏每天下
便之當是時竇參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
三人者更相讓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

筆所咨輒决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
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
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
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
不振四十餘年荐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
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
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震駭于
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
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
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

唐書列傳八十二　十七

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
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彊寇境復其侵疆攻
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
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
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
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
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於
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
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閒
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

寇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控則廢識以避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柔侵來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來則奮之丐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從行脩封疆守要害發遣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舉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疑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慮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棄其所不戰而致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所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寸封未啟鬼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識所識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

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使然詐有奇詭不郵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苟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護廬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驅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以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奪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察謀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携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使於人而已今邊調屯士以戍邊隍邊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罹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罰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狃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捍其敵也關東之物皁般土怯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闊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墳墓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

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馭資奉姑息譬如驕子
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而張頤待
哺一挫得則乘其擾而各東潰而不可禁
以搖邊陲臨難棄城鎮以搖蕩疆場其為將益甚
議者之以本以增戶實邊興功用既無可恃之
人而思亂其志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衞之須而無
益四方之兵為邊戍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
臨邊遠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卒統落遷以自奉
養優處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陳則刼掠其野恣
所容得此都府闕之虜已矣浚治其此其斯可謂
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
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猶輗軏所以行車銜
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
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逆養以苟歲時苟幸一日功
處無功者懲嫌避而不賞欲責一行罪異同恚者
詆讓忘而不誅故忘身効節者怨誅讓嫉能者幾
放者忘其不退疑貽稱毀紛然而亂公道已坏
者謀人則羅冒也旃者行私苟婦於衆則敢偃亂
此兵士勇夫所以精力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者
因保疲而果不戰者時帥將陶負糧不及倉者有

司有司曰須給與之吏相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
究詰敗撓者大齊問上者不懲取衆若此可謂
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
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
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責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
廷莫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
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須家析產榷鹽稅酒無
慮所入半以事邊御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三失也今四夷最強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之衆
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
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不敢敵
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懼其強而不敢侵何
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
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
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
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尪衆
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御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
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置兼領之中興未遑
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
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

屬之離任[illegible]待人而指揮之[illegible]焉同[illegible]
誘涇原[illegible]懷光反以汙朔方[illegible]分朔方之[illegible]
節鎮軍且四十[illegible]皆特詔委任之各有中人監臨成得抗
衡[illegible]軍法臨下[illegible]能否各[illegible]使關白
用兵[illegible]從容[illegible]損[illegible]救[illegible]矣兵以氣勢為
用者也氣聚則盛[illegible]勢合則威[illegible]析則弱今之
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
失也治戎之要在均貧富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
多少之[illegible]所以同其志[illegible]竭其力也[illegible]長戟之兵
皆百戰[illegible]

[illegible]

勞窮臨敵[illegible]於當身[illegible]以為家[illegible]所分
居常寒餒而關東[illegible]戍月更代忧於臨敵[illegible]於
服勞爲衣[illegible]資以疏[illegible]相縣
勤與遠甚又有以從軍[illegible]者爲
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illegible]所以忿恨經制所以
論慣矣事[illegible]不給養頗[illegible]人情所不甘也不爲
殊首已可嘉者[illegible]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
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防委
之要令自揣可否以兒要須某甲兵[illegible]

用若干[illegible]對若干[illegible]資[illegible]何所則屯何時成功[illegible]
其言核其實[illegible]日不[illegible]取當[illegible]之於初不宜論悔
於後也若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牽制於內
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揀選端拱於委
任然後[illegible]信[illegible]賞[illegible]不[illegible]者不
敢辭付授專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將
君[illegible]命[illegible]又賜[illegible]不[illegible]
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illegible]命[illegible]
朱東易制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使力分[illegible]其任使[illegible]由是
分閫責成之義[illegible]則聽命二

[illegible]

則聽命止[illegible]可矣若[illegible]則不可兩
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illegible]不當[illegible]之
遠九重之深[illegible]之難明[illegible]不[illegible]遺
策[illegible]而不能為守成者以[illegible]敢抗分鎮
者以無[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屯
勒[illegible]因[illegible]今[illegible]至[illegible]宣
相顧[illegible]敗者[illegible]為一[illegible]者所[illegible]為千
帥守以權制在朝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已不究
欲備用乃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
謂四方之防[illegible]而二之共一貴

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
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蕃漢子弟願傅軍者給
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
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
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
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
踐更徵發之[illegible]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
自為[illegible]與夫[illegible]豈同日論哉[illegible]文武
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長武城鹽
山南西道凡節度府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

方元帥由鄜坊[illegible]焉
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率河東[illegible]附之
兵屬焉以[illegible]要州為治所所[illegible]
[illegible]使為判[illegible]與內謀[illegible]天
謹行[illegible]所易則公判可及大失可去[illegible]
其書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illegible]許
之而自用裴延齡[illegible]可用不
贄[illegible]而[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上書
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illegible]
賓客延齡揣帝[illegible]欲誅[illegible]

[illegible]陽城等交章辨列乃貶忠州別駕後相恩之會
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皋數上表請贄代領劍
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
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
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
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
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
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
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
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
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
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
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
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
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
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
賀又輔政不敢自顧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
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恤乎既放荒遠常闔戶

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祗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不移如山以彼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羅輒以為與宰相過至見君子皆與參之死贄論甚言之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言即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臣宋祁奉 勅撰

韋皋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閒皋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戍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劫皋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曄伺知以白皋雲光懼不克發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皋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皋若聽固吾人也不又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皋既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譙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皋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皋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皋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皋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宅奴拜皋鳳翔節度使皋亦斬之及從騎三

人繼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皋隴州刺史置奉義
軍拜節度使寵其功皋遣兄平奉表天子上
氣益壯乃歃血盟將士協力一心以誅元
惡有詔加皋又馳使叫蕃與連和泚垂
遂帝自梁洋還召為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
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
羈附吐蕃其益苦必以蠻為鄉道皋計得雲南則
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
大酋領以降以二為星始為星分
那時蠻領其部故請皋行子孫
則撫附以領封以示羈縻又明年雲南
款塞求內附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與吐蕃
盟立任東蠻斷瀘水橋以吐蕃請皋遣精
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殺青海大酋乙藏
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論東容等攻
不可計多獲牛馬鎧仗遂尚結贊
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與隨之將已亡則
屯撫以分降安置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
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
為患皋能緩而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
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
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皋遣別將蘇峞召之詰其
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摽傍等諸部震服乃建
安夷軍於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
元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邊詔皋出師牽
維之乃令大將董勔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
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
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
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皋休士以功
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
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
皋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
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
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擇出谷近故
皋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
南道乃詔皋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
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年復巂州吐蕃
怨完壘遣舟謀擾邊皋輒破卻之向定廉
等九節度與蠻官屬定德與大將等皆降悉
明管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

服偕出帝詔皋深入以紓北邊皋遣將陳洎等出三奇路崔堯臣趨石門仇冕董振趨維州邢玼出黃岸路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後錄戰私渦奚兵攻故松州亦擁也溢山成淡臧下谷道黎巂章及金川平夷路悉明自繇關莫廚攻其祖保松城及行道陵大度河陣浮陽路纛玉部并等道畢盧攻昆明諸蠻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於其保頓浦侯進軍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移選流以衛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次以待虜衆勝深

入朝皋以所虜入獻千餘鐵獻諸朝帝欲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陽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黨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付請盡領劍南則惟公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皋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伾之惡且勸進會大臣繼請而太子亦受禪因投逐叔文黨皋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皋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甚撫士至雖昏嫁皆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後橫務蓄藏故劉闢階亂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皋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臣名也繇是議息

暢字達夫皋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皋焉始皋務私

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皋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

兄聿第平平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皋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併按聿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皋斬泚泚使者間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皋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

校書郎調藍田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
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
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
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
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
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
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神不歆正貫登城沃
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遂下民俄而
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
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皋府遷累御
史中丞度支副使皋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
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
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以
意可動益驕出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
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
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宰
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文宰生耳可鼓而俘也薦
高崇文才元奕等將[redacted]策行營兵并西使嚴礪李
康掎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

詔奪其官進戰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
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之文若
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闢京師
尚冀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
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
詔詰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不能制
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服罪獻廟社徇于市斬
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
次誅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即
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常故益與之厚而皆夷

任族
李張廷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珍少
俠安祿山反從季延偉有狗出東平郡太守韓擇
木迎館之珍率豪傑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
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延偉并其黨
以聞擇木奪其賞而珍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
封少喜文章能知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
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
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之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
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陳禍福一日降數千人從

還田里由是知名淛西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棄去令狐彰節度滑亳辟署幕府彰不朝覲建封說之往北轉運使劉晏奏試大理評事使檢漕務錢穀能時馬燧為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諮訪從鎮河東擢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倉卒不暇取宦吏即日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

天子出奔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偽赦一通往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齎封之斬并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恐不自安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趨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栅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徐還貞梁少游悸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鄰附從希烈使驍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却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貞元四年拜徐泗濠

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敝不支及李泌建言徐東南漕門淮達于汴徐之扼據稱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脆為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詳兼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淄青忌矣帝曰善詔授徐復為健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勞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并遣中使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

無詔文驗爭數但稱宮市則眾斂跡何大率與直千不償一又邀閽闥所奉及腳價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返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四然宮市不變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閒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説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為姦不宜吾大許

軍士陰爲安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采遂
制部曲師過從人情之常乃令金吾勿以聞元巳
賜宴曲江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
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勳業卓越
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
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
勵十六年以疾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
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
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
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

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
文章傳于時子愔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
府佐鄭通誠者詭留事長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
徐謀引以爲援衆軍怒發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
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
不許按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
伾以兵攻埇橋與徐軍戰伾大敗帝未有以制乃
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
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
和初以疾求代乃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

以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
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
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
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恆王府司馬委以軍府
事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
刺史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
表爲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
興利於人建中中劍南黜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爲
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鄖國公治鳳十四年號

稱治迹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
腹心穆廷光等齎帛書誘之震斬以聞是時李
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
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衞用誠至盩
厔有反計帝患之會震將馬勛至帝告以故
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
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山南以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
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迓勛館之左
右嚴侍勛未發候令焚驛外士寒爭附火勛從
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

會之用誠子所劾傷首至以刃得免遂付用誠而格殺其子劾即軍中士亦行擐甲矣劾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耶大夫取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擢其副以統師始劾赴行在踰半月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是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甸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

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稆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即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謚曰忠穆從孫譔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歷桂管觀察使擢爲江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譔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譔貲補卒擅

納紼屬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譔素善收賕賄籍遣使按擬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衆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自劉

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鍔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發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鍔等論宰相恥爲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鍔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

三千羈光顏然後安進撓討以危國邀功者每諸
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
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册拜司徒中書
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
俄出為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
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謚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
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紈三萬而汴之庫廄錢尚百
萬緡絹以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
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人用法何如不自為輕
重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驁

侮不為禮晉蔡平勢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甚
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子公武字從儼起家
備尉主簿為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
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為右金吾將
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從宣武乃曰父居重鎮我以
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
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恭
充本名璀少亦依舅劉玄佐為河陽節度使署牙
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誼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
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之親兵充曰我知

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一女方幼以為託
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
慎無少懈念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
自安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遣後因獵單騎走
洛陽朝廷壯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
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
節度使穆宗立幽鎮叛復亂王承元以其兵二千
屯渭州朝廷恐與兵相訹為叛徙承元鄜坊而授
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
李愿以李㝏主留事帝謂充素為汴士悅向詔節

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㝏戰郾城破之會李質執
㝏送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㝏屯尉氏意
先得汴欲得授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內
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
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願
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一旬即定帝喜
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軍所惡為亂者三
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
斷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
徒謚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

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然推善將李元沒元為
嫁一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
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億然不敢廢充未入時
李質嘏彈事乃曰韓公至兩頓去二千人食豈不
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辦事遣吾師乎因
乘醮之而後迎充李質者鄭士也始為牙將及充
為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充至發于首委質以真
遂奔充終金吾將軍

贊曰皐建封弘本諸生張與巨取閫未有以異人
及投隙龍驤皆為國盡瘁光奮一時狀不遭遇與
庸夫汩汩并啗而僭可也皐弘雖陰懸卒能以誠
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鮑李吳徐崔吳鄭陸盧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唐書一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
提舉萬壽觀公事臣宋　祁奉　勅撰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窶嗜志于學善辭
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為職方員外郎
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
馬召見覽遣之俄知留後遷太原尹節度使入深
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
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
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贄裴復
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
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貢對漢故事免三
公上式請享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
愐欲下貢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
皆為高第帝見策嘉詳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
道騎不引避參譴其僕及參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
仕拜工部尚書防叱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
坐宰相銜怨邪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
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

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劉謝云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
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袁傪討賊袁晁積閥
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兼訓徙太原
又為牙將鮑防代兼訓節度事會回紇入寇防遣大
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
二壘扼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衰其勢
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馬燧代
防表為軍侯自良為人勤且有謀燧倚信之從討
田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有奪鋒陷陣功在諸將右

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
以事燧久不敢當議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
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
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為朕行乃以檢校工部
尚書充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愆法簡儉易
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
中博學宏辭科調壽安尉再遷左補闕哥舒翰為
副元帥拒安祿山辟掌書記翰敗微道走蜀肅宗
以承詔再見行在擢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
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言請太學以構
教本帝韙其言詔羣臣有籍學朝及神策六軍子
弟肄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冊回紇回紇恃
功廷詰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
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龍定寇難功雖緣
毫不遺賞況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
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今其衷吐蕃敗北回紇
悔懼叩頭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匹馬不得出塞
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
轉工部尚書封晉陵侯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

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
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以太子少
師致仕卒年九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懿昕始
薦張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垍其後鎬
興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
輔政並為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
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
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衣冠光躅
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遡斂而給與人

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薦之祐甫輔政擢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幕府會師不文宣集射殺節高數十人令曰中者酬錦与金一單貫飲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為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父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閱術御度使辟客奏為元山今舉賢良方正入高等西河因不能相有能執事者因舍[illegible]敘家[illegible]

領精兵從[illegible]自歸所[illegible]上第賜衣賞之擢左補闕有武力善兵法[illegible]請有將帥[illegible]者召對策[illegible]宗中其論兵手[illegible]合[illegible]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於將其射武教手李希烈[illegible]金[illegible]將張[illegible]之[illegible]戰氣沮[illegible]遂取[illegible]州貞元三年為荊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臯卒軍亂詔澤以浮威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謚曰成[illegible]皇帝為撤[illegible]朝子

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直諫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旧宦参季告早不給宗師笑不荅然力学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為其材云

王紳字文從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為長安尉與弟之賁之爽皆有文辭紳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与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疑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紳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上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故遷紳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紳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意於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紳清而忠能忠於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違泥時紀錢未入者十一入焉紳府史請裒為進奉紳上疏願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貢多四百万緡獻為羨錢以鬭寵紳奏此諸州經費大杵延齡意致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紳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繇布衣與兄溆一日賜官，封
皆辭，而湊畏太盛，乞辭，太子詹事，檢校賓客，兼
家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湊才敏銳而謹畏，自
代宗數顧訪，尤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
沒，其下乘喪挾兵，輒偃蹇猜亂。湊持節至宣、滑，委
曲慰諭，裁所欲為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
故軍中離附。帝才其為，重之。元載當國，又懷狀白
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湊問
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
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
虧德傷仁。縉等繇是得減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
拜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而美
譽四聞。與宰相竇參有嫌，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
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足趺是，不直參讒。
湊陝虢觀察使，代李翼，翼，參黨也。宣武劉玄佐死，
以湊檢校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軍亂，立玄
佐子士寧。帝欲遣兵納湊，而參請授士寧以沮湊，
還為金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
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皋，罷之，即召湊代。皋已詔，
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為人彊力劬儉，

濟民，上下愛之。京師苦宮市，彊估取物，而有司附
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
不便，貧民徙，紛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
欲以責吏，祇閣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
市令，平貴和估，以息衆讙。又言掌閑、彍騎、飛龍、內
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役手衆，且課大繁，宜有編
省。帝詔頗可。初，府中易湊貴戚子，未更事，薄之。每雨
疑獄，時其將吏則無奏敢決，辛倉衆得容欺詐。
數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與留思密異，服不甚。
湊請義道如此。倅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
厚于食，且下傳相勸也，皆無稽事。文敬太子、義章公
主仍薨，帝悼念，為營墓之車，語墳長導摩。湊從帝
閒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帝厭
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廢民，以
逞也。顧左右鉗嘿自安耳。若反復啟寤，幸一聽之，
則民受賜為不少。矯旨何旨，周吾有如窮民下訴，
叵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又病篤，閉門不內醫
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遇田畝，位三
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且吾久感營養者，
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

侍醫敦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十一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成先是街樹蠹缺有司蒔榆其空湊
曰榆非人所蔭玩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
人指樹懷之自興后族沒名秩朝請者猶以單
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以寵過稱為世外戚表云
湊子士矩文學喜就喜與豪英游故人助為談
說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數
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當用單
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御得以親議文宗特寬
治止貶蔡州別駕東官軌坐其罪不納於是御史

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權任士矩而私也士矩負
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
杜江淮它鎮循習者帝聽乃流端州
鄭權滄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
昌初病入朝度其軍必亂以權寬厚容衆檄主留
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白刃間諭逆順叛黨
若一軍畏伏德宗大歎其濟校左得士心者能
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權襄河南府從事
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從張漵樓治營軍明試
道擢將得宜兵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徙倉州刺

史李宗奭數違命權劾奏詔之李宗奭奏以州兵留
已自解憲宗責宗奭以爲重亂代擢淪人擺其逐宗奭
逐京師有詔斬以徇徙權節度邠寧數論宗奭為
權所譖左遷原王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立
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為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
許有詔就道權議諷魁然有閑辯與可汗爭曲直
持議明壯當禮卑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
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
節度使多裒其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
有納焉人咲之卒于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
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貞練容典博士韋降
色訪退吏俗以伎横會將冊皇太子草儀貢參議
偃蹇亘劾逐之皆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
卿歷兖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大
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亘文雅嚴重所
到以善政稱初為兖州對延英自陳節度分兵屯
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
溫州瀕海經賊亂寄官妄受祿代民租役相訟吏
以為廢亘遂召全京繇賦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
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
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
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
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
復為鄭滑節度使表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
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從之請復請為
吏職盈珍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該遷及右職奈何
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愧遽出就坦謝
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內牙中封府庫與軍大

恐坦勸止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
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
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乃
從復喪歸東都為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
幕府多黜死若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
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
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累為刑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為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
追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去以聞帝曰
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諸

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詔赦令一切
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擅
進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
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
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
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
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
諫以漢均為僕射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
姚南仲甚正帝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
者帝怒遂罷為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

劉闢將蘇彊坐誅彊兄弘官晉州自免去人莫敢
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千里宜不
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
反尚錄其材況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
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
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至乃多發其倉出諸市
估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
為代北水運使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
驗未反帝遽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
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未

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為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鄙所利，君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徇一時省費，隳萬世業耶？天德故城地墝埆，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紀，接虜騎唐突，不容知，是無故而蹙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為言，吉甫不從，出坦為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師人怨，殺重旰，罷復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為己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蠲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勞存，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悅，無逃還者。惟請收韋吏閏月糧助行營，為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初，制官階從二品始聽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為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綜舊章，以為非是，奏有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為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為祕書監，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溫。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為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為開孝。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宰，十日輒上所學。既長，詔大瓘等即家教授。拜檢校太常卿。德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道泚將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等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外獄。晟夜半故垣毀械而亡，斷髮為浮屠，間歸奉天。帝見為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書，帝意解，通玄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illegible]劉闢還，未叩城，復詔戍梓州。軍普慈，督監軍[illegible]

放聞疾驅入勞士卒既而問曰若等何為成功曰誅驕不愛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柰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胄拜從所從入為將作監使回鶻冊立可汗可汗逆謂曰舊閒可汗無禮自大夫信自彊夫禮信不能為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爵為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贈太子少保晟敏于辭下士舉班唯自興元入朝貢獻不如詔為御史中丞盧坦所劾憲宗以其賢置弗暴云

崔戎字可大玄暐從孫也舉明經擢太學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主簿辟淮南李鄘府衞次公代鄘憲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成于職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下乃聽命入為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文宗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重斂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發招流亡凡發若罷公私皆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簿籍所置錢耳軍吾以給徼以寺後人也從兖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韡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一二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兖州組減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為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傅其罪賜死宣州

鄭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提舉集賢院修撰臣宋　祁奉　勅撰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調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見帝爲五色鸚鵡賦帝嗟曰後來之英也進監察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令治有績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若衆不爲疑浩獨按覆詰狀果誣爲之還京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肅宗立爲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

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冊號總一時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詳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即署乖悞繼以軍興常如故使部可故奏由使自此始還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譖貶廬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爲嶺南節度使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

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謚曰定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艸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晚節治第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終浙東節度使渭第進士從浙西觀察使李涵爲支使進殿中侍御史大曆末涵爲元陵副使渭又爲判官涵辭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劾渭昔涵冊任少卿不以嫌今謂少傅爲慢官疑渭爲涵游說

乃貶渭歙州司馬貞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爲善又與裴延齡爲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爲潭州刺史卒贈陝州大都督四子溫恭儉讓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冊遷爲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時叔文重權與

游者皆貴繇溫任絕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
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戶部員
外郎溫淳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性險躁譎詭而
好利與竇群羊士諤相昵群爲御史中丞薦溫知
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
怨時吉甫爲宦侍所擁溫群其間欲逐之會吉甫
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即捕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
憲宗駭異既詰辯皆妄言將悉誅群等吉甫苦救
乃免於是貶溫均州刺史士諤資州議者不厭再
貶爲道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恭字
叔尚氣節豪縱擢孫吳術爲山南西道府掌書記
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儉亦爲御史讓太
子右庶子皆美材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
史簡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
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
爲徙它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曄
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
言不可狀以悖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
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

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橫
恣不恤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
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率留後即行
李鄘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寔
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
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
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群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
且得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
時有以罪置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
陸翰主奏邸關通宦侍翰持之數陵簡怨追還
以吏事杖殺之家上變簡坐贓御史劾驗得遺吐
突承璀賂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
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
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
者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
爲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簡謹淮南杜
佑表署節度府判官府罷召拜右補闕遷主客員
外郎嘗遊友家歡噱爲韋執誼陰欲貶虔州參軍
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垍待之善擢累給事中李吉

吉甫當國而坦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
少傅或言其妻坦從母也吉甫欲援之求補虢州
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
伯芻風度清曠善談嬉雖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子
寬夫寶曆中爲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祀
輕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
郎通攝俄轉左補闕僧岵往來宰書因供奉僧以
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狀敬宗怒詰宰相曰岵不
辭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劾岵獨臣草
狀疏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illegible]其言釋之子

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
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
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
四萬刺史萬詔可後爲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
磎勸率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脅
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磎所磎不與吏悔悅
移檄近鎮起兵討賊磎持印還之後廢于家
楊憑字虛受一字嗣仁虢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
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
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

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號楊穆許李歷事
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職去累遷太常少
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闊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
在二鎮尤侈忕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
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
李鄘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于時憑治第永寧里
功役甚殷又幽妓妾於永樂別舍謗議頗讙故夷
簡劾之捕緻以抵死既置對未得狀即逮捕
故官屬推讁瀆家貲翰林學士李絳奏言憑所
坐贓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

但貶臨賀尉始德宗時假借方鎮書詔僭擬夷
簡貞拔減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
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憲宗所善客徐晦者字大
章舉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支懼累
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
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
今忍遽弃邪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
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
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
負國乎後歷中書舍人彊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嘗

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凝字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爲司封員外郎
坐釐正嫡庶封邑爲權幸所忌徙吏部稍遷右司
郎中宣武董晉表爲判官亳州刺史缺以凝行
州事增墾田決汴水築堤防水患息時孟叔度
橫縱撓軍治而凝亦荒湎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
闔門三年拜兵部郎中以痼疾卒凌字恭履最善
文終侍御史子敬之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衞
胄曹參軍累擢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

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
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
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
酒卒敬之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
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
玩諷人以爲癖雖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繇是擢
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聞人濮
陽原愛其文大推挽論語公卿間賞甚死敬之爲
斂葬
潘孟陽史亡何所人父炎大曆末官右庶子爲元
載所惡久不遷載誅徙禮部侍郎以疾免方劉晏
任擢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閱時稱有古
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與疾上道不自言
于部屬其介中救不見聽孟陽少以蔭仕登博學
宏詞科補渭南尉再遷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
及外家賓客故被獎擢累兵部郎中貞元末王紹
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擢知户部侍郎杜佑判度
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
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倚與王
又氣豪侈從者三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賂

金錢多補吏崇望大喪使還罷爲大理卿其後左
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宮中用尺寸猶
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
孟陽殫財貨酣飲游山寺而已元和二年出爲華
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孟陽
善復以户部侍郎召判度支又兼京兆五城營田
使太府王遂爲西北供軍使持營田不可至私怨
恨更詰闘論列帝怒罷孟陽左散騎常侍明年復
爲官營第太侈憲宗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
右孟陽懼輟不敢治而伎廢用度過侈人多指

怒之病風痺拜左散騎常侍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康初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崔元略博州人父儆貞元時終尚書左丞元略第進士更辟諸府遷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雜事進拜中丞時李夷簡召爲大夫故詔元略留司東臺改京兆少尹行府事數月遷爲尹徙左散騎常侍初中丞缺議者以崔植爲之而元略謂植入閤不如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後既當國以元略爲宜撫党項使

辭疾不行植奏不少責無以示羣臣乃出爲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敬宗初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負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以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官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俄授戶部侍郎譏訾大興諫官斥元略方劾而遷有助力元略自解辨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劾元略前造東渭橋擅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贓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沮己路故舉其細纖累之大和三年以戶部尚

書判度支出爲東都留守改義成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荊南爲賓佐入拜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鉉切諫帝嘉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游繇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虢觀察使宣宗初徙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

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恐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時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平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荊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陵邀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

卒官下子沆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
琮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為永州刺史
復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廷中
百僚就班俄復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
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
儒求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勢不可盧
攜專政而薰未幾攜復盛沆每建裁擬多為攜沮抑
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元略弟元受元式元
儒皆舉進士元受以高陵尉直史館元和時于

皋為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從之將供饋羨
附罪元受遂死嶺表
元式始署帥府掾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
潞用兵遷河中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
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兼戶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謚曰莊大中時
又有宰相崔龜從字玄告初舉進士復以賢良方
正拔萃三中其科拜右拾遺大和初遷太常博士
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敬宗廟室祝辭皇帝
不可云孝第九宮皆自列星不容為大祠大臣議不

於詩曰以朝生數日外四引貞觀時任瓌亦預
司對策文宗責其不知禮答文本殁是夕罷警
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故閔悼之切不宜過時
又言三品以上官非經任將相者亡不宜輟朝詔
皆可其議以呂遂為中祠再遷至司勳郎中知制
誥真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為宣武節度
使數徙鎮卒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
鑿臂血寫浮屠書建中末為長安尉朱泚亂喬服

走奉天拜盩厔令佐襄陽于頔府數諫諍頔橫
恣頔不能容薦諸朝三遷職方郎中穆宗為太子
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
以此可天下事焉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即賜綬
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它日侍太
子為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道太子而反
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為尚書
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禁中恃寵輒白帝誕日
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
壽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從減略時

大臣論啓或未決綬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羣
臣曲江綬請徙賀學士得列侍帝一順聽進位禮
部尚書帝問所以拯災致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
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敕有司祭而不祈此
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臨以德以弭災矧
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
諷焉俄以檢校戶部尚書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
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錢二百萬官子元弼
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老而昏不能軍政綱
維亂弛卒贈尚書右僕射帝遣中人弔其家有司
謚通醜故吏以為言改謚醜不報龍

徐呂孟劉楊潘崔薛列傳第八十五

張趙李鄭徐王馮康列傳第八十六　唐書一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
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勑撰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早惠絕倫
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
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
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
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又以
書判拔萃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
為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為公卿稱鷟文辭猶
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證聖中天官
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鍠為御史性躁卞儻蕩無
檢罕為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
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
知訟斥太重得內徙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
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
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
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
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
銳有文辭能為周官左氏春秋初為顏真卿歎賞

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部侍郎于邵以闕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貞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賊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冑不及陝請辭僮單騎即日載馳冒犯鋒於臨汝訴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感誘群兇遂令凶劇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伺隙於內希烈疑貳群凶追奔因舊外蓋真卿義風所

唐書列傳卷九十九　二

激也真卿速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鋸戮之下嗚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日不絕泣求責希烈役希烈妻祖母郭及有妹封遞捕京師此三人留之難益請資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嫌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頵等泰茲實來一見望許休辭告以安

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先是泚反詐姓名依匿城中著史道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判祠部尚書闕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薦爲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秘書少監延

唐書列傳卷九十九　三

齡必欲以罪斥廢之會遣使冊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爲監吐蕃贊普晁擢薦工部侍郎爲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始兼侍御史中及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立聞至贈禮部尚書謚曰憲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還獻懿二祖定太儀號大臣祔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百餘篇子又新別有傳孫讀字直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

鄭薦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貞元初爲吏
部選精允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擢其事曹用後
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趙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鄭城尉稍
遷吉晉河南王縉引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爲
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
以監察御史爲巡使驗治明辯迹火所來乃官人
冥不台在東宮頗德之及治衢不爲觀察使韓滉
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豈永泰時御
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

朕所自知乃以讒鬭不信也命典吏部選從狩梁
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子博宣亦擢進士第陳
翰豪邁流於酒傲忽少檢校陳許曲環辟署於府
久不能堪乃經營吳少誠念爲反間數言休咎或
衆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冤之
李紓字仲舒始仕爲校書郎大曆初李季卿薦爲
左補闕遷累中書舍人德宗居奉天爲禮部侍郎
選爲同州刺史帝次梁紓奔趨行在擢兵部侍
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制
從之紓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廟樂俗不爲

齗齗崖檢官雖貴而游微自如奉詔爲興元紀功
述及它郊廟樂章論譔甚多進吏部侍郎年六十
二卒贈禮部尚書
鄭雲逵系本滎陽父昈爲鄚尉州刺史以職民
之綦整者悉遣留昈誅殺六七人採訪使奇之言
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脇民孫俊與市人以應昈
率衆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爲武寧府判
官遷沂州刺史諭降賊李浩等千人除滁州刺史
雲逵爲人誕譎敢言已登進士第去客燕薊朱泚
善之表爲掌書記妻以泚女泚將朝使雲逵先入

奏同府蔡廷玉譖于泚奏貶爲平州參軍滔代泚
將復辟雲逵爲判官廷玉與舊轄官朱體微它日
與泚從容言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逵數漏其
語以怒滔故滔論廷玉等皆得罪死滔助田悅雲
逵諫不從遂棄室自歸德宗悅擢諫議大夫帝在
梁雲逵依李晟表以禮部侍郎爲軍司馬時時咨
逮戎略元和初爲京兆尹卒弟方逵悖悍結徒剽
劫父欲殺之不克雲逵白狀不能教恐赤臣家詔
錮死黔州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世農家于於學無所不

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大曆中劉晏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爲復禮鄉名達于朝擢偃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爲太常博士專掌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爲太子諸王侍讀遷給事中史館修撰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兩宮因選無比性篤慎至宮殿中語未嘗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孺者皆爲婚嫁然吝嗇自持家管鑰世所譏云卒贈禮部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辭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閤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荊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不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獨存之將直憑冤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爲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當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佐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披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數曰我當坐其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貢爲佛老法與淫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

常侍謚曰成仲舒尚義堅所善急人病嘗自爲科條約吏頃務久皆稱其便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爲睦王等侍讀李抱眞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饋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盜猾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敎督居七年業深年篤爲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封數中賜金紫服進拜

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
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
受安祿山僞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
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
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
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羣臣
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
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漏泄有不
可露罷之召爲翰林學士文宗將立魯王爲太子

唐書列傳八十六　八

愼選師傅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劍南西
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貴人入
錢京師大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
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秭歸
收度支錢乃無逋没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
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再爲尚書左
丞卒贈吏部尚書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
不通聲也弟簡休亦至工部侍郎

張燈李鄭徐王馮庾列傳第八十六

姚獨孤顧張路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　唐書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illegible]
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
遷累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
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
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
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
宮闕南迫大道使之前而可視殺而復生雖官以侍
之可也如今列於近上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

唐書列傳八十七　一

何者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
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
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
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
后陵在禁中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
益先后欲寵及厚陛下乃討疏奏帝嘉納進五
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
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
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
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侵權撓政不能逞因譖南

仲於朝德宗惑之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曾南仲裨將曹文洽入奏知其誣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表于廁為二書一白南仲一雪南仲冤一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因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擾卿政邪曰不擾臣政臣恐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謚曰貞初登位焉少微有與在南仲並府盈珍之構也

出位為遂州別駕東川觀察使王叔邕希旨奏位殺之後出少微補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云

愈及字至之南洛陽人兒時孝友試之曰兒志何謂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宗舉高第補華陰尉辟江西府統李涵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

遂使謀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儻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拯陳政要而億兆聚中者陛下臨政之際嘗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邪昔堯設諫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之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劫如沸繒絲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咸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求治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竊觀陛下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

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陰冥犬為此下陵上替愆
陽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啓寤陛下宜及時
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
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務禁
止暴兵節用愛人就豐乾彰以徼福于上下必能
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言減江淮山南
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
施行及今未有論然之詔臣竊謂今天下唯朔
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
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
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
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而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
危以備不虞自可險要之地保置軍鎮悉休其餘
以糧儲寨稷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
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積習使大議有所壅
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疾而厚其痰也天
療羸者必去之使瘳夫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
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易不
俟終日之義耶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
為太祖及據禮條上諡呂諲盧弈郭知運等無學

美無懷與得襃貶之正遂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
州刺史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
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
廷卒年五十三諡曰憲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
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為
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
聽之專也子朗郁
朗字用晦由進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
中擢右拾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刺史兼鹽鐵罷場
監官榷吏除百姓之患不聽會盜殺武元衡朗請收
京兆尹訴捕賊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戶
曹參軍久乃拜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坐與李
景儉飲景儉使酒謾宰相出為韶州刺史召還再
遷諫議大夫敬宗初宦官毆鄠令崔發繫于下朗
請詳其惡以正常法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朗連
疏論執還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由中丞自請是
時崔晃鄭居中辭宰相力得監察御史朗拒不納
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醉詬朗朗劾不
處下除諫議郎會獄中王涣植求信朗直其枉書
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職能去帝遣中人劉諭

不許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爲福建觀察使到官
背卒贈右散騎常侍
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擢進士第
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
拜右拾遺俄兼史館脩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
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殷固號稱職擢翰林學士
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脩撰
憲宗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
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俄知
制誥德輿去位還爲學士九年以疾辭禁近拜祕

書少監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
帝遇之厚論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子庠
字賢府長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
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位至尚書左丞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爲禮部侍郎
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
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御
史大夫于頎薦爲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
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闕十
年以禮部侍郎貢舉從先兆于洛帝重遠去詔遣其

子往弔命中人護喪累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
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鍋第酒酣少連挺笏
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舊且前亢
支直亡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炳灼
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還
吏部侍郎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表禁苑
及汝閒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
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爲少子
師與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
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善文辭大
曆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
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
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
郎中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
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爲留後召夏卿爲吏
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
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
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轉京兆

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辭疾改
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獻夏
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闕晚歲將罷歸署
其居曰大隱洞與賓族之貧窮者友善雖同游
終年不見其喜慍撫[redacted]已子爲政務通理
不甚作條教所辟士[redacted]景儉等至宰
相達官故世稱[redacted]弘及進士第
仕累中書舍人與平章[redacted]宰相罕接士
唯曜性清無問色[redacted]罷貶爲明州
長史會昌末[redacted]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redacted]武威[redacted]兵部尚書遷六世孫
擢進士第杜佐[redacted]復之郎度[redacted]掌書記擢
監察御史磊落有[redacted]敢言是時德宗春秋
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redacted]羣臣畏帝苛察無
敢言平仲嘗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爲循
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
擇御史郎官開倉振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
被選同得對粗陳振恤事帝察其意有所[redacted]以歸
在側未言事苟平仲方諷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
之雜以它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叩頭再拜名帝怒叱

去之入蒼黃向陛後歸趨陛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廢
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爲諫議大夫憲宗使吐
突承璀討鎮州平仲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
再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
敢直云終太子左庶子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
過於君君不降而逮諫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
及是而天下之務緊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
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
而循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要其所以爲上
也故聖王垂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與

呂元膺字景夫鄭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
始游京師謁故宰相張鎰鎰嘆曰吾不及也妻郝
陷斯人矣乎榮貧乏子孫弟調玄邑尉辟長春宮判
官李懷光亂河中鄭瀚共論推明節度渭北表在
其府惟明卒王翃辟代之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
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
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
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朝吏白不可
答曰吾以信待人人宜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

感慨悉還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爲虢州刺史既謝帝遽問政事所對詳詣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乃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以顯襃懲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遷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獨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宜損其儀沮或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鄧虢州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棚擢俾與居守將躡察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數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瑕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詰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敷引逆順納即悔謝爲罷兵表爲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許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畤風雹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無懲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爲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遽進超拔衆議謂何且總本判官

今謂之書乃言權知留後皆考圖綵副使初無偏授
元不見其可假令猶不可錄宜甚課取解中外之
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謂
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表高郢盧杞後
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
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
大旱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羣望而天
意未荅昔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交感
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
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

流亡振災為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
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沉滯鬱抑
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
之聞也由是為裴延齡李齊運沉抑者雖十年弗
內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悅改太常少卿元
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
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
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
且死一軍驚爲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
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

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
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
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
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
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與人得矣後數
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
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
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腋士
大夫清議上之弟季同始署西川韋皋府判官
劉闢反棄妻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

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
兆尹元義方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
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
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
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
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
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
然之終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
御史元和初遷殿中劉闢鄭侍專叢詔以中人為館驛

使存誠以爲害體，其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竊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怒，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于頔、杜黃裳家事，逮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以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

西監軍高重昌誣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拜。會暴卒，帝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方正有父風。寶曆中爲右拾遺。敬宗政日僻，營興務，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姦邪恣，綱紀浸壞，務給放肆，諸坐語曰：廷老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毛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所造悉罷。院殿中用銅鑑三千、簿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家，爲諫。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怨。會廷老告憒百日，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爲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特檢操，帝不悅，并讓夷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在公卿間偘偘

不干要寵。擢右丞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子昭[redacted]，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磎州刺史。

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荊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士劉劭遜至，錮諭利害，投釋鎧自歸。觀察使首限外浮數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redacted]，福建軍亂，前觀察使侯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拆閩衛。遜爲長戍，業三

十年遜者事卽行其奏入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
晦日聽政對群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
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則成待望天子者幾何
憲宗欣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詔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唐鄧隋
三州授高霞寓使專一討而遜但領襄均房五
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
敗不勝言為遜所撓帝欲按狀宰相請宜不問下
遷太子賓客賓客入誣之更貶恩王傅久乃遷京兆
尹國子祭酒以論校禮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時
吳元濟始平治條跡猶熾不令自大衆中嚴約束明
諭宣劉咸畏安遜於為政排強植弱
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長慶初幽鎮繼亂詔遜
建宣詔詔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卽日上道先
諸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尚書未幾從節度使
京師以疾求解爲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貞子方玄字景業
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玄劾奢其
寃悉平貸之累為池州刺史鈎檢戶籍所以差
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

手寫簿書為此云終處州刺史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其後荊州鄉人爭歸不詣府
而詣建平決無敢辭者孝母之曰後子勸吾
飲者輒謝建入諸吾意耶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
聞其文學者或以建問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
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
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
古以兵反曹州建作詔論還之詞不假借王叔文
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以
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嫌建者詔召屢請辭職
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讒事甲治之出為澧州刺史
乃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初建為學時家苦
貧兄造知其賢為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
士後遂通顯未嘗治垣屋以清儉稱子訥字敦
止及進士第選尚中書舍人為浙東觀察使性褊
下遇上不以禮為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為河南
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泊疾馳去
水遂入毀民廬訥者簿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
接收發市訥冗舍以廣第訥止曰先人舊廬叉權
貴何奏兆郡凡三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

子大傅卒遺命葬不請[illegible]贈[illegible]謚曰昭懿

姚獨孤顧[illegible]列傳第八十七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唐書一百六十三

[illegible]

宋 祁 奉 勅撰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illegible]顯民任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為左衞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illegible]王為荊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為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illegible]兼御史大

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父子不臣下皆厭亂雖然語曰不圖今日還為主人酒中悅起自陳爾射王曰陛下凡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柔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中軍務[illegible]其難[illegible]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入[illegible]巢父并

殺中人吳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親傳而田
悅死疑其詐出巢父數事窮不肯救帝聞震悼贈
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
卹之從子戣戡
戣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群辟爲判官群卒攝
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戣邀志謙至
府與對揚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侍
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
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爲州縣蠹憲
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緡抵死吐突

承璀坐厚希光出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
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
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近倖營
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
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儀秉太子侍讀改給事
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寘不下內陰權易
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戣翻其情戣據
概論正殺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
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
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言急變捕位劾禁

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還御
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
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戣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
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
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
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
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嶺南節度
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
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
部中白衣民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

繩之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親
吏得娶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
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
才可用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
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
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
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
者不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
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戣固言
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

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上言而裴
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戣不遷一歲以交
廣晏然大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
侍還為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愈謂曰公尚壯上
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
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
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
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為人守節
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
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
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
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事今戣以禮
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
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
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子遵孫溫裕仕為天
平節度使遵孫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遂成
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署幕府從崔鉉淮南復
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
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illegible]

職立學士毋喪解還為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
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
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外聞風未綱紀肅三遷吏
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
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篇遣雅
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陳
倉惟黃門衛士數百騎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
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盩厔為盜所剽衣囊
略盡緯詣宰相欲有所論蕭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
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寵不辭難
今詔召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
於君乎且迫下御史亦辭方乏鞍馬衣食請辦一
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且暮丈夫豈以家事後
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
再至而羣臣頗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
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致必
反建言關邑陝狹不足駐大師請幸梁州即日去
陳倉而兵至微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致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
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啟運保乂功臣鐵

劵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等京里第各一區兼京
畿營田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毀乃兼國
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
樞密使參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冠助祭事中
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
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為之服諫官因執帝召
謂曰方舉大禮為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威都頭
李順節跋扈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吏
白已謁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
則無班快快去他日見緯以為言緯曰固公見
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行宰相以緯相為
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拜豈公欲用之去
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張濬將兵太原帝不
安以問緯緯助諸請既濟敗坐傳會出為荊南節
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為
請詔聽所便乃并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
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尚
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
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
勉勞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

至沙城以疾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
久求生不肯服藥以薨贈太尉
戡字勝始從十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
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
署府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
結欲久連兵以固其寵戡數諫陳事不從則於會
言以折之從史始甚患面卻後數不聽戡遂以
疾歸洛陽未幾李吉甫鎮淮南表置幕府戡延
從史曰戡舍我而從人耶即以事奏三上詔
以衛尉丞分司東都元從史敗戡奏不
驗輔年卒給事中不可宗遣使諭
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年五十七從史
敗追贈司勳員外郎
戢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脩武尉不受
以讓其兄戡擢明經書判為校書郎陽翟尉
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
助盧從史凶者從史敗孟元陽代復用之
戢移書昭義前數玫罪乃已列其狀貶流玫播州
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以彰俊為中書舍
人于併得不死辟獻坊府戢薦其能京

師既請京兆尹裴武曰此所下詔令皆偽爲之悍
逆子一不烏戢歎伏乃下覃求進乎子壹效李孫行
父逐莒僕以兔害君若武即逐出元符拜京兆少
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乃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
歲中文宗憂甚戢歸祠由汀泄一夕大澍帝悅詔
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字遜志擢進
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謂
同列曰吾等可少整矣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爲太
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閒獻書天子
擢偃師丞世以儒顯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
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募兵斬
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東
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
致死即奪其兵寧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偉
臣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遣真卿書曰夫
子爲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支使寧以負
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
有嗣矣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
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薦

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驛召寧將以諫議大
夫任之會眞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爲殿中
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任埇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
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
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乎即往見
光弼光弼曰吾兵仰給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
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稟者勑
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
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
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

租庸鹽鐵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淮沔經商
山以入京師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
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絕與寧戍淮西
洽憚寧威掠劫爲衰漕貨得通坐杖死沔州別駕
貶平集尉大曆初起爲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祕書
少監兼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
版校見戶妄劾寧多逋亡貶泉州司戶參軍事子
贊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戶數倍
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數與貴合勢
故當惡之雖直其經猶罷最位寧默不樂嘗曰時

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免
矣親友彊之輒復一謁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
祕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
吾志矣即謝病歸東都以祕書監致仕卒寧居家嚴
事寡姊恭甚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
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
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四子贊
質員賞贊之老贊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
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
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陝虢觀察使盧
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佋欲重妾罪
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弟賞
上冤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為郴州刺史參敗
召為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
支屬吏受賕贊鞫其獄欲由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帝
深文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憲宗立進宣歙
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質性彊直舉賢良方
正條對詳切頗推至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
言元和時轉運諸院擅繫囚笞掠歲楚人多

死質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冤後論吐突承
璀不宜為將憲宗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
善出為開州刺史卒員字與直工為文章杜黃裳留
守東都署佐其府兄弟皆和粹世以珍果目
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
醐賞為乳腐云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
治家者推其法不德初獻賦行在德宗異其文位
吏部侍郎舉進士第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
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
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己又簡儉憲宗器
之將柏亦為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為太
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
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
避道都人榮之以疾解卒于家年六十贈吏部
尚書諡曰文簡弟酆郾郇鄯鄲
郾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
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
欺每擬吏視挾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
議大夫穆宗荒于游畋內酣湯昕曙不能朝郾

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諭遷給事中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遷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咎諭咸賜錦幣郾與高重摘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

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郾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殖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釐車而致之河郾乃旁流爲大敖受粟賈而注諸艚民悅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郾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謚曰德郾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室處庳漏上

瘉至窾竊則寶益而復以就外任治號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涖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瑾珮球璩琛任禮部侍郎浙西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瓌珮侃達官

鄯擢進士第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宰以韓約代之不附李訓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鄯之乞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鄲擢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東欽觀察使入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比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illegible]文與正不[illegible]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閱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饉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熟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它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大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憲宗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illegible]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氣蒙晦之罰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illegible]身過則生患衣服無德後則生慢唯過與後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秉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衰真智實誘情變之上者理於未然患不慮後防處事先心靜行體和道全吉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朕深者當置之坐隅閱月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均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即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兵事邪若去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攝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聽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沉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徙命拜京兆尹才趨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搒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

法當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
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喪去
官服除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
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
諸將使驛傳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
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
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
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
條検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共惡疾之改吏部
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宮問疾

唐書列傳八十八　十七

弘遣子公武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
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姪傳言耶弘
懼挾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俄檢校
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
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
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
舞文者其廄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
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曆元年就遷檢校左僕
射牛僧孺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
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

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劍
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詎驗何
益即垂藥而遣道士入為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
度使先時邠兼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
虜得窺闖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
復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
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鬭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
不順遂減論大和四年為河東節度使歲惡撙節
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
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餉兵以防襲至

唐書列傳八十八　十七

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闢牙門
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
妄馳獵陘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鬭為九姓六州所
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
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
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
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與語屬以家事
及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亦非
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
八贈太子太保諡曰元公綽居喪毀瘠三年不澡

沐事後母薛謹甚，薛姻媾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吾在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澣、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款，其後皆知名顯貴云。子仲郢。

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皐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咽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所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

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當，仲郢監罰，讞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稱其守。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吏長者仲郢條簡冗員，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猒伏。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詞切，帝遣中人慰諭。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之慊，奏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

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浮屠法，盡壞銅象爲錢，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若從淮南鑄會昌字文之，僧反取爲鍾鈸云。中書舍人紇干泉許甥劉詡毆其母，詡爲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爲姦。宣宗初，德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爲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爲屬郡，高其治，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

祕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耶？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豪邊章簡挾勢肆忿，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爲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翌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翌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綠，遣還。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俄轉戶部，封河東縣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弈以罪，仲郢杖之，六日死，貶雷州刺史。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

為鄆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
發父冢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
為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
集升平第庭樹戩戩有聲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
卒於鎮仲郢方嚴尚氣義京兆尹李德裕貶死
家無進不自振及仲郢領鹽鐵取其兄子從質為推
官知蘇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
綯感寤從之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
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
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

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禀為婚嫁在朝非
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
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
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
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
旁錄仙佛書甚眾皆屑屑小楷精真無行字子璞珪璧
玭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
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紀元為編年以大政大祥異
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氏杜征南
春秋後序述紀年曆為目錄史家皆善其條
以為終著作郎

珪字交玄大中中與璧偕擢進士皆秀出而文珪
敏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又乃以言
悰徙淮南歸其積奉佳不納悰與故事為公
之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
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詔書仲郢訴其子官
處諫職為不可謂不孝則非所勸就養詔可始公
綽治家以禮法及珪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璧字賓玉馬植鎮汴州辟節度府入從事璨

州救止其不法璨不聽乃拂衣去李蔚鎮淮南擢右
補闕府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士累
遷右諫議大夫

玭以經明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
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為副擢刑部員外郎湜為高
要尉玭三疏申理湜後得稟嘗歎以為其言鯁自
謂不加也出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乃
納直於官黃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
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
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吉甫有父風昭宗欲

謫以相中官譖玭須辟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
州刺史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玭常述家訓
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
生可以爲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
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
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
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
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我潤雖欲
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爲基
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

以簡恭處己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己省
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
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生
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
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
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
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
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
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redacted]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

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
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
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
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
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祿有令
四子孫皆達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荊門
則裝齎無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返掌則
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
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匏而
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

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
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
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
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餗門人最有
奴頗擅寵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
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
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
息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
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
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

史064-425

能保其富不足言矣賈之族害客手擿歷間而不
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
為御史鞫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
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覆考特其歟夫名門右族
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
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
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
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
基構之重屬於後生矣行道之人徒行文學為根
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
根者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
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
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
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
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
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
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公綽嘗貽宰相李宗
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
願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

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子
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
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
秋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
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
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
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
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
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
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撓
為懦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
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開成
二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
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
官無玷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旼誠
勳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
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
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送女還
旼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為右
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李

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公
復為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
公權稱賀忘先羣臣上尊號賀上奏忽謬御史劾之奪
一季俸議者恨其不能以壽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
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
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
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
書法結體勁媚自名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時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
詞清意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
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坐前書紙三番
作真行草三體帝奇之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
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志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
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
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
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
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
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所寶惟筆硯圖籍

子華公綽諸父也始以嚴武劍南府參謀遷池州刺
史代宗將幸華清宮先命宰詔欲以子華為京兆
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為昭應令檢校金部
郎中脩宮使設棘閣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
宮材用毀圉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然自巳出
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
郎將恃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
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
厚謝焉知其終自為墓誌子公器公度善攝
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
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
卿公器生憚憚生璨別有傳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從宦客
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
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
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
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
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避親不肯調從建
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為膳部員外郎以吏
部判南曹選者持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陵駁

宜■宰相怒以禮曹郎出使宣武軍未幾還右
司郎中換吏部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
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
許孟容不附爲所譖短從祕書少監帝崩宣遺
詔於太原幽州節度所獻賜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
浙東觀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賑贍貧民
政聲流聞入爲京兆尹先是編民多冒北軍籍中
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
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
初牛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

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爲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
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
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僞於陵不敢撓以私
則爲飛語毀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
領留事劾吏欲摭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
遺肯私官錢邪宰相裴垍亦爲帝別白言之乃授
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
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
制於陵建言佗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詳
員爲留遣之格事不相評莫如勿置於是有詔三
考官出較科目選至七佛調悉還吏部又請脩甲曆
南曹置別簿相檢覈吏不能爲姦始奏選者納直
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謂爲適以兵部兼
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爲供
軍使于唐鄧而高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
敗詔責之指以爲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
王傅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官慰
淄青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支滑州未出
鄆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悅其能會浙西觀察使
李翛死皇甫鎛素忌於陵薦以代翛帝不之可穆

宗立遷戶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
徙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
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
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大和四年卒
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
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
宰相自有傳

馬揔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窶不妄交游貞元中
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
揔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

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平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掉訐獷戾有夷貊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總篤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謚曰懿

贊曰巢父忠義戕於賊不肖誅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彥也其後甚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為孝友門家君子之澤遠哉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歸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第八十九

唐書一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殿校理脩國史儀注以貧求解授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主客員外郎復兼脩撰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謁皆服袴褶崇敬以非古建言三代秦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練祭

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延言唐家土
德請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
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
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月則
否彭祖寧纖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人帝
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毋稱臣祭而
稱臣於天帝無異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
北面揖以爲太重宜準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
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
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
免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
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易所至爲賈崇敬惟
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
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
擇之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
往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
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
環繚如璧然以名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
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
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

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
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
辟雍猶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
非學官所宜業者稱廣大成今學不教樂於義無
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
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
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
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
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
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絜文詞雅正形
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
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
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
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贄
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
中門延入與坐割脩酌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
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
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
月試時考歲貢眂生徒及弟多少爲博士考課上
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

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仍不
變復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
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
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
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其
言試同大義闕一許兼收為天下鄉貢如之習業
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
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皆無法
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
名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坐史

給與錢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
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
又兼晉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叛命
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寵賜繒帛備光以為榮
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
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行于世
登字沖之事繼母篤孝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貞元
初策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
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寄吾
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

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僚類有
出其下而進越自喜得要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
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累懷遷兵部員外郎順
宗為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即位以東宮恩超拜
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
樓箴以諷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
知帝奢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為讜言後
判國子祭酒事遷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卒年六
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憲登性温恕家僮為馬所
蹏怒求馬殺之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登

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求之賈人皆為忿而
登不為恨常慕陸象先為人世亦許其類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
為翰林學士進至戶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
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為進
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
仁練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擅有所獻恐海內效
之因緣漁刻生人受弊莫甚詔周仁論責還所進
代貧民租入部不從罷鹽河陰院以虞水旱初戶
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姚康受

平糴官奏李元紘六千匹代貸乾沒錢八千萬俱貶
嶺南嗣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
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
孰甚對曰元中等枉法失官錢益所坐子弟受賕事
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參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
為相惡之徙秘書監固言罷還擢知兵部侍郎歲
閱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
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
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
書左僕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亳西徙故為京兆人少篤
志通群書大曆末擢進士文辭清麗調授弘文館
校書郎德宗立詔諫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
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楊炎輔政召授左拾遺居
親喪毀瘠過禮朱泚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
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
金部吏部員外郎左右丞缺轉左司郎中貞元八
年選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旱大水詔陟持節
循尉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吏倚宰相勢嘗貸負約
陟遇之無假借先是左右省雜給賦職田而主事與

拾遺等陟以本稱為差由是吏官有害中書舍人李
晟有餘廩料積于省它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
人常私有之陟均舍人無厚薄雖細務皆自親其
勞久益彊力人以為難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
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費官錢當
罪案又乾沒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詔付比部鉤
校時郎中崔元翰陰附延齡欲鍛鍊其罪甚急
內以險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
給縣館傳皆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既免元翰不
得意以恚死陟尋知吏部選遷侍郎銓綜平允

時謂與李朝隱略等不能綜核清明如裴行儉盧
從愿也十五年病癰帝遣醫臨視敕曰陟賢臣為
我善治之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陟少自底厲
著名節常推權德輿德輿以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
為郎中陟皆師友之子敬友位左補闕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叙居父喪既讓哀
行千里道路為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
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汙偽官使子弟
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奏其忠授
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

虜壯其節留二歲劾倫至涇州逼令約城中降倫
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
之爲感動嗚咽即其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帝
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
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謚曰敬衍天寶末擢明經調
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恚衣以見問
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杖之衍涕泣無
所陳倫弟殷白衍所衣果以送夫人所尚何云倫
悟繇是譏焉入調涇陽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歸
察使馬燧上其能徙美原令辛京杲奏益請咸爲李

子部償負之滕討政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歷蘇
虢二州虢居陝華閒而賦數倍入衍白宰相裴延
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
衍不聽復奏州多磽田又郵傳劇道衝歲無秋
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
在因循不以聞不忠陛下不憂卹也患由詔不實
不患朝廷不矜恤也陛下拔臣大州寄欲視民困
而顧望不言無以稱宗公其言爲詔度支減陸運宣
歙池觀察使衍靜寡百姓所懷幕府奏辟皆有名
士後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

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於親族葬孤嫁娶倚以濟
者數十家及卒不能成喪表詔朝賜賻帛三百段
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
皐劉贊裴肅爲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
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多逃去衍至獨董之居
十年齋用度府庫充衍及積其代州以錢四十萬
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猶由衍蓄積有素也路
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
襃美賜一子官云謚曰懿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

士宏辭授秘書郎張延賞節度荊南表爲枝江尉
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
罪己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慨然多
激發與穆質同在諫爭地書數上無所回牢
相李泌劾景亮質黨會泌所上語言引善在己
即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
抑二十年至順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
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
足食足兵而又得上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
至唐剟治道之要者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

問言晚進大夥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
其從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時以直
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第累遷
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繫
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
更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陛下重於往
內帝納之累轉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
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
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
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

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潞名
和率身治人約而簡當時咨美
薛戎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爲隋禮部尚書戎
順客秦夫尉與楊國忠有權及用事將引之輒謝
絕華以吏最拜長安令歷蘄州刺史憲宗時奏最
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
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儉
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
聞于家所得祿即分散親舊故人而無餘擢除左
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耄不肯去故

論者高華右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華於文
章中尤於詩兄芳有器幹與華其母代宗從母
也以外戚奉朝請貴顯大夫華子薦大和初爲
右補闕內供奉其季齊佐興元李絳幕府絳遇害
齊死于難帝聞不及請贈起之又甚閔者垂泣後
歷工部員外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
炎異之曰國器也高其第調渭南尉嚴震在興元
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
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絪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

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
久疾冢嫡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
王絪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
威柄次公與絪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
不爲權力傾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脩撰改兵部
侍郎絪以宰相罷坐與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
陝虢州觀察使蠲積祖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
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負不
得調次公召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乎
即俾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建言罷兵

帝將相之制書具而蔡捷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
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道病卒年六十
六贈太子少傅謚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
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
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粲子洙舉進士尚臨真
公主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
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為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
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
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召至府三返乃肯應故

宰相齊映代為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
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揔佐鄭滑府監軍宦人
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揔以附倖家即使戎
攝刺史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邪我始不願仕
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捕案引戎入戎
叱引者曰冕賓客乃爾乎由來不兩進冕度未可屈
揖而去因之它館環以劍守之累月戎終不為屈
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冕亦病死得解
自放江湖間復為浙西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
璀討鎮州所過吏迎廷甚不及治道前驅惟戎境

內撥故無所治迓留府中他令者縛置獄留守怒
逮將略出之不與後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
禁者罪當死徧未責死罪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
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為吏不尚約束號名
與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屬官時毋灼灼可驚者已
罷則懷之悉本稟賜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既
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為歸資撰皆與
而去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
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機命帝謂曰小子新
立涖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

淺不足應大任曰有賢能薦之帝美其誠進工部
侍郎集賢殿學士寵侍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
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
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
茲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
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
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
士皆習孝經玄宗為注訓人知孝慈則氣感和
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觀
察使謚曰簡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表其府又以鄉府奏官甚恭下遷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歸請使自副詔兼御史中丞爲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党項數寇擾邊而置宥州都護府異吏武將職宜擇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過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

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賓客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廣有舶貝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脩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巨豪與賈餗善李訓敗衞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入剽劫執其子溵內左軍至斬以徇証族遂絕人

賚人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眾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時養于家父無資士作家覽力

羸瘠見者哀其孝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粟帛旌闕其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朝政擢爲右補闕遷右庶子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將以相公著深讓年切乃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疫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俾盡賑飢拊之入爲太常卿太和

中以病乞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遷一官輒憂形於色閑居四十年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幼有大志通兵略遭寶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乎弘禮嘆曰我固甚武請為公歡玄佐授鷹與弘禮一馳逐兔緩在手一軍驚焉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學客於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贈褚為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中判異等寧武李欒表

為判官以親老不應辟署東都留守呂元膺請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為逆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為設方略戒備部分設張東都卒無虞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朝表弘禮從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咨逮還魏博又表為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靖鎮幽州詔弘禮往副未及行會亂改絳州刺史李㝏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劉桀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守汶州桀守壽州奪其兵擊賊禹城破之獲鎧鼓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撤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告韋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言山故渠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斬之為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乃轄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為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子孫議鄙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喪客高郵見吉條制地下濕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為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故吏得為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不拜太和四年以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搆宋申錫獄建言宰內外雜治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

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
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
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
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
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
廷頃之移疾歸東都以爲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
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
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
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
力耕以養母講學不勧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踰
四十親宴無進取意姻友共勸以仕乃擢進士中
甲科辟秘書省正字裴度佐的府五遷侍御史繇山
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
質與諫官伏閤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
寤申錫得不死爲宦豎所惡出虢州刺史李德裕
素與善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年六
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白畏慎爲政必
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自將
不爲黨其客若幕府者若河東裴肅天水趙晳隴
西李行方梁國劉寶賢皆一時選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貲產長通經術以
講道爲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
博士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俯費廣欲
紓以期詔侑宗正少卿持節諭使回鶻可汗驕甚
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
宣言欲留不遣衆皆危之侑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
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
逼還遷虞部郎中王承宗叛遣侑招諭承宗聽
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
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徙江西
所至以恭廉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即位李同捷叛
而王廷湊陰爲之助久不解詔五品以上官議尚
書省合議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
湊而專事同捷且言須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
心爲武者以安人爲遠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
納然內嘉尚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遂
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痍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
生荊棘侑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以仁
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三

當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衣初州兵三萬仰衣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倉儲盈衍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為軍無輸王府者侑以節軍用有羨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擅與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延承宣代還會滑州

掖崔元式受吏賕又率為羨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約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袞從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贓者累論元式犯皆枉法當異詔用覆訊流元式賀州帝嘉侑守法遷刑部尚書以讓所奏不直徙用為天平節度開成元年再召為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悶悒洽安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絹三百匹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

以酬直言遷忻鄭度使宗叔夜盜營年士卒賊剽萬家亥兵累奮能為左武衛大將軍侑淨甚衆天子由是跡之賜以衣死出侑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坐一減兵不先論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強直名晚節內崇輸將務交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孫

盈孫廣明初為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閒有禮學擢太常博士光啓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如乘輿西有司載神主

以行至鄠乘為盜奪今天子還宮宜并其禮等相建言修復宗廟功費廣請擇禮官議時佗博士不在獨盈孫從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殺禮按至德時以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宇為十一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遂詔可自是神主樂縣皆所創定蓄學禮家當其時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出典令無內官朝服侍祠

以欲之當隨所損益臨時撙節庶得過詔可
爲喪亂後制度用索迺補緝容典皆爲禮閣新儀三十卷終
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
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
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隋以來下訖憲宗
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
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詔彥威
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崩不葬懼其
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

唐書列傳 八十五　徐

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皆代三宗皆五
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
爲爲之然常典也且葬日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
祔皆卜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後
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簡上言
太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稷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
始封爲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
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
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無例
列祖之議叔出亂衆不可以爲訓唐本因禮以

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以後咸稱宗
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
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
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又舊事祔廟
必告于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
祔主畢又還告太極殿彥威以爲不可執政坐
忤譴奪一季俸罰一階彥威終不回俄從累擢
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
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爲勘定兩稅使差量織
悉人不爲煩遷諫兼史館修撰與平民上官興殺人

唐書列傳 八十九　徐

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
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請減
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
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
少尹俄改司農卿李宗閔雅善之進拜平盧
節度使開成初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
學因該涉亦善吏事但急於財用出入米鹽非所
長也而性剛訐白將嘗見文宗顧奏曰臣家知
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披見財量入以
爲出贍邊上供貲無盈歲用之無乏者假令臣一旦

迷愚欲自欺後亦不可得臣已占頷圓又三百至燕
訖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
四經略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八十餘萬長
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
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
一又三之一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
十萬衆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彥威雖自謂
撿括姦冒若從其實於利害無益也始神策軍多
以禀給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賈厚給之經用益耗
開成初有詔禁止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
彥威乃奏復與度支帝以士良等又劾王播三百萬羨贏
以冀速遷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繒帛脆惡擿吏送
臺獄而彥威視事自如及詔得發始惶恐究竄其
衛尉卿俄拔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毀山房
三千餘所盜無所容徙宣武封北海縣子性彊
敏善著書頗行于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靖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
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
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古次第崇
敬乃請東掛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

無有折其非是者遂州刺史呂倚言謂天子攝
顏回爲亞聖其從於陳蔡者可各有號以於一時
後世從也七十二人以爲哲天子志哉祀七十子
亡是示有所私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塞
於一時之禮記曰釋奠于先聖之莫敢廢也如崇
厥誠不當享孔子於郡縣者遂屬而不行矣倚高
之語柳宗元志之蓋豈以言之自據其妄者

新唐書列傳第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illegible]
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勅撰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同爲縣官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署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渭署法湊以臯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韙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傅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吏漏言[illegible]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賂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之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之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臧敗帝審聞叱之去事

之改國子祭酒俄遷吏部尚書[illegible]往還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官開徼幸路不可權倖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郊廟董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泛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五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久缺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詔餘慶淹該明識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規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賻遂爲餘慶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頒親黨

人急而自奉廉儉秩字官府乃開肆廣大堂常語人曰
吾不及親祭而後僕妾皆吾部之大抵中外姻嫁其
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語詩書教以經義
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以中使持旄
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幣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
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訝其沽激餘慶不敢
也奏議類用古言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
何等語人皆其不通時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
在南以絪第在北世號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
敢言無所避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
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
追吏下紀功受涵請責覈狀以杜其欺餘慶為
僕射避嫌除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文宗立入翰林為
侍講學士帝使擇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
舉諸儒摘問之隨即酬析無留者因賜金紫服以工部侍郎
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
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
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四

子處誨從讜允謨知名
處誨字廷美方雅好學擢進士第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
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
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為時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累遷左補闕令
狐綯魏扶皆幹門生數進擢之遷中書舍人咸通
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徙宣
武以義成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
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
讜擢其酋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

然入為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開邊多虞又
擢授武雲朔等州南路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
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
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為
亂朝廷以為憂當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
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
擇參佐從讜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
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
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

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
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敓日夆年從讜旣視事素
無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珠李善言直
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驩無餘猜故得其死力
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
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衛北面招討
副使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
二年克用略太原可東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
東討賊從讜乃從讜以餉醪犒軍克用偸
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慰
親天子享克用辭謝拜去然陰縱
兵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
之雖擊亦會張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
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捽還從讜合諸將命
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
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縣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
數百騎過晉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
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公省親雁門願
公從行從讜即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黨
書召部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敕克用王按籍致之乃

行黃頭軍以捍從讜劫其從讜開者絳州至道被
不通數月召[redacted]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
幸興元以疾[redacted]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謚文忠
從讜進止有[redacted]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
處誨發於鎮說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扆於後生數
擢與之扆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本執手善騎果破虜
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累若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
以寇彊附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
以宰相鎮鳳翔捕撒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
方畢之號二鄭云
寔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
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轄運使劉晏奏補寧陵
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
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
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
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
解既喪還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劇亦珣瑜
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
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
日尹當獻馬吏從訖劉取印曰珣瑜視事直內賀珣

珣瑜徐曰未到官而受事獻禮所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賦斂貴賤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饋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敕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柱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沴母死廬時詔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

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劾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給帛入有素餘者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名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于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食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

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一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靚周也文終文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三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郵國事數畋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帛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從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

覃侍詔開說大義軍遂安寶曆初擢
京兆尹文宗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
於經術該深謹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
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
部尚書罷侍講文宗雅向學頗思覃復召
爲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殷
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擯曰二人誠通
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
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罷爲戶部
尚書七除秘書監宗閔得罪還刑部尚書進尚書

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禁中遂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
進士浮薄屢請罷其科曰南北朝所以治文采勝質
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文言文人多佻薄帝曰
純薄係賦性之異豈特進士邪且設是科二百年
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廢惰因指
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脆不治飾何由復新
覃曰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比者不擇職事委其主
吏用以不及爲勤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
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

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
是已其非雅正者焉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
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
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
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讖識願陛下不取也帝
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
漢司馬遷爲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
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
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
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

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
宜殺饋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
五經經置博士稍異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
成三年帝多出宮人李珏入賀曰漢制八月選
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
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
之失舉天下爲左衽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
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
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
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

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
妾媵女孫適崔皐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
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與三爲天子言
故終爲和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
覃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
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
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
刻于石子裔綽
裔綽嗣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爲李德裕所知擢司勳
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訴鄭
州刺史[illegible]因[illegible]潼被責未久不
宜付[illegible]使者頒[illegible]之遂給事中楊
漢公爲荊南節度使坐貪黷以秘書監尋拜同州
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
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然不易會賜宴
禁中天子與鑑至門下官謂一人曰近論漢公事
類朋黨者奈何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天子
孫當慎所付且漢公貪聲以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
帝變色翌日改兩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
後終以書監權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
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
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
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
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
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
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
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
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不中
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
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出爲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
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
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
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
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耶即斥
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
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
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
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

獲償負投放相者賀曰安之也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
通春秋工屬文皆誦默賦詩儒者稱之父伯祥為好
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
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
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
荔蒸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姑
時勸人不得無損持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
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
孝景改寺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
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尚不越禮而立
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擇萬人之力邀一
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聞者昆吾孔熾荐食生
人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遣將發邦士尺寸功隨外
壞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
獲尺土見侵守戍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
三年傾者不救死者不收繼以孤寡乎今未已夫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與百萬之衆資糧
殊穫取足於人勞瘵疵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
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賜貧

貧窮猶當稍息勞弊以與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
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
有榷酤之斂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
下穀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
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
之費不忘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
人不堪命谿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
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
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
曰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
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祊恭慎德教以臨兆
民俾四海之內謹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
聞崇樹林宇廣殿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室盡
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
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
人動衆踵梁武之遺風乎又制作之初使費尚淺人
資手力不困必成事貴拐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
思慮從人心則聖王德孝感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
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曰

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咨于衆而順于人則自
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防而絕臣聞神人
無功若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若不爲可名之
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
莫厚焉先王積善之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
以消禍不勞人以禳凶陛下之德作臣爲福威之君
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陽化未曾有爲也君以
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君以致
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禳禍則
方務嚴德閑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illegible]人役

列傳九十　五

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寢息督以箠楚愁痛盈
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勤儉
思治務行寬仁以率天下今因造寺倍相左右過
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擢
咸陽尉郭子儀表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
曇奏杖死郢引諫甚力忤子儀奏下徙猗氏丞李
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
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
瑊提孤軍抗賊李晟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
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璀候郢郢因贊說曰君視大

竊以求福甚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方
不豫悉今若將衆而動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
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璀大懼流
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開道歸
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詢郢抗詞無
所愧懼觀者爲泣下懷光默赦之孔巢父遇害郢
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掌書記
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
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爲以動有司徇名亡實
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顓行藝司貢部凡三歲幽

列傳九十　六

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
叔文黨飛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
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臨元光
自華引兵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
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
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
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
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擬制誥家無留稾或
勸益如前人傳制集者郢曰王言不可藏私家

不治産有勸營之者答曰祿稟雖薄在我則有
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
文用事珣瑜發其事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
所建白俛與珣瑜俛故議者賢珣瑜而訾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姦君外倚姦回以攘天權
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釁若珣瑜郢與杜佑等
毅然引東宮監國執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
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公臥第與郢佑
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子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郢曰奈何以
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畫一世
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上圓
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
備焉終任至京兆府參軍
鄭絪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
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
南奏署掌書記入為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
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
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發宣威軍益左右神策
以監軍為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
軍比絪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
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
文場邪遂著為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
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
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
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
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絪曰宰相不能抑中
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
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
立太子詔絪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頷
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
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
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
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
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
犬彘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
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為
帝奏則卿度彊王室建議裁可不厭宗于絪絪常

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大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絪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爲德推之孫顥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皋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閒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可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選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來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己功用官錢

在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恣軍之不稟糧召禍彊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所實數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疑則更得

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黜品詳論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滅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

以租賦及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宗
蠲除亦毋所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
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為民毆辱宗不
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
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以太
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糴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
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
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鉸於上獻
爲國務怨磨鑛貲之求而又有虛籍剝取多方雖
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般吹口困人均也

又言比經劾放者自謂抵罪無州坐爲匪人以動
和氣而冬薦官踰三萬年未受俸衣食既空凄然就
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滌無辜放者或起
爲二千石其徒知拔用望可稍因而弘之
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
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詭
激寵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
襲德輿陳以爲從史繼山東俗擇昭義之帥從史拔
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
胄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

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
兵治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從從史後皆略如所
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王鍔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
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
宰相必有大忠若勳若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
今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
帝乃止董溪于皋謨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
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
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

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
法臣知已事不詐然異時或有此比要其有司論
報則一勸百懲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
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
見明堂圖始禁笞背刻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
大盜竊發徑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
帝曰誠如公言德輿與吉甫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
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
帝又自用李絳議者賛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
悉自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

亟辨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貶爲本官以
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封扶風郡公子頤以
子殺人自囚邢洛莫敢過問朝廷無爲請者德輿
將行言于帝帝曰頤之罪既貸其不覺宜因賜寬明帝
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
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屬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
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定三十篇
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
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謚
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

唐書列傳九十　二十三

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
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
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
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
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子璩
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第監察御史有美稱與相
李宗閔及父門生故舊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
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
肅韓佽等連章劾訓傾險巧佞亂國不宜出入
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亦貶閬州刺史文

宗閔其母病徙郢州刺史時人多之璩朗徇福大體
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
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祕
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
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
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異故事後或有懸
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讓見聽惠昭太
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
詔羣爲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己當得則讓不當得

唐書列傳九十　二十四

之何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
季安以子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
不當受有詔卻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
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奏釋之并還其藏
卿貲其鹽鐵院官權長孺坐贓抵死其母老丐子
以養帝頗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
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勅無及矣於是免死羣
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可不審
卒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儆羣悉其要

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蔽難[illegible]
也故孔子有[illegible]浸潤膚受之說此其難辨也
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
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
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
戶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結左右求宰
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
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
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
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

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
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
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
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
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羣以是迕帝故鎛銜之
帝李白相鎛會羣臣上帝號鎛欲兼用孝德為號
羣獨以為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
稟賜邊士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其叛至欲引佩刀
自決中外皆恐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貢
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

部侍郎召之勞曰羣力也羣曰此先帝
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
其言有能辨南陽之[illegible]先帝然之
則傳付矣俄拜御史大夫[illegible]兵部尚書
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制王智興得士心不若未
以節度不報智興[illegible]失守左
遷秘書監分司東都[illegible]刺史歷宣歙池觀察
使進兵部尚書為[illegible]郎[illegible]
卒年六十一贈司[illegible]
贊曰聖人不畏多[illegible]人人

長慶而請謁[illegible]中[illegible]為柔也曰吾羣士不
鳴又何以安[illegible]畏之也禍難已
平上情下施[illegible]
也使可去[illegible]
很然自謝曰[illegible]天下付之士不復
也常人所畏聖人所不畏聖人[illegible]觀孝明
皇帝本宋[illegible]可與始[illegible]不可與共終
羣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illegible]
所以笑極侵也

二鄭高[illegible]列傳第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勑撰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為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為工部尚書耽內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節鉞利公士也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遂安俄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舊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號而陰蓄姦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犒如平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

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強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為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為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譔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亦

所致明而後身歷行自其所長故歸策過官無
小儒家人近習不見其甚溫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
皆一時俊傑為安陵令都督宋璟表其異政坐
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以希望為
和親判官信安郡王禕表隴州別駕河西道支
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
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師右相李林甫乃領隴西
節度故事希望鄯州都督發兵擊之後兜俘虜破烏
莽眾斬千餘級遂拔新城以其城為威戎軍遷鴻臚卿於
是中使至西軍希望進引師分屯下書皆進言來
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屬吏畢將京
希望大小戰數十得其大小鎮其所獲甚眾
而還擢二子官時軍還仙童希望發其物
籍東令倉庫尉官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死其
雖答曰以貨藏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
遷恆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誅希望亦卒
異會者皆得罪希望開門下所引如崔顥
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
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

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為辦之元甫奇
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元甫歷浙西淮南皆
表佑自佐入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
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擢金部郎中為水陸轉運使
改度支兼和糴使時方軍興饋運窘以戶
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挐民困賦無所
出佑以為救弊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置一魏太和時
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
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
設官之本以治眾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
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
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
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
徒今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作秩宗今禮部尚書
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
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
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以一今以四
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
凡將軍六十餘員屬吏不減數以口加且漢置別為諸道

史遞察猶今觀察使之任別駕也參軍者參其府
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代遷易不同因革
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必正名神龍
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
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
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
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
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
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猶衆安可不革者以天
下尚有從省不足一以官省從者皆任言此
常侍之論頗非至論且才者廣用不才者何患其
亡又況屬姻戚家產減建武時公孫述隴蜀未滅
天下正始太元再長吳蜀非五開皇時陳尚割據江
嶺擇取從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非數州之
賊淮甸是邱遇士人如奴因與兇頑雖業爭其求
我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揀省別駕參
軍司馬州縣者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
所以閱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
亦何患哉如魏置中正因當時猶德義業者首之貴
寵第一周隋閒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

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
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
憚改作耶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
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
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廛閈以息火災朱崖
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
出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
討定之佑具舟艦遣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
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
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
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
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
宮僔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十
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
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
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俄叔文以
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
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欲撞東宮

冀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以更
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詔佑攝冢宰尋辭度支讓
於巽始度支並州度多事吏推調司繁而不綱
佑以營繕歸將作木炭歸司農染練歸少府職務
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亂
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將有為而叛御
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寇追之太原及境而
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
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聖王之治天下唯
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
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擊莎車
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
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爭為國
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殘害中國開元初郝靈
佺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
但授郎將而已繇是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
遂安此成敗昭然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
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
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涇隴傳曰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

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
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
求則懲禦夫則謹備役當使柔革其姦謀何必亟
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
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
礼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
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鎬
予備至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安
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
侔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
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礼為二百篇自號
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
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
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
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
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皦察數幹計賦相民利
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
夫人有所蔽云子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
簿考定音律卿高郢御之佑既相出為昭應令遷

太僕卿子悰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詔
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年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
膳及死哭而泣撫其屍行哭贈禮部尚書從郁
元和初爲左補闕權德輿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從祕
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悰
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擢德輿爲相
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
歎曰德輿有壻乃爾將以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
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
疾惟悰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

都尉大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
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
久不謁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玨曰比駙馬都尉
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惻然始詔
杖而期著于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
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
又欲閱良家有姿用者悰曰吾不奉詔回輒與罪
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悰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
有意倚悰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
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
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湎宴適不能
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留守復爲
度劍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
內院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
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
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

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諴杜
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
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欲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
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禍
福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擇大臣遂安未幾冊
拜司空封邠国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荊南節度
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
于悰悰因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
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
賀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

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
故時號禿角犀子裔休懿宗時爲翰林學士給事
中坐盧耽貶循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
大順初錢鏐遣弟銶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
海昌都將沈粲行州事昭宗更命孺休爲之
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孺休孺休
見粲但曰勿殺我當盡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
兄述休同死悰弟慆
慆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
自廣陵來見慆勸出家屬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
則衆心搖吾不忍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
下將之閒難欲從慆闔舍穀無不具賊將李圓
易衣飾爲士人欲入圍府慆爲好言厚禮迎
勞賊不虞將之進悉殺翌日伏甲士三百寘毬場賊
皆殲焉圍既合慆城戰俘殺數百人闘退壁城西飭
閒益兵而以強弩射賊中倪降會夜慆數攻東城
大呼圍氣甚奪是時徐州未幾賊挾淮口晝夜戰不
息讜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
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圍其所包一軍
盡沒將使人閒道走京師詔賊可鈎以沙陀吐渾

兵二萬將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守將李湘援泗
淮口與郭厚本合爲賊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
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擲斷東南救饟益治攻具以
懿宗遣使加慆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遣
圍人賊吏慆約降慆張設以觀其變之書慆答
安祿山朱泚望風成者以陰擇其人慆答曰
攻不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賊去圍凡十月
慆拊循士皆殊死奮辛讜嘗冒圍出入糾轉救師
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擢義成軍節度使檢
校工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
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
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
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
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
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
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
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
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胎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
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

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

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澒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

治平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陌倉
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
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
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
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
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
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
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
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

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
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
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
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
粟多驅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驅自戰
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
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
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

盡啖尸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
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
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
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漢南牧說德裕不如
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
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
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
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

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百里用萬人為壘
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
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
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
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
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
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
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為湖州刺史
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

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顗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為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顗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

盛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為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顗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為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

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讙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鎛以言利幸與楚同年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

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為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鎛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單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鎛薦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鎛得罪時譙楚緣鎛以進且嘗

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
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償
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翬
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
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權陝虢觀察
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
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
逐出紳即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
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
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鐫諭人人悅喜遂爲善

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
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
取又毀李師古僭擬制者久之徙河東召爲
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
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
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
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
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
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
怨之始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

鐵轉運使充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
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罷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
出禁兵畀左右街使俾衛入朝至建福門及是
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櫜仗詣省謝
本於鄭注實爲亂非故王璠郭行餘將吏蹤迹
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
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沴感結稱疾不出
乃請給衣衾榼櫝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
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
贈司空謚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

有禮容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然善撫御治
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
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諷天子召門人李商
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
誅譴者衆冤魂未見昭洗辭致與忠無所諱
奏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
以布車一乘葬銘誌毋擇高位是夕有大星隕寢
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
其志子緒綯緒以蔭仕歷隨壽汝三州刺
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固讓宜

宗嘉其忠乃止
綯字子直擢進士第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為湖
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
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
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
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為人宰
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
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
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
禍帝曰善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
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遷
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還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
還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
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
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
為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
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
入濁河剽舟而上綯聞遣使慰撫且餽之糧將李

湘曰徐兵擅還是亂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
專之今其兵不一千而廣凡艫張弩幟示後於人
其忌我其高庭以水挾其使獲艫火其舟動兵
乘其後一舉可殄役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人不逞
禍亂滋矣綯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答曰彼
不為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寇徐泗其黨
六七萬徐之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淮人
以饑詔綯為徐州南面招討使勛方攻泗州杜慆
堅守綯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遣謝綯曰數家
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為異耳願圖去之以身
聽命綯喜即請假勛節而勑湘曰賊已降勿戰
淮上無備故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賊
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臨湘及監軍郭厚本
時浙西杜審權發兵將翟行約千人與湘會未至
而湘覆賊偽建淮南旗幟誘之亦見俘綯師敗
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綯為太子太保分
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
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子滈渙渢
滈避嫌不舉進士綯輔政而滈與鄭顥為姻家怙
勢驕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號

敢言懿宗嗣位數為人白發其罪故貶去年初御
丐鴻與蕭遘進士試有司詔覆是歲及第諫議大夫
崔瑄劾奏綯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
歷朝廷取士法爲滈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
聽滈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
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
且言綯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職虐流毒
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滈爲人子
陷父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綯大臣當論國
柄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
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陷惡之譏幾
不及陛下且滈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禍本當舉
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滈
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綯方守淮南上書
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滈亦遷阨
不振歿渙渢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爲
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璠休方以其日就職定
往賀爲神策軍并收將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
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
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碌中而王表歟悰綯
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
賢矣哉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唐書一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宋 祁奉 敕撰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吏也事節度使李光弼愛其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典帳下代宗素聞之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無遺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與人多有所奏白善窺伺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俄與李懷光暴其罪乃貶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徙韶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相選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附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賊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希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聲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贍庫雜物三千萬緡為季庫月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官盡雜物與常同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負以誑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為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右偏故石雜草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為內廄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廄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誣延齡大慚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又令選輸號曰底折錢并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償乎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數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藏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壓矣且陛下本分錢

用之亡隙何所斷哉諸儒曰本分錢李何對曰山
在經諸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時三之
一以充乾豆一以奉賓客一充君之庖廚陛下奉宗
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
十一隅有餘陛下所御膳簡儉以所餘為百官
粟料猶餘錢未盡也則所不奏者以為羨以治殿
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
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
大谷木數千章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
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同地之近材之良邪延

齡曰異材瑰產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
豈開元所當得也帝終不信時陸贄為宰相帝所
倚重極論其詭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媢愈益厚延
齡贄上疏列其狀且言延齡奏官曹稱有餘一千
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貢故上之興衣
廣官費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壂所收
獻京捕近甸追督就功既日收來弗雛其首名曰
和糴弗與之價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
物旬有見物月計有按覆而後行有御史以監臨之則
財用不得同隱延齡乃言括藏上得銀十三萬兩

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
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
役以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擴欽多積
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
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憸佞
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
崧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謗言哉餓民流度支
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
度支不賦廄芻者天子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
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一吏張忠榜掠之證

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飼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
金餉贄忠懼具獄其母扣新光順門馬有詔御史窮
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
兆錢穀頤下有司比得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
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究延
齡奸苟刻又茹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詭怪其進
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
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
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遍
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

言所命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慶雖帝悼不已册贈太子太傅上柱國宋見初度支建言延齡罷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遷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罷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

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母以寢疾久賜絹三百爲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苟而歷二省章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爲尼没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薄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明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秘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遷中人事召渠牟繇是皆寵日盛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爲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恭者嘉謨正辭感悟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

史皆自推簡然威保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延齡實吝爲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譽最輒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阡于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馬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苟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遷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惲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宗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涵府由工部郎中爲

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淪從子有所訴
運於淪為甥行而不禮以淪怒奏說朝齊運以
閑代宗召淪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
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叛兵奔難至夜
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餉軍牛
酒豐潔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弃城
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
胥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遷宗正卿承源遷不由齊
選李萃辱之死於獄遷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
鞫治帝不許御史顯事深劾齊運詐于儒言為朋

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孫侍奏者章
以劾齊運不直寢寃久之大旱齊運不能政乃
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廄宮苑使進至禮部尚
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
無學術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匼而已嘗薦李錡為
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為湖州刺史人言其
贓帝置不問齊運目疾滿歲不能謁吏陰事往往
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衍禮士人嗤
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皋辟署江

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皋節度山南東道復參謀
皋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
歸京師累遷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
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
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
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
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諷帝實怒奏
賤工謗國帝為杖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雖詼諧
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尹遇臺官實
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劾責從者實怒

奏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
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
若比公卿為請短遷斥者甚衆權幸多見頗間
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
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懼其誣吏
部每奏科目頻歲密以杜請託實公詰曹劾請趙
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斂繇民大
困官吏皆被捶剝掊取三十萬將吏忤或賞輒
死接之無罪者拔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
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敢通

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宰相止夜遣去長安
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撫州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
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
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爭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
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
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
夫平蔡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
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
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

論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
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
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
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
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奢治宮觀自娛
樂鎛與程異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
吐突承璀為助援故帝排度論決任之及以度為
朋黨不內其言鎛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
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
所餘詔度支評賈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

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揄袂
於鞾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役言不可用詐也
帝信之鎛術愈用與李道古令狐楚合擠之出度
太原又以崔群數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讒諸帝號
鎛乃譖群中撓激帝怒遂逐湖南鎛既遷
門下侍郎平章事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
士柳泌治長年藥帝餌之躁怒穆宗在東宮
聞其姦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鎛崖州司
戶參軍死其所召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
于鎛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

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之起徒步拜
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周爭以為列聖亦有方
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
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箠急
歲餘無所獲懼誅窮與妻子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
鎛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躁渴
不常侍惟以貶朋大傷自言百五十歲鎛與
泌皆誅初吏責泌妄泌言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
卒無它異鎛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蕭以管僚獨餞
於野朝廷義之擢為司封員外郎鎛弟鏞字

第進士鍔為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抑
言之鍔不悅乃求分司為太子右庶子鍔敗朝廷
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鍔能屬
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倚甘務所交
皆知名之士著書數千篇

王播字明敭其先太原人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
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
播登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
中丞李汶辟為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贓貺
賂有司復得調播劾發其事遷侍御史李實為京
兆尹嬖倖遇諸權故事尹當避道街實不行播按
文詰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將斥之播受命趨
府謝如禮邑中豪猾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
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丁憂解還除
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時歲饑吏緣為欺民
而縱姦播捕取均其賦遂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
刺舉未阿有能稱關中饑饉頻歲對稱播以為言
三輔不乏糜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己擢
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軍屯列畿內者出入
屬縣縱偷劫奪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盜挾近郊
播請一切得捕比職不能隱者走出境憲宗以為
能遷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
故大理議讞科條叢舛播奏置格律坐隅聽慶重
輕剖決如流吏不能欺其私常討論而比切於餉
餉播引程異自副異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
東南用以饋軍費異得舉之帝嘉其功超拜禮部
尚書猶以貨賄結宦官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鎛
及鎛用事忌播而以名卿使播罷守本官久之
檢校户部尚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鎛
播求還長安初召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稍進播賴其力
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人僕失何比衆望
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
領使職不旨為印部讒自觸是時南方旱歉人
食播掊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
司後賴其利敬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
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貨謝守澄乘間
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
[illegible]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
[illegible]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

閔逼帝左右狀帝小斷不因其言過復領使天下
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
朝拜左僕射復領鹽鐵政委南天牢鄭以公時韋處厚當
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分爭進不甚得
志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謚曰敬播少孤
貧自刻苦學成立居官以[illegible]大性勤吏職每
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各有條樂所署
吏苟無大罪以歲淺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
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拜領甚敏時推刺不
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歲百萬緡自

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
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illegible]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
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直學士元
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敗游事歲中
[illegible]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詔起覆核起建言以
[illegible]送宰相閣可否然後付有司[illegible]識者謂起
[illegible]職拜禮部侍郎李不敢與播俱上疏請[illegible]
[illegible]尉之卒定其罰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
播以僕射居[illegible]選書改兵部為[illegible]選
士拜陝虢觀察使時虢州刺史李[illegible]以擅誅賊抵
罪起言素有功而一千五不償贓死不辭入
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鹽鐵武寧多[illegible]
士奏為營田以省饋餽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
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吝者
死神策士怙勢不從貸其千法繇是[illegible]權戚出民賴
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
脩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為宰相起門
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

尚書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詆之止
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
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歲博聞帝數訪逮時政因積
兩[illegible]寃逐臣過惡又矯飭收終身不忘人過以解
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爲詩太子務以
賜起書東僉獎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撰
五佐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
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
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
三十萬議者謂與樂工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

支議武宗立爲山陵鹵簿使東都留守召爲吏部
尚書判太常卿帝思選士不得才將命起典貢舉
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
從其請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風儀秉宰相教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卿無
內以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
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
曰文懿既遣命使者弔其家書祥亦拒之起性
孝儉居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輟廢天下
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喜[illegible]爲[illegible]

冊問日等疑懷當世冊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具奏
起以學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同異錄它撰集
亦多矣終太常博士子鐸鐸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所貴顧常以光祿
第官[illegible]任求舊里林木幽[illegible]構半隱亭以自
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勢望一歸[illegible]祠部
君公未治以人才自與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
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許終以[illegible]爲[illegible]
擢屯田員外郎[illegible]疾去崔[illegible]宣歙表爲副使
然龜愛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illegible]

通中知制誥[illegible]爲判改太常少卿[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白約素暴橫肯遁冒貢暴彈以動士心爲亂黨所
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
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
辭以鐸當國不肯進士終右司員外郎[illegible]
式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
御史以節檢坊子官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
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爲晉州刺史飾郵
傳吏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州不納獨式
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illegible]

武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
以善政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
繕錢既不時完而所責毒忌式取一年賦市芀木
豎周十二里罷歲賦以寧以紓蒙人俟環鑿柵外
植刺竹寇不可踰擇選其入探蠻田步式使譯者
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者非爲寇也忠武戍
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
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詐曰黃頭軍將
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噪請都護北歸我當
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左右乘城責讓[illegible]又殺

殺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後徵不歲貢式
上諭大犒宴軍中歸附外蕃若占城真臘皆來
獻亦還所掠王氏爭國劉賊仍甫亂明越觀察
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任代詔可因至京師
懿宗問以略對曰但得兵足平也左右宦
要旨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盍共倡狂
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安得以億萬計之乎
兵少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
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向光福里第甕皆
東嚮衆謂有異言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
起用之懷土團諸兒為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
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瑊
冒名仕至縣令皆貲雄州不能制式曰甫餘孽不
足甚若澤瑊乃己猾也皆殺之其豪皆摺死咸通三
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
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兵誅亂兵會
詔降武寧為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飾邪惑亂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
延齡韋渠牟等尚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

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
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斬刻務一功焉
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韋執誼京兆人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
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
於德宗使侍宴賦詩歌和稱旨與裴延齡韋渠
牟等寵侍並入僚列一日皇太子獻浮
屠像帝命執誼為贊太子以帛賜執誼詣東宮
謝太子卒無所藉言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
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交以母喪終為吏部
郎中數召入禁中兩關其言一以上奏召見所善
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等集常侍呂洞往賀之
或謂執誼曰諸將與叔文論黨執誼御白
成季等朋比有所覬望帝使伺得過宴飲
狀眾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能政叔文乃擢
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
伾居中稱命欲執誼扶以奉行因用逮李朝權執
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天下非黨與者乃
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對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
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怨怒反成仇怨及

憲宗受內禪叔文伾分北支黨貶執誼為崖州
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執誼
已失勢奪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
聞人足音輒惶悸動至于敗始未貶時不喜人言嶺
南州縣或為郎官諳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
左右徹去之及為崖州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
觀之崖州也以為不祥惡之果死所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既頗讀書班班言治
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
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
獨無所言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
之事上視膳問安無它且陛下在位久有如
小人間之謂殿下收人心將奈何太子謝曰
微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謀叔
文陰中求速進者言不疑曰某可相某可為將
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
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
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
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
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簾幄坐以牛昭容

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
以詔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拜蘇州司功參軍
為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
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
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
吐蕃惟韓曄陳諫凌準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為伊
周管葛復出僩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
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
鹽鐵使己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
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
[illegible]
數至此議事不決輒獄入禁中不得復入請乃聽三
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復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
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
朝為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為司馬趨之於是
諸將移書中尉告且云已屬人始悟奪其柄大怒曰
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將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
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喪置酒翰林
院忠言文珍等皆在乘飲以論因揚言曰天子適射
兔苑中跨馬若飛敢異議者斬文自陳親疾病以
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謝歸宜聽然向之

悉心戮力始步不所過郡天子異顧今一去此
則百謗至孰肯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
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為韋皐求三川吾
出斥不識劇便欲斬吾手非妬人邪揚不堪將
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文
陳領度支所以興利言者為己勞文珍隨語詰
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
何為耶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
斬執誼與不附己者聞者恟懼會疾甚王為太子
乃嘆吾獨叔文以有憂也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
[illegible]
歔欷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詔
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侍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
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任本闕伾闒茸寢楚
語無它大志帝褻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
帝所信重出入又不交伾止無閑也叔文入止翰
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往為奔走兩閒皆若
遊營而伾寵遍天下賄謝日月不闕為巨匱藏數
以貯妻使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伾日請
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

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不可爲因
三表[illegible]不報[illegible]行止卧年大呼曰吾疾作興
歸第[illegible]貶開州司馬死其[illegible]文黨[illegible]以前赴
免韓曄宰相滉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
遷永州刺史陳諫者警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言其尺
寸治[illegible]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
馬終循州刺史凌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
連州司馬死于貶韓泰字安平有籌畫爲叔文所
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
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沖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
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遊鎮
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爲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
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韋執誼[illegible][illegible]叔文
竊國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
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惡己意
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語候間有所言太子
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經義何可及它質
懼出執誼未敢[illegible]質病甚太子已即位[illegible]爲臨問加
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
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
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
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
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
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
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
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
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
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
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
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
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
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
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
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
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
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
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

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
九年等賦又敘張九齡事為詩以為九齡始相建言放臣不
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
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斥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
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
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
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
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
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
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
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
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
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
責人子事然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
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
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非天不生
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
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
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
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及

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
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
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
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
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
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
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
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
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
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
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
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
州縣牲牢衣幣春秋釋奠於孔子祠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
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
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
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
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

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
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
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
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
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
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
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
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
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
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
史遷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
狹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
時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眾未知
至起蘇州掌書記擢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
杜佑為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為副貴震一時叔文
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
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
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
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
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
貶其自辯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
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
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
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
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
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
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
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

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
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
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
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
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鄉者進當臲卼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
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
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閒
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
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與

罪人改十年官以異道隆在附會聖勑寬亡所黜其博不塞衆人之歎諺語轉修飾敷敘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遂譽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林楊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其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

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詣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以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

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
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
如縷每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
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
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
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
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
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
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皁
隷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
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
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
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
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
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
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
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
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

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
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
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
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
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
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
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
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辯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痼
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
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
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覼縷神志
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
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
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
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
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
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
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

有司付記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眾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汩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

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尚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奪鬬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歐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

者齧爪剛者決羣眾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

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逮奇怪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驅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

承舊物猶崇赤伏以昭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也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抵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

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殄戕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引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舒怳惕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貽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康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以王以桀殺昌以辟雖亡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尨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然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illegible]德乃函乃[illegible]作風[illegible]吹父于[illegible]以[illegible]賦徹而[illegible]藏[illegible]以清我宇[illegible]我子孫百代是[illegible]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孫孫[illegible]惠于[illegible]之戴之神其[illegible]宜[illegible]承天之[illegible]天之誠神[illegible]于[illegible]神之[illegible]宜仁之歸[illegible]于比祝厥[illegible]于西暢[illegible]西[illegible]一乃心[illegible]之[illegible]後天罔墮祝皇之[illegible]文[illegible]德視之心誠[illegible]之神協人[illegible]道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震不[illegible]我[illegible]之延永[illegible]之仁[illegible]不[illegible]思有號于天[illegible]曰嗚呼[illegible]元不得[illegible]閒悼[illegible]

咨作賦自儆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
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
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考可兮追駿步而
遐遊絜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
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
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
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
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
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
黑清濁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

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
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
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
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
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
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累郡
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
明懼夫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
駭兮類麏麚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

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
昧幽兮黝雲湧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
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
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
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蕩洄汩乎淪漣際
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
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
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
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
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

兮長拘攣而轗軻曾[illegible]兮何爲此奚
也諒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
遂兮衆之所宜蹶也不及是以危肆兮固余禍之
際[illegible]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
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
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
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
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
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具

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為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為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痼廢能厲己竭節悉矯革往利積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邊政不治議者恐邊使怠宗門職司苦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殁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橈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詬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韋王二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唐書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侍
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
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
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眾心欲代子儀
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
諸將佷驁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眾不敢
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朞不遷貞元末
拜太子賓客是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
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
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
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
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
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憸佞無功因
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
或生事惟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
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
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

澭代公崇文懼一死力縛闢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
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初以多難務姑息藩
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眾所欲立者故大
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至帝尤甚方鎮選不
出朝廷黃裳從容見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
法度削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
治亂云何黃裳見帝銳於治慮不得其要因推言
王者之道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
者至纖悉一委有司不非人主所自任昔秦
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
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
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賞功必當有罪信罰孰敢
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
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刓神勞耳目之察然
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蜀齊
滅蔡復兩河以機秉授紀律設張赫然號中
興自黃裳啟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年
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
大略性雅淡未始忤物初為執誼所擯及敗悉

力僧黃既死表還其拾推葬並其被疾翳者誤道舉
素達甚故不然謹然於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
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顯外天下常所
屬望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
崇文錢四萬五千緡詔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辯
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
卿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揚歷數官
杜進諫官不為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
時大臣子若孫在省多麻授之帝嘗問勝勝具道
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擢給事中遷戶部

侍郎判度支欲倚為宰相及蕭鄴罷為中人沮毀
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天平節度
使不得意卒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
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
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覈精密皆
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
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斥更
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
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筆略疏三十餘
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策
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戶部侍郎
帝器垍方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顧彌厚未
罷乃拜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
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即
亂礪精致治中外機宜垍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
稱帝意既當國請絕不軌謀吏治分明激厲帝
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
有關說者憚垍誠使勿言帝在禁中常呼垍官而
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

毀究官垍曰以一中人罪廢臣陛下之法安在更
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其
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欲剷叛族
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撼垍權因探帝意自
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以為
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
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
宗地不之貴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猶遲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璀謀會以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
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

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狀可圖狀垍比
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要領垍乃爲帝陳從史
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壘不甚戒可
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
垍請秘其計帝曰唯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璀
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垍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
雖出於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
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
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
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
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
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不足乃取
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
民少息矣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輩造
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詭激多忌之惟
垍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
人皆遷及過謝垍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
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垍爲學
士時引李絳崔羣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
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

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樂其言士大夫不以垍年
少而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幸人
五年暴風瘖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
昌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任李吉甫薦
屬又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
會垍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垍引疾
辭以任不宜以己名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
會卒不加賻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
太傅垍始相建言集賢院學士登朝自五品上爲學
士下爲直學士餘爲校理由三品以登朝者爲脩撰
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從之若于今京兆尹之奏武
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而地不入或言武還
竟用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詰所以武絳言
垍自備宰相以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而悟釋之
議者謂帝知垍明倚任不衰而不免於嫌以信處
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
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
父喪家本饒財親族弔者有所求未嘗問以故益務
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illegible]自擬處安

子追咎藩藩曰知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
疑牙將令狐運爲[illegible]掠服之藩爭不從亞去後果
獲眞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妄言
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府陰有覬望藩泣
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
以法劾君兼錯愕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搖其
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
雅器藩得詔之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
驗乎藩曰殆然佑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
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愼毋畏

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
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校書郎時王紹得
君數譖藩與相見當即用然不謂王仲舒與同舍郎
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
仲舒等爲俳說褻語相狎昵藩一謝見不往曰吾
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憲宗
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
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
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
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它紙藩

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
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
給戶足之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
則足用斂本則百姓富反是則貧又言孔子病止
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
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從亡也
且儀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
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勖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
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惑誕不可信

後人祈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
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遂
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
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
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
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
請欲中藩即奏曰道達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
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
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
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

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夐八
世孫父肇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
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
韋君若遇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
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為
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
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啖豆糜自
給再遷長安丞或薦於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
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

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
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為監察
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
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
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
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
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
擢少府監廕其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
祠祭惟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劾忠義
不宜污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宰側目進吏部員

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為果
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
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
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
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
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
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
擇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貫之
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

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
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它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
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
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
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
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
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
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
參能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

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
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
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
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
使不三日帝斥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
坐與貫之善悉貶爲州刺史嶺正辭處厚皆清
正以納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
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以獻
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忌因毀譖內大州
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

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沉厚寡言與人
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偽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
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
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
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子澳字子斐第進
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
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己溫歸以告澳
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

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
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
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
則公斂衽朝堂上天下治矣焉用權墀歎曰吾先
生此得無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
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
與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
失嘗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
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
於敕使如何澳陳咸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
[illegible]
也復妄出澳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
用臣謂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謀帝曰朕固行之
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澳
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莊吏豪
縱積年不輸官賦澳捕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
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
下自內署擢臣京兆欲使畫一法獨行於貧
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
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
帝曰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

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玭曰吾本不欲爲宰相知
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他日而得名以自白今
時事寖異吾亦年衰未幾授河陽節度
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棄卿懿宗立徙
平盧召入爲兵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
杜審權素不悅以秘書監分司東都遂遷河南尹踰年
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
河陽累年嘗以吳兵役至釁禰首出與訴帝以潭鉞
手作詔賜慰問詔飭既從其見納其將以爲相也
因門輔養術澳以言合旨乃可得方士怪其宜斥
逐之其八月帝崩不果初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
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若卿爲朕撰一書
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
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帝敕戒州事弘宗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
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讓之不對策輒去
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試東都官財德宗將以左補
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
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白之帝不許時大寒
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久入直踰月不
得休以母老乞解職辭語切帝輒不悅出入八年
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樂於用九月
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
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頤養
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清識爲
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
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憂爲疑權臣薦進召
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意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
御史以藥劑嚴不可以肯養不拜換著作郎既
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
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
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
履清初不宜爾乃與人附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
蒙齒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
年太廟室漏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
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奉自敕中人葺之溫諫曰
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修夫設制度立官
司授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不關有司弛隍

不力王司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綜完之則吏
畏職事飭正矣今慢吏乃平遷而易以中人是許百
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
還將作則官得其人矣帝乃罷中人會羣臣請上尊
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京師雪積五尺老
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
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
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御史嚴
休復表爲副溫曰拒則速禍從之禍不測吾寧能爲
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

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誡溫不
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韋綬治命邪禮部侍
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無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
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
帝曰溫柰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
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
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天
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斂侍讀罷聽王晏平罷
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
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溫固爭遂授永州

長史溫還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
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
丞鹽鐵推官姚勖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
郎將視事溫使左右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
吏帝命中人諭之溫執議不移詔改勖檢校禮部
郎中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勖名臣後治行無疵
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
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
輸租而麥不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
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召爲吏部侍郎李

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辟德裕悵然出
爲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動無狀殺之威行部
中既成召親屬賦詩在室偃坐因泣下曰今
知沒身不負斯誡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
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
珏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
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爲文續
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古書字
祐之美潤君子也少有禮學居以孝善聞司衆內
李賓嘗相祐遷未及諭召李紳責之會有賜

貫倚秘為奏貫稱善即薦於朝然御以處士拜右
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
侍精書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贋然
不以廢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
尺寸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亂反正當憲
宗中興豈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昔子貢孔門高第
而貨殖韓安國漢名臣而資貪黃裳素亦以受餉見
疵至於忠烈凛然則不可掩已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唐書一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知制誥判秘閣臣宋祁奉　敕撰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
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
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治軍有聲累官金吾
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
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
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
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
俾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
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
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師器械糗完
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
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
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
節度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丐雪崇文數康
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
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

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
左使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扳緣上矢石如雨募死
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
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與崇
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
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
鹿頭城二萬眾降執闢子方叔將蘇彊送[illegible]
餘兵皆面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
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
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汙者詣牙請命崇文
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
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
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爲苦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
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
爲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
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禮憚於覲謁有詔聽
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戒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贈司
徒諡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
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
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

平四縣爲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
防庸瀕溵緜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
賊將武宮以奇兵營承簡其亢立兒家財以葺
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菽粟民得以食將吏
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亢急承簡代
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介逐使貢
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
于牙門威震部中介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
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戰會徐州救至介爲其黨
所執兵遂潰拜兗海沂密節度使還義成軍檢校
尚書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
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
後遂朝道卒贈司空諡曰敬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
書用善射爲折衝都尉事母孝將合葬而不知父墓
晝夜哭夢若有導者遂發之誌可驗也乃得葬
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破賊斬
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扼江口水湍駛乃爲桴貫甕
皆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進斬晃遂
夷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

崇義北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
兵馬使不受約束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斬俘三萬
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欲饋遺欲縻止之卒以
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至鍾陵得而壯之
拔為大將希烈恐為皋所任遺以七屬甲詐為慎
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皋表其誣不報
賊沂江徇地皋授慎兵七千逆與賊戰破之收
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栅遂下
蘄州即拜刺史封南兗郡王天下已定在梁崇義包佶傳轉
東南財糧次蘄以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
江道不得西慎還以七千列三屯相望儷旗以
待少誠分圍之承令慎自中屯鼓之諸屯卷出奮
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為京觀
無留錄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
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為
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攻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
喻降李惠登即薦惠登為刺史拜安黃節度
使吳少誠又詔領步騎五千隸荊南湖南江西
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賊千中斷首數
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為奉義軍即

為奉義節度使憲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
遷右僕射改右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千萬賂宦
人求帥河中事覺帝貸其半贓貶右衛將軍明年
念舊勞復授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
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詔發其墓賜絹二百修塋
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
義節度使薛嵩為裨將已署潤田將授以功擢
太子賓客朱泚亂率兵三百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
郡王為定難功臣歷知涇州徙鄜州以戰功授安獄
賊平李晟將之奏隸不肯泚遂定平涼使憲宗立
加御史大夫涇州刺史涇原節度為亂方議請校
討書庭瑗鎮陸充以仪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
名士明至是賜今名憲宗嘗稱其居室三千人
歲收穀十萬斛甚可不任戰謂可罷合曰
古者甲馬不舍戰亡闕者不戚舊
多實子忠亮以財贍亮吾前後戢有熊潘原城有
勞政封州楊子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學通不好戲常若
有所思慕及壯戰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

昌裔說之與琳俱歸命拜臨洺州刺史署昌裔州佐還琳死客河朔附曲環環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則曉大皆環上其書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遷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涗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涗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足齊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涗許諾賊攻城急不得下昌裔密造飛棚鵝棚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賊昌裔以計斬之乃召麾下千人爲給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行樵一者斬一不能脫賊闘解去以功擢涗陳許節度使以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溵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言公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勞全義營中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致謝行軍司馬從卒軍中推昌裔有部檢校工部尚書代涗節度境上至不得犯蔡人少誠更有來犯者捕得謂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累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死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

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患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東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皋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目瞢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諡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為別將事節度使韓遊瓌遊瓌忌之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嚴遊瓌忌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遊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臣偪而來今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受不也固讓推左金吾將軍張獻甫[illegible]軍中惡獻甫以兵譁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京儀遂擢為節度治寧州党項等羌雜居暴掠族為寇入寇作謂之刮門帝惡之受命屯保兵益廣在鄜民以安毛小[illegible]取殺無赦虜人悍伏其謀曰是必張若然名家也邊州無帥至今一營專它駿馬雖其乘者卻納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illegible]初單于城地不毛希朝命蒔柳數萬成林自是未請朝時諸鎮不以軍自述職者希朝請之帝嘉之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某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徙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以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攺曰宣武希朝頗號當世譽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帳萬騎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鍔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貶道州見其才薦之嗣曹王皋皋用爲偏裨鍔討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皋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皋與鍔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身率舟師臨九江襲蘄州遂以兵濟表鍔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鍔不習書判而中精爲事無細大皆默記之因推以腹心每家人無据或覩之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鍔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書曰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鍔稱疾避之皋爲荊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後檄都虞候從皋朝京師皋奏鍔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鍔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洞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鍔租其廛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奉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鍔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事佑以尚之坐以就司馬廳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鍔能補完省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摩尼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偏假之乃悉軍迎廷列

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鍔
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鍔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
絳奏言鍔雖有勞然衆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為宰
相可市而取帝曰鍔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
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為勸王播所獻數
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謚曰魏
鍔初附太原王翃為從子以婚閥自高翃子弟亦
藉鍔多得官又嘗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咲之善
任數時不在淮南時賓得無名書內鞾中俄取它
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發
驗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雖碎瑣無所遺
官曹簿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鋪箸每
燕饗獨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錢徧天下子
稷歷鴻臚少卿鍔在藩稷常留京師視貴勢高下輕
重以納賂賄請藉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
金錢其中鍔卒奴告稷更遺占沒所獻裴度為言
乃論殺奴長慶二年用稷為德州刺史悉金寶僕媵
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
女為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在

五歲值全略亂為郡人匿救得不死送叔泰京師
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鍔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
環領節度使時已為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芒屩
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畞歲稔而軍食常足
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
傷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
將蘇光榮屯溵水破賊二千
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
史敗表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為右羽林
統軍封趙國公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贈
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以義兵討賊
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
然守尉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殪之
遂拔遷外果毅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
中丞袁傪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
晁拔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
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
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無備來襲逐日新劫其衆栖曜

方游弈近郊賊曾取之與圍鄜州棲曜乘賊怠援
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
軍李靈曜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
為河南犄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
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棲曜以彊弩
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
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
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
射謚曰成棲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游兵境
邊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

顧懼引去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
校書郎攻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
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
先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
南節度使繇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
遷涇原節度使注敗茂元出家貲餉兩軍以免誅封
濮陽郡侯召為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
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
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弓矢陌刀
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諡

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
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
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
白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廩糧尚
多若稍以食司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
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
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
還為宋州牙門將李靈曜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
欲應之昌諭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

自將討賊故靈曜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
僧惠功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
左廂兵馬使李納叛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
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
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邑陷翼赴水死
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
昌浚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
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
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暉希
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以營賞封二百戶貞

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懾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保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數百人復徙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完寧交感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斂以棺槥分建一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大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

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以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勤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群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自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豈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以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荊南召又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敏帝訪其所以頤養還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
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
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
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
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
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
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枝葉詣行在此轉禍為福也
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
遁歸靈武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
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道前刺史懦柔每虜使

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
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
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
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
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廷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
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還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
殿論奏衎衎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
景略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既重故少召
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景
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遏

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曰此豐州李端公焉拜曰非李端公邪遂就
坐將吏相顧說忌之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
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
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
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瘠鹵邊戶
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鑿咸應永清
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米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
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官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
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

其軍會宴豪吏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嚴迪簡
不忍其死飲為釂徐以它辭請易之歸絡血不以
聞軍中感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為帥監軍使拘
迪簡不聽眾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
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
史拔擢大夫散騎常侍入為太常少卿太子左庶
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權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
楊伯玉擾牙內納眾叛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
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茂昭
以從後公私屈匱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

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簡乃詐
三年上下完充以疾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
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
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
有功李峘伐劉展署為部將攻首萬級累攝壽州
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潁為盜
所奪萬福領輕兵晨襲賊賊方會食不得戰悉禽之盡
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
致者給船車以遣宜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

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
州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
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
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
淮南岱嶽兵破誅其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
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
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
始為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
防禦使督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
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為其

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殺
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
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
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其衣宮錦十雙久之
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
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為帥監軍使邀
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
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
船積千餘不敢過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
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

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
賜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
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
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
將米百車餽之聽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為杜亞
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杲乃言卿老
壯何邪詔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給口畜
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
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
憂矣五年八十與見益事偏揖城等勞之天下益

更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
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九州皆有惠愛
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遊欲以部刺史妻子
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為我白公妻老且醜
不足圖公若召妻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為北廷
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為安東都護固生微賤
為家所賣轉為渾瑊童奴字黃芩性敏惠有旅力
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
以名以乳媼女女固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
仍從瑊戰衆兵入東雍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
人寇卻軍塞闕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
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
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
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
并邠寧朔方為一軍議以李朝寀為節度劉南金
副之以諭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為帥固曰
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
三軍下皆順從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
宿將且有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儕類輕
咲及受命衆多擢固一繩不附憲宗時檢校尚書
右僕射入為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玭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嘗從數百
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
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
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玭出或謂璘曰玭言信然雖
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
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玭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
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玭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
兵為附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日萬里自祿山反
西陲盡亡畿內為邊郡每虜入寇驅井閭父子與
馬牛裝積殺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
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
以玭為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玭在邊積
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
而歸其尸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
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嘗募
玭首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償之朝
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
從征伐有功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

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以撓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楓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賚封五十戶敬奉遂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鞚之矛失在手前無彊敵賜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爲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玼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爲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劉列傳第九十五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唐書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工
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雞田州世襲刺史[redacted]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顔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redacted]將時光顔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顔拜洺州刺史弟兄榮寵當時光進從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顔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貨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光顔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票健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

忠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蹈軍出入
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洺二州刺史元
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
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
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眾
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
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援馬鞚諫無深入光
顏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比當此時諸鎮
兵環蔡十餘屯相顧望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
度宣慰諸軍還奏諸將惟光顏勇而義必立功又

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下其城韓弘都統諸軍攻賊
賊完陣重營壘環衛守二劍垣請戰於是光顏
策賊所出則小戰橋一壘可乘且重營不可破遂
大將田悉朝陳襲其城奏之賊未資樂弘兵不
救重營遂節度奏所部將懸之舉兵相諾光顏
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即鑰詔繫在
所驛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
使曰還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故赦之以為後圖
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東蔡賊遂拔凌雲
柵燒其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

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什二三獲其甲凡三
萬采章畫雷公符斗若曰破城北軍郾守將鄧懷
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其懼誘之降懷金約以城請
曰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至且禍請
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
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偽印懷金率諸將素服請
門待光顏入之殺自壕者五十版弘素欲陰挾
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蟣之乃飾名姝
教歌舞六博襦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
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子女奉侍音聲之征

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
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謂使者曰
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
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
顏恩遇至深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
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
是士氣益勵表度親臨遂城於沱口率輕騎觀之
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光顏決戰度衛卒
光顏力戰卻之先是光顏鑿溝以至宣道田布伏
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賊死溝中者千餘

明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弃洄曲軍降愬光顏勒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給錢二千萬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詔以忠武兵自隨不二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已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徙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節度時吐蕃圍涇州城使光顏援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聞邊陲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都將以兵破之光顏聞賊至剽兵以赴邠人慢言語無謀不肯行光顏為陳說大義語感流涕聞者亦泣下遂即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齊況不貸以寵不受臣從鳳翔帝將伐鎮州復以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饋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從隸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要失宜辭所領亦會敵王廷湊復所治李介亂汴州詔以軍出討歸令募即戍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殺其將戍之賊走介平進兼侍中敬宗立拜司徒河東節度

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諡曰忠賵賻優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常為諸軍鋒故數立勳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將曹師雄以千五百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從宗偁屯呂眞以守東都吉請以為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秦南況環擁蕭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宋表請討賊詔東傳赴會解宋州圍威恐自以無功忿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持得其詳不聽以自免代元裕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玼子也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陰結王承宗陰與賊通吐突承璀將襲之以告重胤乃勒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譟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敢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掎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刺史失職使鎮將領兵能作威福

使刺史得職大郎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淸正時以為宜討王廷湊也其地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勢不衰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為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全略卒子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姑息授同捷兗海以重胤著爵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為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為氏有至行舉明經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被服戒行

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為昭應尉集賢校理

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眞署牙將闕其役泪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為它人得也抱眞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為將重胤為從史珙將救之旣闘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為行營都將終右武衛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illegible]為節度使上官涚所器妻以女署牙門將涚卒它壻田緒脅涚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為監察御史有詔護涚喪還京師帝召見歎息以為功異等嫌昌裔所請彌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中丞李光顏討吳元濟奇沛風槩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溵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振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圍郾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光顏定淄青及光顏鎮邠詔分許兵往戍沛又為都將救

鹽州助吐蕃以功擢[illegible]州刺史遷陳州李光顏以
以忠武節度副使率[illegible]討李[illegible]加檢校左散騎常侍
遷拜兗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獷驁帝明
示法制慈愛以待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徙
忠武大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illegible]
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入為諸衛將軍
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illegible]
谷曰帝賜逢不與或為請之答曰吾當死[illegible]
無它品賞何義武宗以逢用法嚴[illegible]
謹之逢曰戰宜前蹈白刃不以示人亂[illegible]
[illegible]
積也為太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illegible]
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illegible]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illegible]
上蔡時高論人謂[illegible]足少誠殿屬蔡州元[illegible]以
禍亂見署劇縣職召入幕府文事少陽[illegible]
京師顧為宰相李吉甫所器納元卿還與少[illegible]
臣大義以動其心賊[illegible]而[illegible]備之判官蘇[illegible]
校乃元與元卿陰[illegible]少陽卒而[illegible]朝[illegible]元濟
擅龍表節度元卿欲因其[illegible]使不[illegible]曰[illegible]公[illegible]
于財諸將至既殺府[illegible]有[illegible]我[illegible]知之[illegible]若[illegible]陽

將士以自固又早辭以[illegible]遂[illegible]事請[illegible]
幾助我吾為君將表見天子毋有不從者元濟許
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軟諸道[illegible]元濟詐之元
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坊爲一堋射之[illegible]亦被害
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illegible]李愬請[illegible]至蔡州以
元卿為刺史優納降附還賊黨與元卿入見[illegible]
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又數廢[illegible]以[illegible]
年以且成吉又以州與元卿悉獻[illegible]
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illegible]
多怪珍寶帶往取之得寶曰我討賊為人[illegible]
[illegible]
平哉乃不得矣焉用寶上[illegible]出為[illegible]州刺史復
入為金吾長慶初[illegible]元卿[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敗
事穆宗久乃悟賜以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
墾發屯田五千頃[illegible]閉寇至[illegible]
垣以守居六年遷[illegible]之[illegible]河陽[illegible]進[illegible]亂
博元卿請[illegible]齋[illegible]文宗[illegible]
校司空獻[illegible]右助天子[illegible]進光祿大夫
徙宣武軍大和七年以病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
贈司徒然性[illegible]巧所至聚斂諸結權近故累更方
任六子延宗開成中為[illegible]州刺史與河陽兵謀[illegible]

師自攻唐敗詔以元卿首戮家歸思全其宗族死
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
下節度使董晉署爲牙將從從韓逵化奔東都會吳少
誠叛留守王翃署華襄城戍將華浚隍埤堞日與
賊接數禽賊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
侍召至京師賜予甲第遷兗州刺史未行
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
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柵以
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遷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

略定滴河華邀賊斬二千級復其縣以爲善盜
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擣孔道賊至輒擊郤之不
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裂鄆爲三鎮其明
年沂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
令軍大饗伏甲士于廡幄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
制而戍有轉徙勞當還賞請鄆人右州兵左旣
而出州乃閉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鄆卒甲起
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赤亦殺門高
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屛息華以地褊治兗許
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染華下令曰鄒魯禮
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
官講誦庠序以左傳給人乃知教化諸生往諸
朝安人宗元和十年華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遷華
檢校工部尚書兗海節度使李師以兵三千人攻沂
華不待命以兵進擊破之斬首千級授檢校尚書右僕射
徙鎮義成軍盜殺尚書吏甫得乃善撫人善政
其靈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右僕射華雖出武
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
必待以誠信人以爲難

高瑀其州蓨人少沈邃書言兵擇碣右金吾

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
使王沛死衛軍請以多謂得之宰相裴度
度以瑀治陳蔡有狀習軍中情偽欲任之會兵
單表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
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
假貸富人旣得所欲則椎斂百倍以償
鎮之又稱有命士相告曰吾輩作相云下無債帥
州北水旱無年瑀御吐宜築陂塘百八十莫
鍾以民賴不飢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鄆
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以疾拜太子少保卒贈

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諡寬和君官無
赫然譽所至稱治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從德
宗奉天以戰功官　驍衛大將軍京陽郡王沔少
孤客振武節度使　朔署牙將軍中大將沔挺
刀立堂下朔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布朝
卒入為神策將大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
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
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騎無返者悉歸所獲馬羊
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戶部尚書武

唐列傳九十六　十二

寧二邊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援
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拜太原振武天子使
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
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使進屯雁門關虜寇
雲州沔與之戰七禦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
加檢校司空議者　其海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
一子官虜殘衆走　沔追北仍録李靖平頡利事
賜之軍還次代州　義軍降虜三千使隸食諸道
不受詔擅滹沱河　沔悉會殺之劉稹阻命詔沔
帥兵屯榆社沔素張仲武不協時方進幽州兵

徙拜義成會王宰　潞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
以備兵二千壁萬善佐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援
平進檢校司徒　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
不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為牙校敢毅
善戰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拔棣州使雄先
驅度河設村無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
立雄雄懼變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為壁州
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
搖衆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從

唐列傳九十六　十三

為陳州長史光項擢河西召雄隸振武劉沔軍破
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
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
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擣
除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
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
與死之雄曰善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
虜三千騎夜發馬邑登振武城望之見氈車十
餘乘從者朱碧衣　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諭之
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乃穴城夜出縱牛馬

哉議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
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
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遲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
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
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
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壘門
自取一匹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武
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孰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
使代彥佐從河中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
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爲謀

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
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稹水
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
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
裕識拔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
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
敏中謾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統軍失
勢怏怏卒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
知光顏鏖於郾城蔡兵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
抗光顏愬憑其虛以入故能束一切勢出賊不意
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奇哉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illegible]
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始以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御史為吐蕃計會使有辭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脩復隄閼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庳薄葬者不掩骼頔為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浚溝澮端路衢為政有績然暴擯少恩杖前部刺史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擢遷大理卿為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凡下劾我三進官矣幸自是峻罰苛懲官吏惴恐曾重足一迹參[illegible]峴不勝辱自沈于河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illegible]取之禽其將李璆又勝之濯神溝於是[illegible]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繕甲械[illegible]然有專漢南之志所牾者類治以軍法[illegible]頔所奏無不[illegible]聞允公鈹[illegible]持下益著[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州[illegible]陽頔遣兵劫洪還拘之表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詔下頔中悔奏復當舊職正倫卒以兵圍其居彊使薛子與婚既嫁高洪訓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堪忿剌殺洪一府驚潰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詰何初妻有[illegible]天下以為法至頔[illegible]技方帥不法者號[illegible]節度憲宗立羅綱自出頔稍懼斂以子尚主帝許之迺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二一奉朝詔可時宦者梁守謙善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紿責所償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詔捕頔家奴殺及它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illegible]閉之頔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史不內[illegible]故僨負牆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關翌日復往宰相[illegible]論使還第貶為恩王傳子敏賜死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等二官正之[illegible]流[illegible]封州正言誅死久之拜右部尚書帝討蔡頔獻家財以助國[illegible]部之又坐子[illegible]

荒寞削金紫光祿大夫高初從頔告老宰相李逢
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司
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不署省答詔不得意卒
贈太保太常謚曰厲頔嘗製順聖樂舞獻諸宮又
教女伎為八佾聲態雄侈號稱天順聖舞一奏至尚
憲宗永昌公主拜駙為說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死
頔謚會徐泗節度使李愿亦為請更賜謚曰思尚
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鈚博士王
彥威持不可謂頔文吏僭濫犯命擅軍讓鄧當
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因進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
非其宿心當得全高帝領而殺猶以為辜不宜更謚帝
不從方長慶時以勳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
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惡稹誣稹執政乃告稹結客
刺裴度章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人少驍銳為徐州牙兵事刺
史李洧洧棄李納李納歸納怒急攻洧智興健
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
千擊納解去自是為徐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
謀撓王師數侵徐徐察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
騎拒賊其將王朔據方而智興逆擊敗之朔屈
晚負保沂州進破兆海近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一
人智興曰吾有父不可得不敢亂斬以徇軍受
因沂以輕兵襲沛夜戰小豆陽破之累遷侍御史
元和十一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鄆西與
忠武軍合以騎衝其子平陰軍為先鋒自率軍
濟之壞河橋收黃隊攻御敖魚橋斬首二千級
平陰御史中丞四年召為沂州刺史長慶初河
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
行營諸軍都知兵馬使自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
崔羣為武寧節度使羣以智興難制密詔追還京
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詔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祭
勞謁士令士去甲而入智興怒不悅因勒兵斬關
入衣甲已者十餘輩然后請羣對曰此軍情也羣
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
及商旅財物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方喪兵
不能討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
自是始擅財賦權寖以寘虛名用度不足始稅
泗口以佐軍須李介攻宋州智興選銳師出宋西
鄙破之擒口介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
滄德叛智興請發師三萬自備五月糧討賊詔拜會

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
年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宰知名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
方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
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
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
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
溫固執文宗諭而止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委東以隸神策軍甘露之
變以功兼御史大夫爲兗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

段文昌薦之朝除隨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
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
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鼠開
宰至大懼即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
兵寡以忠武爲援既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
以兵五千推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賊黨
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
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
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
京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
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
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爲太子少
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晏實幼聰警智興自養之
故名與諸父齒積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
故以兄子志靜爲後父廙爲鄭州錄事參軍事安
祿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
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
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
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

刺史性浮險尚豪侈德宗蓋獻兵大抵刺史重代
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以圖即脩武備募占
勁兵三千帝以爲才從事韋賞陸楚守闔
家子有美譽兼惡其能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郡
廷殺每出詔執前杖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
又妄繫令狐運而陰求賂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
爲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
留爲吏部郎中再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
爲助力所至大殺戮裒斂財貨極耆欲適幸其時
未嘗敗卒年六十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鬻

為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
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為澤潞判官鞫
獄有媼辨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
區處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
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壟因是
得葬羔元和中為萬年令時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
尹元義方遣貴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辨
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詣宰相請務散官憲宗遣
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
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為未幾拜戶部郎中後歷
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謚曰敬子中立字無為以門蔭歷太子通事舍人
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
相曰民間脩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
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
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
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
自試憒憒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
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

少卿歷左　右街使京師惡少[illegible]道中自
駙尚衙門謂[illegible]　京兆驕放自如中立部從吏
捕繫[illegible]一[illegible]繩更急反為中傷左右徙
王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
答曰殺下不　司農卿不肯事如司農卿才業劇陛下
無遂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辦帝許之初度支度
六宮飲錢隸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顓舉所
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責門來督責
帰焉中立取錢納[illegible]倉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為姦
後遂以為法俄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illegible]宣宗
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屢試其能更出為義武節
度使舊以雜輓三千乘歲輸鹽[illegible]民苦之中立置
飛雲舟數百人其舟[illegible]載自是民不勞費食足矣
大中十二年大水泛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
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
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精明吏下寒懼[illegible]
伏中雖以貴戚及[illegible]不為寬假其天資所長
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
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為從事

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劍南副元帥亞與
楊炎並爲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
悒不悅李栖筠有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
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袞
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
宰位崔祐甫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所謁輒相
然可帝知不悅也既又建奏疏闊不稱旨罷爲陝
虢觀察兼轉運使從河中劉晏得罪貶睦州刺史
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節度使亞治
濟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

卬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撤故堤通壖人皆悅頗兼
承陳少遊後民困加重用度無藝人人冀有所蓄革
而亞雅意宰輔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
言嘯流連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髹船
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靡費皆千
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
九曲池曳纜爲颿詫曰要當稱是衹沼衡曰未有
錦纜云何亞大慚自是府財耗竭貞元中罷歸宰
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
風痺且廢猶欲圖宰相奏以苑中爲營田可省度支
歲費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地
主占假亞計窘更請府錢與佃人至秋取菽粟
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囷窖略盡流亡過半
又賂中人求兼河南尹帝悟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
晉代之賜亞還病不能朝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
傅謚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爲戶部員外郎
與道州李華善有名世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
第拜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
進拜宣歙觀察使以代還遷光祿卿憲宗薄不用
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好古性
精悍初自登朝益達用度益奢侈頗皆貲市權
貴驩私公府帑密帝亦卒委名得不敗云

于王二杜范列傳第九十七

裴度列傳第九十八　　唐書一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
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　奉　敕撰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
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
御史論權嬖切恣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
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
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
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跽
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
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
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
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嫚言送詔獄當
大不恭宰相武元衡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
言寰無罪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
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
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
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
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賊時曲帝歎度
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
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
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
道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墮溝賊
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
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
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
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之病創一再旬分衛
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有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以方連諸道兵
環賊不[illegible]大[illegible]又[illegible]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
由是討賊[illegible]朝士[illegible]相過金
吾伺察[illegible]宰相[illegible]度以寇多故宜延
天下[illegible]延士大夫相見詔
可會[illegible]禮儀[illegible]不聽政[illegible]宰
度曰宰相[illegible]官[illegible]下者[illegible]閤有權
聽之制[illegible]世[illegible]廢故國朝皆不[illegible]不宜徇[illegible]
[illegible]百司權聽[illegible]門下敕可王鍔死家
奴告鍔子稷易父奏[illegible]帝詔奴付內遣使
者如東都按其狀度諫曰鍔死所獻已多今因
告訐而檢括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為

討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惟度請身督戰帝獨留度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illegible]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illegible]之嫌於是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書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

[illegible]進退[illegible]度奏罷之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鬭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卒為侍衛或諫以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蔡人則吾人也眾感泣既而中光[illegible]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illegible]與入蔡商罪[illegible]宥者其議未[illegible]進[illegible]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illegible]以言財賦[illegible]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illegible]王承宗懼[illegible]遣辯士[illegible]乃獻德棣二州[illegible]入覲[illegible]為一鎮朝廷命師而承宗勢乃[illegible]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令諸節度兵[illegible]相[illegible]請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

叩賊境封畛比鄰易生覬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
顏素少斷上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
霜降水落絕陽劉深入賊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
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
果禽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
收其家得簿內假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
箠掠不承又捕盧大夫逼券捕盧坦家客責積
久乃悟盧群坦子上訴朝汶謾語錢入禁中何
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
極言之語方討賊帝曰此訟某當此細事我自處

唐書列傳九十八　六五

辦度曰若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撓恐將亂都下帝
不懌徐乃召朝汶切讓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
之而悉原所錄者是時師道滅帝常語宰臣人臣當勵
善庶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
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
類中實遠之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
此朕豈易辨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
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鎛所構
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河東
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

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為望
微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
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圖深冀抑北山諸蕃
使時元稹厚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俾更復常圖
因經置軍事數居中特撓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
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擢
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
英言不可罷度兵柄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
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
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

唐書列傳九十八　六六

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換受命無
功拜陳以入覲意感泣涕伏未起謁者欲宣
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且
久外為姦憸擠抑帝未能其忠及進見辭切氣
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歎翼將貴臣至齎
咨出將舊儀閤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目
詔者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務克融
廷湊書與詔諭省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
兵帝方憂深州圍急以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
言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

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
劉悟悟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
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
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
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
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識熏之胡不白聞何哉
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足
又況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
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
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藩鎮翕然服矣帝曰
顧大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
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
王智興逐崔群幽鎮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
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
目嫉之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
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
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
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
王而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
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求度隱過

日閉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平章事長慶四
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若慨歎宰輔非其人
使兇賊縱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
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
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宿德文
武兼備若置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
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
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鑒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
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
也帝感悟詔處厚曰度宜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

請何如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
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
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倖作僞謠
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
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
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
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
復使輔政是時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意志
日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粮無擾百姓近有
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

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
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
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
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
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
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謾言慢已并
訴所賜濫惡又丐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
亂且請選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
患之欲遣重臣臨尉度曰克融無恙而悖是將亡
譬猛虎自咆躍山林據險負固則然勢不得離其處

人亦不爲懼陛下毋庸遣使第以詔書言中人
倨驕狂還我自責賜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
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
能然則令宣至發營繕既有序毋遣工密連淨朝廷
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罷不可爾
帝曰善用度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衛亂殺
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
臨朝天下人知勤政何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
並稀恐萬機叢委有所壅蔽夫獬豸之猶當順適
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言蚤起取

雞鳴時放早安起取日出時蓋在陽之以陰在陰
勝之以陽令方若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
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加納爲數視
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
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
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
支歸有司詔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
度稱疾不得可乃受實封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
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屬
乃詔在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

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
慮稍詭迹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
勳業以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譽其勳損短之因解
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
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
還襄人頌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從東都留守俄加
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姓宗姻賓
客悉收逮訊報皆慓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
德縣丞王藏史盜錢三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
獄其令王貴責負錢二年當死帝許之度爲言

之賞得釋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
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
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
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
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illegible]明
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
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老[illegible]帝命吏部郎中盧弘
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
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
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丐還東都

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
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
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
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
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
置靈几冊贈太傅謚文忠贈禮優縟命京兆尹鄭
復護喪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
之得半藁以儲貳為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
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
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

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
其威與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
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
城遣令湖食五子識諗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
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為供軍使稹平以
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平
封為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
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諴帥邠寧李
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塹壁整戎器開屯田

初將士守邊者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代
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鳳
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
靈武地斥鹵無井識禱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
度所在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謚曰昭
諗有文藉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
子思度勳望故待諗有加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
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諗即稱謝帝曰可
歸與妻子相慶取御盤果以賜諗舉衣跽受帝顧
宮人取巾裹賜之後為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薨

惟東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反用事者沮敗謀議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以下君愉人腐夫乘隙鬻諂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脫節頗沈浮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愧云

裴度列傳第九十八

列傳第九十九　唐書一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錮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爲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性忌前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欲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侍長慶二年召入爲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憸佞逢吉以爲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皐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傳者更相挺以抵傷度於是李紳韋處厚等諫言度爲逢吉排迮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介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

而許以交章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李平進尚書
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
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頷
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
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奥援自是肆志
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
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
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
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
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而韋

處厚亟為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留人果
敢而辯度之討淮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
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
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
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
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
持不可昭忿懟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
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怨隙得解逢
吉奏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
以利見字君辭頗很眭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

事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
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
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
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劉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
益露昭死人皆冤之初逢吉造昭獄以沮度入而
不果天子知度忠直相之逢吉於是窮蹙以檢校
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
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伾倚
逢吉親信顓財利進退吏伾坐事匿逢吉家
捕索不出逢吉去乃更詣第不敢匿使人偽過門

下者謫吉州司馬其有司劾發乃竄封州捕之不詣
不逞御史劾奏其事一季俸因是貶續為涪州刺
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從宣武以太子太師為東
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
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以
從弟之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巖為隋兵部尚
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
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
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

係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積而宜選正人輔導以
獻言曰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擇胄子然若學
有先於此臣故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
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中才近得召公則說入
任周召則善聞堂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
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
居之與處目不闚淫聲耳不聞偃笑足不近庸邪
玩不適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德習既成雖有
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從容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
陳之者易諭焉爲固毋寧畫圖吾所精惟訓之者易
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行其道所近者得志必從其
所蘊物性亦然故鷙得其疾鳥乘風而翔火得
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從其蘊
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致之至此秦則不然誠
先王之典爲師傅之征胡亥之生也誦書不得聞
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傅之以殘忍賊
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慮而亥不能分焉鹿
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身幽深宮矣若秦二世則有
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
遊即位後雖閒宴御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左無

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
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精
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毋后臨
朝翦棄王室中官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
得在調護保安職又讒言中傷惟樂工司服爲盜
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爽厥職
即休戎罷帥者勛之又以儒帶華首之儒備侍直
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臣士之賢其子猶求
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
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

習習者故不之尚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
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
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子諸王國胄講業行嚴師
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
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
各有萌象於直言廣視聽射勤庶務委信大臣使
左右近習不得敢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
直言莫進抵忌諱者殺把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
決事深宮中羣臣莫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
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

原缺

君子益寵曰彼任而容於上則將來天下士喜言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之志渙然一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總得其所欲雖上加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亟者拂心逆耳吾將容順是求以事之白是進忠者寡而不內言事者塞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聖者之言非吾其曰左右前後者畢蔽之不使視聽悉一不聞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諫陳厚賜以勸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而以忌諱為憂畢三朝議可否於前四方之言得失以外不數年六治貞觀之盛煌煌明於上古蓋上下無諱其言以宣暢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以蒙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世逆耳

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皐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孫昇喪乘傳入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大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八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故事追攝移書停務稹輒式罷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之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為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誡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擢

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虞部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

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訐裴度曰于方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皐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為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稹未貴京兆劉遵古遣吏邏禁稹所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尉稹稹俄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大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

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飭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鯁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

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謫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還監察御史進累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

家悉收其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為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菶茅於民吏倚為姦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弃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

為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韋皋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

維州無損其強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養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為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纖人窺覦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

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因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終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為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為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既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樽詔曰精金古器以比況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

乃行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諡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辟監察御史為右補闕大中初屢條切政宣宗嘉曰牛氏果有子差發人意出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倖意既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復以

吏部召兼史館修撰咸通中進至戶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會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采財助軍蔚率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吳行魯代之黃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爭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子

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柱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躡險路盜擊其首血流面而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翁老而疾幸無駭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其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疾[illegible]拜諫議大夫固辭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依朝廷自乞還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為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帑藏隳耗諸將驕和諸侯以為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

心必有後悔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為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鉞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恐請帝召羣臣議與敵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眾而暴若今萬分一不利國威重奈何顧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徽曰今伐茂

則彼衆烏合取必万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
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寇賊平之期願陛下考
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
室益弱俄辭中書舍人以刑部侍郎襲奇章男徙
徽忌撤之正授左散騎常侍徙太子賓客以刑部
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叢字表微第進士歷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
宰相請廣諫員文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
衆耶今張仲方魏謩等數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罪宰
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
相以資迨擢臣此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
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改[illegible]未拜劍南
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邛峽
[illegible]護遣書求入朝宜曰假道叢因其使四十人釋二
人還之蠻懼即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
爲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爲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
客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
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

李吉甫恚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
署入拜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彰
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
進中書舍人時父爲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爲
榮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
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
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
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爲中
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
等世謂之玉筍寶曆初累遷兵部侍郎父喪解大
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裴度薦德裕自
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牛僧孺
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
書侍郎久之德裕爲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
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爲
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
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
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即以虞
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
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

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揖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
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
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
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
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
詆鄭覃為妖氣今自為妖耶即出為明州刺史貶
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
曦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
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
月而踐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賂復與宗閔交私乃
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虞卿逐柳州元素等悉流
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
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雺晦帝
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
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
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為
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
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覃曰朕念宗閔久
斥然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
請削爵投荒以行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時
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
危李珏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闋不可不任以官
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
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
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庇
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
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
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妒賢害功
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
德裕拜從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
謂宗閔折覃曰此殺傷為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
贓不許覃託臣勿論若昔不為黨乎遂擢宗閔杭
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既而覃夷行去位
嗣復薦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
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
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
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司馬卒宗閔性機
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寖貴喜權勢初為裴度引拔
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

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
敗子琨璜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琨以知制誥
歷翰林學士綯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善御軍爲
士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
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
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
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旣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
名與父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
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

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
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
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
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
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
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
知禮部侍郎凡二期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
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丧除擢尚書
左丞大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

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珏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
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
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珏和曰士多趨
競能默洿貧久廉矣比賞洿直以論事宜賞天下
釋然况官洿邪帝曰朕嘗謂洿直褒其心爾鄭覃不
平曰彼苟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洿直無邪臣知之
覃向陛下嘗宗閔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
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疑曰朋黨固少覃曰附離
復止帝曰向所擢[illegible]宗不已覃曰楊漢公孫
又斥李續叔在廷乃欲塞言絕其語覃曰論邊

事安危臣不如[illegible]不如臣嗣復曰臣聞
左右佩服彼此相[illegible]未知果謂誰爲黨邪因當
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
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因乞罷帝方委以政固慰安
之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
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篤好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
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
亂宜凡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
爲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
自爲之計耳以是時能不安待孫武乃可是時延英

詔對史官久之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
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請置時政記不能
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
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
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
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詭美名
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
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為此言邪臣得
罷為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
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

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
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即叩頭請從此辭
不敢更至中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
何及此邪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
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
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千萬時新異賜必先及
將責臣輔政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罪
陛下之德柰何推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
及之奚執咎嗣復閤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
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諸府官屬多

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冗濫
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俛東政難言者必言卿
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
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
而罷嗣復為吏部尚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會誅薛
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珏不利於陛下
帝剛急即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鄲崔
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
者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
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為

寃帝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
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
屬安王乃內為楊妃謀且其所遺書曰姑何不斆
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
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籍左右共我不欲暴于外
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為卿赦之因
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為江州刺
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
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

坐兩序如於陵在考功孫涉東觀察使孫旭穆及
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嗣復
五子其顯者授損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
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為祕書監後以刑部
尚書從昭宗幸華從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煚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數燕宴上疏
極諫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煚挈
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損字子默以蔭補藍田尉
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
欲易其廄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

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
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
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
罷夫召為給事中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
復除給事中陝軍亂逐觀察使崔蕘命損代之
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
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
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
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

邪損涉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
戮治世之罪人歟

李元牛楊列傳第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常、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隱毗陵。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為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羣侍御史，為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羣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為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忮很，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羣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羣即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詰，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為救解，乃免。出為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郭，調發溪洞蠻築之，蠻苦其役，因是群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羣很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為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州都督。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寖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迹自賢，位國子司業。庠字胄卿，終婺州刺史。鞏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稹節度武昌，奏鞏自副，卒。

劉棲楚，其出寒鄙，為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

李逢吉發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
度逐李紳皆數所爲斥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
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
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大行
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
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少主踐祚未
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
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頓叩龍墀血被面李
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
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諭

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
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未幾擢授刑部侍郎
故事侍郎無官授者逢吉喜助己故不次任之歲
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
北軍凌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
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
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內實
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偃辭專欲居要之
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
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貴
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
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
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
相賀閽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
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鄙不敢讓人皆辟易
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儈搜
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不窮治及逢吉罷領
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伾事貶

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
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
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皐虢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
喜擢明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長安與陽城爲莫逆
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諭與俱
來陝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署幕府齊運入爲京兆
尹表奏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
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
爲校書郎擢淮南李鄘辟爲會陳許請其先負不

擬虞卿未肯與遊悉所齎助之擢監察御史穆
宗初立逸遊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
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其言臣聞堯舜以
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
兩河有瘡痏之虞五嶺罹氣癘之役人之疾苦積
下朝之制度莫脩遊亡見儲當用濫屈困未可以
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
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
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
問而已它內朝臣皆入齋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

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王庭疏而正路塞也公卿
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
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勦影陪趨隨旨上下無能
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殊陛
清地曾未奉偃睇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
宜周爰顧遠思以氣色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
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
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
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

側馳騁獵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踣顚危切帝韙
宰相付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
詔行陝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
脩撰進吏部員外郎會胥史李賓等盜印偽告調官六十五
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賓等繫御史府
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二十萬虞
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鉞韋景休雜按賓等
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
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
柔善諧麗權幸倚為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

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
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為人所奔向故
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
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
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為常州刺史宗閔復
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
鄭注為帝治丹劘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扃護兒
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
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
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傅左端兒帝大怒下

虞卿誣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
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知權堪漢公皆擢
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
還累戶部郎中史館脩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
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
踰戶部侍郎拜荊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
漢公治荊南有貪贓降秘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
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共
奏漢公冒攫無廉旣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

日凡門下論執數四未肯卻漢公素結左右有與
助至是帝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
毬爲樂怒裔綽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
漢公事爲若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
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旣以墨敗陛下
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異日斥裔綽爲
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
子籌範仕亦顯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
牛李待之善引爲中書舍人開成初繇兵部侍郎
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領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

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溫知至息以進士
第入官知溫終荊南節度使知至爲宰相劉瞻所
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
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靜
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鎭率十餘
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
茂宗薦謁得出入邸中辯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
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
愼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

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白爲濮州刺
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
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污是官
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罷
擢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同請曰諫議大夫
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任之者必皆道義卓異於
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
請授它官不聽使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己乃
日肆讒甚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
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

後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秘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薦為京兆尹樹權埶望日出入門下為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營求職圖勢幸讙沸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柏耆者有縱橫學父良器為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說裴度曰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承宗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具權耆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賚繒錢百萬賚未至衆軍讙譁稱宗遣耆奪天子惠衷乃佞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大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官人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二褒女及奴婢珍貨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群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招私其言纚纚若可聽至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竇劉二張楊熊柏列傳第一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兼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

與仇謀其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

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役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可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

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

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
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
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
絶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
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
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
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
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爭帝曰
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
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
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
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
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
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它特
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禄食聖
恩寛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

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
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
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
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
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
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
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
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
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
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
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
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
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
剋不剛孽臣姦隸蠢居碁處摇毒自防外順内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
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
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
照天戈所麾莫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
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
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
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
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
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
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
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
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
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
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
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
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
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蕃其子孫與刺史抗拒
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

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
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
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
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
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
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
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
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
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

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
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
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
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
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
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
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
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
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

與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
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
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
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
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
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
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
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
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
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
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
官餘慶鎭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
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
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
祝久次遷秘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
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

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
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
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
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
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
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
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
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
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

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
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
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
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
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
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
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
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稱
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

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簺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

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録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户未受命卒年六十五劉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屨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

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𨕾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横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韓愈列傳第一百一

唐書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侍
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　奉　敕撰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
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
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
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
主留事重擅發軍食不敢卹時大雪士寒甚徽
先冬頒衣衆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
蔡徽遣采石兵會戰及還頗驕衆會衍病亟徽請
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
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
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
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
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
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
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
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
右庶子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
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并託徽求致
第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
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者李
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
劍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
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
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
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
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
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
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向者
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
州時宣歙缺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
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淮之
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
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
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
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
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
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其子先韓

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徹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
路無讓徹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司
復方矜苟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瑚字
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
得罪斥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
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寖入朝為侍
御史有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
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帝作東於是李逢吉當
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惡力擠

卻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
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
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
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
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
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為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
監大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嶄邃閒游終
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詩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丱能屬
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違責帝皇鎮

西川元稹以司空署獨孤良弼裴況居幕府皆厚相
推挹況謂表微以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
第數辟諸侯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
爵祿譬滋味也人皆嗜之吾年五十拭鑷白冒
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
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行宰
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皆為丞
相所善者表微獨為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
後與處厚議增學士復為路隋處厚以諸父事
表微因曰隋位出宗入且居右奈何答曰善德進

職方郎中

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
欲相一韋舍人蓋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
郎王庭湊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
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
上比決口志沼發兵六千會昭義辛相請推處首
惡者誅歸脅從者子孫不及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
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志誠子縱志沼之徒河
使招納不聽以疾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
書始被病醫者不能具所見小憚精隨隨既歿手客
咨嗟焉故權臣雖寓下與攜手無閒然光將泰

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若三傳惑例宗曾經
纂又以爲學者背師道不如秦漢一能專其師
九經師授譜訖其達

高釴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鍇皆擢進士第釴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釴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與倉卒扈從敬宗夜駐左軍釴首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覽以正心勤帝納其言賜錦綵銀器

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言其挾寵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遺命薄葬釴少孤寠介然無黨援以登官要諸弟檢慤友愛爲搢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憺字壽仙寀字文化美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銖字權仲既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與七銖率諫官伏閤言訓素行險邪不可侍讀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諮繹所命不可改會是時已旱而水害亦未息鄭注權寵薰人情危駭銖等排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以兵部徙太常卿劉禮生博士李慤溫見曰思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任職博士不參集不宜劉小史議在典銖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鍇字弱翁元和中進士高第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鍇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學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鍇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坐劉

將嚴譔逐貶湘高州司馬穆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其喪取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誅殺骨肉外則强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悟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愔不樂宿宿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乃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贈詔宿議其不可遣乃止崔羣采不忘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從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權留後擢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遷議不拜從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

府大集部曲與文壽偕來宿擒取搒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二十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安撫郭釗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防衛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福吾不取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審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杖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苹府以事斥爲律學校理治定喪究毀其數救疾大學士疑其簡急奪職二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召定郡民壽乾沒庫錢御史劾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是非古章句者邪顧詔定送客西江

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兼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訓注取多誅公卿中外危懼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以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以僚屬省者定擇禮官集詹事府議可論者多其正擯衛闕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卽初將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見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宿子圖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請琢磨舊書終秘書監子籍字宗之叙得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邦士爵謚傳流放後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誌狀雖在言與事浮往請凡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歲居外一期若善惡著而不請謚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嘗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氐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溢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諍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叛賊制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部者縱之叠辭得生歸轉以相謂賊

衆莫不懼爲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
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
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詔蠲
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於畎畝二也昔齊
饋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
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
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沂與師聖明寬
恕德光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功令一皆類此
武德貞觀難及太平可覆掌矣臣聞定禍亂
者武功也以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
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
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
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
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
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
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
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
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
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
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

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
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
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
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
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
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
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
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
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
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初柏耆使滄州翱盛言
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
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
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
皆有文並第進士歷佐節府入遷侍御史知法
令及臺閣儀式寶曆中黎幹子燭詣臺請復業縣
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
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
言燭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
簡辭劾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

無此員爲吏所知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謨中進士第宰相辟補祕書省正字鄭肅鎮荊南辟府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遷中書舍人朱玫亂從僖宗還京師拜工部侍郎史館修撰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憂憤卒贈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法文辭贍麗子文度

[illegible]弘止字子強元和初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鎮宣表爲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坐贓弘止按訊文宗欲殺鼎弘止執據罪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問比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詔未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敝吏盜貲不相

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鉤稽正條上新法即奏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橫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世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疾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從辟江西王仲舒府西川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爲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者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

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馭撫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與示至誠虜懼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芳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斬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少尹簡求所著多在

寡守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人羨其有禮讓
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
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
元裕詰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
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恆時相及宰執中官愈恣放大
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
之權過宰相帝頷之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
俄授侍御史內供奉王始相賀李宗閔留其黨擢
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嘗言注

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罪元裕坐出餞
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
莊恪太子立擇可輔道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
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
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
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
得察風俗與未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
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
察詔可累遷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為宣歙觀察
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

公奏罷諸貞吉泉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
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
術嚴於為吏敏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為中
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
之一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為侍御史坐失舉劾貶
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
出為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
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
豈易具邪謫戍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
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改今名元一子璩字

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擢
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璩以尚
主而得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
拜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
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
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為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蓨人元和中擢進士第
江西裴堪辟署其府轉右拾遺雅為宰相李德裕
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為翰林學士三遷
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為奇澀語切而理勝武

宗彼作詔書褒寵將傷表者曰傷居兩體若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官錦劉積平德祁以定策功進太尉特敕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感德以旌明寧任已以成功謂敕曰陸生恨文不逮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那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忤因辭繇死罪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逮十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爲太常卿始視事吏設九部樂敖宴私第

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薰字子溥亡其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擿闕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峻友斜嫉貪冒竟不亦求外遷拜華州刺史輒留中爲給事中詔還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不詣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節淡泊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爲然持重靠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

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弛曙引大吏廷責之吏以兼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大雜語以中吏枉晦識諸將曰吏冒憚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奈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崇諫議大夫武宗時歸真以詐幸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罪宰相晦上疏極道非元不少回緩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苛運寖諸部施榷酒爲官用告乏晦奏身儉遂免徙浙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部尚書謚曰肅晦兄昕睦

弟卭州刺史俱第進士藉助為河陽節度使卒右散騎
常侍以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迎與裴諗西川節度觀察
使博取進士第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許
窮得罪言其中人金藉其財中人利寶王欲竊取去
博奏讓無罪皆回籍入冤以待激為河東節度
使拜博為判官又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寺恐
浮屠隸主客言今大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
之會党項寇以河清判為靈武節度使詔宰相曰古之
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宣慰強
附[illegible]
弱博奏有旨進左大夫為京兆尹東都御史中丞卒
院不平千皆得罷以除博衛尉卿出為平盧節度使
檢校禮部尚書從昭義節度卒年六十一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己贈太尉憕曾孫也性方毅有守寶
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
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請延英面論不可遂知名以沆
博師劇察江西表以自副中書舍人禮部侍郎
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諸子始貧
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
災其身況無故而得我何取亟使閉以景讓官右

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揣母意不欲出
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不及行蓋怒其不先
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
老猶加笞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
且謀變母欲息眾讙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
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
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
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修
治閨門唯謹入為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從山
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
附[illegible]
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威震當朝為
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
宰相嘗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
前取之而景讓名不得出謂除大夫百日有從
官相賀者訶之李景讓景讓悵恨不能平自陳
老疾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
齊輩一秉不為請子謚邪景讓笑曰見曾謚
死乎閒罷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
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性狷介頎拔孤仄如李訥
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為左丞蔚伸坐宴所酌酒

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以此客輒斂容景讓起家
爵仲尼興直於公所[illegible]為李宗閔
楊嗣復所擢故憚景讓在會昌時抑不遷宣宗立
擢宗舊恩景讓建請[illegible]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為
嫌請遷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
不然乃罷[illegible]李
琢龍斷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騎石
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
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弟景溫景莊溫字德
已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
聞累遷尚書右丞盧弘止當國表景溫為水部
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
省時[illegible]所舉職人[illegible]其正弟景莊
亦至顯官

錢崔二韋二高馮二李封鄭敖列傳第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

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
古興亡事沈健於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
和後權綱弛迕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
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
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
朋擠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二年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illegible]百餘人于策
制曰
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
心以居簡[illegible]天下以正本立誠而
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
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
救百氏滋熾風流寖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
唯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
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
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
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

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
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
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偸風靡馴致成
弊則擇官淑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
法則恥格不形其卑則殺戮也生之寡而食之衆
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弊致之治乎玆
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多士衍降宿
儒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
特問副朕虛懷必究爲治之關鍵政之要明綱條
之致委於當然之所志何施革於前弊何擇宜於
下土何修而治古近何道而和氣充塞推之本源
責於條對至若衷否輕重之權孰輔於治體之底
定之策孰叶於時況凱之芳課何託淑子之克乎
何務惟此爲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責
對曰臣誠不佞有立國致治之術無位而不得行
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情莫抑恐有
時而發常欲與無人講其道爾貫以乎而得通上
聽一悟主心雖被狂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
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舉中外求直言極諫之士臣
學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思時所禁

權幸所以蔽聰者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
加優容使臣得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
昧死以對伏以聖王有思古先之治人心安黙之化
將欲通天地以濟裕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虞道
之深也臣以爲帝王之治其則不要非致之之道
何如耳伏以聖策有揆備茲而不敢荒寧恭若
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
使能宵衣旰食宜必左右之職俊遊股肱之大臣
若夫追跡三五紹復祖宗宜應前古之興亡明當
代之成敗必有不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
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
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道之故災旱在致精誠
庶幾功在視食力國與本重本乎究今之當務更道
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繫乎外之法殊生
徒惰業繫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繫於任非人百
工淫巧繫於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
臭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敎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
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
乎念生寡而食衆可能斥淫侈會公廩而治爵受
察賓行不得延舉方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

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寔
政弊疵之今凡陛下咨訪之盛也遂小臣斥廢蒙
之志則臣嘗聞于前哲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數子
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
克充至者矣君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之所務
不若虞舜下且朕大德之中備上聖之龜鑑又
何以煩陛下之問哉或有以[illegible]之機先存仁
之爲者臣謂拔用於陛下則自和重言之臣前
所謂帝王之治其則不在若在陛下懋德之力行
之際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善之長也春者
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
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奉時以終歲以月以
繫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
天之道以謹其終此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
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
而脩之勤而行之則雖[illegible]無名而不幸慶
今本之大業崇崇中之盛德[illegible]有三代循環之弊
頁傷蔽壞之漸乎臣故曰雖致之之道何如耳臣
前所謂若夫任賢得賢宵衣旰食宜[illegible]之石之誠

倚逆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願不
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
不以國家有千社稷之策而降於清閑臣未
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言以言事或萬機之
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
下所先憂者臣聞[illegible]社稷以危天下將傾可悔
亂此四者國家之[illegible]也故臣謂聖慮宜先及
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守之太祖
肇基高祖勤其緒太宗定其[illegible]宗文宗繼其明至
于陛下二百餘載列聖明相承繼作未有
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
大器宗廟之[illegible]聰[illegible]爲很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
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詳矣有
未審者臣[illegible]陛下備陳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
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
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
近必正人春秋[illegible]風矣了餘乘其不識疏遠賢
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
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
道杜其殺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力能之殘謝胥

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奔向
以廢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
陛下之權威福朋黨權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
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將變生惟陛下臣恐曹節
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
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
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
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
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不修將
相之職不舉名器之寶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
惟陛下

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
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
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令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侯
其命而奪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
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叛
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
秋善之今威柄盡遷於宦臣殺邑有不達人臣大御
而首亂者術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旨者
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繫於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
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彰苻當庸

抗辭所以發憤以殞身賞武子不顧而畢命此皆陛
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書
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
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
情則下不敢盡言[illegible]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
有漏泄詭辭之文易有失身之戒今公卿大
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恐而不
用必泄其言臣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禍及其
直臣之口而重焉臣之衰足以欲盡其言則有失
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受戮之變宜可以塞以須

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
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
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創後防迫
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哉其所宜齊受其所宜
憂既不付治於前當沒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
終則可以慶奉典謨克承不構終於賢之效無宵
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
古之與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為君而
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選
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亢

亂在下雖微而必聚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者其
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
虞而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
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
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
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
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絶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致身爲王臣效特達於陛下何爲忽而不用
邪又有佞臣未其能臣不能貴惡如四凶詐如
[illegible]
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
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
哉昔秦以二世也失於權姦漢之元也失於外戚寵
則姦臣專恣擬則權臣擅權而覆王室以見敎宗
不虞之秦之禍不則其明於後陛下深鑒二漢之憂
以社稷爲心則社稷之洪業苟絶三五之遐軌可法矣
臣前所謂陛下必有所恐者以下情蔽塞而不能上通
行有所未至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且百姓有塗炭
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
懷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
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然自取其滅亡也臣[illegible]之所以尊者重者以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
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
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
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
如乳哺焉如師之敎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
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者倖臣曹
建署補除率多貪吝因其資賂假以聲勢大
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淸惠之政而有饕
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
[illegible]
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
處流散餓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
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
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
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
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
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
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之徒蜂起
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
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

何爲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茲先日彊泰元帝優游不能擢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延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愼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總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愼之官擇仁惠之長導之以利使之以和教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節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欲以脩己敎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孚之也則人不敎而率於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盡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敎之者未盡其方耶夫立敎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才不任則賞罰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懲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求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成朝廷矣愛人而事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淸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弭災旱在立政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齊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

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竭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稼矣臣前所謂國廣學著重本乎衣食尚勞者臣謹按春秋滅孫民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當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自不患乏貴以贍黎元則廣其蓄不多矣臣前所謂吏隨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臣竊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學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大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自息矣臣前所謂兵緩將

十二

論於將中外之法殊者以兵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月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山官之員立兩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臣謹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設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

邦家武德節略太宗置府兵臺省官僚備文武參掌閒歲則番兵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有兵官不知兵籍止於奏朝請其軍不主武事止於奏陳故軍容合中官之政或拜附內臣之職者以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粗農夫如草芥不足以備除攘兇而亦足以抑揚成福也不足以銷衛社稷四罪暴足以侵犯閏黑蠻其臣干陵主擅襲袞往度頭亂朝經張成夫之威上以制君父挾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觀望之心無伏節死難心誼豈先主

十三

經文緯武之旨乎臣願陛下貴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中外之名而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於名胄之官並學校之風養復成周之制自郡國以形下國於天子而兵諸侯可以制猖獗之強無踰檢之恐矣臣前所謂在校官在學之館校之官養者蓋國學所以拔其賢能先其事後其行故無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刺郡守禁郡守擇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賢者郡則效之法制在焉擢可以御其強恩可以惠孤寡猶可以絕其姦宄攻訐以移俗其將致治之

陛及功臣子弟請隨宜削奪常無功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仰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品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明辨技葉者務去者害以節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詠歌者欲其近德而發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益亂者其行不害者詔其罪今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而留壅其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闕提其要之者所

讜臣直則司諫得失陛下必容其言延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有所為漢則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以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涉死而啓秦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如人主之

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頤職業之守念百姓之

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策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二人所言皆如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

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
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于皇王之成敗陛下所
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
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
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
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懼忠良道窮
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
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靈近臣故無速敗亡
之禍若事取驗何憚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
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而必容雖過當寘奬之

于高第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
陛下除殺讜直結怨海內忠義之士皆懼求其人
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
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
逃苟且之譏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
不美哉帝不納
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
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
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
柳州司戶參軍卒文宗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

而不密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援陳晉襄公殺
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弒吳子餘祭帝決帝後與
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
錫帝依違其閒不敢主也晉以鄭注王涯李訓元
輿在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
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
蕡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其權復掃
除之役遂罹讒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
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
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巨盜能遷天
聖出巡今天[illegible]王枉死蕡有卓業於陛下帝感
悟贈蕡左諫議大夫[illegible]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
然論不切也蕡與[illegible]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
直矣戒帝慎言而身[illegible]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
錫以謀泄敗李訓以言[illegible]者遂殫可不戒
哉若蕡之賢當先以忠結[illegible]後爲帝陳天下所以
存亡者庶其寤悟邪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臣宋　祁奉　敕撰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計事愈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齪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快快不樂思得用知與注善乃以金帛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中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illegible]其[illegible]識[illegible]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illegible][illegible]奇橫帝內憤恥而憲祖之弑黨人未得縱外假侍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旨[illegible]留計引仲言討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絰帝使衣民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為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佽諫議大夫李翊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闇等以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患宦人彊恣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當顯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

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為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

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可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日至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慄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者倚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者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爲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權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

逆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訓傳呼曰兩鎮軍入

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閤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罘罳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躓訓壓之將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

門宦人郗志榮揕訓仆之輦入東上閤即閉宮中呼萬歲元輿踉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閤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殿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咤帝懼偽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禁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云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並家人捕入左

道羅讓渾鐬胡証諸家及賈餗廨舍貲産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秘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縣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又之閤門使馬元贄斥宣政衆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縶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

唐書列傳一百四

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殺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徼之兵乃止帝還宮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袍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餗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歸河東兵環第自歸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紿泣曰李訓累我行餘立言甘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責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爲宋承相訟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夜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

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舉當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日晷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儕哉至最後猶得書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褒元皋始元皋以屬疏得原後以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日伯訓第遺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

唐書列傳一百四

女裸形雜廁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竪益熾帝未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憮然不樂時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愬病痿注煮黃金餌之浸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軍政注多詭譎陰狡倖深人慮險輒中所欲爲姦壽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暴軍患之監軍王守澄以爲憂愬曰然彼奇士

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注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甚歡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賂遺注日夜為守澄計議因賄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之後要官貴人亦稍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適李款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讙駭翔叅諫耶其人然因斥去之鄭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疾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齎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甚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浸貪沓既藉權寵專務聚斂所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閣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賄賂始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非賢人蹤夫有所干謝曰走門李訓既附注權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旦夕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

夫饒賊明法賢不肯治亂以爲弛張當然邪黨貨以亂帝問富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貿其茶官鬻民園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榷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以厭之帝嘗誦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闕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廋謂曰水族驚聽強不能遠視常衣鹿裘以示儉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輿謀欲殺注取其兵以後為助更擇豪賢參者以錢可復為副李敬彝為司馬盧簡能蕭傑為判官盧弘茂為掌書記詔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從後廢注請從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辭為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千祈注與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滻水注奏言守澄國宿舊請身護喪因盡召官者臨送欲以鎮兵衆圍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以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

聞訓敗乃還其黨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淸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惴恐不暇聽仲淸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詒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逵亡逃隨黨注族數百賊爲卒更令鳳翔少尹遣逵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淸大常侍李叔和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姦臣皆貫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邠寧節度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宅它物稱是注敗前園生所服帶上藷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著爲辭弟倉部員外郎倅若僕弟也主客員外郎弘況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不斷之弓哉妻蕭臨刑訴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齊坊杜佑節度府爲所辟敬辭爲路隋所辟隋辭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蜀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冏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補闕溫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梁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淸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稿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爲兵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涯上言蜀有兩道直搗賊腹一繇龍川淸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必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衆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

運使竇易直得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
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
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
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
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省
官請進退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
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
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
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古
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賢也天子則無明
徵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
皆有副貳欽則禮殺至貞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
由是世相承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
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
比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古受用官始上無不答
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為故事然
人情難平王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
用舊儀白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
取治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
以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

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令度支鹽鐵
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眾檢校
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
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
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
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群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頎
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
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
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
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
囂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
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貨悉為兵
掠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
日不盡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
鉤致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秘固若不可窺者
至是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為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
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
史裴鐇家鐇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
生奈何反掛幽邪鬭者負之後令狐楚自言帝於容

言內與臣並列者既族滅矣而露骸不藏深可悼
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
襲衣仇士良潛使盜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為竇
紃妻以疾而免家人給侍進食忽見涯自提首
告曰汝謝夫懼若存歲時無長幼殺我於地乃
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窮困來京師謁涯二歲
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
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
浙東餗往依之全亦器異收卹歷舉進士高第
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
理累遷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文辭開敏有斷
然褊急乘氣陵轢行李[redacted]為諫議大夫與其人為宰
相言之而李逢吉當國高其才得不斥李宗閔
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
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
快快為憾入為太常少卿俄知制誥歷禮部侍郎
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至卿宰擢遷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大和九年上巳詔百
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
徐驅導騶而入從史楊儉蘇特因爭辨曰黃面兒
敢爾儉曰公為御史能嘿嘿耶大夫還造以罰坐
奪俸不勝恚求出為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
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等為黨斥去
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
寤而祭諸寢後夢曰事已爾尚奈何劉蕡以賢良
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龐嚴
為考官畏避不敢聞竟詘其禍餗本中立不肯身
犯顛擠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冤之
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
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
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
炬餐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
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
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
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
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
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趾
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幣何輕

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
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
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十應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
謂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於可乎俄擢高第調鄠尉
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
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銳於進大和五年獻文闕下
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
卒爲名臣今日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
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

緼其終無救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
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
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
未始得接事之用擢寘一官豈主父等可比哉盛
時難逢輒自愛惜文宗得其書高其自激中出示宰
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
都時李訓居喪元輿與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
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
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眞擢刑
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輒爲繩逐之月中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譎算日與訓比敗天下
事一人爲之也然加以舊臣外釣人望先時裴度
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
凭殿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
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
御史使禺邊蕃冊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
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
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

左僕射李絳交鬭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
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猶總提百司署
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
中伊愼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愼位緣恩進削
其禮至僕射就班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遽
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過其事不奏但罷
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
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希逢吉德己又罷中丞
乃大望及之出爲河南尹時內廄小兒頗擾民璠
役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

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數年姦豪寖不戢璠頗脩舉政
有名鄭注敗狀始露璠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
鼎始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
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
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
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
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
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
軻劉軿仲無頗柳憙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
得釋遐休訴璠叢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
唐書列傳一百
十七
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崟生礎礎生璠盡遐
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
重胤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即解去擢累
京兆少尹時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
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
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
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
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閒有下車望塵
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稍遷楚汝二州刺史大

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
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
所選太府卿大和九年代崔鄯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居四日赴事約縣錢進吏安南富饒地聚貨
不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第博田弘正表
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
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
籍其閭陌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
唐書列傳一百四
十八
嚴數旬畢民無四壬不知有役歲饋絕流姦盜
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裾下傲
上出其弓矢可道宣寄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
之以是稱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
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
御史繇廬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
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
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
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

相[illegible]中丞事

顧[illegible]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

士，累[illegible]察御史。李訓薦為水部員外郎、翰林學

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

義逸[illegible]英[illegible]邊，既行，命師邕為詔賜六道殺之。

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

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

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昏，

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

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

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

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

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

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

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

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

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謁所

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列傳第一百四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唐書一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illegible]
賢校理臣宋祁奉敕撰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

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

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

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

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

賚奬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

伺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詔書尤切。今乃公至宰相

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

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

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

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

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

裴度實終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

怨度，擯德裕不得進。[illegible]是時，帝昏荒，度使與元

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

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
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賚
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拔約以留州財贍
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牣南方信
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
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相棄之義使歸相
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
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姦宄無
所廋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
上脂盝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
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
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弊也本道素號富
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信有羨財元和詔書
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
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
今所須脂盝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
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
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
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
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

索盤絛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
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
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
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
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
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
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
鵝天馬盤絛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
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
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
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
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
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
民皆羣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
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
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
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
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
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
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

爲家道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
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
先聖偏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
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
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御乖
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
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遊
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
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
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
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
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詒往者日數十百
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
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
塡塞以絕妄源從之天子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
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
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
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
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爾形無搖爾
精乃可長生愼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
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
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
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言亦無出於
此而慮今所得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
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
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
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黃金

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眞隱願
止師保和之術愼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
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
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
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
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凡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
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
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
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

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
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巂
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啟戎
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
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
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
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
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
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
料擇伏瘞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

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
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
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
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
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
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
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
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杪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
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
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

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
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
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
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
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
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
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
里因山為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
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
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

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
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
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
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
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
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從
宗閔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
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無輒
至閤者又罷京兆尹與兩街上朝衛兵嘗建言
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

若可聽不以一人所取舍不然二者不正進雖聖賢無益
無幾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
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
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
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illegible]始王守
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侍講帝欲授諫官
德裕曰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
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
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者訓
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忍曰以
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illegible]止
涯帝遣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
裕為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
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
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
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撥留後使如詔書璠入
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illegible]郎李
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
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

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illegible]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
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
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言有遺事乎衆進以
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
保況申錫邪有司為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
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李珏頓首
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
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珏懼而出又
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
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
以軍事付其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
裕奏言止四十萬為張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
官姚合魏謨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
置不下詔德裕據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
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增領文書從相
授狀最其在淮從死官不償稱代之其所殺數最
多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
釋之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曰臣嘗
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
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諭松柏之為
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
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
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
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
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
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
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浸久則不及初陛下

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
道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
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
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迄今謂之亂政
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
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
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
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
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
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

[redacted]帝嘗[redacted]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
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
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
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
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
坐帝曰如令諫官論爭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
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
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
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亟還以夜側
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

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
開成時為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
牙塞下種族大飢以羽口重寶易粟於邊邊党
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奇兵擊
之議者皆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
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策宜宣帝待呼韓之義不
如與之食以待其釁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
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
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為國家用哉天德
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田牟謹諾

戎討帝於是發兵三萬劉沔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
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數寇邊盜羊馬欲藉兵復
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
武保大栅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
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之
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
討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
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
急擊彼必走今詔將帥與石雄者請以蕃渾勁卒
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乃

唐書列傳一百五　十一

令雄選驍騎奇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
敗遁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庭
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
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出玉門關
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
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
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則復置都護以唐人往戍何
所興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乃猶若
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
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

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愛資力以從內此三臣
者皆當全盛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
地乎是時党項擾邊帝以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者乃
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
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將大臣守之李
抱真始建將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嗣及
劉悟死敬宗方荒政遂以節付從諫太和時
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以詞陷君側又有狗
馬疾謝醫拒使以兵傳其姪而不討無以示四
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所恃者魏鎮也今

唐書列傳一百五　十二

魏鎮不與則破矣未若遣重臣以朝廷之請使近
臣明告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欲誅稹其
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
敬皆聽命始議者謂用兵中外交言回鶻甫出其功萬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
破也宰相亦以爲宜趣詔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
操善兵猶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濟況其下哉然小勝
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
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奮
然曰爲我語朝廷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議遂

貞元逵已出何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
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
請自涉漳取磁洺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
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糧未下朝廷益
爲厭議者頗言兵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劾太
原以其變弁厚賄中人張飲三日還遽曰弁兵多
嚮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
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寧能刻
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
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

唐書列傳一百五　十四

給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
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賊伍不可赦
如力不足請捨稹而誅弁遂趣王逢起榆社軍詔
元逵趣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
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
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
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
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
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
稹孱不治皆女子擁遣彌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

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
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
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
等及背爲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
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
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
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頑守舊秩足矣帝曰
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家
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
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

唐書列傳一百五　十五

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
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
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
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
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
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
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
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
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從其後
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進然廷詰齊人少情幾

其有被為詐則先後繼不殊黨也太宗與房玄
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必
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
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
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
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
子各有徒從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論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
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周矣臣未知所謂黨者
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以賢黨稱之

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
上事為馳驅以邀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
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
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時李弘質建言宰相不可
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
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
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
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敝
令出於上非之於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謂曰

大臣者國家股肱耳目故明主所慎擇也使
臣下輕其上賤其人國柄且則國家搖動而人不
靜今弘質賤人所敎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
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
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自劾中
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
摠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
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
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
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上瀆

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
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
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
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
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
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
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
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
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
為森竦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
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以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
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
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
至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
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
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讎可
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
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
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衮衮
可喜帝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
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
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
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
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
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
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
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
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

唐書列傳一百五　十八

德裕任位雖遠書詔奏比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
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
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
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
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
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洛其切
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
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
威不敢慢後除降虜法僧亡命多趣幽■德裕召
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

列傳一百五　十九

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
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忕于武不可戢即奏言
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
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
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
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
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
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
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
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

詭時者進帝忌衰[redacted]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
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
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
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
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
為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
遷坐不朝謁貶衞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
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
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
問守邢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嘏賢

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矣汝納之獄朝廷公卿
無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
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
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
為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憫傷之為上書直
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
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
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
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比[redacted]哉根夫主威奪者下

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
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鬭
于前而以眾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
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快使比周勢成根株牽
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
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illegible]
侍郎[illegible]臣宋　祁　奉　敕撰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脩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為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為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illegible]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者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illegible]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illegible]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鐏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桓公器管仲於讎虜曩著倒持扃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

不[illegible]

侍郎[illegible]

在否[illegible]曰[illegible]亦[illegible]

嘗[illegible]

夷行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復曰夷行[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五年[illegible]太宗[illegible]道人主用忠良以益治用邪

任一日多[illegible]時用[illegible]刺史右拾遺[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遠[illegible]夷行曰[illegible]

是[illegible]職[illegible]不免有私夷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侍郎[illegible]尚書[illegible]

乃奏[illegible]比日左右

丞吏部郎[illegible]

品[illegible]

者以無二上也[illegible]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忘前議當時御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違詔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合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輴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浸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錡稱疾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教士臠食之即脅使者為眾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慄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辭曰本激于義非邀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為右拾

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俄為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逐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易訐累不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詔往反詆訶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為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遷紳泣言為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益怒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從伯耆程昔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詆之虞大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擢虞耆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為端州司馬[illegible]楚等[illegible]得[illegible]下百官賀逢

吉惟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
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疏言紳枉折逢
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
見裴度元稹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
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瀧險澁
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
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
處厚執爭詔為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
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迹射不
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
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為
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
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
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
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
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
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
贓貶潘州司戶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

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
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藉身
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
報殺之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
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
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
嘗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
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
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為湘訟言
湘素直為人誣蔑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

妻脅服結贓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
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
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
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即翻其辭因言御
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
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是時
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
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
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
奪子孫不得進官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

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擢汝納左拾
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怨
仇所根郤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
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吳湘冤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
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為翰林
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薛廷老
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而讓夷亦坐斥稍遷諫
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
穆宗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

者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
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
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為後世法不可
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
夷進中書舍人既而李珏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
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
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為大行山陵
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
徒讓夷廉介不妄交在顯劇以儉約自將云

容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　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
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通儒術器識方重動循
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
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為
拍彈同昌公主喪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
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珍飾刻
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
者皆涕下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

寵之家有婚嫁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以使者負
二銀壺酒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
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
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將天下賢士工商雜流
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
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改光州長史今而位將
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
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鯁謂可及曰
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

以官卑後藉沒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
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
諴與確同年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
武軍節度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
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
執政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逮瑑罷出為河
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劭等送詔
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

自上疏固爭宗劭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
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
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荊南
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為惡言聞帝俄斥康州刺
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下深切御史中丞
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
等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
巖等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
為讒娼擯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
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

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為人
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窶困者家不留儲無
第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亡家弟助字完
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取最下者及長
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
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
禁中自為梵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帝
皆所言為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蔚拜
京兆尹太常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

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
崔季康用郄等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
府有惠政為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
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
構以沉檀塗髹鏤龍鳳葩蘤金釦之上施複坐陳
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
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
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
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鷸周飾之

小者尋丈高至倍或刻檀爲檐注陛城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復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裒土爲剎相望爭以金翠抆飾傳言剎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入主甘心

篤尚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以獎行一槩之若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跡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或然以眩近貴求爲其艱譯若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嗤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

衡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將札殫天告之矣歟不三月而徂豈德之不競歟有來哉悲夫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唐書一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 [illegible]
[illegible]臣宋　祁奉　敕撰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為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貶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所斥顧謂調護非所宜詔改它官工侍固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為吏部侍郎潞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乃請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擢吏蔑進御史大夫大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顧思之復召為平章事仍判戶部奏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群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鄭襄不舉堪疑固言抵已即曰臣知堪故用為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至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宰相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則人之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竇易直為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事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為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即臨臯驛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始置[illegible]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于武宗立召拜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為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庸律歲饑河冰壞梁吏撤舟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為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遷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蹇澀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給

李珏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

殊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
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署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
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
顏于邠寧[redacted]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合宴羣臣珏
與宇文鼎[redacted]會韋瓘馮藥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
追光顏等[redacted]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
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
未還遏密弛禁本為齊人鐘鼓公發不施禁內夫
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
臣方盛秋屯邊如今勤其歡付疆事召之可也豈

以酒食之歡為寵邪帝雖不聽然以所勞遣鹽
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
率本濟貧而以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
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為人[redacted]與鹽粟同
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
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騰價則
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
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
尺樓土木費鉅萬珏諫極數陳中帝欲正以嚴諫
下得留出為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

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言清勁之器當殿將
才平不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
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
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
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委任注力也可不
一見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閔以罪去珏爲宰辨
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
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
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
一好惡相影和黨衆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

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
矣珏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安
時安而忽則禍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補亂可至
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
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
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
所以致太平也若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
用彼相哉昔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
亡陛下嘗謂臣曰疑事勿置戮我凡宰相啓擬五
三二取一彼宜剔我擇宰相不容剔我疑宰相宰

曰易直亦言珏可罰帝又詔貞元初斂事誠否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付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嘉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恤其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儆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

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積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拜去鎮而府庫千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係天下心江淮旱蝗發倉廩振流民以軍食儲救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珏曰上命我守揚州爲吾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孝友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雜納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殁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養姦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頲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

才出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汪久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徙革其弊見珙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卽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留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所逃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遂出禁軍

珙坐不能捕盜爲員[illegible]少尹開成末復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疾求解以所任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御即奏珙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輔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地邊表係驛護所以綏撫珙不自力從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徙節度鳳翔卒于官[illegible]州刺史安置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傅[illegible]上巡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謬終御史大夫

琯字從律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illegible]辟諸使府入朝積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侍御[illegible]有指及興元殺[illegible]後性[illegible]遂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鄭注所危宦豎切齒時[illegible]敢辯者琯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雜治之天下重其敢言以尚書右丞出爲荊南[illegible]觀察

進[illegible]丞時弟珙任京兆尹並擢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琯行方介有[illegible]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illegible]況顯[illegible]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瑑子瑾與上秀時謂王所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推李都爲大龍甲瀆蒙放不得引籍自抑下猶不許而孫[illegible]爲終吏部侍郎子安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

釘座梨言其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從昭宗遷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疾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琯兄弟諸擢顯咸通後有名歷台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illegible]崔氏昌大有以[illegible]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

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户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立罷爲荆南節度
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劒南西川南
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
使歷户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
度河東任官無所拜道卒
鄭肅字乂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方二歲有
根據舉進士中第判拔萃補闕累遷太常少卿博
士有疑議往往以禮質決文宗高其學三遷爲
肅以諫議大夫兼太子侍讀遷給事中進

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以刑部侍郎兼
侍讀帝以肅寄輔導東宮詔肅以爲太子益經
既而太子母失寵爲讒所危太子有嫌肅因入見
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帝爲動容而
罷方鎮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
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推恩於肅而朝廷議稱
賜衮玉以奪從徙有大臣即召爲太常卿遷山南
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即位遷中書
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謚曰文簡子洎

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以豪爽有文仁規位
中書舍人仁表累擢起居郎尚以門閥文章自高
口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
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伯而仁表等鄙訕其文
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能攻其帝以盧
西伐之[redacted]
商字爲臣蚤孤家貧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
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
至大理卿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來上聽貧民愈困
商奏計口受鹽無常額人便之歲收與昔增等相上

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名代
器幹精敏大行鹽運六七鎮路商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
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
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范陽郡公大中元
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數繫囚多寬識
貸死罪罷爲武昌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
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
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

宋申錫稱鈞名進吏部郎中出為常州刺史還給
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數奏無私辭拜華州刺
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
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
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廉潔以清靜
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
擿之則相挺為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
產獠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
弱不能自還者為營棺槥有疾若喪則經給
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為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
百家南方服其德不徼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
千帳願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
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
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
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鈞且赴
救稹死詔鈞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
雄兵已入而稹將白維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
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以高亞往諭信獻款
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張納而遣方雄欲
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雅親[illegible]

傳諭鈞自召置麾下欲去乃召維信至府下餘
衆悉原散而與[illegible]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植
家人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去[illegible]攻城迫大
將李文[illegible]鈞[illegible]潞城[illegible]投地[illegible]
諭叛者[illegible]乃撫服[illegible]謝鈞迎還府斬首吾乃
定詔[illegible]者[illegible]之鈞[illegible]而使
者不[illegible]成人一二[illegible]一舍[illegible]五百
壯騎[illegible]明[illegible]太平驛[illegible]斬之[illegible]即
拜檢校尚書[illegible]位改吏部尚書會劉
約自天平[illegible]家億五百無所仰衣

食崇亂乃[illegible]使人請[illegible]召入後為
吏尚書[illegible]少師[illegible]范陽郡公節
度河東[illegible]約宿[illegible]邊而
後來[illegible]相[illegible]自以當[illegible]故內
然[illegible]是令孤綯
惡之[illegible]司[illegible]守太子[illegible]帝元日大
朝[illegible]八[illegible]降[illegible]儀[illegible]朝
勤以鈞[illegible]不任[illegible]綯[illegible]
于帝即[illegible]平章事[illegible]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illegible]司徒為[illegible]宣宗初復節度[illegible]

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
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
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
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歷鈞領太原表爲
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捕逐芳
河[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埰郭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屯遏
其衝賊不得騁條[illegible]雖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
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後劉沙陀畏附權義昌
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又之徙振武軍

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遷殿中侍御
史坐氣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
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
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
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
於史學爲辭尚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
軍司馬開成召還大和不[illegible]手亂政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紳有名士多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
衆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
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所宜墀
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即
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
使劾輿郡刺史蔚輔捕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
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宣宗將不循
令名墀命擬其材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
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
相德裕追定元和實錄竄寘它事以廣父功凡人

君嘗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
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
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
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衰會吐
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
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
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而以直言免帝悟加
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
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兵討

會之自討平賊一稱上之德宗[illegible]于仵

子此撰守畿主于兄[illegible]時兄弟俱顯[illegible]

使者書紀年不出戶有候舉者諸生共稱之為不

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

署賓良方正異等擢[illegible]入監察御史

内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

安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秉政論議

上前知無不言以所知[illegible]論朱一以已[illegible]

詔有所執先務[illegible]精擇人白昌[illegible]合付

出為[illegible]作郎大和後[illegible]年未四十

一百[illegible]

萬年尉李涓河[illegible]十二[illegible]

没百姓[illegible]伏不分[illegible]詔[illegible]分今

年新令[illegible]者由[illegible]

字雅[illegible]二十八[illegible]請[illegible]民不[illegible]侵

年普新修十條又立例十二條以為[illegible]三

年梁[illegible]二十萬[illegible]部

閉[illegible]取[illegible]商人[illegible]

健[illegible]部[illegible]擢[illegible]

指揮[illegible]凡[illegible]五[illegible]

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illegible]東

鳳翔荊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illegible]不為[illegible]

察行所治吏下畏信館文章書遺嫡者林法為

人寬雅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貞儒者然習浮屠

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

歌唄以爲樂與紇干㮚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

當世鄙之而所好不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擢進士第

陳夷行表為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

多所補大中初以翰林學士宣宗始經略河湟瑑

議饋餉數十疏帝嘉歎嘗以兵咨之瑑白宜先

唐書列傳一百七　劉瑑

項部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裒彙數令可

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

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

詳練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梁雜進得

舞緑白豈軍中樂工取壯士千人被鎧擁寺者君

縶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得上夜行使民自便

境內以安徙河東入朝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文始於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無知

者敦太原人方大饗後請閣帝視翰上曆諸冢

為郤辭一人令日吉凶日共日良帝笑曰是日卿

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
慎由議帝前慎由欲別流品瑑曰王夷甫相
晉崇尚浮虛以詿流品卒致淪覆今日不循名責
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
由內不懌帝器瑑宰相識而錄大勳加工部尚書
拜卧內得疾陳辭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
尚書右僕射瑑以名節自將凡論議不妄遷
於請託主上以是委信貴近皆憚同列政者忌夏
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二州刺史遂擢
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仍領鹽鐵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以同
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入拜尚書左僕射復輔
政進司空為貞陵使以陵隧石陷坐罷為河中節度
使猶同平章事中即丈不數
日改蜀…人之耀…治蜀
無素稱…太子少…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奉天
卒衛縣…植以家財…人以死拒
守以家財勞軍帝嘉之…引在…累擢
鄭州刺史…以…病
以軍政大將朱朝晏少其嘗夜為亂指列卒不動
須之遐明而謀捕斬皆盡優詔嘉慰擢嶺南節
度使終于官子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
與絳燕聞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荀公儀
尊禮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
父死難與兄騭屏居幾十年閉門讀書不應辟召
親交更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遷州刺史河
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孝
不敢以貴驕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騭同耕以

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官已顯還家易衣侍
左右由布衣也騭終宣歙觀察使既輔政宅揭
及百官皆請第外室旁母歲時公卿以參謁懿宗
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百
官拜母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移
崔彥昭瞻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罷為
鎮海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
卿廣明初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胤
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光規持以中書
舍人為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

掌內外命書士論美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勣裔孫父乂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幕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遷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不改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戶部尚書贄外風檢而雅惟薦進門生爲學士嘗僅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雅文合亦學以居故檢押歸出入縱慢殆此致誚言者每聞咸通事皆嘆欽杜敬儀之爲實地所闕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惡之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從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溥得從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崔光逢奏爲兵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謀衛

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擢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還京師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常貽範素狹相傾及卒相貽範字垂憲

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汴州刺史二人奔行在
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薦與檢爲工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驁不恭會母
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
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
黨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
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尋賜死

二李崔鄭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一百七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　唐書一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
縣侯宋　祁奉　敕撰

畢諴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匀
世失官爲鹽估匀生諴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
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
妄與人交大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
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
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出悰劍南
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諴餞訊如平日德裕怒之出
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
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諴沛然如處美官無異
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
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歷訪邊事諴援
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
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諴唯唯即拜刑部
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諴到軍遣
安懷諭羌人皆順向特犮好恃若調饒之諴募士
置屯田歲收穀三十万斛以省度支卿費詔書褒
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晉泉允近胡俗脩祀頗亂

十烽謹候虜遠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俄召
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再朞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
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諴於吏術尤所長既貴
所得祿奉盡賙宗屬之乏無間疏昵或被知於宣
宗眷待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
諴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
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
于郵諴亦投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狎以錢七十
万聘之以妹日白進帝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
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
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擢進士第
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稱最進戶部
侍郎出為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
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遮
留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劉瞻路巖韋保
衡時坐所比昵賂得罪死蕭倣裴坦繼之而彥昭
協力故百職脩舉察不至苛可否公當遷門下侍郎
帝因下詔暴玄伯等過惡以勵于寧以成其美彥昭與
雖宰相退朝侍母所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
無違者士人多推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
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
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
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
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亦竟免伶人
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
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
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
使奇其文表為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又劍南淮
南未嘗不從會昌時至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
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賦詩德裕憐之使與其子
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高
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
左拾遺召為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
承旨鄴傷德裕以門黨貶死海上令狐綯久當
國更數赦不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
直其冤復官爵并贈其存殁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

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為所沮俄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鄴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鄴復鳳翔固辭不拜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豆盧瑑者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曆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何

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豆盧瑑崔沆皆不得終云

陸扆字祥文其先家嘉興徙陝遂為陝人光啟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illegible]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扆與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illegible]李生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識扆[illegible]其時[illegible]為尚[illegible]求衛嘉興縣男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院錢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扆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為軍事必有後害帝[illegible]責扆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輔政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啟夏門信不

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扆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喜乃讒言也帝遽悟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詔還邑賜詔獨不及李茂貞扆曰國西鳳翔為最近其罪固不可赦然尚脩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胤怪脩能相扆代之脩內怨望及是議以為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脩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扆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

馬[illegible]十九家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綮[illegible]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
中因[illegible]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
無犯[illegible]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
歲滿去餘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
君錢[illegible]楊行密為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為御史大
夫奏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
書舍人綮以其兄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
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為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
政[illegible]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
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
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因有司上班
簿遂署其側曰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綮[illegible]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
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
皆不識字宰相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
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
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子節偏
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凡三月以疾乞
骸骨太子少保致仕卒

朴夔州雲陽人以三史舉擢第爲荆門令進京兆府
司録參軍路昌衡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
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
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
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
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
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
井四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
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
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
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
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
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
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
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
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
以都獨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
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
也不報朴為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
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

辛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見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朴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以為賢所奏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糧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為韓建所殺朴罷為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為天平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就拜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帝將討始罷俄偓家第堂柱生槐

枝葉而枯既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坐與朴皆罷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毋堂客奴豎相詬辱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則自擾矣兄儲為天復中為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牢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

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專肆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陰開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兵子繼筠宿衛偓聞以為不可胤不納偓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為閹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茂貞入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茂貞諸偓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

欲我作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
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
相不得顓決事繼昭輩所奏必從乃日變改則人
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為一臣竊
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鬬闕下朝
廷危矣及崔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胤
督茂貞還衛軍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
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
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
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

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
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
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
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
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
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
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
非反邪艴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
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
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者乃崔胤王

溥所為今日北司雖衰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屬
歲與李入吾等議救復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
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狩武德殿前因
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
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
為人知帝賜以麪豆而去全誨等誅宮人多坐死
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
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
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群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
王為元帥帝問偓它日以坐言見不偓曰陛下在東

內時天陰雺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
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
與我同憂遂決偓議時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
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
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
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
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崔胤臨陛
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
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譖偓喜侵
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

崇為相胤執賛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賛崇
皆偓所薦為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
胤不為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
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
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
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
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以
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
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
御史歸藹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
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擅天子兆然所與者惟
佞愎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綮朴
輩不次而用捭豚臑拒貙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
能容況賢者乎

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

馬楊路盧崔列傳第一百九　　唐書一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臣宋祁奉　敕撰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
科補校書郎遷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
成初為安南都護經略使以文雅飾其政清淨
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
府請賦租約束姦道奏以武陸縣為陸州以其首領
為刺史既而以部廢池孫程生以政最擢入左散
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
理植自以藝學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
要官為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怏怏宣宗嗣位白敏
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者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
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贄最為帝
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通昭穆元
贄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
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植
親吏下御史獄盡得其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起為忠武宣武二節度使卒[illegible]

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迺與三院御史遇不肯
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
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爵
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侮收與大學
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諭救宣宗釋不
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焉三院
還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
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為蘇州錄事參軍家焉
死於蘇後七歲收亦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
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
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謝之曰斷非鬬角
者宴用觸吾藩切當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
顙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於天文無不通
解舉進士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母約曰得
進士第乃可食後陽羨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
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
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附之不然
時有安說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弦外其二
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
王操乎說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
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
乎說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工久失上古祀天地
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
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声之首
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以黃鍾而以
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
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
為徵南呂為羽記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
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
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
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
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
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以某
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
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繆曰比一均成則五聲
為之節故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時七
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說見假未仕不肯
與進士既假櫬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
署淮揚推官悰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辟署

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為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
察御史收以假方外遷拜不可元固辭植嗟美
為止後為悰節度府判官蜀有可渡直巂州西南
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悰開屯田省轉
饟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
屯田貫蠻衝本非中國今發西南屯士往耕則然猶
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
穰勢得長驅是資賊糧危國計耶乃止始周墀辟
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悰辟
為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
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
其友以詳禮字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為
監察御史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
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
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
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為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
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又擢遷長安令懿宗時
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入邕州掠交
趾調華人往屯涉氣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

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發蹶張
戰沿江滿艦不能支又峙食泗州餉南海天子嘉
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
滿為夸侈門吏童客倚為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
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
千萬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己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
五年罷為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置料但受刺史
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為
江西節度使受賂百萬又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
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
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
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
祀使者能假須臾使某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
謝天子丐弟嚴死奏牛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
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
年詔追雪其罪復官爵子鉅鐇鉅乾寧初為翰林
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鐇至戶部尚書收兄發
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
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詔百
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為改作主求古無文

執不可知禮者體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
以恭安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
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政弛發操下
剛嚴軍遂怨起爲亂因傳舍囚發婺州刺史假字仁
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議喪葬假師倚者千
人嚴字凜之第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揚知至
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
嚴再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
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從吉王傅
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沚注涉昭宗時

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
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僭王室殘蕩賢人多罹
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
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
免于禍注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内職爲戶部侍
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
屬文性志純絜親殁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羣循循謙飭若不在
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

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久時從人在方鎮者交辟
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
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
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
得用事巖頗怙天子荒闇以政委巖巳乃通賂遺奢
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
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
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爲劍南西川節度使
承緩盜邊後巖力折備宜定邊軍於邛州配大度
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

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
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
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
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
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巖不甚制軍
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結士心嘗閱武
都場咸籌詳議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
以有異圖恂恂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荊南節度使
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
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日皆白捕咸籌等

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
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節
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遷起居
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
故恩禮冠諸主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
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尚主至
是裁再期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
恃恩據權以嫌愛肆所悅卽擢不悅擠之保衡
舉進士王鐸第之蕭遘與同升以資淺于己皆

列傳一百九　八

見斥逐楊收路巖故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
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怨家白發其罪貶賀州刺史
再貶崖州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
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貶者皆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
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
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貌陋而
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數議多
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袞皆善

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
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
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
素厚高駢欲令立功乃固言不可棄請又欲激巢
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
畋爭相恨詈辭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
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卽按關東諸將
爲鐸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
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蹇神智昏塞事多

列傳一百九　九

[redacted]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擊戰
死東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
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
罷分司東都是夜仰[redacted]死巢入[redacted]師斵棺礫尸於
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養成鋒而西易
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矣習將上下攜適之鴟梟宜天
之假手於賊而僇其棺宜也

馬楊路盧劉傳第一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宋　祁奉　敕撰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穎邁有文，舉[illegible]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illegible]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illegible]國，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illegible]裕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自完，貶循州刺史，死于官。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武宗覆所取自省，乃可。奏宣武推官，以書[illegible]判拔萃，擢渭南尉、直史館。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斥其黨，畋故不調幾十年。外吏帥鎮劉瞻府，瞻去位，薦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訟畋黨，不可任郎官，出歲又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相，擢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賞徐州戡龐勛功，畋詔書思不掩[illegible]成玄荅，然集不切機要，當時推之。俄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以劉瞻迕懿宗罷，畋草制書多襃言，韋保衡等怒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隨二州，[illegible]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入閣，請對不數，畋建言宜許顧問，詔可。遷[illegible]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illegible]坊[illegible]止[illegible]討[illegible]言上曰：兵[illegible]不得擅至[illegible]招討[illegible]曰兵[illegible]北至[illegible]道米[illegible]之[illegible]南[illegible]州[illegible]高[illegible]緣市虞吉米以[illegible]讀。後以王師南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乘招兵，而我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

大□又十小本　唐列百十　三

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熾，益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與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壁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饑，其下思歸，衆一離，即巢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此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

富天下如輿取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厭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繫蠻至是帝令公卿詳南用兵吾不知所終攜會駢奏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體不可卽抗論至相詬攜怒拂衣去袂染於硯因投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僚乃皆罷以畋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復拜吏部尚書明年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是歲巢已自號齊帝將境中益兵不敢發畋發輒將會集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者乃往戍不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帝含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

以變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亂實時事有機會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覓士卒繕器械備蓄城壘使于梁者道相屬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卽悉以金帛誘子號身大慟不聽而使以偽赦令示衆也乃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殲論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首萬餘黨數百人皆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兼京西副

拜乃以前鄜武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播率衆二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身以中軍畋偽柔懦示怯賊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張旗幟疑兵隨後鼓賊不測衆寡陳未整伏發衆皆譟弘夫軍合擊戰龍尾陂斬級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illegible]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者以數萬無所屬畋檄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

近感悅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討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詔弘夫取咸陽以將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賊所覆畋數救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可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還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以軍委昌言自為留後衛畋出境既

牢道內數貸郎蕭挾設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使
譽於興元明年詔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司
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務一以給決興州及將孫
鄭坐贓從之出言方關讓大安都護義州刺史有功
請免死陳敬瑄爭以為山北故疆不蒼群請以檢
校蒙轉常侍謀事又遽副曾可責門下侍郎尚書部
以上為三公遷駕宰相後尚書省二三
十月罷為鄭度支宰相亦不敢違日室無二萬彥
數遷者以為不可請行僕國子錄事二三十天
許為二十一月復拜守司徒以疾辭一歲乃兵部尚書吳
五一
者於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權寵有所干請畋一不應
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是宰相之論
品乎太不肯厥其事令孜敬瑄以常侍之誠五帝
將還而李昌言自以鎮鳳翔而畏畋之鎮令畋當國內
不喜故三人相結而譖畋上前畋還疾醫情不
許故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奏與陳謀叛大散關
李昌翔供億頤時一乘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
從校凡備俱非所以靖又鄭德請以散官歸疾或
辭且有疑顯出臣章示之俾知天子於臣無疑於
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凝
績為壁州刺史留養從於龍州卒年六十二贈太
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終戶部郎咸亦卒始李
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表以游邏
厚禮之茂貞感其節擢及畋還鄭家表為請謚曰
文昭天復初與李茂貞共配饗僖宗廟廷又贈
弘大官畋為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尺與布衣交至
貴無少易鄭毅者黃巢將也方畋秉政擢為給事中
至侍郎其損怨斷如此巢之難先諸侯破賊雖功
不終而還相天子坐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從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

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
府咸通後仕寖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
才實士為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
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
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
輔政始由鐸得進比故謹事之雖竊政權擯斥大臣
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構中傷鐸亦上疏
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僖宗初
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與盧攜同鄉密時論推
允會河南盜起天下擾鐸入輔又與畋數言其賢

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
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鐸建言宜置統師鐸
因請自督諸將帝即以鐸為侍中荊南節
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鐸納流亡葺軍
完器鎧武備張設幕僚者西平王晟孫敏蒼
言兵法中無不鐸信之與為將分精兵使守湖南
拒而賊陷衡州鼓而北係等望風未戰輒潰鐸退屯
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
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
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諸

大計宗鐸辭以內宰多難數假權而外宜擬鐸威
觀王室每入對必慷慨流涕因請行時中和二
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
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度支諸道租庸等使以崔安潛
自副鄭昌圖裴贄為判官王博等在幕府以周岌王
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將佐而
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洎淮蜀師三萬壁
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其先及鐸檄
至號令嚴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敗官
人田令孜深賊必破欲使功出己構鐸於帝罷

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謗見
奪然孝內挾勢劇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第東
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
鮮明妾侍且眾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
東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
大臣遂教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
屬賓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寃
天下痛之弟鐐累遷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
攻鐐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
陷漢勳力戰死鐐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
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
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素利聞不甘見宰相劉
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為言乃罷
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一
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韙然歸重徐商罷政事為
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久忍不言徽自
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為殿中侍御史
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
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

吏輒寢曰勿為奏徽循省愚蒙絕妄俄擢翰林學士
廣明元年盧攜罷相以徽為戶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是夜出徽
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詣朝乃知追帝不及為
崔繼問為賊所執迫還所止以徽陽瘖不答以
刀環舂之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
乃奔河中裂縑書奏遣人間赴行所詔拜兵部尚書
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收兵宣慰與賊戰不稱敵
續其將劉廣擁還據澤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
邢洺磁三州武貞于巳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
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王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
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
爭澤潞徽度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奏表固辭詔
可更為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
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
京師徽功為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
陵皆發掘物為丘墟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
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
綴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與復殿寢裁制有宜乃奉
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
尹官屬家事遣人治第優給齊廣以從蒲前徽不
屈勢倖一平以法繩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
杞為少尹侵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
怨共構毀徽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以疾
河中蒲百官從帝還京師復留以疾辭不任奉詔
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朱玫以沙陀出次寶
雞帝令徽與裴澈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不行而
嗣襄王煴作亂帝進次漢中煴遁召徽以喑疾自
言及煴僭號迫以為臣作詔誥徽託手弱卒不肯署
煴平帝至鳳翔召徽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
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治帝顧宰相
曰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
選失序吏得為姦徽調重複不可檢徽為手籍一
驗實吏以遂與為精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
謚曰貞言其先本魏諸公子奔狄趙至漢從關
中徙咸以其故王家號王氏十世祖能仕周為同
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擇
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名從擢進士第至鳳
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迄大中時登

進士者十八人位宰相者二十餘人數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拜司空再狩山南遂次鳳翔李昌符亂與衆昭度質家族於其軍誓與其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為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

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及閉壘敬瑄遣人言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弗拔漢川建紿昭度曰公舉師遠出事繫襲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因破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為東都留守杜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為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毋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猶避之固辭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又行瑜怨

會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為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惡人務立黨與蔽上聰恐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罷稱疾讓為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閒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

從橫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反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驕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

濬宣詔已士校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
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叛逆虜耳捨天子而臣之
何利耶今諸侯勤王者雖相殺公等據一州以觀
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
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獨公等捨安而蹈危也
諸將翕然曰謹議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
為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拜山南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
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為中尉
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

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
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強兵兵強天下服矣天子
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
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內偪宦臣外
迫強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
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
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
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
兵為掎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
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

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隙討之此兩雄勢當
司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其[illegible]攻之天下其謂義何
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illegible]一[illegible]事
留臣兄師[illegible]河朔必破今軍中費尚足[illegible]
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
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illegible]
使副之韓建為供軍使以全忠[illegible]
使懼之何察全忠為行營[illegible]
下發三十一軍所擇部[illegible]
帝樓餞濬酒酣泣下曰陛下[illegible]臣[illegible]

除之後定關不悍率中尉等[illegible]以[illegible]
濬不肯要是行也濬外幸戊[illegible]
之先是汴華鄜岐兵與河會[illegible]
戍潞濬遣人遂據有之乃命[illegible]
人請命乾持節護送至[illegible]會太原將[illegible]
潞將[illegible]亦棄城去[illegible]
地陽請軍[illegible]平陽[illegible]存孝擊之[illegible]大敗[illegible]濬
歛眾夜道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illegible]其
鋒其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陽而濬屢下[illegible]
全鍾[illegible]建[illegible]克用上書請罪[illegible]

韓建以聞朝廷震動詔日下詔能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所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又上言昭度所後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請暮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野墅雖自棄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鎮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下洛則大事去矣

蓋知其將異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奏屬吏永寧史華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於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詔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懦大臣擬其德又不識人柄朝權戟不取如畋鐸輩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唱扶支王室幾幾齊興俄而為姦臣亂官所棄功業無所成救濬以亂止亂傳繆愈悲夫

鄭二王韋張列傳第一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宋祁奉敕撰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illegible]令安
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illegible]
寶為[illegible]
大夫從[illegible]以徐州節[illegible]
檢校工部尚書[illegible]
宰相李吉甫所助以[illegible]天
平節度使[illegible]
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
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事寶寶
強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
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遷檢校工部尚書
涇原節度使勸耕力穡積粟二十萬斛號良將
擢宣歙從[illegible]鎮海軍節度使[illegible]討[illegible]
采石略揚州寶[illegible]加檢校司空時[illegible]所在
盤結[illegible]招[illegible]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illegible]宗可
復據無錫[illegible]自守[illegible]杭州[illegible]八都
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

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
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
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
副使封汝南郡王[illegible]授[illegible]京師[illegible]將
赴難[illegible]明年董昌據杭州[illegible]超自
常熟入[illegible]刺史[illegible]之四年徐約[illegible]陳晟
[illegible]以州授[illegible]不能馭軍
部伍[illegible]為
蘇州刺史重歛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illegible]寶
不受命[illegible]表留不聽乃[illegible]以王

緼代載[illegible]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illegible]寶
啓初[illegible]山[illegible]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
而殺王緼[illegible]州兵[illegible]不設備郁遂大掠[illegible]
守[illegible]遣將[illegible]從討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
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
走海陵依鎮遏使高勳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
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
[illegible]刺史[illegible]時[illegible]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
詢使至江南貝田令孜[illegible]州[illegible]王下令
授令孜[illegible]及趙載殺之高駢[illegible]鹽鐵[illegible]寶

子佶忿支使嵎亦去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寶
不禮寶寶術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寶言道浙西
爲駢剽帝知其隙不協駢自是顯陰斛形屯東
塘約寶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
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寶[illegible]答曰平時且
不闕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蕩當[illegible]助我
寶率度不能爲保功勳其朝廷也駢使人切讓寶
亦誚絕之會部將劉浩乃殺其度支催勘使太子
左庶子薛朗劫寶寶方寢外兵擁闕火照城中寶
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不爾則賊也衆從其我領何

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夫將者留蒲陸錢
田倍寬死浩奉劉領府事寶至奔牛埭群盜雜
者擁其貨且盡寶搏手地曰公有官用之難方依
無謂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從實[illegible]一士至
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鏐子建徽攻拔從實
言迎寶鏐破賊君旺取舩八百艘迎寶常州以從寶
奔海陵鏐具櫜鞬迎寶寶各揖其素鏐殺之不[illegible]閒
而駢爲舉而鏐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
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
執朗剮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拔高郵

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未平時汴道小史李師
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號忠國軍節度使
董昌死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
義次湖州役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
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
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見已因徐綰亂與田
頵通鏐討詢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
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陶雅救之執
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illegible]攻婺
州詢乃奔揚州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

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隸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
下高貲父宗巧射利從僕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
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
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
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斧麾
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約王重榮連盟
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
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賊戰俄拜東面行營招討
使[illegible]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illegible]未東善

輒流涕迎勞共平京師王鐸差其復功以勳王
舉義勳存孫第一收城破賊功爲第一遷檢校
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擒宋秦
山賊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
討王重榮從處存節度河中上書直重榮有大功
不可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
史冀君武閉門不内而重榮拒詔處存遂還使
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埶沘而易定介
於其間侯軼戒全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
善附鄰雒内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將太原以

自助遠近同心威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
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
曰忠肅三軍迎河朔舊推子郜中副使爲留後昭
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
州以兵橋滹沱道祁瀟關郜方與劉守光戰乃畀
叔處直兵擁其尾令騎將數璵章次義豐而存敬
游兵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璵章而氏叔琮
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害之斬刺史楊約
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

出沙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万
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郜斬
湖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父郜聞郜以其
埶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弊
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
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積兄弟之舊修
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爲衆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
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即犒絹二十萬具牛酒犒
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
尚書左僕射郜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

直字允明天復初爲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沖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
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
州戍校相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
天子命君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
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
州誘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
頊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
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
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荊南節度使高駢擢

滿為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
思擁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
軍推滿為帥以區景思為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
朗州兵馬留後歲中以兵襲江陵焚廬舍掠居人去進武
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獵因爭肉
不平而鬭欲殺滿不克見滿已得州悉眾襲衡州
逐刺史徐顥詔授岳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
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眾操長刀柘弩寇州
縣自號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頊既還大亂以八人上衮徐顥將兵率兵納之向瓌
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頊拒大營周岳為蠻軍訪
戰頊懼伏中大敗從一將殺頊岳閉戶以
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處訥聞之哭諸
將入弟處訥同與繼崇謀若合一州之兵
聞周岳殺奈何衆曰諾乃訓兵積八年結
雷滿為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詔拜武安軍
節度使不三日而劉建鋒馬殷兵至攻邵陵處訥
遣邵州豪雄蔣勛鄧繼崇以兵三千斷龍回關勛
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
興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衆以

歸劉公寬衍兵打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
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虛夜棄甲走建鋒至邵州
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詭潭州守者以為勛軍還
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不予
遣請邵州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寇之
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亡其馬
人[illegible]陳救殷以奇兵出油田諭湖山擒士
伏兵千人於勛度江勛見士未陳爭出闘殷縱兵
擊潮江軍夾擊勛大敗擒定勝一壁進圍
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為節度使勛請自歸不許
字會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庚衡人楊
師遠據郴州叛宿人曾景仁從黃巢兵益至三萬據韶
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穀飢從蔡結求糧乃入韶
英州戍將黃行存討工商四五千人據連州稱
人陳彥謙殺刺史黃皓據郴州募士自稱刺史
兵四千寇陵大掠行旻東果亂勛救自防至永州
殺刺史郭遐景仁合從以拒殷殷虞實不能自
守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瓊攻道州蔡結
約同拒為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先火
川伐山焚林蠻走城陷執蔡結何庚殷斬之李

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
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嬰城守三日不下夜焚
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瓊字公讓弟兼仁岳字
峻昭行長字昌圖滿不脩飾每饗使客擲坐器潭
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窟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
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
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聞荊南節度使成汭兵出
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殆盡數千里無人跡弟彥
恭結忠義節度使趙匡凝以舟師襲江陵匡凝弟
匡明擊之彥恭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將廣明元年以鄭紹
業為荊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謨方據荊南
紹業憚之踰年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
以彥謨代節度彥謨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
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謨挾劍緣城奔親
軍壘不得入其黨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
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為留後且誣彥謨以罪而
遣中人似先元錫奏其無罪帝曰若敬玫可
誅誅之以爾代而署琪為副敬玫遣兵出迎元錫
等不敢發而遂復詔鄭紹業為節度使逗留不進

敬玫署儒府事明年詔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
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
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
既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
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
顓軍雷滿亡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
張瓌韓師德[redacted]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
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
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劫還囚之
瓌渭州人暴勇而殘荊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

晦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
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貲每曝衣統繡不
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
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
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
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為通腸死者爭啗其尸
縣首于市以備饑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為警宗
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將趙德諲攻瓌瓌求
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
年德諲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

伊尹手非役州長史陳璠以虞奉表迎陳留斷其首
置襄中，張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
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
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從泗州團練使李係屯巨之
淮，授鄧李招討副使，授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
騎常侍。巢攻荊南，係戰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所部
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巨容守荊門，與賊
戰，巨容以伏兵擊之，伏起，賊聞蹶，大敗，巨容
將士二八爭追一舍，或勸巨容擊，不可，謂巢歸江東，巨
容追之，率十以以追，巢拔禮部尚書，諸將爭欲
乘勝追斬，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吝賞
措，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
詔以巢使識，授南面行營招討使，巢據天下，以爲先鋒，討道
南面行營招討使，巢據天下，以爲先鋒，鎮關道
檢校檢校司空，封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
宗幸蜀，公卿多困，巨容以...行在山南西道
使鹿晏弘爲...東川...
遣楚德...合鹿晏弘兵攻興州，巨容不能守，奔成
給陽州人，牢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巨...之

乃諸王求襲...遣...
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巨容出金示之
及在蜀，唐生伊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
巨容，夷其宗。先是，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
當人，以討勇稱。...和初，鄉里...
人謀攻城，行襲伏士...
得將當久矣...
輕騎進我爲...
伏田與行襲，喜...
呂燁，據均州...
山，當襄道，有劇賊孫喜...行襲平之。武定
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扼谷口，以
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
之。昭宗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
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邀戰，破之，就擢戎昭軍
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
二千輩將江淮兵過其州，行襲盡殺之，
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
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弃均州，走
行全爲王建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

之宗朗不能守焚郡邑去全忠以行襲威不足禦建
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
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詔防禦
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
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
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
留後進攻荊南眾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還
人纔數百至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
奔黔州德諲失荊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

唐書列傳一百十一　十三

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
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
子匡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
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儀衛前後持鑑自
照全忠之敗淸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
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
使度崿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
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隨州執刺史趙匡璘
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
忠使親將陳俊王師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紿曰歸
洪與行密欲邀我秦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
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
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
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
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
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云去外者纔二千人天
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
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
曰吾爲國守藩鎮敢有他志副使工筠勸絕全忠

唐書列傳百十一　十四

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
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荊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
匡明爲荊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荊南節
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
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因不
遣攻荊南救兵俾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踰陰
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
署挈族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
於賊今敗乃歸我邪鎬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
東道節度留後以趨江陵匡明亦棄荊奔淮南子求

規諫曰昔諸葛亮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用謂洪乃揚成都王建待以殊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為崇義昭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後有荊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為盜亮身長七尺餘色[illegible]仙芝死又事徐唐莒[illegible]二州楊復光[illegible]平[illegible]西得其兄弟養為假子以[illegible]復恭[illegible]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與[illegible]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illegible]假子守貞為龍劍[illegible]為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為綿州刺史[illegible]州利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illegible]二州[illegible]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illegible]王建[illegible]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illegible]晟先是守貞守忠閬建兵出[illegible]綿州[illegible]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万人壁綿州之郪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據閬州[illegible]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部曲王行瑜與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給錢兵討之茂貞自為興元節度使以[illegible]等相帝為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因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沔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節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為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與復恭[illegible]將北奔太原道商山[illegible]食乎野為邏[illegible]所得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其隸也語建曰此[illegible]吾養之者無一為我死公無賞衣食不如殺之建[illegible]後曰公幸[illegible]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帝御[illegible]以帛內[illegible]于口帝御延喜樓閱[illegible]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獻太廟斬獨柳下[illegible]市守厚亦[illegible]巴州[illegible]下[illegible]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為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昌符以其勇欲殺之晟亡去隸神策軍為[illegible]鄉[illegible]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遣[illegible]昌符追行在乃擢晟威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攻兵攻關晟敗[illegible]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從興元晟西

守致邛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威龍[illegible]等
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重[illegible]假威戎
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數饋建無功建[illegible]圖已
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兵討建[illegible]掠
新繁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illegible]使
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晟四部將[illegible]假
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付[illegible]皆
三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illegible]以
我爲机上肉[illegible]日取首
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賊中食盡無叛者[illegible]符
死晟得其妻周[illegible]重之[illegible]固[illegible]二人同
省乃視事[illegible]將[illegible]既戮[illegible]之顧
曰爾報揚司徒[illegible]謂曰司徒書同死
生不忍復戴日月三[illegible]曰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illegible]爲天德軍小[illegible]蔡
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illegible]禮之使子贈[illegible]相進
秩黃巢亂[illegible]同復京師彥朗[illegible]右衛大
將軍光啟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
得入防利州敬瑄輒勸彥朗擅興兵掠西境遣宗

下詔宰相[illegible]和乃得到官署彥暉[illegible]刺史[illegible]揚
守亮[illegible]州刺史王建[illegible]欲[illegible]之建閬[illegible]洞
豪[illegible]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
制彥朗與建雅舊[illegible]助其餽建攻成都彥朗[illegible]救之
滅與并力[illegible]路[illegible]掠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illegible]
敕李茂貞[illegible]諭會彥朗卒彥暉自[illegible]留後明年爲
節度使中人宋[illegible]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illegible]
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illegible]救之[illegible]曰
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illegible]
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illegible]故久[illegible]
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鬭[illegible]相[illegible]建
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illegible]二彥
戍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illegible]以兄
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illegible]
其金服皆與更養爲子改名琛[illegible]破
綿州守厚走得彥暉[illegible]詔已達彥[illegible]
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illegible]
赴行在建發兵二十萬次綿州即[illegible]彥暉[illegible]運
回梁上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路建[illegible]取
巴閬遂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

城南佛寺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結因太原
賀以蘭華州[illegible]舉其地使子要元節度
使繼光[illegible]軍[illegible]彥暉以兵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
萬攻彥暉取渝瀘[illegible]晉[illegible]州[illegible]南彥暉兵[illegible]
鐵馬八百凡五十戰圍[illegible]大夫
李洵諭止建出命常以嗣[illegible]從茂
貞代建皆不奉詔[illegible]彥暉昔會
諸將堂上養子瑤光[illegible]所聞何覽斯酬
賓佩之便侍左右[illegible]將迫與公[illegible]同之
建者天富於[illegible]
得同死彥暉顧王舉曰爾非我舊司自[illegible]一指顧
垣今見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illegible]皆死麾
下兵猶七萬初[illegible]昭要為招討[illegible]當為大
校彥暉詳練有儒者風[illegible]吾[illegible]
者皆笑至是歸笑者[illegible]之私署[illegible]京川節度
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illegible]為中國之害
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illegible]其地[illegible]人[illegible]二處
存平黃巢走京師[illegible]將[illegible]意都[illegible]
依[illegible]以自全大[illegible]為朱溫所[illegible]
遂[illegible]夷狄所[illegible]甚矣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一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
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
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
士干夜禁捕而榜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
召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榜之答曰夜半
執者安知天子爪士且言其狀玄寔咲曰非
爾明辯孰由知之更議於府推留署重榮多權詭
衆所畏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
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爲內
憚重榮表以自副都通京師賊調取繁數使者至
百輩坐傳舍吏不勝其求重榮說都曰
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求責日甚又收吾兵
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發檄斬賊自守不然變生
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縱之禍且至願以
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
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潏節度
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衆迎潏至大將殺之詔

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詔得從之爲我誅首惡者
衆無敢對重榮佩刀起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
因潏更嗾其騎潏即奔還重榮遂自留後賊使健
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
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輜械四十餘艘
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
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
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得勁兵
屯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東
漕米數十艘重榮兵三萬攻溫溫懼鑿舟沉
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拔賊一
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
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巢發二州
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
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
重榮兵亦死耗於是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
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
如己若乞師焉事濟矣不然乃遣使者詔召李克用
使陳景思者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諸將從之遂至
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擅
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匱諸軍無所仰
而令孜為神策軍使建請二池復隸鹽鐵佐軍食
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
所餘以澹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
兖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
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
討壁沙苑重榮移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
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
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

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
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鐵
嗣襄王熅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
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
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
玫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熅長安平
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械大木河上內囚械
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于河部將常行
儒行儒怨之光啟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
舍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剛此已歷汾州刺史黃

巢度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
書右僕射即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
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
相繼帥守而授子蘊亦為忠武節度使乾寧二年
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為
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
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
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
以崔胤為河中節度使珙復封珂於王行瑜李茂

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
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
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
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之卻其請
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
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兵引去克
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
京師弟行實在左軍與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
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戎息嶪
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譟承天

門帝登樓諭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
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乃遁帝出幸
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
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說各
走其軍帝次莎城宦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
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盜遷石惡之徙石門民匿
林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餉家帝駐馬為嗟長守流
涕既而遣嗣韓王知子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
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討邠岐新平又詔
涇州張鐇會克用軍以擊岐陽克用屯河中未出

北帝懼茂貞之逼復遣嗣延王戒丕以龍服玉器
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遊騎渭橋於是行瑜壁興
平茂貞壁鄠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
謝繼鵬本閻名珪左神策軍指張人為茂貞養子
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
討使珂為糧料使克用遣子存勖請天子還宮詔
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為節度
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
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忤威虐殺人斷首置簋前
顏色泰定下不敢戮然羽翼無闘志光化二年

為部將李璠所殺自為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
九五月為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
中王捉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劓
斵以逞捉者故為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劓斵
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請且柄任厚禮之捉鄙其
武夫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求請於捉曰僕
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捉不答珙勃然曰
天子以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投其
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

州觀死者有司弗察行閱其家始全忠陰揚行密
不能克諷荊襄青徐等道請己為都統以討行密
前將達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如行密
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
為盜李遠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策既反正
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強不敢加
兵全忠鈐詔服援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
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
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
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絪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

進即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患事不可赦珂乞師
太原爲絪所迫不能進珂妻復遣書克用曰賊
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阻斷往
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將遣使告李茂貞曰上
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鄰邑
與邑亡則彼必非君所保天子神器將手付人矣
宜與華州韓公出精兵固潼關以鞏兵勢僕不武
入食其東我西備也以爲幷將前衛公自有之關西
害危國祚奏表以求茂貞不答珂無益會
橋毀濟以舟將用子將劉

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經其衣冒尚有它
請斷髮自明珂出閤訂所宜令白其夜出人將爭
舟一大風張帆掣其手如旦日必待擒中宜有
樂從者可見存否自存者請許汝以縱敵徐圖所
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
有父子昵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歸命乃謝太原
請射幷晉印內存敬營奔大將張還兒珂與
詰朝樊琰舉兵存敬縱圍而戍以兵全忠自
洛至全忠王出迎遣書告
全已指日月曰我兆世丞兆氏王者忠

發言過重榮墓哭而哀汝里鄉問欲與通盟王
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
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歔欷以入居
旬日召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
人賊之于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辱之乃亡命
沒澤中羣盜物故入盜中爲小校劫掠率百餘
人與諸州中將湯群自歸朝廷汝州防禦使李琢
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授夏綏節
度使授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爽代北行

營安文衛以同州降賊賊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
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貌瑰偉中官寵以財輸京師
凡鎮萬人從之爽至舊兵入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
杲奔行在爽開道奏表僖宗爲自明詔拜節度使
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許假道屯萬
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果援陳東面招討諸
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
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懼棄城走以待爽
謂賊遣王解甲就舍伏發爽爽走飛乘輕還舊
武爲魏博韓簡所擊敗之不敢入簡將樂彥禎逐

河陽自故鄆中和三年也河陽人諸葛爽自金商
隨復入之俘擢文琢及伐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
鄉簡自鄭求助術爲西簡爲鄉劉中其下不悅擇
將樂彥禎間殺之除引其軍先還故簡以八萬自
讀相諸葛請水至冬不流明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
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卒其子與康爲留後治
法令潛一人無怨者居數年拜檢校司空其宮二年卒
其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州刺史張言上立爽子仲方爲留
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許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爲浮屠行丐市窮

唐書一百八十七

日無得者投鉢褫衹去聚衆攻剽至屋下先是
諸葛爽聚黨雲山後隨罕之歸之以百
人從爽收兵光州爽至奏置其降李存高掌陽
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攻奔項城收餘衆依諸
葛爽爽表爲懷州刺史爽死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
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克
用於上源之難罕之遁者其從罕之屯澠池爽死其子
俘掠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歲
月走保龍門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罕之遂將
攸東都罕之遂出之夾不能制乃走死其將劉

經與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之而罕之故與劉
經有隙擁兵屯鞏中不悅經徇衆叛攻罕之
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屯洛陽死中
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
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
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
言進收其衆丐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
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有詔罷其黨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
與言甚歡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耕部卒

唐書百十二　丙十一

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
出示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
庾稍集罕之貪多士卒以給求之無厭言不能獻
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
爲罕之遮頓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
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奔河東克
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
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孥於
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沇河
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

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兵抄掠懷孟晉
絳無休息人匿保山谷出為罕之所俘略
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李存孝攻孟方立拔
磁州大破方立將馬溉兵於琉璃陂
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攻罕之於澤州罕之告
急於克用克用遣李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將呼存孝曰
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
旬日沙陀無穴以自處矣
曰義沙陀未求穴
存孝引兵決戰
至馬牢川敗之克用封罕之
校侍中行
之等功多昔屢用
用不許曰罕之
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
得報克用曰志勤死
克用遣李嗣昭攻澤州
之兵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於全忠表罕之昭
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
從周取澤州嗣昭及攻

嘉會昆戎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罕之行
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
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於
去東都也并門不滿百里言治數年人安之占
籍至五六萬總兵壘作節署城闕復完全忠惟言
異已乃徙節天平以其兵為河南尹奕諸將無傳
地者言詒錫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
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
自爲留後昕王鐸方以諸道行營都統復京師因承
二六六九　卷四十二　十二
制拜敬武平盧節度使發其兵西攻京師平進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
範年十六自稱留後昭宗以太子少師
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棣州刺史張蟾迎安
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
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
願死墳墓弘以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
劉鄩斬弘並攻棣州擒蟾殺之朱全忠驍使
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
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乃殺人其家訴之師範曰

殺師舅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
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自
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在縣令至具威儀入
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
答曰吾以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
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
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
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
守藩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
率壯士以甲輿二百與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
輿闕人覺異操曰誅殺全忠守將董霸思是將徒
創方在華閉門拒戰抗居厚還全忠劉鄩取兗州
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
並發全忠使從子友寧東討是時帝還長安
全忠亦還博軍屯濮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
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為刺史進攻沂
州敗還友寧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
全忠怒遣劉捍督攻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
城陷盡屠之少長乃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留友寧
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氣衰

急與師範合擊友寧以石樓斷其首傳於行營全
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壘伺其懈毀壁
出鬭旋讌諸將飲已復鬭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
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度全忠方
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去全
虔裕將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
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虔裕見全
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議
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眾請焚城而亡訓曰不
然乃封府藏下縣門署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
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
擊前鋒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兵尚十餘萬諸
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房
以師範節度留後事師範輸錢二十萬緡以謝軍
府許劉鄩取沂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入白紙旨
紙上但云戒守全忠檄而殺之薦從周圍兗州劉鄩
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
從周禮遣歸全忠使鄩仍以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脫
冠帶謂曰因鄩說帶不許鄩見勞之飲以酒酬自盞
全忠笑曰取兗州公何大耶權署都押衙在諸將

原缺

將上諸將趙入關一無讓全忠許之歲餘從師範
王下亦縞素請死全忠見以禮表為河陽節度使
既全忠將篡者齎人手詔乃族師範于洛陽
先是有司坎其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
列坐謂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
不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弈使
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與黃巢戰石橋不勝
保華州為裨將成麟所殺麟引兵還攻潞州方立率
戍兵斬麟自稱留後假據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

號昭義軍殺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
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畏不受
囚全勗以書請鐸得儒臣守潞鐸以中書
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後事遂為帥僖宗自用舊
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塞梗方立擅
地而李克用強徽為潞州節度使徽度未能制乃固讓昌
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
謂潞險而人悍數賊殺大帥為亂欲銷帖之乃徙治
龍岡州豪家皆重遷怨數言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

被自行陣兵比皆叛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鴆
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主節度留後請援於
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
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
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
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為邢洺磁團練使
以遷為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聖哲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
者能之若救亂必倒持而付之耳故不足與共功
觀三王重榮處存不信哉毅然與李克用平京師若
有為當世者哉而奮私怨逼天子出奔輕識朱玫
作為叛王譚曰定王室寔畀之也身死部將手劍
亂而卒王氏重榮兩仕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
誅絕其嗣宜矣餘皆猶奴才無所甚責云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illegible]臣宋　祁　奉　敕撰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爲
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棨捕得異
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頵陶
雅劉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
里如約而還秦宗權擾淮南廬壽閒刺史募殺賊者首
級爲賞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
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爲八營都
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爲廬州
刺史乃以田頵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衛山將討
定鄉盜駢將呂用之忌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
兵五千屯合淝名討賊實襲之而陰圖之行密殺公
楚秦宗權遣弟度淮攻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
攝壽州許勍據滁州與行密爭戰又舒人陳儒攻
刺史高澞澞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黨因其本遂
澞據其城行密使之取舒州攻勍滁州并據之二年
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頵破之擒
虔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
軍司馬督其兵進援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
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惟其亂公亟應以得其
地行密乃檄部州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
密薄城而屯用之以衣甲之府以騎兵拒城戰行
密卧帳中今日賊近報我微而陷一也別將李宗
禮入曰兵相百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
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而歸顧以所部
前死行密益甲出戰俘殺如雞彥聞不出會新
死鬼劉行密與宣鎬衣大歸三日進攻城未能下
用之將張審威伏西擣殺閽者啓外兵彥軍破

宇遂出見彥去行密入據揚州未幾孫儒奄至兵
銳甚衆袁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宜乘未至若
外被重圍情見勢屈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
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軍所收財歸于廬於是保全
忠自爲淮南節度使以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
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不悅延範不
敢入全忠更以行密知淮南留後當此時孫儒
與宗權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避儒每陵遣動遣儒
州治兵後許行密乃遣田頵攻洪州以數不可
曰連陷所與兵州餘多大易劇地孫端據和州趙

陴之上元紀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
行密從之瑞陴次和若行密自糝潭澗瑞等戰不
勝瑞勸行密退趨銅官山堅壁以須瑄又求戰示以
弱行其怠一舉可禽也瑄將蘇塘兵二萬對屯行密
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瑭驚北遂圍宣州刺
史趙鍠鍠盡銳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
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
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將兵銳甚
曲溪將劉金覺鍠欲遁紿曰將軍若出鍠且吾畢
而借鍠首多矣遂之金斬許妻以女明日緣城上曰劉
郎不爲爾將鍠前遁獲之鍠全忠故人也發使求
之袁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鍠首于汴昭宗詔
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劉威以功拜
池州刺史行密表從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
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俄湖州亂其行
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
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朱全忠全忠遣龐
師古將兵十萬由潁渡淮助行密攻泰高郵行密
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戍及取潤州自將二萬
屯丹楊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於後亦使劉

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
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廣水循山
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儒所向兵皆不戰當避
其鋒驕之乃以兵奇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
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
旺從景思攻舒州破之會儒將李弘章饒而田
頵劉威爲儒所敗行密將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
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
[illegible]剛不得戰退無所儲不亡何待於
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常與
衙賊陳可見間儒行密之隨將入常州自稱制置
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亂焚儒
史以輕兵入蘇州斬可見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
月不解大疫作會陽五堰抬輕舸饋糧行密權
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凡
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招合遺散與民休息
議出鹽茗易民布帛高勗曰兵火之餘不可
以加斂且捨我何患不足若召我所有易四鄰所
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勸課所部
久之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孫儒將張顥亦叛

據舒州與倚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倚破其將倚
堅壁不出頵擬壞城行密以隸表積軍積請殺之
行密受其勇更置親軍未幾倚自殺行密先家
皆爲孫儒務發吏請發倚北墓不許表劉威爲刺
史遣田頵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
爲拒戰頵亦斂卻樞朝廷所命者會嘉谷降遣行
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曾部代樞州人不肯下請
陶雅代雅於諸將最賢乃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
神福陷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
年行密襲濠州李簡負甲絶水鑿而入執刺史張
璲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大將劉知俊舒穀石碭
將龐師古張訓破漣水遣兵六千逆擊得其麾知俊戰
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求救行密遣臺
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頵攻杭州身督戰別將魏崇
爲鏐執行密欲收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以侍儀
而還自是行密與鏐交惡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
將成及以朱瑾守之朱延壽拔蘄光二州行密以
瓘江當南北走集以呂奚朱瑾爲鎮將高處護絶

人譁曰莫敢犯汴將龐師古以騎三千襲之致金
忠厚黃某不得苦戰龐師敗死田頵魏約張宣
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遂敗於驛
亭埭未幾秦裴禽鏐將使張崇率部將侯瓚來歸太
原將李承嗣史儼亦棄李克用來奔行密推赤心不
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天下畏之武昌節度
使杜洪與全忠合年報行密行密請遣都
統討洪下將朱友恭救之瑾人劫張崇戰
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之棄去南走武昌擁行
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朱友恭次樊港章
據險不得前友恭縱火焚閣遽以道將斬裔別
將遣圍武昌寨壁暑無劉寨拔其壁
全忠率兵屯宿州泳州宿州將小校王稔
以輕騎誘汴下兵圍之使君請救病用日稔必殺
賊弟與徒總解鞍必食從淮口賊殺傷多汴兵
乃解將七萬馬渡淮道汀東得其馬乃遷攻圍淮
南寄屯清口而龐師古營以兵七萬壁清口朱延壽
軍從周自兗之下行密欲退襲師古李承嗣
曰公能擊師古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
密出軍淮南北門去以統士萬二千斷堤馳迫

清口不進淮泗亡流灌師古軍泳劃日遷不來行
密使將龐師古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
不顧朱瑾從數百騎持汴旗幟直入師古壘譟
譟而馳訓以淮師趨其潰汴軍大駭即斬師古士
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友追及渒陽大破
之叩渒水涉師殫行密東涉淮北渦泗悉降進徙中分蘇楚汴
將牛存節北同營嚴令得渡會大雪士多凍死鄉
州濟又丁擊夷燎乘霰潰南渡者數千人未幾
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
趨分寧絶山谷襲洪州將洪州劉四擊皆爲

唐書列一百十三

人珣謂諸將曰爲彼所擊也醉食其衆以需乃夜
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陵撤板橋山而下
連營濱沂遷行密隧陽四歷子不遂據其城邪洗化
元年秦裴取蘇州昆山顧全武圍之行密將秦裴敗數
敗全武遂圍蘇州裴守城白以令師全淳食
盡行密遣兵救之敗全武欲復軍
請兵救絶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裴力屈降
善其千人食以待既至也不及百錢日何拒
之父來白猶衆也初成及之入執行密
將其全權圖事爲行健向馬固劉刃

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遣之以敵汴追魏[illegible]等還
全忠攻鄂州杜洪乞援行密使朱延壽明年[illegible]朱
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時溥會雨霖瑾
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王茂章屯宿州以援全忠自
將次淮州行密不勝乃解青州將王師範據兵
以數行密王綰朱訓周本率兵援之漢中悔縮
割入日不過守若不至可攻
城漢命光州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
恭來以滿合兵攻行
密內全忠殺其將好行

唐書列一百十三

密壁洪于淮汴並棄城去行密知
不入全忠之兵者督殺沙兵解圍行密遂
詔加檢校太尉天復元年傳言
李神福攻臨安兩全武列入營相望神福伏軍
青山告全武之神福返鬭
與伏夾攻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錢
將秦裴以兵二千降神福乃令軍中
不死來可
下納還大將劉七百
伐湖南

瓘督射之存軍擒行密歸顧全武於錢鏐鏐亦歸叛將秦
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為江淮
宣諭使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
中書令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劫奔全忠
封爵詔兩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
八道攻之詔朱瑾為平盧節度使將海州取青齊
馮弘鐸為感化節度使出淮水攻徐宿使朱延壽
圍宋州田頵擊錢鏐兵出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
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
冷業攻馬殷杜洪求救累城請救於全忠全忠
使韓勍率步兵萬人屯灄口荊南節度使成汭亦
發舟兵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赴水死勍引兵去汴兵
屯平江為三壘神福將討殷勍以銳卒號定南力夜
攻其三壘皆破焉壘柵上高壓年而未是州杜
洪困甚且食會田頵安仁義叛行密召存神福
存還行事洪復振顧之敗吏以劉存為鄂岳招討
使復進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湖運和
歙州刺史陶雅攻饒州使呂師造詔將武於軍
無錫常州衡行密使票將張可保守之錢鏐兵三
千夜襲城可保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

方勞諸君一戰乃出與之戰獲以須臾蓋有以告錄安
復至可保大破之壽章率行密以李遇為宣州觀
察使天祐二年王茂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
以王茂章為潤州團練使再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伐
鄂攻岳州守將許德勳據居信以舟千二百艘入於湖
南山之南東朱雅南舟兵三百艘斷楊林岸
章入荊江將楊吳陝信義之師以梅花海鷗
河道斷未能出救王宣亂軍時行章部潛攻萬人
郭義等安遠諸將鄂州鎮吳天王使都教數人在
湖湘不即事也行密嘗遣一卒能得士死力每
寶使人為鄭治侍陳之財為蜀因以報寶行密不
將李友為斷之佗日將與他爾故行密乘出
馬軼不入間以故人人懷思
左右約以旨背不二年而軍當
盛軍收恃之行密一夕去遣衣
選入行密曰吾遇鄉親不敢不
執鈴城見王茂章於鄉曰天下未定而
樹然乃自宣州身至
斯遣使將兵以為行密可九年
給言揚州乃還全忠

忠亦知天子在岐以行密爲重乃殺帝以絶人望行密
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自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
問嗣於將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喜
酗酒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將以授之諸將有
威名隱意屬劉威行密不荅因以王茂章代渥使隱
遂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
奈何求往見隱召檄猶在宅始渥守宣州押牙徐
溫王令謙紿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姦人之計
它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
渥至行密承制授渥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謂渥曰左衙都將張顥王
茂章未遇皆佐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
令葛爲衣桐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謚
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
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遣騎軍都尉李諲
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
唯顥投杖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
節度使同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
好擊毬初與許玄應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
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攜帷

溥兵敗於此方悉師討之軍於呂梁連戰輒克援
東面兵馬都統淮蔡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
首數萬級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
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往巢甥林言斬之
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巢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
郡王二溥明兵拜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與平
朱全忠爭功嫌溥以孫儒方擾行密爭揚州
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知功名
顯著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怏怏全忠
使司馬李璠郭言將兵東至宿州溥謂假道
溥辭不可聞其擾又且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
忠怒自將道蕭時徐泗師不出甲全忠自將攻其
郊未得志引去溥敗師於李貴用攻碭山朱
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
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閉汴水灌宿州三月
拔之使劉知俊守而溥將劉知俊以兵二千降全忠
軍益不振以災田作又大水民死者十七以上
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後兵昭宗以宰相
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懼去徐且見殺望

欲以行其章渥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
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
勍范師從陳璠以兵戍洪州渥為張顥所制三人
皆渥腹心也顥溫以渥有異謀遣陳祐疾馳使往
祐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叙召三將入坐渥
動猶行禮數其罪曰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
為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眾治身節儉
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南其士氣剽而不剛
行密無霸材不能據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顧初
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篡奪意泪偷死牖下可為長太
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為州牙將黃巢亂節度使
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
居人溥招輯其眾還屯境上詳不敢詰以牛
酒犒士卒突其軍乘入共推溥為留後遂逐詳
客館溥厚其齎遣璠護送京師夜駐七里亭璠
盡殺詳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
將陳景瑜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
敗東走次陳州溥遣將與秦宗權相聯結

感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溥以潁州刺史張諫
陽溥已代即上書請隸全忠於是溥疏授留
諫大懼全忠為表徙鄭州刺史諫畏而絕邑乃
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
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詔全忠曰
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劉捍至軍責
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汴將士心悟大獎其
書招諭恐攻急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
全忠自以兵屯彭城將夫留騎數千授霍存曰事
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
疾戰瑾溥遁壁明日復戰存敗死之遂逼友裕
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
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
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拔其柵以入溥從金玉與
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
地私署守將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
坐盜鹽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節度王敬武牙官曹全晸
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為偏將
道鄆州天平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
君裕據州存實擊殺之知兵寨襲殺之據其地遂稱

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又留後擢帳下兵中和初
魏博韓簡東侵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
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
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宣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嘗
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詭親迎
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即授以帥
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遣兵攻朱全忠使秦
賢劫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
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

事之情好篤然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欲
造怨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
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
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殺長史宣救曹不克奔還
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
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
書紿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宣開門軍
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繼以石擊未入者殲禆將百
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
忠瑾詐約降汴全忠乃自取瑾瑾以兵挾與父

與全忠將丁會戰不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
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
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
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
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諜鄆虛實身將而北會
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紀勒軍去幾不脫大將多
死乃誅將之懈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停
其工織勸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為友裕所攻
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時瑾求援於宣戰不勝而
還濟遂亡全忠即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自戍以

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逼瑾
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
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營煙熏漲天
宣等大北是冬全忠破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
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塹而
守宣饋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
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
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敗曹州其
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及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
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齊州歸全忠後全恤和大

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襲全忠輜重不及戰至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孑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擇軍中俘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蹙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權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為若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鬲池與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瓊窮乃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擒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瑭以兵屯莘援宣為羅弘信所破全忠大舉度宣可因遣龐師古代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確則固守塹堞深溝為不可逼明年葛從周營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為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一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丐子用其大將康懷英等與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處賓拒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并楊行密行密逆之高郵

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與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渒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甚力

孫儒河南人以趫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為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歸秦宗權為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剽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鄭全忠兵卻屯脈城東南列偽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閉殺孟人沉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兵[illegible]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與儒從淮南以儒為副建鋒儒嘗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貴顯耳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數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又

元年破揚州自為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籍以聞詔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為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許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悉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得間取潤州劉威田頵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為建鋒所逐仁義頵奔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會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頵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濛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給濛暴漲廣德黃池諸壁皆没儒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

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焚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存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万斛以賑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金年十二月頵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大繫擲且死行密親輿召問計對曰儒悉[illegible]以來糧盡將為我禽若勁兵背城坐俟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追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餉道軍適大疫儒病痁遣建鋒殷劫掠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擊仁義頵背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雨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頵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撫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illegible]王立廟以祀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十四　唐書一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
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　奉　勑　撰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鋋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鵶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鵶兒鬭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帽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潏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閈縱擊軍大閧子聚觀嘩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眾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諜者入軍中吏執以詣諜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業縱諜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與羅渾擎謀伏許降仁厚遣游奕不持兵入諭其眾皆負降渾擎詣游奕所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眾罷者皆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將斬之莫能出眾執胡僧以降韓求和大賊已禽狗詣壁曰敢出者斬眾罵之求赴水死眾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徐行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擢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之奉民不贍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溯江伐木塞水破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責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沒水鑿舟皆沈眾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禁止之眾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更遷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殺使者言敬瑄十罪殺監

軍田縉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擊劍州刺史
姚卓文奔攻成都擒假卓文爲紀指揮應接使卓文不
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爲東川節度
留後楊茂言爲行營副使楊守厚爲諸軍都虞候率
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
關仁厚攻漢州與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閉四門夜
出兵擊北柵仁厚設伏兩軍交而伏發拔柵門列炬賊不
敢進伏發擊走之揚言謂師立且敗引兵走又
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尚以死報天子斬
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

厚約城中斬首來者必賞君雄謀于軍曰天子所討
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縛而進以仁厚書示
師立曰以死謝衆自沈于江死君雄梟其首并家
獻仁厚自李仁厚入府繕政因賑貧絕詔拜劍南東
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
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
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
中贈司徒

趙犨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犨資警健兒
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叉

叔文見之曰是兒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騎射
會昌中從伐潞州拔天井關又從征蠻以忠武軍功
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
請犨爲刺史表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
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
倉廩峙薪芻爲守計民有資者悉內之繕甲兵募
悍勇悉以子弟領兵巢果敗以其驍將孟楷以万
人襲項犨擊取之盡俘以功遷累檢校司空巢
聞楷死怒悉衆屯溵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
萬繞城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犨令曰士貴

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中求生徒
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甚
破賊必矣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
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僞象宮
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
賊益張犨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犨以人心固乃間
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犨人思奮
犨引兵爲應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
擢彰義軍節度使俄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
屠壘千餘州惟陳賴犨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

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墾興
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
犫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
其力後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
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
之圍昶夜啟師渡水擾如有神相之者犫嚮決戰
士爭奮死鬬禽賊將數人斬級千餘犫領泰寧以
昶為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為方鎮者忠壯
東道舉言犫昶輩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
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學子珝字有節性毅喜書學騎射[illegible]
下約皆死以先家適賊畏見殺齧即夜縋死士取
梃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珝以意調治激
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功檢校尚
書右僕射遷潁州刺史昶帥忠武珝表行軍司
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嚴上下安之全忠表
為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圮珝亟發兵表墉壁無
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
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
天復初韓建徙忠武以珝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
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為右
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
贈侍中陳人為罷市
田頵字德臣廬州合淝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
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
密據廬州頵謀為多攻趙鍠於宣州鍠出東溪乘
暴亢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頵乘輕舸追
之鍠驚遂見禽行密表頵為馬步軍都虞候沙陀
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頵
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銳鋒方
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頵等屯丹楊儒火揚
州壁廣志頵破其屯與戰頵走行密怒奪其兵或
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頵非計也行密復將頵
儒詭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
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為潤州刺史
頵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仁義至檢校太尉頵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謁

行密左右求貨不已獄吏亦有請頵怒曰吏欲我
入獄邪又求池歙為屬州行密不許頵始怨將還
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
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頵頵遣客何饒見鏐
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為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
叛常然公為人長何助逆邪頵攻北門鏐登城與
語射中麾下頵掘塹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
餘萬募能奪塹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冑馳擊奪其
塹頵授璋衢州刺史璋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
陵為鏐將所卻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

乃遣元璙迎女且告行密曰頵得志為患必大請
以子為質頵召還頵行密使人謂頵曰不還我遣
人代守宣州頵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犒軍頵又請
鏐子元璙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
因發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
雖狂奔澶漫終為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
錫為大分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頵請
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輸京師適足
資敵爾於是頵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曰行密頵
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

之諸將不為用矣其在外苟觀變而通好全忠
喜屯宿州須頵發行密以康儒在頵所故授廬州刺
史以間之頵怒族康儒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
矣頵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也刺史李神福妻息
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
諸將曰頵反此心腹疾宜速滅之頵遣李皐齎書
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
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皐破
頵兵於葛山始頵將王壇等以舟師戰神福後至
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

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
於皖口頵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
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頵走道仁
義林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
柵解甲而息追兵莫敢獨頵陰與燕湖行密遣將
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
槊米志誠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
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又喜
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柵不毀開門臥士
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確行密遣使

原缺

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
可使兵吾爲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
濛泣語曰人嘗告頵必反我不忍負人頵果負我
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李驍廖江爲隨
以行士笑其法濛曰頵宿將多其謀備之何害與王
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遍諭壇諸將皆再拜氣奪
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既以不戰困頵頵紿言毋
病遂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
城濛之行爲孩營小合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頵
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

逐北遇伏頵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
歸行密頵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瓜牙都身薄戰濛
退軍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戰軍潰頵奔城橋陷爲
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鬭示頵首乃潰首乃
潰頵始以元璀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頵母護免及
頵與行密合頵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璀已而頵死
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
元璀於杭頵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
遇士若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
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錢鏐交辟不應頵賞田宅迎

壽姊也撥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
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
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嫁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鼻其元而後已田頵
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詩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忠
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
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